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东方第一剑

(F)

 **BOOK**  
网络资源 非图书

## 东方第一剑（下）

## 第二十三章 掌废毒母

鄢若飞道：“我正要找交你交出火烧玄女宫的人……”

石母一摆手道：“若飞，事情一件一件的来。”

接着朝楚玉祥道：“年轻人，老身可以告诉你，鄢若飞是老身门下大弟子，老身派她主持茅山玄女宫，从未和江湖人有过过节，老身一向是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更没有丝毫野心，你说的江南分令，并不是玄女宫，杀害你义父、义母，一再向东海镖局寻衅，也另有其人，和玄女宫一点关系也没有，老身说这番话，并非怕事，而是犯不着替别人背黑锅，这话你懂了吧？”

丁盛看她方才一腔盛怒，才要胡咎把自己等人领到校武厅来的，分明已有动武之意，但现在听她口气却分明软了下来，敢情是她看到了楚师弟身边佩的是全真教长剑，她惹不起祖半仙，才想到她犯不着替别人背黑锅了。

楚玉祥道：“既然玄女宫和东海镖局毫无半点过节，玄女宫的人可以向东门前辈明说，何以要涂改记号，先图嫁祸三茅宫，再杀葛观主，企图嫁祸东海镖局。而且还把东海镖局去的人利用机关，沉入地底，若非在下中途脱险，赶去玄女宫，把人救出，到现在尚有多人被困在地窖之中，以上说的是玄女宫，但你石母是前辈高人，既然知道咱们一行人与你无仇，今天中午，却又使人在大市酒店暗下手脚，要胡总管把咱们迷翻了擒来，那么你先前说的话岂非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吗？”

这话说得咄咄逼人，数十年来，石母面前几曾有人敢对她如此说话，闻言不觉脸色微变，怒笑道：“年轻人，老身一向言出如山，说的话岂会骗你？江南分令，和老身无半点关系，鄢若飞在老身面前，也绝不敢有半句谎言，因此涂改记号，杀死葛观主的，也绝非老身门下玄女宫的人，这是前面一段。”

她口气略顿，接着又道：“至于玄女宫利用机关，把东海镖局的人沉入地底，是因为你们擅入七星岩，和东海镖局有无过节是两回事，至于今天中午在大市酒店把你们迷翻，那因你们放火烧了玄女宫，鄢若飞自然要找你们这些人算帐，正好在路上遇到柳七娘姐妹，她们是多年好友，柳姑娘自告奋勇，要替若飞出气，此事直到柳姑娘到了这里，老身才知道，而且你们是向石母岭来的，犯我禁忌，胡总管得到若飞通知，才派船去接人，老身得知此事之后，本待问清楚了再行发落，你们却在中途醒转过来了，所有过程，就是如此。”

丁盛起身道：“前辈说的话，咱们当然可以相信，但其中有一件事，也许前辈真的不知道，但鄢宫主只怕并非不知情，而是不肯说出来……”

石母道：“你指涂改你们记号，和以毒针杀死葛观主的人吗？”

丁盛道：“正是。”

石母冷冷一哼道：“此人不是老身门下，也不是玄女宫的人，她涂改记号，杀死葛观主概与老身无关，老身就算知道，也毋须告诉你们，你们这一行人，都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人，不会自己去查吗？”

话声甫落，突听一阵急乱的云板声，连续响起！

石母脸色一变，厉笑道：“好哇，你们原来还有后援，居然擅闯石母宫……”

就在此时，只见厅外人影闪动，三个绿衣少女右臂血迹殷然，急匆匆奔入，扑的跪倒在石母面前，一个说道：“启禀姥姥，宫中四处起火……”

石母听得一怔，虎地站起，喝道：“纵火的是什么人，你们怎么了？”

另一个道：“启禀姥姥，那是几个老头在到处放火，遇上弟子，手中长剑一震，就点废弟子右臂穴道，出手奇快，已有不少人都被他们废了右臂……”

石母气得风头拐猛地朝地上一顿，喝道：“东门奇，原来你们约了帮手来大破石母宫的，很好，你们一个也别想生离石丹岭……”

东门奇也觉得事情来得兀突，口中大笑一声道：“石母，老夫告诉你，咱们没有帮手，也用不着另约帮手，那也许是你另有仇人找上门来，放火烧你石母宫和点废宫中女弟子，概与咱们无关，人就在你宫中，你不会自己去查查吗？”

这时鄢若飞和另一个黑衣女子、总管胡咎和四个穿黑绿长袍的老叟等人听说石母宫四处起火，不约而同纷纷站起身来。

石母手提凤头杖，白发飞扬，狞厉的道：“你们不用去，烧了石母宫，可以重建，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放过，谁要硬闯，给我一律格杀勿论！”她却怒匆匆朝厅外走去。

侍立她身后的两个绿衣少女（一个手捧玉如意，一个手捧长剑）立即急步紧随她身后走出。

坐在她右首的黄发鸠脸老婆子呷呷笑道：“这几个人交给我老妹子就好，我包管他们一个也走不了。”

三手真人朗笑一声道：“你是蛇母余丐婆，凭你玩几条长虫的人，也敢口出狂言，咱们若是要走，谁能拦阻得了？”

石母刚走到大厅门口。突听一声苍劲嘹亮的长笑响处，门口已经出现了五个身穿古铜色，长仅及膝长袍的老者，每人手中执一柄细长长剑，当门而立。

楚玉祥一眼就认出这五个老者正是昨晚在小庙中遇上的五人。

只听为首老者沉喝道：“石母，你还认得老夫五人吗？”

石母目光如炬，冷哼道：“终南五剑，原来是你们在石母宫放的火。”

为首老者道：“对付你这仲惨无人道，横蛮不可理喻的人，就是要火其炉，诛其心，这有什么不对？”

石母但见从百级石阶上奔下来的玄母宫绿衣侍女，一个个右肩血迹殷然，这一阵工夫，敢情全被终南五剑点废了右臂，同时但见山上浓烟冲天，冒起火光。心头气怒交进，厉喝一声：“你们都该死！”呼的一杖横扫过去。

终南五剑来者不善，他们苦练二十年，就是为了报雪昔年被石母点废右臂之耻，一见石母挥杖击来，五个人不约而同身形飞旋，一下掠出数丈之外，落到石砌平台之上，五个人原式未变，由为首老者喝道：“石婆子，要动手到这里来，老夫五人已经等了二十年，正要领教领教你的杖法。”

石母是气疯了心，厉声喝道：“老身还会怕了你们终南五剑不成？”

人声随到，又是一杖扫了出去。

终南五剑又是一个飞旋，让开她的杖势，但等到落地，五个人已像一朵梅花，分作五个方位把石母围在中间，五支长剑再也不容她先发制人，各自划起一道剑光朝中央攻到。

石母怒极，喉头发出一声厉笑，手中龙头杖起处，宛如神龙乍现，旋身之际，一下漾起八九条杖影，纵击横扫，劈捣而出。

但终南五剑岂是等闲之辈，列定的五方剑阵，乃是经过二十年苦心孤诣，专门用来对付石母的剑阵。

虽然这二十年来石母的武功已经和二十年前比较精进甚多，但一个人的武功路数，任你如何变化入神，总是依然有迹可寻，不会脱出昔年的路数范畴。何况这二十年，你武功精进，终南五剑的功力，也同样在精进。

这一拚搏上手，终南五剑五支细长长剑的剑光，也立时随着扩展，他们练了二十年，此进彼退，各有阵法掩护，而且五人剑法各不相同，攻上之时，好像是各使各的，毫无关连，不像旁的剑阵，不论人数多寡，剑法如出一辙，但等到你攻向某一人的时候，其余四人，有人发剑从侧封解，有的乘机向你袭到，因为五人剑法不同，攻守各异，却有相辅相成之妙。

刹那之间，就打得剑光冲霄，杖影如山，当真是武林中罕见的一场凶杀，令人难以分得清敌我人影。

这时除了跟随石母出来的两名绿衣少女一捧玉如意、一捧短剑，静静的站立在阶上，对大天井这场厮杀，并没有第三个观战的人，那是因为东首的校武厅上，也已有人动上了手！

那是石母刚走出大门，蛇母余丐婆呷呷笑道：“李静虚，你能叫得出老婆子的名号，敢不敢接老婆子几手？”

话声甫出，右手抬处，两支金色袖箭，就凌空朝三手真人当头激射过来。

蛇母余丐婆一向住在蛇岭，（蛇岭就在石母岭西南首）以卖蛇药闻名江湖，她是石母的左右手。

余丐婆的外号既是蛇母，自然是弄蛇的能手，她打出来的暗器，当然不会是暗器，暗器当然也是蛇了！那是两条不过五寸长的金色小蛇！

三手真人正待出手，丁盛刷的掣剑在手，闪身撩起，口中说道：“对付区区一个丐婆，何用道长出手？”

他长剑挥起，剑尖一振，幻起两点剑影，分向两条金色小蛇削去。

哪知剑尖和两条金色小蛇才一接触，不但并未把它们削断，两条小蛇一着剑尖，竟然一下就黏在剑上！

不，那两条小蛇黏上剑尖，竟然一左一右缘着剑身滑了下来，游行极为快速！

丁盛也是久经大敌之人，心头猛吃一惊，这情形已是非弃剑不可，他毫不犹豫，手腕一抖，长剑脱手飞出，朝蛇母当胸电射过去。

他出手虽快，但滑下来的金色小蛇更快，最先和剑尖接触的一条已经快近剑柄，经他手腕一振，刚好落到他手背之上，等他长剑脱手飞出，已经一口咬住手背。

丁盛只觉手背一麻，心知不对，低头看去，一条金色小蛇果然钉在手背之上，左手一把抓住蛇，运功一捏，这条连剑尖都削不断的金色小蛇，竟然被他捏得粉碎，但他两眼一黑，砰然往地上跌坐下去。

他奋力掷出的长剑去势如虹，堪堪击射到蛇母身前，侍立她身边的两个白衣女子娇叱一声，一左一右挥起两条长鞭，闪电缠住剑身。蛇母门下使的那两条长鞭，正是一身细鳞，不畏刀剑的铁线蛇。

丁盛这一摔倒地上，看得大家全都大吃一惊，英无双、裴婉兰口中惊啊出声。

东门奇忙道：“你们看看那金线蛇死了没有，不可鲁莽！”

楚玉祥俯下身去，注目一看，丁盛左手已把金色小蛇捏碎，这一瞬工夫，丁盛右手背已经色呈青黑，比平常肿大了一倍，心中暗暗凛骇，急忙取出祖师父的辟毒丹，倾了两粒，迅快纳入丁盛中，又倾出两粒，纳入自己口中，

嚼烂了甫在他手背上。

蛇母看得呷呷笑道：“被金线蛇咬上一口，没有老婆子的蛇灵丹，天下无药可解，不出顿饭工夫，就非死不可！”

楚玉祥听得太怒，直起身，一个箭步朝她直逼过去，口中喝道：“那你就把解药交出来。”

那两个白衣女子眼看楚玉祥朝师傅欺来，口中同时发出一声娇叱，纤手挥处，两条足有五尺来长，乌黑有光的铁线蛇，一左一右朝楚玉祥挥了过来。

楚玉祥早已运起“太素阴功”，双手如刀，嗔目喝道：“你们给我退开！”

呼呼两掌对准两条吐着红信的蛇头上劈去。他这两掌使的正是厉神君三刀、十三剑中的一记掌法。

铁线蛇周身细鳞如铁，不畏刀剑，但楚玉祥这两掌凝聚的“太素阴功”，是至阴至寒之气，铁线蛇如何抵挡得住，遇上掌风，立被阴寒之气所冻死，两颗蛇头软软的垂下去。两个白衣女子还不知道手中变成了一条死蛇，娇喝道：“你不要命了！”

蛇母眼光何等锐利，看出两个弟子手中铁线蛇和对方掌风乍接，立即软垂下去，心头也暗暗一惊，忖道：“这小子使的是什么手法？”口中喝道：“你们退下。”

两个白衣女子不敢违拗，看了楚玉祥一眼，往后退去。既然退下去了，自然要把手中铁线蛇收回，这下才发现两条蛇均已死去，一时不觉惊呼道：“师傅，他杀死了弟子的铁线蛇。”蛇母朝她们一挥手，然后目注楚玉祥问道：“小子，你用什么杀死了我两个徒儿手中的铁线蛇。”

楚玉祥听说两个白衣女子手中的铁线蛇居然被自己掌风杀死，精神为之一振，双手一摊。朗朗笑道：“在下用什么杀死两条铁线蛇，你没看清楚吗？”

蛇母心想：“莫非这小子练有什么极厉害的毒功不成？”但看他伸出来的双手，白嫩如同女子，看不出丝毫异处，一面嘿然道：“你是向老婆子要解药来的？”

楚玉祥道：“不错。”

蛇母道：“解药当然有，但老身凭什么要给你呢？”楚玉祥道：“依你要如何才肯交出解药来呢？”

“问得好！”

蛇母尖笑道：“只要接得下老婆子七种暗器，你才有资格向老婆子索取解药。”

她口中说的“七种暗器”，自然就是七种剧毒的蛇了。楚玉祥大笑道：“别说七种，你就是使出七十种暗器，在下也非接不可！”

蛇母口中沉笑一声道：“好，那你就接着了！”

左手大袖一抬，品字形飞出三种金线，直取楚玉祥电射而来。

楚玉祥方才已经试出“太素阴功”可以杀得死毒蛇，早已运功等待，一见三条金线蛇朝自己飞射过来，左手手掌一横，迎着三条金线蛇击去。

一道奇寒阴风随掌劈出，电射而来的三条金线蛇经“太素阴功”逼住，立即堕地死去。

这下直看得蛇母心头大为凛骇，暗道：“金线蛇不畏刀剑，竟会被他掌风击毙，这小子使的什么掌风？竟有这般厉害！”

一时黄发飞扬，口中呷呷笑道：“好、好！”

两声“好”堪堪出口，双手陡扬，这回从她一双大袖中飞出一蓬十几条

彩丝。有的赤红如火，有的雪白如练，有的碧绿如翠，有的乌黑如墨，才一射出，就倏地分散开来，朝楚玉祥上下前后，像网罟般罩落！

这十几条彩线，当然全是天下最毒的毒蛇，也是蛇母一身最厉害的法宝了。

楚玉祥口中发出一声朗朗大笑，双掌同发，扬手劈出。

这一蓬如是暗器，他双手同劈，自可把它全数击落。

但这十几条活生生的毒蛇，而且蛇母双袖扬起之时，暗中已使了手法，十几条毒蛇，是分散开来袭敌的，其中有几条一出蛇母衣袖，已经迂回射到楚玉祥的身后，才突然回头。有的咬向肩头，有的咬向后腰。

这还不说，就在这蓬彩丝射出之际，另有几条青色小蛇，却从蛇母竹布裙下游出，迅速朝楚玉祥立足之处游了过去。

这真是电光石火般事，楚玉祥双掌拍出“太素阴功”随掌而发，迎面首当其冲的七八条毒蛇已立被纷纷击落，但没被掌风击落的，却已咬上他肩头、后腰等处的衣衫，这时也纷纷跌堕下去。

不，那是因为楚玉祥此时运起神功，全身都在“太素阴功”包围之中，这些奇毒无比的小蛇还没咬上衣衫，就被“太素阴功”震落下去。

只有从地上游过来的七八条小青蛇，游近楚玉祥脚下还有一尺来远，就发觉前面有至阴至寒之气，立时畏缩不前。

要知任何毒蛇到了冬天，都要躲在洞中蛰伏避寒，“太素阴功”乃是先天至阴之气，比十个冬天还要冷，它们自然不敢再往前游过来了。

楚玉祥目光何等锐利，一眼就看到七八条青竹丝游到离自己脚下还有一尺多远，便畏缩不前，伏地不动。

他已经证实“太素阴功”可以制蛇，继双掌劈出之后，突然大步跨上，举脚朝那在地不动的青竹蛇踩去。那七八条青竹丝发觉阴寒之气突然大厉，更不敢游动，只烛缩着身子蛰伏地上。

楚玉祥行动何等快速，只两脚就把七八条青竹丝一齐踏死。

这一段话，分开来说，好像已有不少时间，实则只是楚玉祥继双掌拍出之后，举足跨上两步而已，蛇母使出来的一身法宝，训练有素的二十几条天下奇小毒蛇，转眼之间，悉数死去。

蛇母亲眼看见二十几条小蛇，只有七八条是被楚玉祥掌风击落的，还有七八条几乎已经咬上楚玉祥肩头、腰肢等处，并没被他掌风击中，也纷纷自己跌落下来，还有七八条青竹丝是游到他身前一尺光景就蛰伏不动，任由他举动踩死的。她简直做梦想不到遍历苗疆穷山恶水，找来的天下奇毒，竟会一齐毁在眼前这小子手里！

普天之下，不怕毒蛇侵袭的人，只有一个，那是武林一怪绿袍厉神君。这小子莫非会是厉神君门下？

一念及此，她一张鸠脸都不禁发白，纵然一身法宝全数完了，但惹上了天下第一大魔头厉神君，只怕连命都保不住。蛇母色厉内荏，眨动一双三角小眼，望着楚玉祥，黄发颤动，问道：“小……兄弟，你是厉神君……门下？”楚玉祥还未开口，突听丁盛大笑道：“余丐婆，你知道就好。”

原来他服下全真教祖半仙的辟毒丹，经过这一阵工夫，体内蛇毒业已完全消失，站了起来。

蛇母听得身体一颤，苦笑道：“小兄弟，你怎么不早说？老婆子这一身家当，也不至尽失了！”

回头朝他身后两个白衣女子说道：“素素、青青，咱们走。”说完，带着两个弟子迅速的朝厅外闪去。

楚玉祥急忙回过身去，说道：“丁大哥，你没事了？”丁盛大笑道：“愚兄早已好了，只是不放心蛇母的金线蛇毒会好得如此快法，所以又仔细检查了一遍。”

在他说话之时，那坐在左上首四个身穿墨绿长袍的老叟一齐举步朝楚玉祥走来。

东门奇沉笑一声道：“四位老哥，大概是商山四友了？”其中为首一人拱手道：“东门老哥请了，老朽兄弟正是商山四友。”

东门奇大笑道：“四位……”

为首老者摇手道，“东门老哥不可误会，老朽只是想请教这位小兄弟一事。”他伸手朝楚玉祥指了指，然后说道：“老朽方才听说小兄弟是厉神君的高足？”

楚玉祥不知他们来意，但人家说得还算客气，只得抱拳道：“不错，老丈说的正是家师。”

为首老者，又道：“厉神君一生从未收徒，小弟既是厉神君的人，不知可有厉神君的信物？”

楚玉祥道：“老丈……”

为首老者道：“小兄弟身边如有神君信物，务请取来赐我兄弟一观。”

楚玉祥心中一动，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块色呈紫红的竹牌，递了过去，说道：“老丈说的就是这个吗？”

为首老者乍睹竹牌，慌忙双手接过，神色恭敬的道：“果然是神君昔年的竹符令。”然后又把手中竹牌让其他三人看过，才双手递还，说道，“小兄弟把令牌收起了。”

楚玉祥收好竹牌。

那为首老者朝楚玉祥拱拱手道：“多谢小兄弟赐观神君竹符，老朽兄弟告退。”

回身朝总管胡咎拱拱手道：“胡总管，请代覆上石姥，老朽兄弟忝为石母宫大护法，在强敌压境之际，本该稍尽绵薄，说什么也不应该在此时抽身而退，但这位小兄弟乃是厉神君的唯一传人，身边携有昔年神君竹符令，见令如见神君，老朽兄弟不敢抗命，只好就此退出，情非得已，务请石姥见谅说完，四人飘然往外行去。

东门奇暗暗喘了口气，商山四友成名在五十年前，武功诡异，真要动起手来，自己和三手真人一对一还不至落败，但也毫无胜算把握，他们居然只索看了厉神君的令牌，就不战而退。

不错，厉神君昔年曾是黑道盟主，见令如见神君，原来他们还是神君昔年的属下！

胡咎看得不觉怔住了，商山四友是石母宫的四大护法，平日视若上宾，这时竟然不别而去！

蛇母走了，商山四友也走了，剩下来只有石母门下两个黑衣女子酆若飞（玄女宫宫主）和她师妹韦若云、（二十七八岁）柳七娘、铁九妹、另外还有一个黑衣老婆子、（玄女宫的右护法）总管胡咎等几个人，声势就大减弱了。

这时半山腰上的火势，已经烧红了半片天，照得这座校武厅中满是红光。



东门奇道：“李道兄，咱们出去瞧瞧！”

三手真人道：“且慢，贫道要把姓鄢的妖女拿下来。”鄢若飞听得大怒，锵的一声抽出剑来，喝道：“李静虚，你以为姑娘怕了你了？”

三手真人沉哼道：“你怕也好，不怕也好，贫道立誓要为我师弟报仇，你不交出杀害我师弟的凶手，贫道就要把你带走。”

柳七娘格的一声娇笑，说道：“鄢宫主正想把你留下呢！”楚玉祥因自己练成“纯阳玄功”，不畏剧毒，他看柳七娘笑盈盈的走出，立即迎了上去，喝道：“柳七娘，你在大市酒馆下毒，在下正要找你。”

柳七娘媚眼一瞟，嗔了一声道：“你要找我，难道你不怕毒吗？”

楚玉祥道：“你试试就知道了。”

柳七娘以中掩嘴，轻笑道：“天底下那有不怕毒的人？”

就在此时，楚玉祥突听耳边传来一个女子焦急声音道：“楚玉祥，我师姐手帕上有花粉毒，快些摒住呼吸后退。只要闻上一丝香气，就会中毒昏迷……”

楚玉祥听得奇怪，举目看去，只见柳七娘的师妹钱九妹站在柳七娘身后，一口焦灼的目光朝自己投来。

他不但并未摒住呼吸，反而朗朗一笑道：“多谢姑娘，看来你的花粉毒也不过如此。”

他这句“多谢姑娘”目光朝钱九妹投去，自然也是向钱九妹说的了，下面一句，才是朝柳七娘说的。

这话只有钱九妹听得懂，双颊登时红了起来。

这话听到柳七娘耳中。这句“多谢姑娘”，自然是指她在说话之时偷使“花粉毒”了。不觉格格笑道：“看来倒使我真的有些相信你不怕毒了！”

话未说完，左手倏扬，把手中一方香喷喷的绣花帕儿猛地朝楚玉祥迎面掷来。就在左手绣帕掷出之际，身形随着一个轻旋，右手五指齐弹，同时弹出几缕粉红色的细末，迅速散开。

那几缕粉红细末，本来就是肉眼难见，一经散开，更消散得无形无踪。

楚玉祥耳边又听到那少女声音叫道：“我师姐使出蚀骨散来了，你还不快退？”

楚玉祥双眉陡轩，大喝一声，右手一掌朝前推出。这一掌他含愤出手，“纯阳玄功”像狂潮般涌出，轰然有声，别说飞来的绣花帕了，连整座大厅上的空气，都像百川沂海一样跟着朝前流去，这份声势委实非同小可！

柳七娘“啊”声都没出口，一个人往后一仰，平空飞出去一丈开外，砰然一声撞到右首墙壁之上，再跌坐下去，人已昏了过去。

连站立得和她稍近的钱九妹和一个黑衣老婆子（玄女宫右护法）闪避不及，也被一股炽热的无形劲气推出去了数尺来远，前面两排四五把紫檀雕花椅几，也被这一记掌风击得笋头脱散，倒坍一地。

这一掌直看得东门奇和三手真人都不禁为之一怔。石母手下的鄢若飞，韦若云不禁变了脸色，她们怎么也不相信楚玉祥这点年纪，竟有如此高绝的武功。

钱九妹早已俯下身去，低头一瞧，只见师姐脸如金纸，双目紧闭，嘴角血迹殷然，不但昏死过去，而且气若游丝！她方才只是替楚玉祥担心，因为她深知师姐使毒的本领已得师父十之六七，只要她一举手，敌人再多，也会像放竹排一般的倒下去。但怎知楚玉祥这一掌竟有这么厉害，把师姐震得昏

死过去。她心头又急又怕，猛地抬起头来，且含泪光朝楚玉祥含怒道：“你把我师姐震死了！”

楚玉祥也不禁为之一呆，这一掌的威力之强，连他自己也大出意外，眼看钱九妹那份焦急模样，心中更觉歉疚，急忙探手入怀，取出药瓶，倾了一颗祖师父的治伤救死丹，递了过去，说道：“钱姑娘，真对不起，在下一时留手不住，误伤了令师姐，这颗治伤救死丹，只要有一口气在，多重的伤势都可以治得好，你快给令师姐纳入口中，自会随津化下的。”

钱九妹听说丹药有这么灵效，急忙伸手接过，说了声：“谢谢你。”

就把药丸纳入柳七娘口中。

裴皖兰披披嘴道：“楚大哥也真是的，这种人还用得着给她治伤药丸？”

英无双道：“大哥不是说一时留手不住吗，大概原本不想打死她的，所以会给她伤药了。”

现在，鄢若飞和她师妹韦若云、黑衣老婆子、总管胡咎以及八名绿衣少女一窝蜂般退出大厅。

东门奇、三手真人和丁盛，楚玉祥等人跟着退出校武厅。

三手真人就仗剑朝鄢若飞逼去，喝道：“姓鄢的妖女，你给我站住！”

鄢若飞眼看石母宫付之一炬，师尊和终南五剑缠斗未休，胜败极难预测，（她本来认为师尊是天下唯一的高手，但如今落在终南五剑的剑阵之中，一直没有获胜的机会，她对师尊信心也开始动摇了）三手真人这一逼近，下由急怒交迸，口中一声清叱：“我和你拚了。”

手中长剑一抖，陡然迎面刺出。

三手真人哪会把她放在眼里？朗朗一笑，连剑也未拔，左手拂尘一挥，往剑上卷去，一蓬马尾居然嘶然有声，千百细丝有如匹练一般，卷了过去。

鄢若飞急急向左闪出，人如逆水游鱼，长剑连刺带劈，朝三手真人右侧攻入。她不愧是石母门下的大弟子，这一连七剑，几乎形同拚命，周身剑光缭绕，宛如一片流霞，煞是凌厉！

三手真人和一个后辈动手，自然不屑用剑，只是左手挥洒，挥起拂尘应敌，双方瞬息之间，已各自互攻了十数招之多。

就在一片剑光拂影之中，响起鄢若飞一声惊呼，手中长剑已被三手真人拂尘紧紧缠住。

鄢若飞自然不肯放弃长剑，急忙用力往后一抽，试想你长剑已被三手真人缠住，哪里还容你抽得回去？就在此时，三手真人执拂左手突然往里缩入，这一缩，就把鄢若飞一个人往前拉近了两尺光景，他左手突然缩短，右手却随着暴长，手指连弹，一下点了鄢若飞七八处穴道，口中发出朗朗大笑，一把把鄢若飞提了过去。

站在鄢若飞身后的韦若云和黑衣婆子睹状大惊，双双急掠出来。

丁盛左手一抬，朝赵雷、钱电二人打了个手势，二人立即大踏步迎出。

赵雷洪笑一声，双铜一摆，喝道：“小丫头，你可是要找人动手吗？”

韦若云气红了脸，怒声道：“你要找死就来吧！”手中长剑疾刺而出。

赵雷嘿道：“就算赵老大找死，也不会死在你丫头剑下。”双铜倏分，左铜硬挡剑势，右铜疾发，刺向对方肩窝。钱电手中提着一双流星槌，挡在黑衣老婆子面前，冷然道：“你这婆子看来年纪不小了，把命送在石母岭，实在划不来，钱某放你一条生路，你去吧！”

他这话是存心气气黑衣老婆子的，她当然不会被钱电这两句话吓退，是

以口中虽然说着，可没丝毫大意。黑衣老婆子果然被他激怒，厉笑一声道：“好个狂徒，吃老婆子一杖！”

右手铁杖呼的一声直捣过来。

钱电横跨一步，喝道：“钱某从不和无名之辈动手，你先亮个万儿让钱某听听，再动手不迟。”

这话把黑衣老婆子气得白发飞扬，冷声道：“老婆子是玄女宫右护法原大娘。”

钱电大笑道：“玄女宫早已被火烧了，连宫主都已拿下，哪里还有什么右护法？你是石婆子手下的那两个老丫头对不对？”

玄女宫两个护法，左护法田婆子已被楚玉祥施展“纯阳玄功”破去一身武功。

这两个老婆子确是昔年侍候石母的丫头，但几十年来，大家都尊她们“田婆婆”、“原婆婆”，钱电这声“老丫头”，自然听得她勃然大怒，厉喝一声：“你是找死！”铁杖压顶般劈出。

钱电大声道：“我叫你老丫头有什么不对？难道你不是石婆子的丫头？钱二爷和一个老丫头动手，真是辱没了我钱二爷的身份。”

他口中虽然说着，事实上可没敢小觑了她。因为原大娘是石母昔年的贴身丫头，一身武功出自石母，如论功力，还远在酆若飞、韦若云之上。他身形闪动，手中两颗流星槌早已相继打出。

两对四人眨眼之间，就打得十分激烈。韦若云剑势飞洒，寒芒到处流动，在江湖上已可算得上是使剑好手，再加上石母的名头，走遍天下，应该没有人敢轻易招惹的了！

但今晚遇上的是赵雷，太湖龙王敖湖主的八卫之首，武功之高，足可列入江湖一流高手的名单之中，如果他们武功较差，敖湖主怎会要四人追随楚玉祥？这就明明含有协助楚玉祥闯荡江湖之意。

赵雷这一展开双铜，宛如两团雷电，倏台倏分，只一二十回合，就把韦若云的攻势压了下去。

钱电和黑衣老婆子原大娘这一对，拚斗的更是激烈。原大娘一支铁杖虎虎生风，矫捷沉猛，她是拚上了老命。

钱电两枚流星槌忽长忽短，忽左忽右，乘隙蹈暇，运转如飞，变化繁多，打到急处，但见漫天都是槌影，大有使人封也不是，磕也不是之感，虽然两人还没分出胜负来，但显然是钱电已经略占上风！

就在此时，突听一个深沉而略带沙哑的老妇声音喝道：“好哇，什么人胆敢到石母岭来撒野，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众人闻声看去，只见白石牌坊下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身形略见佝偻的白发青衣老婆子，手中拄一支高出她半个头的朱红漆鸠头杖，眨着一双在黑夜中绿阴阴发光的三角眼，一下落到终南五剑的“五方剑阵”之中，忽然呷呷笑道：“老大姐何必和他们纠缠？还是由老妹子把他们收拾就好！”

口中说着，举步缓缓朝剑阵走去。

东门奇乍观此人，不禁一怔，低声道：“会是毒母嫪寡妇，李道兄，终南五剑阵势虽然厉害，只怕无法御毒，咱们准备救人！”

这边话声方落，毒母已经哈哈笑了起来：“五个老儿，倒也！倒也！”

终南五剑竭尽所能，堪堪把石母困在剑阵之中，双方差不多已打出二三百招，虽把石母困住，但依然无法占到上风。

这对石母来说，已是数十年来从不曾遇上过的劲敌，白发飘飞，一支龙头杖从横开阖左冲右突，兀是无法冲出剑阵。

一张老脸都已气得通红，一支杖影，就像她全身上下长出来的十七八条长脚，一个人远远看去，几乎像一只大蜘蛛一般！

在激战中的六人，剑杖交击，不时响起当当金铁狂鸣，当然不会听到场外毒母嫪寡妇说的“倒也、倒也”四字，但毒母这四个字就像巫术一般，话声出口，终南五剑竟然如响斯应，奉命唯谨，不约而同一个倒栽葱跌了下去，扑倒地上，再也没有挣扎一下。

石母目光一抬，看到嫪寡妇，点头道：“很好！”举起龙头杖，猛向终南五剑为首老者当头劈落！这是她气疯了心，若要换在平时，终南五剑已中毒倒地，绝不会再补上一杖。

但就在她龙头杖臂落之际，突然面前微风一飒，紧接着“当”的一声金铁狂鸣，她劈落的龙头杖已被人家长剑架住。在她面前已经多了四个人。

架住石母龙头的是三手真人，他左边是空着双手的东门奇，右边是楚玉祥，另一个则是东方英。楚玉祥已把祖师父的辟毒丹交给了东方英，要她去喂终南五剑解药。石母看清架住她龙头杖的竟是三手真人，不觉怒声道：“李静虚，原来你们约齐了来的。”

三手真人大笑道：“错了，贫道和终南五剑素不相识，他们找你报昔年残臂之耻，贫道只是希望你交出杀害我师弟的凶手，虽然同是找你，各有各的梁子，贫道何用和他们约齐了同来？贫道只因找你石母报仇，应该各凭武功取胜，他们已经中毒，你还要补上一杖，难道不怕传出江湖，有损你石母的名头吗？”

石母狞厉的道，“今晚上石母岭来的人，一个也别想活着下山，还有什么人会把今晚之事传出江湖？”

龙头杖一抬，呼的一杖迎面劈了过来。

三手真人剑拂交叉，一下架住了她的杖势，说道：“石母，你门下玄女宫主鄙若飞已为贫道擒下，贫道要的只是真凶，你只要交出真凶，贫道立时可以释放鄙若飞……”

“你只管把她杀了。”

石母气呼呼的道：“要老身交出凶手也并不是难事，只要你能胜得我手中龙头杖就好。”

“哈哈！”三手真人大笑道：“胜你何难？”

石母抬手撤杖，再一抖手，立时幻起五道杖影，交错攻来。

三手真人剑、拂一撤，身形转动，左拂右剑立还颜色，两人这一动上手，杖风、剑光、拂影，登时像风起云涌般展开。英无双迅即倾出药丸，正待给终南五剑喂药，毒母倏地欺身过来，口中赤赤笑道：“小娃儿，你给他们喂什么药丸，给我老婆子女瞧瞧！”

口中说着，人已一下欺到，伸手朝英无双手中药瓶攫来。英无双身形像轻絮般飘飞开去。

东门奇及时一空而上，拦在毒母面前，干笑道：“凭你毒母嫪寡妇的身份，居然想抢后辈手中的东西，当真可笑得很。”毒母一双绿阴阴的眼睛一注，冷声道：“今晚和终南五剑联手，来向石母岭寻衅的，居然还有你秃狼东门奇！西门飞霜呢？”

东门奇阴恻恻笑道：“老夫一个还不够吗？”

毒母拄着鸠头杖冷森的道：“你们两个一起来最好，否则只怕西门飞霜也要学我老婆子的样，当寡妇了。”

东门奇沉喝道：“嫖寡妇，你除了使毒，老夫想不出你还有什么高招？”

毒母哈哈笑道：“用毒就够了，老婆子只要伸出一根指头，就可叫你东门奇化作一滩黄水……”

楚玉祥倏地跨上一步，说道：“前辈还是去替李道长掠阵，此人由在下来对付她好了。”一面以“传音入密”说道：“前辈只管请退，在下不畏奇毒。”

东门奇听说他不畏奇毒，不由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道：“好吧！”果然后退了数步。

毒母眼看楚玉祥只是个弱冠少年，他一上来，东门奇果然退了下去，心中暗暗奇怪，东门奇应该知道自己的厉害，他不会让一个弱冠少年来送死，那么这小子身手莫非比东门奇还高？”

她心念这一动，一双绿阴阴的眼睛不觉盯着楚玉祥打量起来。

要知毒母以用毒出名，使毒被你为毒母，自然不是寻常之辈，她和蛇母余丐婆，同为石母的左右手。（方才大厅上首放了三把椅子，石母居中，蛇母居右，左首空着一把椅子，正是毒母的坐位。）

此时经她这一打量，果然发现这弱冠少年，不但目光如电，肤色晶莹，眉宇之间还隐蕴紫气，分明身具上乘武功，但看他年龄却又不像，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内功怎么可能会练到这种境界？

她纵然不信，却也不敢轻视了这年轻人，（这完全是因东门奇是成名多年，出名难惹的魔头，他居然自动后退，让楚玉祥来对付她，使她不觉有了戒心）这就问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师父是谁？”

她不问问清楚，不敢贸然出手。

楚玉祥傲然道：“在下楚玉祥，至于家师是谁，凭你毒母还不配问。”

“还不配问”，足见他师父果然是大有来头的人，毒母哈哈笑道：“天下还有老婆子不配问的人吗？”

胡咎接口道：“嫖姥，方才柳姑娘就是被他一掌击伤，直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什么？”毒母双目一睁，绿光暴射，说道：“七娘伤在他掌下？七娘人呢？”

胡咎道：“回嫖姥的话，柳姑娘现在厅中。”

“难怪老婆子来了，不见七娘和九妹的影子！”毒母嘿然道：“早知如此，老婆子早就把你小子宰了。”楚玉祥大笑道：“只怕未必。”

毒母大袖一举，挥手道：“小子，你对毒母逞强，那是死定了。”

他号称毒母，挥手之间，自然已使上了毒。

楚玉祥早已运起“纯阳玄功”，嗔目喝道：“毒母，你是否已经使出毒来了？”…

毒母大笑道：“老婆子说你死定了，你就已经死定了！”这话表示她果然已经使出毒来。

楚玉祥凛然道：“在下那也不用和你客气了！”话声出口，右手陡然朝前劈出，一道无形而炙热的潜力，朝毒母身前涌去。

毒母使出无形奇毒，原以为对方必可及时倒下，那知楚玉祥恍如不觉，反而举掌劈来，掌风之中含蕴了炙热劲气，势道奇猛，心中暗暗冷笑，“原

来你仗练成火门三昧神功一类功夫，以为可以不惧奇毒，但你岂知不发掌力，还能护体，这掌力一发，无形奇毒正好乘虚而入！”

心念转动，右手迎着劈出。

毒母除了以用毒出名，但她一身功力却也相当精纯，两股内力乍发，但听蓬然一声，楚玉祥被震退后了一步。

毒母被震得后退了一步，依然站不住椿，又后退了两步之多，只见她目中绿光大盛，白发飞动，厉声道：“好小子，果然有你的！”

左手鸠杖往地上一指，一个人突然飞起，疾如鹰隼，朝楚玉祥当头飞扑过来，身在半空，鸠头杖一抡，那杖上鸠头尖嘴朝楚玉祥脑门啄下，尖嘴中也同时喷出一蓬淡淡的绿烟，霏霏洒落！

这是肉眼所能看到的，从她鸠杖头上放出，必然是最厉害的剧毒无疑，楚玉祥不敢大意，口中大喝一声，双手齐发，迎着向空劈出。

这一记他几乎使出了十二成功力，纯阳玄功宛如风起云涌，朝上推展！

一蓬从鸠嘴上喷出的淡淡绿烟，立时四散消失，当头扑来的毒母嫪寡妇一个人就像一个青色的圆球，被楚玉祥掌风震得呼的一声，直飞上去三丈多高，滴溜溜在空中打着滚，斜飞出去。

就在此时，突听两声惊呼：“师傅……”

两条人影从校武厅冲了出来，那是柳七娘和钱九妹！

正在和三手真人激战的石母，双方打出二三十招，石母杖势凌厉，业已渐占上风，此时乍睹毒母被楚玉祥掌风震得直飞上去，心头不由大凛，立即舍了三手真人，双足一点，凌空飞起，凤头杖往肋下一挟，双手迅快接住毒母的身子，飘飞地面。

柳七娘、钱九妹双双掠到。

石母放下毒母，只见她双目无光，只是张大喘气，这就问道：“你还能运气吗？”

毒母喘息道：“大……姐，我……一身……功夫……完……完……了……七……娘……快……喂我……毒灵丹……快。”

柳七娘迅速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倾出三粒乌黑的药丸，纳入师傅口中，锵的一声掣剑在手，切齿道：“我去和他拼了！”

石母沉喝道：“七娘，你不是此人对手，只管守护住你师父。”

手提凤头杖，倏地转过身去，一脸俱是杀机，朝楚玉祥喝道：“姓楚的小子，你亮剑。”

这时英无双业已把辟毒丹喂了终南五剑，经过一阵工夫，都已清醒，站起身来。三手真人大笑道：“石母，咱们胜负未分，你怎么去找楚小兄弟了？”

石母狞厉的道：“你们两个一起上好了。”

楚玉祥朝三手真人拱拱手道：“道长且请休息，石母既然向在下挑战，她杀害我义父母，和在下有不共戴天之仇，在下要凭手中长剑，替义父母报仇。”

“大哥，我和你联手。”

英无双掣出青霓剑，像一朵轻云般飘飞过来，落到楚玉祥的身边。

“住口！”石母气怒已极，凤头杖砰然一声砸在青石板上，厉声道：“姓楚的小子听着，石母一生敢作敢当，但老身必须把话说清楚了，你义父母不是我们下杀害的，江南分令，也不是我石母门下，你找错人了，老身这样说，并非怕你们寻仇，今晚你一样非死不可，只是让你死得明白。”楚玉祥看她

说的不像有假，问道：“那么你总知道杀害我义父母的人是谁？”

石母道：“老身自然知道。”

楚玉祥问道：“你要如何才肯说出来？”

石母厉笑道：“除非你小子能胜得了老身。”

楚玉祥道：“好，在下就和你赌上一赌，你石母胜了，在下任凭处置，在下若是胜了，你就得告诉在下杀害我义父母的主使人是谁？”

石母看他脸上英气勃发，心中也不禁暗暗点头，这少年人真是武林中后起的一代人杰，一面沉声道：“好，老身答应你。”

楚玉祥回头朝英无双道：“你退下去，我要和石母单独决斗？”

英无双眨动一只大眼，说道：“我和大哥联手也不成吗？”楚玉祥笑道：“你不是听到了？我和她约定单打独斗的。”石母眼看英无双不过十七八岁，肤色晶莹，似乎也练成了某种上乘功夫，心中暗道：“这几个少年，居然都有一身极高的武功！”一面接口道：“你们两个只管一起上好了。”楚玉祥仰首朗朗一笑，说道：“在下既然和你约定了单打独斗，自然要和你全力一搏，用不着两人联手。”一面回头道：“英弟，你退后些。”

英无双不敢违拗，只好依言退下。

这时终南五剑奇毒已清，走过来向东门奇、三门真人、丁盛等人致谢，双方互相说了几句久仰的话，大家合在一起。

石母厉笑道：“很好，你年纪轻轻，这份豪气，倒是难得的很，你拔剑！”

楚玉祥面对石母这样一位盛名久著的人物，倒也不敢托大，锵的一声，从腰间抽出寒螭剑来。

石母脸色一寒，说道：“寒螭剑，你是厉神君的传人，无怪余丐婆、商山四友等人都不战而退！”

楚玉祥大笑道：“在下出道江湖，从不向人说出师门来历，咱们各凭武功交手，你不用管我是谁的传人。”

石母看到厉神君的寒螭剑在楚玉祥手中，心头难免生出顾忌来，凭她十个石母，也不是厉神君的敌手，结下这样一个强敌，今后会令你坐立不定。此时听了楚玉祥这番话，不觉沉笑道：“好，年轻人果然有志气，我让你先发招，你可以出手了。”

楚玉祥两臂豁然展开，右手长剑向上划起一个小圈，剑尖由左向右，指向前方，说道：“这就是在下的第一招了。”

这第一招谁都看不出他有什么苗头。

石母是当今有数的高手，她也看不出来，只觉这年轻人中庭门户大开，颇反武术常规，如果这算是剑招的话，那就简直不成其为招式，但因楚玉祥是绿袍厉神君的传人，方才又有一掌击伤毒母嫖寡妇的前例，他摆出来的架势，虽然不成其为招式，却也不敢小觑了他，手中头杖起处，不敢直劈，随手一送，斜点出去。

直劈，力道一下用尽，不能收招，就不够灵活，斜点出去，就可以留点余劲，可发可收，随时可以变招。

石母从来没有这样小心过，但对厉神君的唯一传人，她不得不小心将事，先看看对方的剑法路数再说。她这一杖堪堪点出，楚玉祥身形倏然一转，一下就转到了石母凤头杖的左侧，上扬剑势，顺势贴着杖身疾削而下。

这一着迅疾无比，本来看去不成其招式的剑法，一变而为轻快辛辣，真是履虎尾、啞人凶！

石母迅速抽杖，身形疾退半步，还没发招，楚玉祥身子忽然向右一转，左手振腕一掌，向前切出。风声飒然，一道寒锋像刀一般劈了过去。使出来的就是厉神君三刀、十三剑中的一记掌法。（厉神君传他的“三刀”其实乃是三记掌法）

要知楚玉祥当初练三刀、十三剑，乃是分开来练的。（并非右手使剑，左手使掌）后来在青牛宫跟祖半仙练剑，祖师父教他“全真剑法”三十六式的同时，每一剑招使出之时，左手也忽指忽抓，配合剑势练习。

楚玉祥认为祖师父教的剑招可以指掌同施，那么使绿袍师父十三式剑招的同时，左手自然也可以把三记掌法（三刀）一同施为。因此在练十三剑之时，左手就同时练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终于剑掌可以同时施为了。



## 第二十四章 东方第一剑

石母不防他右手使剑的同时，左手会劈出一掌来，而且掌风奇寒，分明连厉神君的“太素阴功”都已传给了他，一时之间不敢硬接，杖头点地，身形倏然向左飘出。

仅仅一招接触，石母就接连两次飘身闪退，直看得终南五剑和两手真人、东门奇等一千成名多年的高手莫不耸然动容！

这对石母来说，真是数十年来，会过多少一流高手，所未有过的，数十年盛名，得来不易，一时不禁把她激得心头狂怒，就算得罪厉神君，那也是日后的事，今晚非把这小子劈了再说！

心念这一动，身形堪堪向左飘出，口中冷哼一声，凤头杖疾然挑起，没待楚玉祥发招，左右连挥，立时幻起十七八条杖影，宛若十七八条黑龙张牙舞爪般飞起，一齐攻到。

她这一发动攻势，当真有风云陡变之势，漫天杖影，所带起的急杖风，直逼一丈开外，光是这股风势，就逼得人站不住脚。

但尽管一丈开外劲风还是呼啸如涛，楚玉祥站在她对面，一袭青衫却连衣角也没飘动一下，那是他运起神功，护住了全身。从容发剑，一道接一道的白光，从他身前划起，清晰可数，左手配合剑势，也一掌接一掌的劈出。

英无双站立之处，距离楚玉祥最近，她手中青霓剑早已返入鞘中，但一双清澈大眼，却盯着大哥，几乎一霎不霎，看出了神！

她的剑法，就是跟大哥学的，自然看得比别人清楚，最使她感兴趣的还是大哥在使剑的同时，左手还能发掌。

她从小跟师娘（西门大娘）练的就是掌法，（厉山双凶不使兵刃）虽然和大哥使的“三刀”不同，但她可以触类旁通，大哥可以把掌法和剑法同施，自己为什么不能呢？

于是她看着大哥剑掌同施，她也思索着使一招剑法的同时，自己也可以使师父的一记掌法，心中想着，忍不住右手以指代剑，比划着剑招，左手也跟着挥掌，一记又一记的演练下去。

石母和楚玉祥这一战，对英无双来说，真是获益非浅，从此英无双也学会了剑掌同施，武功威力大为增强，此是后话。

只说石母钢杖挥舞，连攻了四十九招，依然未能占到一点胜算，心头愤怒已极，口中厉声喝道：“住手！”

楚玉祥听她喝出“住手”，立即收剑，望着石母说道：“咱们胜负未分……”

石母脸色狰狞，沉哼道：“不错，咱们是没有分出胜负来，但很快就会分出来了。”

说到这里，回头朝阶上喝道：“拿剑来。”

原来她使杖胜不了楚玉祥，也要使剑了！

站在阶上的两名绿衣少女，一个手捧玉如意，一个手捧一柄形式奇古的短剑。

这时那捧剑的绿衣少女口中答应一声，右手一按吞口，但听呛然剑鸣，抽出一柄长仅一尺有奇，色呈墨绿的短剑，上身一躬，一道墨绿光华脱手朝石母身前激射过去，几乎是直贯前胸，但剑到石母身前三尺光景，忽然凭空翻了个身，本来剑尖在前，这下倒转过来，剑柄在前了。

石母左手一探，就接住了剑柄。

那绿衣少女虽然这一手只是使的巧劲，短剑射到石母身前才会倒转过来，但要做到这一点，也需把劲力拿捏得极准才行！

强将手下，毕竟没有弱兵，大家看得不禁暗暗点头。终南五剑为首老者钟子奇目光一注，脸色微变，矍然道：“绿沉剑！”

三手真人奇道：“难道她会和昔年号称南疆一叟绿竹神翁有关？”

绿沉剑正是昔年绿竹神翁藏在绿竹杖中的一柄短剑，绿竹神翁把此剑视为瑰宝，从不示人，也从不轻使，据说此剑出必伤人！

石母接过短剑，本来红润的脸色，此时业已满布杀气，变得惨白而狰狞，目中神光如电，直注楚玉祥，狞笑道：“楚玉祥，方才老身力战终南五剑，并未使用此剑，你小小年纪，倒教老身要动用五十年来从不轻易施展的剑杖同施，你纵然伤在老身剑下，也足可自豪了！”

她方才力战终南五剑，确实并未使用短剑，由此可见她剑杖同施，威力一定凶猛无比！

楚玉祥朗笑一声道：“方才咱们胜负未分，你纵然多上一支短剑，胜负之数，也未可逆料。”

石母冷哼道：“你试试就知道了。”

楚玉祥道：“好，你只管使出来就是了。”

这话就是丝毫没把石母放在眼里。

石母怒极，口中沉笑一声道：“好！”好字出口，右手钢杖杖头一昂，划起斗大一个杖花，直捣而出，杖势甫发，身形随即扑上，左手短剑闪电攻出。

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你一手使杖，一手使剑，已是十分难得，但石母在这一瞬间，却好像多出五六只手来，那是她左手短剑在这一刹那间攻出了七招之多，锋利森寒的剑尖同时朝楚玉祥眉心、咽喉、锁心、幽囚、血阴阻、斩命等七处要害刺到。（斩命为双穴）

江湖上使剑的高手，也大有人在，一招之间如果要刺出七剑，至少也要刺出一剑，收剑再刺，所谓倏收倏发，总是有先后之分，但石母刺出来的七剑，竟如有七支剑尖同时攻出，没有一剑是虚招。

楚玉祥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立时想到绿袍师父传自己的“十三剑”，属于快攻剑招，没有一招守势，自己若是和她抢攻，那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只有祖师父的“全真剑法”，讲究守中有攻，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攻敌，这就决定使用“全真剑法”。

另外，祖师父传自己“全真剑法”之时，左手配法剑势，忽指忽抓，属于擒拿手法居多，但此时对付石母右杖左剑，擒拿手法并不过宜，只有施展绿袍师父的“三刀”三记掌法，才能抵挡得住对方杖剑同施的凌厉攻势。

这一段话，说来较慢，实则仅是楚玉祥心念一转的事，右手长剑当心一竖，使出“全真剑法”的一式“玉笏朝天”，守住门户，左手迅若奔雷，连劈两掌，发掌之际，迅疾后退了一步。他虽然被逼退了一步，但也把石母攻出的七招剑势逼住。

仅此一招，看得石母冷电般的眼神定住了，杖影剑芒，同时消失，石母好像未曾出手一般，瞪着楚玉祥冷冷的问道：“你方才使的一记剑招，是全真剑法？”

看到楚玉祥忽然使出“全真剑法”来，使她心头不期而然又多出一层顾虑！

剑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楚玉祥自然不好否认，点头道：“不错。”

石母疑虑的问道：“你是青牛宫门下？”

“全真剑法”不传外人，会“全真剑法”的人，自然是全真教门下了。

只是她奇怪这小子手中使的是寒螭剑，明明是厉神君的传人，怎么又使出全真教的剑法来了？

楚玉祥大笑道：“在下方才已经说过，在下出道江湖，从不自炫师门来历，今晚行动，是楚某个人之事，与师门无关，咱们各凭武功交手，你不用问我是什么人门下。”

这话虽是实情，但口气未免极狂，石母数十年来，从没听到过有人敢在她面前这样说话，一时怒火复炽，把刚才从心头暗自升起的一丝顾忌又悉数抛开，沉哼道：“好！”

杖先剑后，随着这声“好”字，倏然攻出。这回钢杖乍起，接连攻出三招，但左手短剑在三招杖势中，却攻出了十招之多！

谁都可以看出石母的龙头杖固然招式沉猛，气势极壮，但她的剑法更为快速凌厉，一片绿芒，令人目不暇接。

杖势沉猛，剑势快速，两种不同的劲道，不同的招法，居然同时在一个人的双手施展出来，可见石母能够威震江湖数十年，各大门派都对她退避三舍，实在是名非幸致，放眼武林，大概能和她动手的人，为数也已不多。

终南五剑目睹石母剑杖同施，竟有如此威力，也不禁相顾失色！

楚玉祥右手寒螭剑施展“全真剑法”，挥出一道又一道的白光，剑势去如电，人影进退如风，老远看去，只见他全身白光缭绕，人影反而有些模糊。

左手随着剑势，劈出一记又一记的掌风，全真剑法，守多于攻，但厉神君的“三刀”，三记掌式，可全是攻势，遇上石母左手绿沉剑的快速攻势，以攻还攻，居然毫无逊色！瞬息之间，双方已打出数十招之多，依然不分胜负，谁也没有占到上风。

这对石母来说，当真是一生中最难堪的一刻了，凭她成名数十年，竟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弱冠少年打成平手！

何况对方还有许多高手如东门奇、三手真人、终南五剑等人，全在作壁上观，自己若是胜不了这姓楚的小子，石母这两个字，从此就在武林中除名！

她越想越气，越打越怒，一头白发几乎根根直竖起来，咬牙切齿，把全身功力运到了剑杖之上，杖势随着加重，记记如泰山压顶，剑势随着加快，剑剑如流星划空！

楚玉祥右手使出“全真剑法”，自然也使出祖师父的“纯阳玄功”，左手使的是绿袍师父的“三刀”，自然也运起了“太素阴功”。

这一阴一阳两种神功，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运起，施展出来，可以说是武林中旷古未有之事。

石母在和他动手之际，也已发觉楚玉祥护身剑光炙热如火，但劈出来的掌风却又其寒如冰，她当然想不到楚玉祥小小年纪，居然会一身兼两家之长，练成两种性道完全相反的绝世神功，任何人连做梦都无法想到的。

石母曾经说过：“老身要动用数十年来从不轻易施展的剑杖同施，你纵然伤在老身剑下，也足可自豪了。”

这一段话，如果反过来说，她如果知道楚玉祥在和她动手之际，施展了武林中从未有人同时施展过的两种绝世神功，纵然落败，也足可自豪了。

何况现在石母并未落败，楚玉祥却被她全力施为，剑杖交击之下，渐渐露出缚手缚脚之感！

有两句话，原是对下棋的人说的，那是“棋高一着，缚手缚脚”。但这两句话，对会武的人来说，也是十分恰当。

石母数十年修为，在功力上，胜过楚玉祥何止“一着”？她这一全力施为，楚玉祥顿觉身外压力大增，他纵然练成两种绝世神功，到底时日尚浅。

本来右手长剑施展“全真剑法”，可以护住全身，此时四周压力增加，推出去的剑势十分沉重，左手三记掌法，已经一使再使，连续劈出，但对方剑势加快，绿沉剑森寒剑气，有时居然刺透掌风，直逼过来。

楚玉祥自然知道这是自己功力和对方悬殊得太多，只好使出全身力气，支持下去，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支持几招？但却非硬着头皮支持下去不可。

这样打法，自然苦不堪言，尤其连“全真剑法”都已经渐渐有守不住之势，（不是剑法守不住，是功力不如对方，剑法受到压力，施展不开）心头更是又惊又急！

就在此时，他忽然想起祖师父最后传授自己的一招剑法来。

不，那只有四句口诀，没有招式的一招剑法。

此刻“全真剑法”和绿袍师父的“十三剑”已无法破解对方剑杖攻势之际，心中不觉默默念起这四句口诀来。

这四句口诀，他在青牛宫揣摩研究了足足有一个月之久，历代师祖对这一招剑法的注释，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他也都背得滚瓜烂熟，心中时有所悟，也时有所失，捉摸不定。

平日有绿袍师父的“十三剑”应付强敌，已绰绰有余，如今他和石母这一战，发现连剑势谨严的“全真剑法”，都已挡不住对方攻势，心中忽然领悟到剑法如有常法，（一定的剑路）就容易受制于人，只有剑无常法，才能脱出窠臼，不受到剑法拘束，不在常规之内，才能不受制于人，而使人无可封解！

一念及此，顿觉心智明朗，豁然贯通，精神立时为之一振，口中不觉大喝一声，挥手一剑直劈过去。

他是在极度的困境中发生了豁然大悟，心头由被压迫而突然狂喜，感到精神大振，才喝出口来的，这声大喝出口，只觉全身糍络，四肢百骸，也随着突然贯通！

本来右手使剑，使出来的是“纯阳玄功”，左手使掌，使出来的是“太素阴功”，此刻随着这声大喝，竟如水到渠成，两种神功忽然水乳交融，化合为一，随着剑势划出。

石母一张狞厉的脸上，已经流露出得意之色，她奋起全身功力，已把数十年来唯一的劲敌楚玉祥的剑势压制了下去，不出十招，他就会招架不住，那时就是东门奇、三手真人、终南五剑抢着出手，也已救不了他。

因为楚玉祥已被她剑杖困住了，谁出手也没用，除去这小子，东门奇、三手真人、终南五剑，也将在她剑杖之下一一击败。

就在此时，楚玉祥发出一声春雷般的大喝，连石母这样修为的人都被他震得两耳嗡嗡直响，眼前突然大亮，一道白虹般的匹练迎面席卷过来，自己右杖左剑攻出去的杖势剑招，竟然没有一招可以抵挡得住！

“当！”战场中，继楚玉祥一声焦雷般的大喝之后，紧接着又是一声惊

天动地的金铁狂鸣，杖影剑光之中，一个人影登登的连续后退了七八步。

绿色剑芒，白色剑光，同时倏然尽敛！

大家刚听到一声大喝，又听到一声金铁狂鸣，此时剑光乍没，有人被震得连连后退，最感到心头狂跳的是丁盛和林仲达、英无双、裴允文兄妹等人，在他们想来，这被震出去的多半是楚玉祥无疑！

等到大家定睛看去，楚玉祥手持寒光如电的寒螭剑，站在当场，似乎怔住了。

原来这被震出去的竟然会是石母！

她一支凤头杖已被齐中削断，只剩了半支，左手那柄出必伤人的绿沉剑也跌落在她身前五尺之外，披散一头白发，本来红润的脸上，此刻也平添了无数的皱纹，生似经此一战，她突然苍老了二三十年。

这时她瞪着眼睛，神情颓然的道：“楚玉祥，你……赢了……”

楚玉祥直到此时，才口中啊了一声，连忙抱拳道：“承……让了。”

石母有气无力的道：“老身答应过你，你胜了老身告诉你杀害你义父母的仇人是谁？其实老身并不知道杀害你义父母的仇人……”

楚玉祥怒道：“你……”

石母没待他说下去，微微摇手，说道：“老身不能妄指谁是杀害你义父母的人，但老身可以告诉你，江南分令是勾漏夫人的手下，当日创设江南分令之初，曾来见过老身，老身这样答覆，你是不是满意？”

楚玉祥问道：“勾漏夫人在什么地方？”

石母道：“勾漏山，老身还是二十年前见过她一面，那时她并不叫勾漏夫人，至于她的情形，老身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

三手真人问道：“那么杀害贫道师兄的凶手呢？究竟是谁？”

石母道：“你放开鄢若飞，老身会要她交代的。”

三手真人道：“好，贫道相信你。”回过身去，举手拍开鄢若飞的穴道。

石母喝道：“若飞，你告诉李静虚，是什么人杀了三茅宫观主？”

鄢若飞一怔，立即躬道：“回师尊，弟子也不清楚，不过那晚秦大娘的义女宫月香到玄女宫来过，她因江南分令被东海镖局所破，本来想到玄女宫暂住，后来东海镖局的楚玉祥赶来，把人救出，又在玄女宫放火，她就悄悄离去，弟子不知道三茅宫观主是不是她杀的。”

“一石三鸟！”石母气愤而感慨的道：“这是一石三鸟之计，她们创立江南分令之初，还来征求为师意见，好像对为师极为尊重，其实从那时起，已在计算为师，她们在江南失败了，临走还要拉上为师，可惜为师直到此时才想通……”

东门奇道：“李道兄、楚小兄弟，这是一场误会，却闹得如此不可收拾，好在咱们已经知道这幕后人物是谁了，咱们该走了。”

石母眼中露出痛苦之色，望着楚玉祥，好像想说什么，几次都没有说出来，此时听说他们要走，忍不住喝道：“楚玉祥，你慢点走。”

楚玉祥抱拳道：“不知你有什么见教？”

石母道：“年轻人，你能不能告诉老身？你方才明明败象已露，剑势受制，不出数招，定会伤在老身剑杖之下，最后忽然反败为胜，那一招老身练剑数十年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剑法？如果你不愿意说，老身绝不勉强。”

她这话，也正是东门奇、三手真人、终南五剑等人都想知道的事。

楚玉祥道：“大丈夫事无不可对人言，在下那一招是‘东方第一剑’。”

石母听得动容道：“是重阳真人晚年参悟的一招神剑，老身败在重阳真人的‘东方第一剑’下，那也是值得的了。”

一面抬目道：“钟子奇，昔年老身废了你们五人一条右臂，二十年后，你们右臂功力恢复，今晚又烧了我石母宫，咱们二十年恩怨，应该已可了结，老身经方才和楚玉祥这一战，已感万念俱灰，再无争胜之心，你们如果同意，咱们这场过节，就此揭过，如果还要向老身寻仇，老身也不勉强你们。”

东门奇朝三手真人笑道：“石母这话说得极是，依兄弟之见，咱们两个不如替他们双方作个鲁仲连，冤仇宜解不宜结，这场过节就此揭过，正是最好之事，五位道兄点个头，大家就没事了。”

三手真人点头道：“五位道兄能和石母化干戈为玉帛，自是好事，贫道完全同意。”

钟子奇是终南派的掌门人，他看了方才石母和楚玉祥动手的情形，自己五人枉自苦练了二十年，虽然练成剑阵，但对方剑杖同施，依然不是人家对手，今晚火焚石母宫，连伤了宫中二十几名侍女，等于已经报了仇，终南派在江湖上也已争回了颜面，能够就此揭过，自然是最好的落场势了，何况又卖了东门奇和三手真人两人的面子，这就抱抱拳道：“东门道兄、李道兄都这样说了，老朽兄弟自当遵命。”

东门奇大笑道：“好、好，咱们来这里闹了一场，石母宫也烧了，总算也替双方解决了一场纠纷，石母能够及时大澈大悟，更是难得，咱们就此告辞了。”

东海镖局今天可热闹得很，第二进膳厅上，灯火辉煌，筵开八席，一来是庆祝大家远征石母岭归来，二来也是给终南五剑接风。

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喝酒欢笑之际，突听大天井中忽然响起一声鸡啼！

这时候天色刚刚全黑，那来的鸡啼？

何况镖局里没人养鸡，这鸡声是如何来的？

这如果是普通人家宴客，此刻正当宾主酬酢之际，谁也不会去理鸡啼狗吠。

但厅上宾主，可都是江湖人，江湖人唯一和普通老百姓不同之处，就是神经比较紧张，也就是反应特别灵敏。

大天井上这一声鸡啼，就有不少人停下杯来。事若反常，必非寻常，此刻不该是鸡啼的时候，听到鸡啼，岂非有反常情？

丁盛回过头去，朝总管事杜永说道：“杜总管，你出去瞧瞧，天井上这声鸡啼，是怎么一会事？”

杜永答应一声，举步就往外行去。

过没多久，从厅外走进来的并不是杜永，而是一名趟子手，他神色慌张。

一脚跨进厅门，就抱着拳道：“总镖头，杜总管突然在大天井上昏倒了，两名弟兄看到杜总管昏倒在地，急忙赶过去，但那两名弟兄刚奔到杜总管身边，也突然昏倒过去，事出离奇，请总镖头出去看看。”

陆长荣听得一怔，说道：“会有这种事？”

虎的站起，正待朝外走去。

丁盛跟着站起叫道：“陆兄且慢。”

陆长荣道：“丁兄有什么见教吗？”

丁盛道：“方才那声鸡啼，兄弟就觉得来得突兀，才请杜总管出去看的，现在杜总管突然在天井中昏倒，而且另外两名弟兄也在奔近杜总管身边，就

一起昏倒地上，可见其中必有缘故，咱们当然要出去看个究竟，但在情况未明之前，不宜走近。”

他们说话之时，林仲达、楚玉祥、裴充文、英无双、裴婉兰、梁慧君等年轻人听得好奇，不觉纷纷站了起来。阮伯年道：“丁老弟这话不错，你们出去瞧瞧可以，但不可走得太近。”

丁盛和阮长荣走在前面，林仲达、楚玉祥等人一起跟了出去。

大家都看到杜永和两名趟子手一齐昏倒在大天井的正中央。但因有阮老爷子的吩咐，谁也不敢莽撞撞的奔过去，只是走下石阶，也就停了下来。

丁盛朝那趟子手问道：“你看到杜总管和两名弟兄走到什么地方，就昏倒的？”

那趟子手道：“属下三人本来就站在阶上，杜总管走到天井中间，忽然身子摇了两摇，就昏倒过去，两个弟兄急忙掠去，刚到杜总管身边，也一声不响倒下去了。”

楚玉祥道：“丁大哥，会不会有人使毒，小弟不畏剧毒，想过去看看！”

丁盛知道他练的“纯阳玄功”，不畏剧毒，这就点点头道：“也好，不过你要小心一点。”

楚玉祥运起“纯阳玄功”，缓缓走近，只见离杜永身前不远的地上，站立着一只锦毛公鸡，作出引颈高鸣之状，但你再看上一眼，就可发现它一动不动，似是已非生物。

那公鸡脚下却铺着一张名帖大的黑纸，看来极为诡异。

楚玉祥俯下身去，探了探杜永的鼻息，幸亏只是昏迷过去，这就双手抱起杜永身子，回到阶前，交给一名趟子手，先抱回左首厢房中。然后朝丁盛道：“丁大哥，杜永昏倒的地上，有一只公鸡，站在一张黑纸上，那公鸡一动不动，好像是死的，但却站立得很稳，看去极为怪异，杜永昏迷不醒，很可能和那公鸡有关。”

丁盛攥攥眉道：“有人在公鸡身上下了毒，怎么……”

“有人在公鸡身上下毒？”东门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急急的问道：“什么地方发现了公鸡？”

楚玉祥道：“就在天井中央。”东门奇道：“公鸡下面是不是有一张黑纸？”

楚玉祥奇道：“前辈怎么知道的？”

东门奇变了脸色道：“果然是酉阳公……”

说到这里，目光一注楚玉祥，说道：“糟了，你把杜永送到里面去了？”

楚玉祥点点头，说道：“杜永昏迷不醒，晚辈要他们先把他送到左厢房去了，还有两名弟兄，待晚辈也去把他们搬来……”

“慢点！”东门奇摇手制止，说道：“凡是发现酉阳公的瘟疫使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它一丈之外，引火燃烧，然后举家撤走，如今你却把杜永搬了进来，这两名弟兄……这样吧，你先把他们移到左首檐下去，然后……”

他回头朝英无双道：“无双，你快去给你大哥取一件长袍和一双靴子来。”

英无双答应一声，匆匆走去。

东门奇回身朝陆长荣道：“陆总镖头派两个人等楚老弟把两名弟兄移开之后，就在公鸡一丈开外，引火燃烧。”陆长荣答应一声，立即派了两名趟子手准备火种，楚玉祥一手一个夹起昏迷的两人，放到左首檐下，两名趟子手立即围着那只公鸡一丈以外，就点燃火种，烧了起来。英无双已经迅速的

替楚玉祥取来了长袍和一只靴子。东门奇要他脱下身上长袍，掷入火中，换过长袍、靴子，才能进入大厅，一面又要陆长荣吩咐镖局中人，不可接近那两个昏迷中的趟子手。

这时厅上的人也纷纷走了出来。

西门大娘道：“老不死，真是那个瘟道士在作怪吗？”东门奇神色凝重的点点头道：“他送来了黑帖，那是和咱们干上了。”

英无双道：“师父，你说的酉阳公，和师傅说的瘟道士是一个人吗？”

东门奇似是不想多说，只是含糊的道：“咱们到里面再说吧？”

西门大娘尖着嗓子说道：“瘟道士有什么好怕的，他既然冲着咱们来了，还顾忌个屁？”

东门奇经她一激，瞪着双目道：“谁怕他来了？”三手真人接口道：“看来这些久已潜伏的魑魅魍魉，都出现了，这一定有人引出来的了。”

东门奇道：“自然是勾漏夫人了。”

大家回入膳厅，阮伯年神情凝重的道：“东门老弟，真是酉阳公……”

东门奇颌首道：“不错，是他的黑帖。”

阮伯年失色道：“那……”

他本待说：“那怎么办”？但因眼前像东门奇夫妇，三手真人，终南五剑，都是武林中一等高的高手，自己说出这句话来，岂不有失身份？

是以只说了一个“那”字，底下的话就没有再说出口来。楚玉祥问道：“东门前辈把脱下的长衫、靴子都付之一焚，这人究竟是谁，会有这么厉害吗？”

大家经这一闹，已经无心喝酒，由杂工收过盘碗，又替大家沏上一壶新茶。

英无双倒了一盅，送到东门奇面前，说道：“师父，你快些说出来吧！”东门奇道：“这人就是自称酉阳公的瘟疫道人，据说他幼时在酉阳山下牧牛，在一处石穴中得到一册奇书，叫做瘟疫经，从此就渐渐出名，只要得罪了他，就会无缘无故的死去，据说昔年雄据诸广山的霍氏兄弟，就因得罪了他，诸广山庄一百七十余口，一夜之间，染上瘟疫病死亡殆尽，江湖上人只要提起酉阳公，莫不谈虎色变。”

楚玉祥道：“他为什么用公鸡下毒呢？”

东门奇道：“因为他出生在酉阳山下，又在酉阳山上得到奇书，遂自称酉阳公，酉，就是鸡，于是他就以鸡作为他的代表，称作瘟疫使者，那张黑纸，叫做黑帖，凡是接到他黑帖的人家，就是死亡标致，示意你鸡犬不留。”英无双道：“这人坏死了。”

裴允文道：“方才他既然来了，就该和咱们见个真章，这样偷偷摸摸的放一只死鸡，又算得什么人物？”裴婉兰咕咕的笑道：“只能算是偷鸡摸狗之辈咯！”话声一落，忽然用手掩着朱唇，“呵”了一声，打着呵欠。东门奇目光一注，问道：“裴姑娘，你怎么了？”他问话的神情显得极为注意。

裴婉兰道：“没有什么，我只是有点困。”说着，不觉又了一个呵欠。

打呵欠这玩意，读者想必都有经验，你就是并不困，但看到人家打呵欠，你也会情不自禁的跟着打起呵欠来。裴婉兰刚“呵”出声，梁慧君也跟着打了个呵欠。东门奇两颗小眼睛中精光熠熠，又转向梁慧君投来。楚玉祥问道：“东门前辈，杜总管和两个趟子手此刻都昏迷不醒，可是中了瘟疫道人的毒吗？”东门奇摇头道：“他使的既非毒药，也不是迷药，而是瘟疫，一种流



行的疫症，中了瘟疫的人，烧得很凶，一个人得病，传染极快，一夜之间，可以传染一个村庄……”楚玉祥道：“不知祖师父的解毒丹能不能治？”

三手真人道：“祖半仙的百一丹，武林中视同解毒仙丹，小兄弟不妨让杜总管服一颗试试。”

楚玉祥道：“我这就去。”

东门奇叮嘱道：“楚老弟，你进去最好先运纯阳玄功护身，能不用手指去碰他，最好不要碰他，用一只筷子拨开他的嘴就可以了。”

楚主祥道：“晚辈省得。”起身就往左厢走去。

这几句话的功夫，阮传栋、陆长荣、林仲达、裴允文、和阮伯年门下的王元美等师兄弟六人，都在打着呵欠，好像已有几个晚上没有睡觉一般，这个打了，那个接着打，大家轮流着打呵欠来了。

东门奇一张瘦削脸上，神情越来越凝重，望了三手真人一眼，攒攒眉头说道：“看来咱们镖局中已经被他做了手脚！”英无双睁大一双明澈的眼睛，问道：“师父，你说是谁？瘟疫道人？”

年轻的一辈中，只有她没打呵欠。

西门大娘尖笑道：“别听你师父胡说八道，老娘就不信邪，瘟疫道人连面都没和咱们照上，他就会在咱们身上下了瘟疫不成？那不成了邪神？”

东门奇道：“他比邪神更可怕。”

西门大娘呷呷尖笑道：“老不死，你真是越来越窝囊了，好像人家都比你高明，怕事也没有这样怕法的？”

东门奇道：“老夫几时怕事了？老夫只是就事论事，瘟疫道人……”

西门大娘虎的站起身道：“不怕事就走，咱们找瘟疫道人去。”

东门奇跟着站起，说道：“走就走，老夫要是怕了瘟疫道人，就不叫东门奇了。”

阮伯年呵呵一笑道：“二位一大把年纪，真像人家小两口一般，瘟疫道人既然下了黑帖，还怕他不会来吗？快请坐下来，别斗嘴了。”

三手真人也笑道：“贫道昔年还去喝了东门奇老哥的喜酒，不知那一位说了一句戏言，说：西门姑娘从现在起就要冠上夫姓，该叫东门西门氏了。那知东门大嫂大声道：‘我为什么要叫东门西门氏？他怎么不可以叫西门东门奇？’

东门老哥立即道：‘我又没有招女婿，我是娶的亲。’

东门大嫂怒声道：‘我可以不嫁你。’

东门老哥又顶字一句：‘你不嫁给我，我一定要娶你吗？’

两个人为了一句话，一下就斗僵了，幸亏这场婚事是西门前辈（西门大娘之父）主持的，双目一瞪，喝道：‘你们今天也要吵？还不给我滚进洞房里去？’

他们两个果然一言不发，乖乖的进洞房去了，照说喝过喜酒，该闹新房，但大家怕一句戏言，又可能让新郎、新娘吵起嘴来，索性就放过了他们，这话差不多五十多年了，他们还是这个样子，谁也不肯让谁！”

他这话听得大家都不禁笑了起来。

西门大娘道：“你记性倒是不错，那天要不是爹喝住，我才不嫁给老不死呢！”东门奇道：“你不嫁给老夫，老夫就讨不到老婆了吗？”西门大娘道：“你也不去照照镜子，你这老不死，有谁会嫁给你？”

东门奇道：“好、好，当着这许多年轻朋友，老夫不想和你抬杠了。”

西门大娘道：“谁要和你抬杠？”

东门奇不待她说完，抢着道：“好，好，不抬就不抬，你若是抬起杠来，就唠叨个没完，我只是为了耳根清静，少说两句罢了。”

钟子奇笑道：“二位快别说了，楚小兄弟出来了。”这时楚玉祥已从左厢回出。

东门奇问道：“情形如何？”

楚玉祥道：“晚辈喂了杜管事一颗解毒丹，但看样子好像药不对症，他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阮伯年忽然也打了一个呵欠。

楚玉祥忙道：“时间不早了，老爷子，你去安息吧，大家也该去休息了，今晚不会有事，这里有晚辈和丁大哥两个留着就够了。”一面和丁盛使了一个眼色。

丁盛就点头道：“不错，大家坐着也没事可做，只管去休息好了，这里有在下和楚师弟留下来就足够了。”英无双看了大哥跟丁大哥使着眼色，就道：“我还不困，我也留在这里。”

阮伯年点头道：“这样也好，大家枯坐着，不如去休息的好，真要有事，咱们赶来也来得及。”

陆长荣、林仲达、裴允文等人，原想说也留下来的，但每个人都感到打了呵欠就大有睡意，连眼皮都重重的，这就不再和三人客气，各自回房休息。

英无双等人众人走后，忍不住问道：“大哥，你方才和丁大哥使眼色，有什么事呢？”

丁盛笑道：“你也看到了？”

英无双娇笑道：“我自然看到了，我想大哥一定有什么事的。”

楚玉祥坐下来，低声说道：“我刚才从左厢退出来的时候，有人在我耳边说：‘瘟道士今晚不会来，你要他们都去睡好了。’我听得不觉一怔，这声音如蚊蚋，却十分清晰，我却连他一点影子都没发现。”

就在此时，那人又道：‘祖半仙的百一丹，如何能解瘟疫散？别浪费了，镖局中人，大概除了你练成纯阳玄功，不畏瘟疫，就是东门奇夫妇都靠不住，明天午前，只怕就会发作，你要姓丁的今晚连夜赶去笛斗山，把住在山下一个名医叫做费清河的秘接来，此人九代祖传，专治瘟疫病，他有祖传秘方辟瘟丹，纵然不能完全解除瘟道士的瘟疫散，却有暂时抑制之功，不过千万别让瘟道士发觉，明晚初更，才能活捉瘟道士，他身上的解药，才是治瘟疫病唯一的解药。’”

丁盛矍然道：“这么说镖局中人全中了瘟疫散，这人会是谁呢？唔，费清河我知道，他和湖主是老朋友，既然如此，我此刻就走，天亮前就可以把他接来了。”说完，急匆匆就走了。

英无双道：“大哥，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楚玉祥笑道：“什么也不用做，坐着喝茶好了。”

英无双道：“你刚才说连师娘、师傅都已中了瘟疫散？”

楚玉祥道：“这是那位老人家说的，我想也许不会错了。”

英无双问道：“大哥，这位老人家是谁呢？”楚玉祥道：“不知道。”

英无双道：“你不知道他是谁，怎么会相信他的话呢？”楚玉祥含笑道：“这位老人家至少对我们很关心，不会有恶意的。”

英无双问道：“你练成纯阳玄功，不畏瘟疫散，那么我呢？我难道也中

了瘟疫散吗？”

楚玉祥道：“你练的是九阴神功，是不是也能不怕瘟疫散，我就不知道了。”

英无双道：“这位老人家说明晚初更活捉瘟道士，怎么活捉他呢？”

楚玉祥道：“明晚瘟道士来了，自然要把他活捉了，才能取到解药。”

英无双道：“这种人，专做坏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废去他武功，他就不会再作恶了。”

天色刚刚黎明，丁盛已从笕斗山赶回，翻墙而入，走入厅来。

英无双迅即站起，迎着道：“丁大哥，你把费清河接来了吗？”

丁盛双手一摊，苦笑道：“我还是去迟了一步。”楚玉祥吃惊道：“怎么？费清河被瘟道士害死了？”丁盛道：“死倒没死，只是他也被瘟士下了瘟疫散，还逼着他交出配好的几瓶辟瘟丹，警告他不得给镇江东海镖局的人看病，过了明天，自会给他解，否则一家鸡犬不留，我看他躺在床上，连说话都有气无力，心里不禁冷了半截……”英无双道：“那怎么办呢？”

丁盛道：“费清河昔年受过敖湖主的大恩，他知道我是太湖的总堂主，听我说出来意，他从枕头下面取出一个瓷瓶，塞到我手里，低声说：正好昨天傍晚他去出诊看病。有半瓶辟瘟丹放在身边，没被瘟道士的徒弟搜去，给我带来了，重症每服三丸，不可多服，普通瘟病，三丸即可痊愈，但他已试出辟瘟丹对瘟道士的瘟疫散，只能减轻病势，无法根治，但支持十二个时辰，应该没有问题。”

楚玉祥道：“半瓶不知有多少颗？”

丁盛笑道：“他塞给我，我就塞入怀里，连看也没看，就向他告辞……”

他从怀中取出一个鼻烟壶大小的青色瓷瓶，接着说道：“大概总有六、七十粒吧。”

英无双道：“每人要服三粒，只有六、七十颗，怎么够呢？”

丁盛道：“整个镖局，有五、六个人，自然不够，但此药也只能暂时抑制瘟疫散不让它发作，我们这半瓶辟瘟丹只要先让武功高的人服下：等瘟道士来了，取到解药就好了。”

英无双道：“镖局里的人现在不知怎样了？”

丁盛道：“只怕全已发作了，我方才进来，就没看到人，哦，就拿我来说，刚才回来的半路上，也感到不对劲了。”

英无双抬眼望着他，问道：“丁大哥，你说你也中了瘟疫散？在半路上发作了吗？”

“没错。”丁盛道：“我先前感到有些困倦，打着呵欠，后来全身都像火烧，头重脚轻，我想到恐怕中了瘟疫散，就取出瓷瓶，倒了三粒纳入口中，又坐了一会，才赶回来的，不然早就回来了。”

英无双问道：“丁大哥，你现在没事了吧？”

丁盛道：“比刚才好多了，只是头还有些昏沉沉的。”

这几句话的功夫，天色已经大亮。

英无双道：“丁大哥，你在这里坐一会，我和大哥进去看看。”

丁盛点点头。

英无双取起瓷瓶，说道：“大哥，我们走吧。”

楚玉祥和她走出大厅，先去看了大师兄陆长荣、二师兄林仲达，两人果然躺在床上，已经发作，连脸孔都烧得通红。

英无双立即倾出六颗辟瘟丹，分别喂两人服下。然后又去看了阮伯年、阮傅栋父子，和赵雷等四人，也都已发作了正在发着高烧，英无双也分别喂他们服下药丸。

再转到第二进楼上宾舍，三手真人和终南五剑的住处，这几位盛名久著的高手，敢情发现情形不对，正在盘膝跌坐，运起数十年功力，和瘟疫散相抗，坐着的人，全身起了一阵又一阵颤抖，病势丝毫不见减轻，但他们仍然竭力支持，谁也不肯躺卧下去。

楚玉祥、英无双走到三手真人身边，三手真人究是数十年勤修，功力深厚，虽在运功抗拒之际，发觉有人走近，还是倏地睁开眼来。

楚玉祥低声道：“李道长，中了瘟疫散，运功是无法把它逼出体外的，这是辟瘟丹，可以暂时抑制瘟疫散发作，道长快请服了。”

三手真人问道：“楚老弟这辟瘟丹是哪里来的？”

楚玉祥就把昨晚有人以传音入密和自己说话，丁盛赶去笆斗山取来辟瘟丹之事，大概说了一记。

三手真人接过三颗药丸，纳入口中，一面说道：“瘟疫道人的瘟疫散果然厉害，贫道运起三昧真火，还是无法把它化去。”

楚玉祥又倾出十五颗丹经，交给三手真人，请他转交终南五剑，就退下楼来，出了东首腰门，朝花园中走去。英无双问道：“大哥，瓶里还有几棵药丸？”

楚玉祥从瓷瓶中倒出药丸，数了数，说道：“还有十五粒。”英无双道：“如果师娘、师傅也中了瘟疫散，加上裴姐姐、梁姐姐，就需要十二粒，只剩下三粒，喂谁服呢？阮老爷子门下就有六个门人。”

楚玉祥道：“我看这三粒暂时留着的好，万一你……”英无双咕咕的笑道：“大哥是怕我中了瘟疫散吗？丁大哥半路上就发作了，阮老爷子、李道长少终南五剑，内功修为都是有数十年火候的人，都已发作？你看我有没有发作？这时候不发作大概已是不会发作了。”

楚玉祥看她神色果然和平常一样，这就点点头道：“看来妹子练的是九阴神功，也是不怕瘟疫散的了。”

一会工夫，来到精舍楼下，楚玉祥脚下一停，说道：“妹子一个人上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英无双眨着眼睛问道：“大哥为什么不上去呢？”楚玉祥含笑道：“我上去不方便。”

英无双奇道：“这有什么不方便？”

楚玉祥道：“西门前辈、裴姑娘、梁姑娘都是女的，我怎好上去？”

英无双道：“这有什么关系？好吧，那你就在楼下等我好了。”

两人进入精舍小客厅，英无双拿着瓷瓶匆匆上楼而去。过了不多一会，才见她下楼而来。楚玉祥迎着问道：“东门、西门二位前辈怎样……”“嘘！”英无双口中嘘了一声，低低的道：“走，我们到外面再说。”

两人退出精舍，走了一段路，楚玉祥忍不住问道：“二位前辈到底怎样了？”

英无双吐吐舌头，低声道：“我进去的时候，师娘和师傅都在坐着运功，情形和李道长、终南五剑差不多，连脸都烧红了，我把那丸给了二位老人家，师傅问我辟瘟丹哪里来的，我把经过说了一遍。师父就说：他差不多就可把瘟疫散逼出体外了。师娘就骂师父：连老娘都无法把瘟疫散逼出体外，你少

在徒儿面前吹牛，两位老人家差点吵起来，所以我要你快些走咯！”

楚玉祥问道：“裴姑娘和梁姑娘呢？”

英无双道：“她们自然发作了，我已经喂了她们药丸了。”楚玉祥道：“这可好，看来整个镖局的人大家都已发作，目前只有我们两人没有发作了。”

英无双道：“不知服了辟瘟丹，要多少时间，才能没事？”楚玉祥道：“只怕最少也要过上半个时辰，药性才能慢慢行开。”

两人回到第二进膳厅，丁盛问道：“你们都喂了他们？”英无双道：“瓷瓶里一共只有六十三粒药丸，现在还剩下三粒。”

楚玉祥道：“丁大哥，你一晚没有休息了，快去休息一会吧！”

丁盛道：“你们不是也一晚没有休息了？”

楚玉祥道：“小弟和无双，都没中瘟疫散，你目前虽然已经没事，但昨晚往返奔波，耗去了不少体力，还是先去休息一会，现在又没有什么事，养足精神，今晚还得对付瘟疫道人呢！”

英无双道：“是啊，丁大哥，你还是快去休息的好，今晚可不能放过瘟道士。”

丁盛确也感到有些疲累，这就点点头道：“好吧，那我不和你们客气了。”说着，就起身回房而去。

楚玉祥道：“妹子，我们也一晚没睡了，今晚还有事，不如就在这里坐息一会吧！”

英无双点点头，两人就在厅上席地坐下，瞑目调息，运起功来。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但听一阵脚步声从外走入，两人及时醒来，睁目看去，那是阮传栋陪同阮伯年走入，后面还跟着裴允文、陆荣、林仲达、和赵雷、钱电等四人，一起走了进来。

楚玉祥、英无双慌忙站起，楚玉祥道：“老爷子已经好了？”

阮伯年一手抚髯，含笑道：“服下解药，自然很快就好了，你神通还真广大，这解药是哪里去弄来的？”

楚玉祥道：“回老爷子，晚辈给你老人家服的并不是解药。”

阮伯年一怔，问道：“那是什么药丸？能解瘟疫散之毒。”

楚玉祥就把听到有人以“传音入密”和自己说话，丁大哥赶去笆斗山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阮伯年奇道：“这位在暗中以传音入密和你说话的高人，会是谁呢？”

正说之间，三手真人和终南五剑也一起走入。终南五剑之首的钟子奇朝楚玉祥拱拱手道：“楚小兄弟，老朽兄弟承蒙惠赐解药，老朽谨此致谢。”

楚玉祥连忙还礼，说道：“五位前辈服的并非解药，只能暂时抑制瘟疫散的发作，真正解药只有瘟疫道人才有。”

阮伯年让六人落坐，一面说道：“这位高人既然嘱咐咱们不可露了形迹，咱们在初更以前，务必小心，瘟疫道人未露面之前，咱们也不宜露面了。”

楚玉祥道：“老爷子，丁大哥从笆斗山取来的辟瘟丹，一共只有六十三粒，大家已经服了六十粒，还剩下三粒，你老人家看给谁服用好？”

阮伯年道：“就给金和尚去服吧，他是东海镖局的老人，手底下也很不弱。”

楚玉祥就把剩下的三颗“辟瘟丹”交给了林仲达，由他去给金和尚喂服。接着东门奇、西门大娘、裴婉兰、梁慧君也一起走来。

西门大娘满脸怒容的道：“死瘟道人，他敢对我西门婆子下瘟，你们全在这里就好，我和老不死这就找他去，非把杀千刀的瘟道人找到不可……”

三手真人连忙摇手道：“嫂夫人千万忍耐，咱们服的辟瘟丹，只能暂时抑制瘟疫散不发作而已，并非业已解去，真正解药，还是要从瘟疫道人身上着手……”

## 第二十五章 瘟疫道人

西门大娘道：“所以咱们趁目前还没有发作，就得去找上他，等到发作还来得及？”

阮伯年拱拱手道：“老嫂子，瘟疫道人今晚一定会来，咱们最好以静制动，不可让对方警觉，才能把他擒住，目前千万鲁莽不得，二位还是坐下来，咱们好好计议计议。”楚玉祥也道：“西门前辈，这是昨晚有一位隐身的高人指点的……”

西门大娘没待他说下去，呷呷尖笑道：“老婆子已经听无双说过了，这人鬼鬼祟祟的连面都不敢露，他说的话可靠吗？”英无双道：“大哥说，这人一定是一位前辈高人……”西门大娘尖笑道：“你这小丫头，只要是你大哥说的，就信以为真，这人不露脸，还高个屁？”

话声方落，突听屋梁上有人细声道：“不是我不敢，是你们露面不得，露一面瘟道士就不敢来了……”

这人话声说得极细，但在座的人全听到了。

大家不由得一怔，厅上坐着这许多人，却没有一个发觉梁上有人！

西门大娘尖着声音喝道：“是什么人，还不下来？”阮伯年慌忙站起身，朝上拱拱手道：“不知是哪一位高人，务请下来一叙。”

大家都忍不住抬头朝上望去。梁上那人再也没有作声。

西门大娘尖笑道：“朋友既然出声，何用再躲躲藏藏，不肯下来？”

说话之时，人已比闪电还快，一下飞身而上，探手抓去，等她扑上。目光一注，梁上空荡荡的哪有什么人影？

不，上面只有一张信笺大的白纸，直竖在木梁之上。白纸自然无法竖立的，那是有人以内力把白纸钉在木梁上的，这就一探手取下，随着飞身落地。

大家看她手中拿着一张白纸，却没见到有人，心中都暗暗纳罕。

西门大娘朝白纸参看了一眼，纸上写着两行字，她可一个也不认识，这就朝楚玉祥递去，说道：“小兄弟，他在纸上写了些什么，还是你来念给大家听吧！”

楚玉祥接过白纸，低头一看，就念了出来：“今晚初更，捉拿瘟道士，只须姓楚的娃儿一人足矣，诸位只要坐在厅上看热闹可也。”字迹歪歪倒倒的，下面也没有具名。

西门大娘哼道：“这人果然会弄玄虚，他先把纸条放在梁上，方才却在屋瓦上说话，咱们受了他的愚了！”

阮伯年道：“他既然这么说，想必已经胸有成竹，只是咱们也要有个安排，反正今晚瘟疫道人来了，绝不能再让他出去。”

西门大娘道：“阮老哥说得没错，咱们不截住他，如何取得到解药？”

三手真人道：“阮老哥也定已胸有成竹了？”

阮伯年笑道：“李道兄好说，兄弟想是想到了一点，也只能说是配合那位高人而已，总之，咱们必须分散人手，四面设伏，才能截得住他。”东门奇道：“阮老哥是东海镖局的主帅，咱们全听你调度就是了。”

阮伯年朝大家低低的说了一阵，大家才点头称好。东海镖局上上下下六十多个人，几乎全病倒了，而且全在发着高烧，陷入昏迷不醒之境。

目前，能够起来的，就是服过辟瘟丹的人。

厨下，当然也没有人了。阮传栋、林仲达两人自告奋勇的到橱下去做饭，

裴晚兰、梁慧君也跟着进去帮忙。今天镖局大门，当然也没有开，大司务病倒了，也没人上街去买菜。大家为了不让瘟疫道人得知虚实，也不好去街上去买菜了。

四个“大脚”厨司，凑合着做菜的做菜，煮饭的煮饭，总算把一顿饭做好了，居然也有四菜一汤，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

本来这是镖局的一场大劫难，但在几个年轻人的心里，反而觉得挺新鲜，很够刺激。

傍晚时光，阮传栋、林仲达、裴晚兰、梁慧君等四人又要下厨了。东海镖局的人，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初更时分活捉瘟疫道人，那自然要早些做饭，饱餐一顿，才有精神。这回除了阮传栋等四人，还有裴允文、楚玉祥、英无双都跟了进来帮忙。

裴晚兰道：“你们都出去，别来越帮越忙了。”裴允文笑道：“我们是不好意思坐着等吃饭吧！”英无双道：“裴姐姐不要你们帮忙，你们还是快出去吧，不然，只怕连我也要被轰出去了！”

裴允文笑道：“楚兄，看来我们不受欢迎，还是回厅上去吧！”

楚玉祥只得和他一起退出厨房，经过柴房，突听有人在耳边细声说道：“喂，姓楚的小娃儿，吃过晚饭，一个人到柴房里来，记着，别让人知道了。”

楚玉祥一怔，柴房里竟然躲着一个人，但听他的口气，敢情就是在梁上留柬的人了。

晚餐之后，楚玉祥把刚才有人要自己到柴房去的事，悄悄告诉了丁盛，就独自溜了出来，到了柴房，轻轻推门而入。

只听里面有人低声道：“姓楚的小娃儿，你来了？”

楚玉祥听了应了声“是”，举目看去，只见里首柴堆上蹲着一个蓬头长发长须老人，根本看不清他的脸，朝自己招着手道：“快些过来，你再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楚玉祥依言走了过去，鼻中已闻到一股浓重的酒气，他知道这柴房中堆了十几缸酒，是镖局准备宴客用的，这位长发老人敢情是酒鬼，躲在柴房里穷灌黄汤！

那长发老人没待他走近，就低声道：“小娃儿，快把长衫脱下来，换上这个，时间不多，咱们得快些走了。”

随着话声，果然递过来一团黑黝黝的衣衫。

楚玉祥道：“晚辈要把长袍脱下来才能穿吗？”

长发老人道：“自然要把你身上的长衫脱下来了，否则怎么扮得像？唉，时间不多，你动作要快一点了。”

楚玉祥只得依言脱下长衫，把他递过来的一件衣衫抖开，穿到身上，这才发现竟是一件洗快要发白的黑色道袍，心中暗暗奇怪，忖道：“他要自己去扮道士？”

长发老人又道：“你再过来些、把发辫打开来，老道的徒弟，越邈邈越好，头发那有梳得这样光的？”他伸过手来，在楚玉祥的头上了一阵乱摸，打开发辫，好像还在头发上撒了些泥沙灰尘，然后那双手又在楚玉祥脸上乱抹了一会，当然也在他脸上涂了许多灰尘泥土，低声道：“你把祖老道的这把剑也留在这里，别让瘟道士瞧出来了。”楚玉祥腰间还有一柄寒螭剑，就依言把全真派的青钢剑放到木柴之上。

长发老人又道：“你把鞋袜也得脱下来才行。”楚玉祥不知他葫芦里卖



什么药？只得依言脱下了鞋袜。长发老人道：“好了，来，这里有两缸大曲酒，你捧一缸，老道也捧一缸，咱们走吧！”

楚玉祥心中暗道：“你要喝酒，还要我给你捧酒缸。”一面问道：“我们还要带酒去吗？”

长发老人道：“没有酒，怎么去和瘟道士换取解药？”楚玉祥听得大奇，两缸大曲，就能和瘟疫道人换取解药了？大曲酒到处都有，并不是什么名贵的好酒，瘟疫道人怎么会肯把解药换你大曲酒呢？心中想着，正待发问。长发老人催道：“老道说过时间不多，你不用再问了，快些走吧，到了地头，老道自会告诉你的。”

说完，双手抱起酒缸，朝外就走，在门口探头朝左右望了望，低喝道：“快来。”

楚玉祥看得暗笑好笑，自己是东海镖局的副总镖头，别说拿两缸酒，就是二十缸，也尽可堂而皇之拿出去，如今却好像和他搭档偷酒来的了。

心中想归想，还是抱着酒缸跟在他身后走出柴房。现在楚玉看清楚了，这位怪老人家原来是一个长发老道，身上穿一件黑布道袍，洗得已经变成灰色，下面赤着双脚，难怪要自己也脱了鞋袜，陪他光脚板走路。

长发老道个子不高，双手抱着酒缸，走起路来，好像天生的八字脚，本来就跑不快，他一颗头还要东张西望，其实这时候这后进厨房根本就没有人。好不容易走近墙脚，长发老头回道：“咱们上去，小心！”

双脚一顿，身子一纵往墙头跃起。东海镖局的围墙，不过一丈来高，这位老道敢情手上抱了一缸五十斤的酒，纵得刚好比墙头高了一些，酒缸上了墙头，他人就压在酒缸上面，脚下晃动，几乎要一个倒栽葱跌落下来，他一急之下，抱着酒缸往墙外滚了出去。

楚玉祥看得暗暗攒了下眉，像他这样的身子，镖局中四五十名趟子手都比他强，今晚还能活捉瘟疫道人？

心中想着，也就点足飞上墙头，注目一看，长发老道居然已奔出去十来丈远，洒开八字脚，一摇一摆的正在朝前跑着。

楚玉祥飘落墙外，就跟着奔了过去。

这回楚玉祥才发现方才是长发老道故意逗着自己的。

因为出了围墙，楚玉祥眼看自己和他相距足有十丈来远，就急着赶上去。

哪知你看去长发老道好似天生的八字脚，根本跑不快，他跑的实在也不算快，应该只要几个起落，就可以追上他了，但任你楚玉祥提气掠去，追了一阵，双方还是保持着十丈距离。

再看长发老道还是一摇一摆的半跑半走，分明跑得不快。楚玉祥当然不信，自己提气飞掠，还会不如仍然一摇一摆，连走带跑的快？这就提吸真气，加速掠去，奔行了一段路，双方相距，竟然还有十丈来远。现在他知道这位长发者道果然是一位风尘异人，对他信心也增强了。

这一阵功夫，少说也奔行了七、八里路，前面的长发老人已经在路边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吁了口气，放下酒缸，说道：“到了，咱们就在这里坐下来吧！”

他一停步，楚玉祥也跟着到了，放下酒缸，问道：“道长，我们……”

长发者道从肩头取下一只黑布袋，放在身边，然后在树根上坐下，说道：“还好，时间还早。”

他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布包，小心翼翼的打开，挑了两颗药丸，一颗

自己纳入口中，一颗递了过来，说道：“快把这药丸吞了。”

楚玉祥接过药丸，迟疑的问道：“道长，这是什么药丸？”长发者道笑了笑：“这是专解碧玉丹的解药。”楚玉祥道：“碧玉丹是什么？”

长发老道朝他小布包中一个小纸包指了指说道：“就是这个，你快吞下去，时间不多了。”

楚玉祥不明就里，但还是依言把药丸吞了下去。长发者道朝他神秘一笑，手掌拍的一声，拍开酒缸上的泥封，又揭去了包缸口的竹箬，然后用两个指头取起小纸包，打了开来，里面是一颗色呈碧绿，约莫黄豆大的药丸，他把纸包一翻，碧绿药丸投入酒缸之中，才低声道：“这碧玉丹可名贵得很，老道还是三十年前经过四川唐门，顺手取来的。”顺手取来，那是不告而取了。

楚玉祥道：“道长方才要晚辈吞的是碧玉丹的解药，那么此丹一定是毒药了？”

“一点也没错！”长发者道压低声音说道：“祖老道的百一丹为什么叫百一丹，你知道吗？”

楚玉祥心想：“祖师父的百一丹，善解天下奇毒，百无一失。”但这话他没有说出来。

长发老道已经接着说道：“祖老道练制的辟毒丹，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真人遗传下来的方子，又名百一丹，就是说，这药丸能解天下一百种奇毒，就只有四川唐门秘传的碧玉丹解不了，王重阳真人把它称做百一丹，就是含有警惕之意，告诉后人，辟毒丹还是有一种奇毒无法可解。”

这话，楚玉祥从未听人说过，不觉问道：“这碧玉丹毒性有如此厉害？”

长发老道大拇指一翘，说道，“天下奇毒，无过于此，但它有一好处，和入酒中，可以使天下最劣的酒，变成天下一等一的佳酿，别的毒药，和在酒里，毒性会立时发作，碧玉丹至少也要一顿饭的时光，才会慢慢发作，毒性发得越慢，也就越厉害。”

楚玉祥道：“道长把碧玉丹投在酒缸里，是准备喝的吗？”

长发老道吃吃笑道：“老道嗜酒如命，当年只从唐门取了五颗碧玉丹，三十年之中，只喝过四次，剩下的这一颗，老道几乎把它视作宝贝，咱们已经服过解药，自然要痛痛快快的喝了。”

楚玉祥道：“晚辈不会喝酒。”

“那怎么成？”长发老道眨着一双炯炯目光，笑了笑：“老道不是叫你脱了鞋袜来吗？你内功已得祖老道和厉老怪的心法，毒酒已经有了解药，你就不用去管它毒不毒，酒喝下去，可以要它从脚底心钻入地下，不过你要记住，待会在瘟道士面前不可露出破绽来，纵然把酒从脚底心逼出去，也要一直逼入泥土里，不可让他看出来。”

楚玉祥听得暗暗奇怪，自己有两个师父，他都知道，一面问道：“我们还要和他喝酒吗？”

长发老道笑道：“不和他喝酒，咱们为什么要老远跑到这里来等他？这瘟道士一生没有一件好事，只有喝酒这点嗜好，和老道相同，老道方才投下了一颗碧玉丹，等他来的时候，老道只要稍运内功，把缸里的酒香逼出来，他闻到了，非和咱们喝不可，不过这瘟道士心思毒辣，他必然会在酒中暗下瘟疫散，你喝酒之时，务必运起祖老道教你的纯阳功，才能把瘟疫散化去，你除了和他喝酒，其余的都不用管。”

楚玉祥点头道：“晚辈记下了。”

长发者道歪着头看看天色，道：“他差不多也该来了，咱们还是先喝起来了。”

他从布袋中取出两只饭碗，和一条熏狗腿，一大包咸花生，一起放到地上，然后端起酒缸，倒了两碗酒，自己先咕的喝了一大口，说道：“真是好酒，你喝一口试试看，醇而不烈，一点也不呛喉。”

楚玉祥在他倒酒的时候，已经闻到一股浓馥的酒香，就算是不会喝酒的人，闻到这股酒香，也会滴下馋涎来，又有谁知道酒香四溢的好酒，竟会是天下第一奇毒的毒酒？

楚玉祥取起酒碗，也喝了一口，说也奇怪，毒性如此强烈的碧玉丹，下在酒里，竟会把性道本来很烈的大曲酒，变得如此醇和，后味无穷，不觉赞道：“果然是好酒！”

长发者道听得极为高兴，低笑道：“小兄弟，你有兴趣，此间事了，咱们就去一趟四川，再去弄他几颗来。”

他本来叫他“小娃儿”的，这一高兴，就叫“小兄弟”了。

楚玉祥笑道：“道长既然如此嗜酒，当时为什么不多拿几颗来呢？”

长发者道哈了一声，看看楚玉祥，说道：“你道这东西容易弄到手的？他们（指唐门）炼制之时，十分秘密，据说有几种药材，还是稀世之物，一次最多不过练制成十几二十颗，如果上代掌门人炼制了下一代就未必再练，三十年前被老道弄来了五颗，唐门之中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到处查访，幸亏老道一向躲在茅山，从没出过名，也没人知道，不然，那唐老儿岂肯甘休？”

楚玉祥听他说出躲在茅山，不觉心中一动，自己听三手真人说道：“三茅宫有一个自称茅四的道人，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异人，这就问道：“道长莫非就是茅四道长？”

长发老道笑了笑，忽然侧耳一听，嘘了一声道：“他们来了，来，你別去看他们，咱们喝酒，哦，老道这只熏狗腿味道好得很，你撕一块吃吃看。”

接着又低声叮嘱道：“待会记住了，你要叫我师傅！”说着，咕的喝了口酒。

北首大路上，这时果然出现了一行人，而且来得很快。

这一行人，前面是四个一身灰衣的汉子，中间是一顶敞轿，由四个黑衣汉子抬着，轿后又是四个黑衣汉子。

敞轿上端坐着一个身穿黄色道袍的老道人，苍发披肩，连纂苍须，面如青獬，身材高大，看去甚是威武。

长发老道以“传音入密”说道：“这十二个人是瘟道士的徒弟，前面四个穿灰衣的叫做四瘟，八个穿黑衣的叫做八疫。”

一面拿起酒碗，喝了一口，然后朝酒碗中轻轻吹了口气，就撕着熏狗腿自顾自的吃着。

楚玉祥自然看得出来，他吸口气以内功吹出，已把酒香吹了过去。

这一行人脚下极快，眨眼功夫，已从大树前面奔行而过，沿着大路奔去。突然间只听坐在轿上的瘟道人口中咦了一声，喝道：“停。”

四个抬轿的黑衣汉子真还如响斯应，听到“停”字，八条腿动作如一，立时刹住！

瘟疫道人坐在轿上的人鼻子向空嗅了嗅，又道：“倒行十七步。”

四个黑衣汉子听到口令，连头也没回，迅快的倒退了十七步。

他果然算得很准，这十七步倒退，就退到了大树前面。

瘟疫道人目光一动，看到树下两人正在喝酒，浓馥的酒香随风送来，使人有陶然非醉不可之感！他裂开大嘴，森笑一声道：“好酒！”一脚就跨下轿来。

敞轿抬在四个黑衣汉子肩头，距离地面，少说也有五尺多高，他就像跨在平地上一一般，朝树下走来，目光一注长发老道，问道：“喂，本真人路过此地，口渴得很，你肯卖一缸给本真人吗？”

长发老道啊了一声，连忙放下酒碗，站了起来，陪笑道：“原来是一位道爷，咱们同是三清弟子，道爷快请坐下来，喝几碗没关系……”

瘟疫道人道：“本真人问你卖不卖？”

“啊，啊！”长发老道摇着手，谄笑道：“不瞒道爷说，这缸酒是小道替西村柳员外家里捉了妖，才要来的，柳员外是一位大善人，他家大少爷被南山的狐狸精迷得骨瘦如柴，是小道遣六丁六甲神把狐狸精捉了，柳员外要送小道一千两银子，小道出家之人，银子乃身外之物，又有何用？素闻他家有一缸窖藏了百年的汾酒，乃是酒中极品，所以向柳员外要了来，柳员外说：窖藏了五十年的酒，这样喝太可惜了，就又送了一缸大曲给小道，最好兑着喝，小道和徒儿走到这里，再也忍不住，所以打来先喝上一碗，道爷想想看，柳员外送我一千两银子，小道还是舍银子而取这缸酒，道爷要买，小道怎么会卖？不过道爷路上口干，只管请坐下来喝，同是三清弟子，小道请道爷喝酒可以，银子是断断不能收的。”

一面叫道：“徒儿，把这缸大曲酒打开来，一碗之中，兑上半碗大曲……”

楚玉祥答应一声，正待去开另一缸大曲的泥封。

瘟疫道人这一走近，闻到的酒香更是浓郁，连忙摇手道：“不用开了，兑了大曲，就无如此香醇，本真人闻酒下轿，就是为了要喝这一缸汾酒，兑了大曲进去，岂不可惜？”说着就在两人横头坐了下来。

长发者道一拍巴掌，耸着肩笑道：“道爷真是小道的酒中知友，平常小道没酒喝的时候，就是漉些酒糟，都胜过琼浆玉液，可是方才喝了一碗窖藏百年汾酒，觉得若是兑着大曲酒，有点暴殄天物，来，小道给你道爷倒一碗。”

说着取过楚玉祥的酒碗，倒满一碗，送给瘟疫道人，然后给自己倒了一碗。

瘟疫道人目光炯炯的看着他倒酒，但却以极快手法，把长发老道给他的一碗酒，和长发老道自己倒的一碗掉换了过来。因为他刚看到长发老道喝过酒，而楚玉祥的酒碗，则早已放在地上的。一个惯于使毒、使迷、或者使瘟的人，都是疑心特别重的。

长发老道只作不知，举碗喝了一口，谄笑道：“道爷，这酒如何？”

瘟疫道人嗜酒如命，自然是识得好坏的人，喝了一口，不觉怔住了，仰天发出狼嗥般一声大笑，说道：“六十年来，本真人喝遍天下佳酿，却没有好过此酒的，果然不愧是百年陈酒，醇而不烈，好酒！”再是一口就把一碗酒喝了下去。长发者道把一只熏狗腿递了过去，说道：“道爷吃不吃狗腿？这是最好的黄狗腿，小道用竹叶熏的。”

瘟疫道人大笑道：“本真人没有不吃的东西，唔，看样子，你熏得不错！”用手撕了一块，慢慢吃着。

长发老道忙道：“徒儿给道爷倒酒。”

楚玉祥答应一声，先给瘟疫道人倒了一碗，然后又给长发老道倒了一碗。瘟疫道人又以极快手法把他喝过的一碗送到长发老道面前，把长发老的

一碗取了过去。

他手法虽快，如何瞒得过楚玉祥的眼睛，心想：“他第一次互掉酒碗，是疑心刚才自己喝过的那只碗中有问题，那是防人之心，这回又互掉酒碗，那是没好心，他喝过的酒碗中，敢情已下了瘟疫散了！”

这就馋涎欲滴的道：“师傅，你老人家已经喝过一碗，这一碗给徒儿喝可好？”

“哈哈！”长发老道大笑道：“这叫做有其师，必有其徒，小道是老酒鬼，收了个徒弟却是小酒鬼，好吧，这种酒百年难逢，你再喝一碗吧！”

楚玉祥装出大喜过望，口中说了声：“多谢师傅。”捧起酒碗咕咕几口，就把一碗酒喝干。

这时瘟疫道人也把第二碗喝干了，楚玉祥就举缸倒了两个碗，瘟疫道人果然又把两只酒碗很快互换了。

长发老道只作不知，也喝了一碗。瘟疫道人每喝一口，都赞道：“好酒。”

转眼工夫，已经喝下了五碗。他觉得自己这样喝人家的好酒，不和长发老道攀谈几句，岂不显得有悖人情？一面抬目问道：“你们师徒二人，叫什么名字？”

这话听来毫不客气，但从瘟疫道人口中说出来，可说已经算是十分客气了。

长发老道耸耸肩，谄笑道：“不瞒道长说，小道其实并非真是三清弟子，小道俗家叫做尤老爹，替人作法的时候，就穿上一件道袍，无非是糊口罢了，我徒儿叫尤小叔，也不是真的出家，平常替小道跑跑腿，做些零碎事儿，像沽酒，捉野狗等杂事。”

一面又道：“徒儿，给道爷倒酒，古人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咱们真假道士难得遇上，小道既然作东，就喝个痛快，哦，小道还没请教道爷贵姓？”

道人只有道号，那有问他贵姓的？

瘟疫道人大笑道：“本真人姓温。”

长发老道肃然起敬，忙道：“哦，原来是温真人，小道久仰得很。”

瘟疫道人道：“你听到过本真人吗？”

长发老道不好意思的笑笑道：“没有，小道听说过有一位瘟道人，据说他的瘟疫散，放在酒里，就是劣酒也会变成天下第一佳酿，比四川唐门的碧玉丹还好，三十年前小道喝过碧玉丹浸过的酒，那真是好酒，又香又醇，和这缸百年汾酒差不多，可惜小道没喝过瘟疫散浸的酒，这是小道唯一憾事！”

他提起碧玉丹浸的酒又香又醇，和这缸百年汾酒差不多，这话听到瘟疫道人耳中，心头猛然一震，他一生嗜酒如命，什么酒没有喝过？但从没有像今晚喝的这缸“百年汾酒”如此香醇的，他纵然没有喝过碧玉丹浸的酒，他是江湖人，江湖中黑道魔星，听是听人说过，只有四川唐门的碧玉丹投入酒中，可以使天下至劣之酒，变为天下之至美之酒。

莫非这缸酒中下了碧玉丹不成？不然，“百年汾酒”那有这样香醇而不烈的？他一双倒垂的三角眼精芒电射，喝道：“你这缸酒中放了什么？”

长发老道一呆，接着谄笑道：“道长在说笑了，这是柳员外家窖藏了百年的汾酒，一点没假，酒香浓郁，醇而不烈，一点也不呛喉，道爷再喝一口试试，哦、哦、嘻嘻，道爷是听了小道方才说的四川唐门的碧玉丹浸在酒里，就可以把劣酒变美酒，香醇而不烈，起了疑心？碧玉丹，可是唐门宝贝，怎

舍得给小道放在酒里？再说喝了碧玉丹浸的酒，发作虽极缓慢，但只要运功一遍，不但整个人会发绿，连指甲、头发都会变成绿色，不然怎么会叫做碧玉丹？你道爷好好的，哪有什么地方发绿了？”

瘟疫道人看他模样，一点也看不出是会武功的人，这样一个邋邋道人，哪会是什么唐门中人？但听他说话，却似乎对碧玉丹知之甚稔，心头大惑狐疑，尤其是自己在和他们互掉酒碗之时，早已下了瘟疫散，这师徒二人怎会还没发作呢？一念及此，不觉暗自运气检查。

长发老道突然之间，口中鄂咦了一声，一手抱起酒缸，一手抓起半条熏狗腿，急急忙忙的后退了三步，望着瘟疫道人好似遇上了鬼魅一般，睁大双目，失声道：“道爷……你的脸色怎么会变得发绿了呢？”

瘟疫道人听得一怔，急急举手看去，这一看他不禁脸色大变，他双手果然已经变得碧绿，骇然道：“碧玉丹，你在酒中下了碧玉丹？”

“没……有的……事……”长发老道也吓白了脸，说道：“那是柳员外……他也……不会，这……缸酒……是小道……师徒……到了这里……才开启的……”

瘟疫道人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口中发出狼嚎般一声大笑，双目绿光暴射，双手缓缓提起，沉喝道：“你究是何人？”

长发老道耸着肩往后连退了两步，说道：“小道不是告诉你叫尤老爹吗？你呢？你到底是什么人？”

瘟疫道人怒声道：“本真人就是瘟疫道人西阳公，你总听人说过了？”

长发老道忽然嘻嘻一笑道：“原来你也姓尤，（西）这么说小道尤老爹，还是姓尤（西）的老爹，小徒叫尤小叔，也是姓尤的小叔了，你可比咱们小了一辈呢！”

直到此时，瘟疫道人才知道这师徒二人果然是冲着自已来的了，心头不禁大怒，双爪扬起，厉喝道：“本真人先毙了你。”

“慢来、慢来！”长发老道连忙伸手朝他抓出的双爪摇了摇，才道：“中了唐门碧玉丹，要解只有四川唐门才有，你逼急了，小道就一下纳入口中，嚼烂了吞入肚里，你再要解药，就得赶上四川唐门去，那……嘻嘻，你明天中午以前赶得到四川？”

瘟疫道人不由得一怔，他明天中午以前当然赶不到四川，但碧玉丹的奇毒，却会赶在明天中午以前发作。

但使他发怔的却不是长发老道说的这句话，而是他扬起的双爪——“瘟疫爪”竟然被长发老道摇了摇手，就把自己的内力逼住，再也发不出去。

能把别人的内力逼住，不让你使出来，这人的功力，岂非已经到了不可思议之境？瘟疫道人心头这份凛骇，当真非同小可！

就在此时，长发老道忽然脚下微现踉跄，口中互了一声，脸色为之一变，哑声道：“徒儿，我头好昏，不好，咱们着了这姓尤的小辈的道了，他……在酒中下了瘟疫散……”一面以“传音入密”说道：“你快扶住我，说你没有什么感觉。”

楚玉祥依言急忙伸手把他扶住，说道：“徒儿怎么会没有感觉？”

长发老道说道：“你酒没为师喝得多……快让为师坐下来……”

楚玉祥扶着他在地上坐下，一面问道：“师傅，你老人家不要紧吧？？”

瘟疫道人心中一喜，狼嚎般笑道：“你说对了，本真人确实在酒中下了瘟疫散。”

楚玉祥急怒于色，喝道：“你敢在师傅酒中暗做手脚！”

“彼此彼此！”瘟疫道人大笑道：“你师傅不是也在酒中下了碧玉丹吗？”

长发老道道：“小道在酒里下碧玉丹是为了把劣酒变成美酒，咱们师徒喝了不会有事的，小道又没勉强你喝，是你……自己闻酒下轿，找上来讨酒喝的，你怎么可以在酒中暗下瘟疫散？”

楚玉祥故意问道：“师傅，瘟疫散很厉害吗？”

长发老道：“比起碧玉丹来，瘟疫散可差得远呢，它只会让人感到有些头昏，其实也没什么，咱们和他耗下去就好，他……不出六个时辰，就会发作，一发作就没有救，为师……支持六个时辰可没有问题，其实为师只要半个时辰，把它逼出体外，就没事了。”

楚玉祥道：“那你老人家就快运气吧，能够把它逼出体外，自然越快越好。”

“也好。”长发老道道：“这姓尤的小辈如果想乘为师运气之时，突发发难，你应该应付得了。”

楚玉祥道：“徒儿应付得了，你老人家只管运气吧！”

“不成。”长发老道道：“万一你也中了瘟疫散，在半个时辰之内发作起来，那怎么办？这样，你去问问他，他身边可有解药？”

楚玉祥抬头喂了他一声，说道：“我师傅问你身边可有瘟疫散的解药？”

瘟疫道人道：“本真人的解药就在身边，你想怎的？”

长发老道坐着的人打了一个呵欠，说道：“交换……咱们……交换……”

瘟疫道人惧惮的就是长发老道，此时看他打着呵欠，说到交换，神情似是十分迫切，心中暗道：“原来你发作得快，哼，任你武功通天，也逃不过本真人的瘟疫散。”一面说道：“可以，你先把碧玉丹的解药交出来。”长发老道喘息道：“徒儿……你在为师怀里……把那个小布包……取出来……里面还有一颗……解药，不……过要他……也把解药……取出来，大家一手交来……一手……交去他坐着的人已经身躯发颤，大有支持不住之势。楚玉祥依言探手朝他怀中探去。

长发老道以“传音入密”说道：“你把解药递过去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一掌，你要装作被他掌力震飞出去。”楚玉祥从长发老道怀中取出一个小布包，抬目道：“你的解药呢？咱们说好了是交换的，你的拿过来，我的交给你。”“好！”瘟疫道人右手从怀中一探，取出一个药瓶，朝楚玉祥递来，左手一摊，说道：“拿来。”

身形如风，一下就闪到楚玉祥面前，左手抓住小布包，右手闪电一掌，迎面拍到。楚玉祥故作毫无防备，右手小布包被他劈面夺去，口中闷哼一声，一个人被震得飞了出去。瘟疫道人得意的发出一声狼嚎般大笑，迅速的跨上敞轿，喝了声：“走！”

四个黑衣汉子立即举步朝前奔行而去，轿前四灰衣人和轿后四个黑衣人，居然和他们一步不差，如飞而去。楚玉祥从地上一跃而起，急急问道：“道长，他抢去的真是解药吗？”

长发老道笑道：“当然是真的解药了。”

楚玉祥道：“但他没把解药留下……”

长发老道忽然伸手一摊，笑道：“他瘟疫散的解药全在这里了。”

他掌心托着一个黄玉小葫芦，正面镌有一行小字，正是“瘟疫散解药”五字。

楚玉祥喜道：“他解药怎么会到道长手里的？”长发老道笑道：“他一心想夺取解药，又要把你一掌震飞，自然不会再有防人之心，老道正好趁机就从他怀中取来，现在你赶快赶回去，每人服一粒就好，瘟道士中了碧玉丹之毒，服下解药，没有半个时辰，不会到镖局去的，你快去吧！”楚玉祥伸手接过，问道：“道长呢？”

长发老道挥挥手道：“老道还要在这里喝酒，这么一缸好酒，岂可不喝？你快去了，再迟就来不及啦！”楚玉祥也知时间紧迫，这就点头道：“晚辈那就走了。”说完，转过身，就施展轻功，一路急掠，回到镖局，连换衣衫都来不及了，一吸真气，越墙而入，刚从大天井泻落。突觉四周风声飒然，八条人影，如影随形，同时落到自己左右前后。

只听东门奇的声音大笑道：“瘟道士，老夫等人已经恭候多时了！”

楚玉祥急忙叫道：“前辈，是我。”

“你……”西门大娘的声音从左边传来：“是楚小兄弟？”楚玉祥定睛看去，围着自己四周的人，那不是东门奇，西门大娘，三手真人和终南五剑还有谁来？

东门奇诧异的道：“小兄弟，你怎么扮成这副模样？”楚玉祥道：“此时晚辈也无暇多详尽，晚辈已把瘟疫散解药取来了，诸位快请到厅上来。”

大家跟着他匆匆进入大厅，阮伯年、丁盛、裴允文、陆长荣等人也一齐闻声走出。

英无双咦了一声道：“大哥，你怎么穿了一件又宽又大的破道袍？”

裴婉兰抿嘴笑道：“楚大哥还赤着脚呢！”

楚玉祥看到了丁盛，立即把瘟疫散交到他手里，说道：“丁大哥，这是瘟疫散解药，每人只要服一粒就好，快分给大家服下，瘟疫道人大概要半个时辰之后才会来，咱们服下解药之后，还有时间加以布置。”

丁盛接过黄玉葫芦，就揭开瓶塞，倾出药丸，从阮伯年分起，依次给大家吞服，然后又倾出若干粒药丸，要陆长荣、林仲达去分别喂给镖局中人吞服。

楚玉祥也在这时候急匆匆奔入后进柴房，换过衣衫，回出大厅。

英无双急不容待的问道：“大哥，你方才去了哪里。害得人家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你快说解药怎么弄来的呢？”

楚玉祥没有回答她，却朝阮伯年问道：“老爷子，服下解药，觉得怎么了？”

阮伯年欣髯笑道：“这是瘟疫道人的解药，自然很灵，服下之后，到现在差不多只有一盏茶的工夫，就没事了，你是怎么弄来的？”

楚玉祥就把有人要自己晚餐之后到柴房去，那是一个长发老道……

三手真人问道：“是不是长发长须，看不清面貌的老道友？”

楚玉祥点头道：“是的。”

三手真人大笑道：“果然是茅四道长。”

楚玉祥接着把今晚的经过情形，大概说了一遍。直听得英无双、裴婉兰、梁慧君三位姑娘笑得喘不过气来。钟子奇问迎：“这位老道长是茅山派的高人吗？”

三手真人道：“这个贫道也弄不清楚，他说茅山供奉三茅宫，他是四茅真君，所以自称是茅四，贫道从小在茅山长大，从未听人说过，但这位前辈应该是敝派的前辈高人无疑。”



镖局的人服下解药，此刻已经全都痊愈了。

丁盛是大家公认的总指挥，对付敌人，完全由他发号施令，调遣人手。

现在，半个时辰快到了！

东海镖局早已熄去了灯火，也听不到一点人声。

这时候，二更已经过了半个多时辰。

蓦地，半空中响起一声鸡啼！

这时候并不是鸡啼的时候，鸡声乍起，大天井中，忽然括起一阵黄沙旋风，同时也多出一簇人来！

那是簇拥着一乘敞轿的壮汉，轿前左右站着四个灰衣汉子，轿后又是四个黑衣汉子，中间另有四个黑衣汉子肩头抬着敞轿，并没有放下来。

敞轿上端坐着一个身穿黄色道袍的老人，苍发披肩，连鬓苍须，面如青獬，身材高大，他身后撑起一柄黄布伞，轿椅左首挂一柄四尺阔剑。

不用说，他就是瘟疫道人西阳公了，他服了碧玉丹解药，果然延迟半个时辰才来，但来得却极为准时。

瘟疫道人坐在敞轿之上，发出一阵咯咯怪笑，目光一动，尖声道：“徒儿，咱们已经到了，就该放起信号，通知他们前来了。”

站在前排的四个灰衣汉子中，有人答应一声，举手之间，但听嗤的一声，一道黄色火花冲霄而起。

没过多久，但听砰然一声，镖局两扇大门被人一掌撞开，从门外走进一行人来。

为首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青缎夹袍，年约六旬，中等身材的老者，此人生成一张瘦瘦脸，双颧间都是直条皱纹，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居然会是徽帮老大笑里藏刀卢寿同！

他身后紧跟着四个身穿天蓝长袍的俊美少年，每人都佩一柄长剑，只是剑穗颜色不同，第一个是黄穗，第二个是白穗，第三个和第四个是红穗，但同是红穗，第三个是火红，第四个是紫红。

这四人年纪虽然不大，但在江湖上名头可不小，就是人称“武林四公子”的便是。

一般被称做“公子”的，总是世家子弟，能被称为“武林四公子”，当然是武林世家出来的了。

佩黄穗长剑的是黄山万少骏。黄山万家，祖上三代当过武林盟主，是江湖上首屈一指的武林世家。

佩白穗长剑的是徐州徐从云。徐州云龙山庄，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世家，他老子连任过两届盟主，交游遍天下。

佩火红剑穗的是衡山宾仲华，五狱剑派中的衡山派，别树一帜，他就是未来衡山派的继承人。

佩紫红剑穗的是剑门宋君天。剑门山不在各大门派之中，也不是算是门派，但江湖上提起剑门山，可谁也不敢轻视，因剑门山独创一派的“万流归宗剑法”，据说天下无人能敌，最厉害的是“剑门百剑”，他们中子弟个个练剑，号称“百剑”，就是有一百个精于剑法的高手？

接着进来的是九个人，那是背叛太湖龙主，从太湖逃出来的总管许常胜、副总管田胡子、张慎、外三堂堂主李万里、陆上总巡迟来福，和巡山四猛。

显然，当日太湖叛变，是由笑里藏刀卢寿同所策动，这批人逃出太湖，就投到了卢寿同的手下。

最后是由两个大脚婆子抬着的一顶黑色软轿，垂着轿帘，但轿后紧跟着两个女子则是柳七娘和钱九妹，由此可以猜想得到轿中人应该是毒母嫖寡妇了。

不过嫖寡妇在石母岭一战，已伤在楚玉祥手下，功力尽失，无怪她要坐着软轿来了。

这一行人就是不把瘟疫道人算在内，也是一支劲旅了。今晚，他们居然相约而来，大举出动，那是非把东海镖局一举荡平不可！

笑里藏刀卢寿同走在最前面，他皱起了一脸笑容，好像新年里遇上熟人拜年一般，老远就拱着双手，呵呵笑道：“道兄辛苦了，兄弟等人已经在附近恭候多时。”

瘟疫道人虽然坐在敞轿之上，但对卢寿同可也不敢托大，连忙拱手还礼，呵呵笑道：“卢道兄好说，贫道和诸位本来约好了二更在这里会合的，但贫道来时，在半路上遇见了一位多年来未曾晤面的老友，他酷嗜杯中物，非要贫道下轿陪他喝上几杯叙叙旧不可，贫道情面难却，以致迟来了半个时辰。”

卢寿同连连点头道：“多年未见的老友，自然要叙叙旧不可，好在今晚之事，道兄早有安排，早来迟来也都是一样的了。”

“哈哈！”瘟疫道人仰天发出一声大笑，说道：“对付东海镖局区区几十个人，贫道昨晚已要小徒把他们全放倒了，今晚贫道只是如数移交给卢道兄就可了事。”卢寿同连连拱手道：“这是全仗道兄神威，如果换了一个人，不知要费多少手脚呢？”

瘟疫道人得意的大笑道：“卢道兄好说，这是仙子交代的事，贫道敢不尽力？哈哈，其实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小事徒们举手之劳的事。”

“哈哈！”卢寿同也得意的大笑起来，说道：“妙极，道兄果然神通广大，今晚可把仙子所要的人，都一网打尽了突听有人尖沙着声音说道：“你们一网打尽的不知是些什么人？”

这话声从北首屋脊上传来。

卢寿同目光一抬，沉喝道：“屋上是什么人？”

那尖沙声音沉笑道：“卢寿同，你吆喝什么，我是你老子。”另一个老妇人破竹般声音说道：“还有老娘。”

这两句话出口，北首屋脊上已经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秃顶枯黄脸老头，脸型瘦削，生得獐头鼠目，颏下一把山羊胡子。一个是高头大马，面长如驴的花白头发老妇人。这两人只要是江湖上人，纵然没见过他们，也总听人说过他们的长相，那不是厉山双凶东门奇、西门大娘还有谁来？卢寿同看到两人，神色不禁为之一变，但他仗着今晚自己带来的人中，高手不在少数，对方充其量不过两人而已，心头不觉也随着放宽，拱拱手道：“原来是东门老哥贤伉俪，久违，久违。”

瘟疫道人望望东门奇两人，说道：“东门老哥贤伉俪从何处来？”

东门奇耸耸肩道：“兄弟从何处来？愚夫妇一直就住在东海镖局。”

西门大娘响起破竹般声音，喝道：“瘟道士，老娘正要找你，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好极，你说说看，你用瘟疫散毒害东海镖局的人，是什么人支使的，是不是卢寿同这老小子？”

东海镖局的人服下瘟疫散解药后，由总指挥丁盛调派人手，准备生擒瘟疫道人，却没想今晚对方竟会来了这许多人，这自然是大出丁盛意外之事。

因此原先布置的人手，不得不重作调整，衡量对方武功，加强己方人手，

才要东门奇夫妇在正面屋脊上出现，藉以吸引对方注意，才能重新布置。

瘟疫道人青獬脸上神色微变，冷冷的道：“西门大娘以为贫道是受人支使来的吗？”

西门大娘哼道：“你受人指使，还情有可原，若是你自己来的，那就更该死了。”

瘟疫道人道：“贫道有一事未解，不知西门大嫂可肯见告吗？”

西门大娘冷冷的道：“什么事情。”

瘟疫道人道：“二位既然住在东海镖局之中，怎么会不受瘟疫散波及的呢？”

这是他最关心的事，自然要问个明白。

西门大娘呷呷尖笑道：“别人怕你瘟道士的瘟疫散，老不死和老娘可不在乎你瘟疫散？”

瘟疫道人听了她的“别人怕你，老不死和老娘不在乎”这句话，心头就透实了，她口中的“别人”，岂不正是东海镖局的人？由此类推，东海镖局的人，也只有东门奇和西门大娘两人不受瘟疫散之害，只有东门奇两人，他就放心了，闻言呵呵一笑道：“二位既然不受瘟疫散波及，那又何苦强出头呢？”

西门大娘喝道：“强出头？好个瘟道士，你总听说过老娘一向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回是你瘟道士先向老娘下手的，你说，老娘要怎么办？”

瘟疫道人因对方只有两人，胆气壮了，口气也硬了起来，说道：“要怎么办？”

西门大娘道：“事情很简单，你瘟道士爬下轿来，在老娘脚下磕上八个响头，交出瘟疫散解药，老娘还可以让你爬着滚出东海镖局大门去。”

瘟疫道人仰首怒笑一声道：“西门大嫂应该弄清楚，二位强煞也只有两个人……”

话声未落，突听左首一排厢房的屋脊上，传来一声朗笑，说道：“谁说只有东门老哥两位？”

东首屋脊上现出的是三手真人李静虚，肩背长剑，手持拂尘，看去道貌岸然！

接着西首一排厢房的屋脊上出现了两个人，那是一对俊美的年轻人，正是楚玉祥和女扮男装的英无双。

南首门楼上也出现了五个人影，那是终南五剑。

四面屋上出现的人，和对方相比，人数虽然不如对方之多，但这几个人，除了楚玉祥二人除外，无一不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楚玉祥年事虽轻，如今在江湖名头之响，可还要超越厉山双凶、三手真人等人。（他在石母岭击败石母，废去毒母武功，如今已是轰传江湖，无人不知）

卢寿同更看得心头打鼓，暗暗诧异，这些人怎么会全没放倒呢？心中想着，不觉转脸朝瘟疫道人看去。

瘟疫道人也睁大一双凶眼，看着四周屋脊上出现的人影，心中觉得蹊跷，这些人应该都已被瘟疫散放倒了的。一面咯咯笑道：“原来你们还预先布置了这点阵仗……”

话声甫落，突听正面楼窗口忽然响起了一声金锣！

锣声乍起，大家骤觉眼前大亮，大厅前面和左右两条长廊上各有十几名劲装健儿挑起数十盏气死风灯，刹那之间，照耀如同白昼！

和灯光同时现身的，大厅前石阶上，是扑天鹰阮伯年、阮传栋、总镖头陆长荣、副总镖头林仲达和总管事杜水率领的十六名趟子手，在两旁雁翅排开。

阮伯年发出龙吟般一声长笑，说道：“卢寿同，你在江南捣乱，已非一日，在裴家堡暗下归心散，在太湖暗中策动叛变，但那是隐身幕后，施展阴谋，今晚你却原形毕露了。”

话声一落，又抬目朝瘟疫道人沉声喝道：“瘟疫道人，你以瘟疫散肆虐江湖，已非一日，恶行擢发难数，昨晚居然到东海镖局寻衅，在食水之中暗下瘟疫散，今晚还敢找上门来，那是你恶贯满盈之日。”

他话声甫落，四五十名趟子手齐声吆喝起来：“活捉瘟疫道人！”

“活捉卢寿同！”

他们全被瘟疫散放倒了，方才服了解药才清醒过来的，因此这份同仇敌忾之恼，当真是众志成城，喝声壮烈，大有惊天动地之概！

瘟疫道人听得勃然大怒，厉声道：“道爷就在这里，你们谁敢过来？”

阮伯年喝道：“玉祥，你去把这西阳妖道给我拿下了。”

站在西首屋脊上的楚玉祥，躬身道：“晚辈遵命。”

话声一落，他和英无双人影同时点足掠起，朝坐在敞轿上的瘟疫道人飞扑而下。

楚玉祥人临上空，才双掌扬起，掌先人后朝瘟疫道人当头击落。

英无双另有任务，直等身形快要扑落之际，翩然斜飞，铮的一声，青霓剑出匣，一道耀目青虹，矫若神龙，朝瘟疫道人身后撑着的黄布伞劈落，剑光绞动，立把瘟疫道人视同宝贝的随身兵刃瘟疫伞绞得粉碎。

瘟疫道人虽然端坐在敞轿之上，但对面有人迎头扑击而下，自然无暇兼顾身后的瘟疫伞了，仰首敞笑一声道：“来得好！”双手陡然往上翻起，朝楚玉祥迎击上去。

## 第二十六章 大获全胜

一个飞身扑下，一个虽没站起，双掌已经往上迎击，两人四只手掌自然很快就接触了。

但听“啪”的一声，四掌接实，楚玉祥才把运集在掌心的功力透掌而出。

就因为他飞扑下击之时，并没把凝蕴在掌心的内力发出，是以击下的双掌丝毫不带风声，也没有强劲的内劲，不但敌我双方的人都一无所觉，就是连瘟疫道人都并不觉得对方会是他唯一的克星，只是发觉此人扑来的身法极快而已。

因此也丝毫没把楚玉祥放在眼里，托大得连站都没站起来，只是坐着翻手发掌。在他想来：“你小子这般飞扑过来，只怕连本真人一掌也吃不消。”

现在楚玉祥双掌在先，头下脚上，和瘟疫道人双掌击实，他一个人好像被瘟疫道人托住了，只要瘟疫道人掌力一吐，怕不把他震飞出去？

瘟疫道人的内功好像并没吐出，但往上翻起托住楚玉祥的双手忽然起了一阵颤抖！不，他整个人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

那是被楚玉祥掌心透出的“纯阳玄功”透体而过，勤修了数十年的“瘟疫神功”，一旦被破，焉得不全身战栗？上托的双掌随着软软垂下。

楚玉祥翻身落在敞轿之上，左手一探，抓住瘟疫道人衣领，双足一点，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提着瘟疫道人的衣领腾身而起。瘟疫道人竟是一点抵抗也没有，任由他提着飞起。

这一段话，看起来好像已有不少时间，实则不过是楚玉祥飞扑而下，四只手掌，甫一接触，楚玉祥就提着人飞起，前后也不过是眨眼工夫的事。

那瘟疫道人门下四瘟（站在轿前的四个灰衣汉子）八疫（四个抬轿的和四个站在轿后的黑衣汉子）平日师父没有下命，他们是不敢妄动一步的。楚玉祥、英无双双双飞扑而下，他们都只是睁大双目看着，连英无双挥动青霓剑绞碎瘟疫伞，他们因没有师父的命令，还是站着不动；但此刻目睹楚玉祥一把抓起师父腾身而起，师父被人抓走，他们当然要出手了。

十二个人吆喝一声，四个抬轿的迅快放下敞轿，各自从身边掣出瘟疫剑，纷纷纵身而起，朝楚玉祥身后追扑过去。

却没有人朝折断瘟疫伞的英无双围攻上来，那是因为他们的师父在楚玉祥手中，自然要把楚玉祥截下来。

英无双口中清叱一声，身形跟踪扑起，挥手拍出一掌，“九阴神功”一道奇寒澈骨的冷风朝他们横扫过去。

这下大家都是身起半空，楚玉祥在前，十二道人影稍后，英无双落在他们身后。

楚玉祥看他们冲尾扑来，右手一记“龙尾挥风”，一道奇猛无伦的纯阳真气有如波涛汹涌，往后卷出。

这一下当真变成了前后夹击，英无双一记“九阴神功”冷风横卷，四个抬轿的黑衣汉子纵起稍后，被寒风扫中，打了一个冷噤，立时跌落下来。

楚玉祥这一记“龙尾挥风”，首当其冲的四个灰衣汉子，也各自一个筋斗，跌落下来。

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十二个人一下被人家打落了八个，其余四个黑衣汉子慌忙施展千斤坠身法，跃落地上。

眼看八个师兄弟委顿在地，四个师兄（灰衣汉子）似是被一下废去了武

功，跌坐在地，只是喘息。四个师弟（黑衣汉子，抬轿的四个）却全身颤抖，好像跌在冰窖里一般，冷得连嘴唇也发黑了。

一时不禁大惊，其中一个急急问道：“你们怎么啦？”

英无双一手持着青霓剑，跟着飞落，接口道：“你们马上就会知道。”话声出口，左手一掌，朝四人横扫过去。

那四个黑衣汉子并不知道英无双这一记可不是普通掌风，四人口中叱喝一声，手中阔剑扬处，正待围攻而上，突觉一道奇寒澈骨的冷风涌到身前，连躲闪都来不及，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冷噤，刹那之间，宛如坠入了冰窖，全身起了一阵颤抖，手中又阔又长的瘟疫剑呛呛坠地，四个人脚下一软，一起跌坐了下去。

英无双披披嘴道：“没用的东西！”自顾自朝阶前走去。

这时楚玉祥已先她一步飞落阶前，左手五指一松，把瘟疫道人摔到阶下，朝阮伯年抱拳一礼道：“晚辈已把瘟疫妖道拿下了，特来向老爷子覆命。”

瘟疫道人被“纯阳玄功”破去一身真气，武功已废，就由杜永指挥两名趟子手把他押下。

阮伯年呵呵一笑，颌首道：“很好，你们两个仍旧回到屋上去，待回如果有人企图从西首屋上逃走，只管给老夫拿下，若敢顽抗，一律格杀勿论。”

楚玉祥躬身道：“晚辈遵命。”

话声一落，就和英无双两人一起退下，双脚一顿，两道人影又朝西首厢房屋脊上飞去。

这下直看得笑里藏刀卢寿同等人莫不凜然变色，他们此行，可以说全仗大名鼎鼎的瘟疫道人支持。

先前，瘟疫道人夸下海口，由他们四瘟，在东海镖局撤下瘟疫散，不论人畜，全已中了瘟疫，无一人可以幸免今晚，他（卢寿同）率众而来，只是来点收东海镖局全数人员的，已经没有一个人有反抗之力了。

那知一进东海镖局大门，对方竟然全数好好的，没有一个人中瘟疫散的，已使他心头感到不安。如今他们所凭仗的瘟疫道人，连楚玉祥一招都没接下，眨眼之间，就被人家拿下，连他十二个门下号称瘟疫使者的徒弟，也一齐瓦解了，岂不令他感到无比震惊？

阮伯年呵呵一笑道：“卢寿同，你此时束手就缚还来得及，再迟等到老夫下令格杀无论，就来不及了！”

卢寿同当然也看得出来，今晚大势已去，东海镖局四面屋上，都布置了高手，自己这一行人落入了人家重围之中，就是要想突围而出，也未必容易，一时之间，真把平日笑里藏刀，极工心计的卢寿同给僵住了，过了半晌，才露出满脸皱纹的笑容，拱拱手道：“阮大哥……”

他只说了三个字，底下的话还没出口！

陆长荣呸了一声喝道：“卢寿同，你是什么东西，配和阮老爷子称兄道弟？”

阮伯年道：“传栋，这姓卢的既然不识抬举，你去把他拿下了。”

阮传栋躬身道：“孩儿遵命。”举步走下石阶，朝卢寿同喝道：“卢寿同，你还要阮某动手吗？”

卢寿同还没开口，站在他左首的黄山万少骏一手紧按剑柄，大步迎出，冷峻的喝道：“阮传栋，你猖狂什么，本公子向你领教几招。”

阮传栋故意哦了一声道：“在下还当是谁？原来竟会是黄山万松山庄的

万少庄主，万少庄主竟会当上了倡乱武林的江南分令的爪牙卢寿同的手下，这倒真是大出阮某意外之事，万少庄主不怕辱没了万松山庄的名头？辱没了你祖父，你父亲的威名？”

万少骏瘦削脸被他说的铁青，锵的一声掣出长剑，叱道：“姓阮的，你亮剑。”

“哈哈！”阮传栋仰天大笑一声道：“富贵人家有不肖的纨绔子弟，没想到武林中也有不肖的纨绔子弟，也好，阮某把你拿下了，自会把你送去万松山庄，交给你守寡十八年的母亲，好好管教管教。”随着话声，呛然抽出长剑。

万少骏听的大怒，暴喝一声：“狂徒看剑。”

刷的一剑贯心刺来，出手急如星火，剑光一闪即至。

阮传栋刚掣出长剑，看他一剑穿心射来，急忙举剑一格，锵的一声把对方长剑封出，口中怒喝道：“亏你还是黄山万家出来，连发剑的礼数都不懂吗？”

万少骏怒哼道：“既然动手，还有什么礼数好说的？”陡然又是一剑急刺而出。

阮传栋身形一闪，避招还击，刷刷两剑还攻过去。

两人这一交上手，立时剑光飞闪，各出奇招，展开了一场抢攻，但见剑光人影，有如星丸跳跃，起落如飞，互有攻守，打得极为激烈。

这时站在东首廊下的丁盛伸手一指，喝道：“太湖叛徒许常胜、田胡子、张慎、李万里、迟来福，尔等给我听着，你们此时给我立即放下兵刃，束手就缚，丁某还可以向湖主面前讨个情，从轻发落，若是还图顽抗，那就休怪丁某不留情分了。”

许常胜大笑道：“丁盛，许某并没要你留情，咱们既然遇上了，多言无益，还是手底下见真章的好。”

丁盛目光如电，沉哼道：“看来你果然至死不悟！”

右手一抬，亮出了长剑，一面回头喝道：“赵雷、钱电、孙风、李云，还不快过去把这几个太湖叛贼给我拿下了？”

赵雷、钱电、孙风、李云四人答应一声，立即各执兵刃朝田胡子、张慎、李万里、迟来福逼去。

另外还有鹰爪门下的王元美、高伯勋、潘敏功、洪本中、祖可望、张濮阳等六人，是方才丁盛眼看随同卢寿同来的太湖叛徒共有九人之多，怕人手不够，才调过来的，这时也各自亮出长剑，随同赵雷等四人身后走出。

双方一触即发，立即动上了手，那是丁盛接战许常胜、赵雷对田胡子、钱电对张慎、孙风对李万里、李云对迟来福、鹰爪门下的王元美、高伯勋、潘敏功、洪本中对叛离太湖的巡山四猛，还剩下祖可望、张濮阳两人没有对手，就站在廊前，算是替大家掠阵。

东首廊下的人刚一发动，站在北首阶上的陆长荣、林仲达和西首廊下的裴允文，也及时抢出，朝武林四公子中的徐从云、宾仲华、宋君天三人迎了上去。

跟在裴允文身后走出的还有裴婉兰和梁慧君二位姑娘，但陆长荣逼近宾仲华、（衡山）林仲华逼近宋君天、（剑门）裴允文找上徐从云、（徐州云龙山）比二位姑娘先了一步，裴婉兰和梁慧君只好站定下来。

西首廊下还有金和尚，向传忠两人，他们没有随同裴允文等人抢着出来，

依然站在廊下。

这下大天井上立时刀光剑影，打得极为凶猛，只有停在最后的一乘黑色软轿，轿前站着柳七娘、钱九娘二人，依然没有出手。

不，就在大家纷纷出手之际，柳七娘忽然抬脸朝西首屋脊上的楚玉祥叫道：“楚玉祥，我师父叫你下来。”

楚玉祥还没开口，突听耳边有人细声说道：“喂，徒儿，你可要小心，那顶轿里的毒婆娘此悉来意不善，除了你练成纯阳玄功，不畏奇毒，旁的人可不能让她碰上一下。还有，和你在一起的小姑娘，老道看她九阴神功，已有五六成火候，也可以斗斗那个叫阵的毒女，不过你们不能下去，要叫她们上来才行，记住了，你们千万不能下去。”

楚玉祥听出这细声说话的，正是戏耍瘟疫道人，取得瘟疫散解药的长发老道茅四道长，他因倾听茅四道长说话，是以没有开口。

英无双叫道：“大哥，那个姓柳的妖女在向你叫阵，你怎么不答话？我去把她拿下了可好？”

楚玉祥道：“你和我在一起，但我们不能下去，要她们上来，你对付她，由我对付她师父。”

英无双道：“她师父就是毒母嫪寡妇，不是被大哥废去了武功吗？”

楚玉祥道：“毒母大概就在轿中，她确实被我废去武功，但方才柳七娘明明是说她师父叫我下去，那就是说毒母已经很快修复被废去的武功了。”

柳七娘看他没有作声，又叫道：“楚玉祥，我师父要你下来，你下不下来？”

楚玉祥不知茅四道长叮嘱自己千万不能下去，究是为了什么？莫非她那顶软轿中，藏了什么花样？但他相信这位茅四道长既然这般叮嘱，想来必有缘故。这就朗笑一声道：“在下奉命守住这里屋脊，不能擅自离去，令师若是要向楚某找场，(即是找回面子)怎么不请令师上屋来，和楚某一决胜负？”

英无双低声问道：“大哥，我们为什么不能下去呢？”

楚玉祥道：“我也不知道，这是刚才听茅道长以传音入密说的，要我们千万不能下去。”

英无双道：“这为什么呢？”

楚玉祥道：“我也不知道，但茅道长这样叮嘱，我们听他的就不会错了。”

柳七娘听了楚玉祥的话，口中冷冷一笑道：“上来就上来。”

口中说着，人已回头走到软轿前面，伸手攀起轿帘，一面朝小师妹钱九妹吩咐道：“师傅和我上去了，你好好守在这里，不准走开。”

话声一落，伸出左手从轿中取出一支八寸长的黑色玉圭，在胸前直竖，然后朝轿中躬身一礼，说道：“启禀师父，你老人家可以找楚玉祥去了，他在西首屋脊上。”

毒母端坐在软轿中，今晚好像变了一个人，本来一头白发，如今却变成了一头红发，本来一张枯瘦的脸上，如今黑中透灰，闭着双目，但听到“楚玉祥”三个字，眼睛倏地睁了开来，射出凌凌红芒，大有择人而噬之意！

柳七娘缓缓举起黑色玉圭，朝西首屋脊上的楚玉祥一指，说道：“师傅，楚玉祥就在那里。”

她话声甫出，毒母嫪寡妇口中发出一声厉啸，人如离弦之箭，直向屋脊上楚玉祥电射而至，挥手一掌，拍了过来。

来势之速，掌风奇猛无匹。



楚玉祥没想到她被自己废去武功的人，只有数天功夫，不但已经修复武功，而且比未废武功之前，还要厉害，心头方自一怔，急急往旁闪出。

毒母一掌出手，第二掌又急拍而出，第二掌堪堪出手，第三掌又接连拍出，目射红芒，一头红发飞扬，状如鬼魅，双手轮替，身形步步逼进，一掌接一掌的拍到，这一连几掌，几乎一掌比一掌沉猛，瞬息之间，已拍出了八九掌之多，她身前宛如起了一层灰蒙蒙的烟雾，一个人就像在雾中挥动双手，更显得她狰狞无比。

楚玉祥在第一掌上就发现毒母掌力比从前不知强了多少倍，心里暗暗震惊不止，只是闪身趋避，一直没有还手。

突听茅四道长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喝道：“徒儿，你怎么一回事？还不发掌还击？这老婆子服了强烈的毒药，一个人已经变成毒人，每一记掌风，都含有大量剧毒，只有你发出纯阳玄功，才能把剧毒化去，老道要你们到屋上动手，就是为了不让剧毒波及他人，你就该及早出手，现在却苦了我老道，白喝一坛酒，要替你出力气了！”

话声入耳，鼻中隐隐闻到一阵酒气，从屋檐下飘上来，心中暗自忖道：“大概茅四道长怕毒气往下蔓延，他是在屋檐下喷着酒气，把剧毒遮隔起来了。”

心念转动，立即舌绽春蕾，大喝一声，挥手劈出两掌，朝毒母身前的灰雾轰击过去。

这两掌他运集“纯阳玄功”，使出了十成力道，掌风出手，轰然有声，毒母身前缭绕的灰雾立被击散，一个人也震得连退了数步。

但毒母是服下了强烈毒药来的，志在复仇，神志早已被剧毒迷乱，心里只知道“复仇”“复仇”，人虽被震后退，却一退即进，双手挥动，又全力劈击过来。

英无双本来和大哥站在一起，毒母飞扑来之际，她耳边响起了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女娃儿，你看到没有，那毒婆子的徒弟，站在下面，手中拿着一块黑圭，好像是指点老婆子的东西，你下去和她打起来，她就没功夫再指点毒婆子了。”

英无双知道这说话的定是茅四道长了，这就点着头，双足一顿，一个人凌空拔起，朝柳七娘当头扑了下去，口中叱道：“毒婆娘，看剑！”一道青虹飞劈而下。

茅四道长虽然看出毒母孀寡妇为了复仇，不惜服下剧毒，变成毒人，向楚玉祥寻仇，她神志迷失，就靠柳七娘手中那块黑色玉圭指点，所以要英无双飞扑下去和柳七娘动手，不让她有指点毒母的功夫。

可是茅四道长也知而不详，这一要英无双去对付柳七娘，使她没有时间替毒母当眼睛，反而误事，此事后话。

却说笑里藏刀卢寿同眼看随同自己前来的人，均已动上了手，但对方高手如厉山双凶、三手真人、终南五剑等均未出手，今晚不仅人手众寡悬殊，就是强弱也相去甚远，看来失败已成定局，要想全身而退，只怕也未必容易。

正在忧心忡忡，计无所出之际，顿觉身前轻风微飒，心中蓦然一凛，他反应也极快，连人影还没看清，已经迅捷的后退了一步，才定睛看去，只见来人竟是秃狼东门奇，自己竟然连他如何从对面（北首）屋脊飞下来的，都没看清，此人身法之快，于此可见，急忙抱拳陪笑道：“东门老哥不知有何见教？”

东门奇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说道：“没什么，老夫只是看他们动手过招，有些手痒，想和你过几招玩玩。”

他说得轻松，但过几招玩玩，岂不是要和卢寿同动手？

卢寿同心头不禁一窒，连连拱手道：“东门老哥说笑了，兄弟这点庄稼把式，在你老哥面前何异萤火之与秋月，相差十万八千里，兄弟万万不敢……”

东门奇不待他说下去，不悦道：“老夫只是手痒，要你陪我喂上几招玩玩，老夫又不会真的取你性命？你怕什么？”

不会真的取他性命，只要把他拿下而已！

卢寿同苦笑道：“东门老哥，兄弟真的不成，你老哥饶了兄弟吧！”

东门奇脸色沉了下来，哼道：“卢寿同，老夫因你是徽帮龙头，瞧得起你，才要和你过上几招，松松筋骨，你是不是不识抬举，老夫说出来的话，几时有人打过折扣？你不想动手，老夫也要出手了！”

话声甫落，右手一探，五指勾屈如爪，朝卢寿同左肩抓来，出手一抓，五道锐利尖风已经激射而至。

卢寿同已知此时此地，自己逃走已无可能，自己不是东门奇对手，想不和他动手，也不成了，这叫做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倒不如和他一拚。心念闪电一转，眼看东门奇一爪抓来，急忙向右闪出，口中说道：“东门老哥既然这么说了，兄弟就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他闪得也不慢，但还是被东门奇指风余劲扫上了些，左肩火辣辣生痛！

东门奇咯咯笑道：“老夫说过并不要你的命。”

左手又笔直抓了过来，他根本没用什么招式，只是随手抓出，但卢寿同已是接也不是，架也不是，只得再次闪避，身形一晃，矮身左旋，就在旋出之际，突然开气吐气，双拳由胸口往上击出。

这一记双冲拳，他可用出了十成力道，拳风嘶然，劲直如捣，倒也不可小觑了！

东门奇干笑道：“这还差不多！”右手呼得一声推出一掌。

拳风掌劲乍然一接，卢寿同只觉似是被人推了一把，脚下再也站不住，登登的连退了三四步。

东门奇右脚猛地跨上一步，这一步就跨到了卢寿同面前，左手又朝他右肩抓来。

卢寿同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不，这回连躲闪都已不及，只得咬紧牙关，双拳再次捣出。

砰！拳风击上人家手爪，竟然也会被震得往后直退，一退又是三四步。

此时大天井上到处都有人捉对厮杀，卢寿同这两次被震后退，就已退到了别人正在动手之处，耳中听到东门奇的声音说道：“你再后退，就没地方可退了，来，咱们换个位置再动手。”

突觉右腕一动，一个人被东门奇拉着转了个身，本来他面向北首，东门奇面向南首，两次被震后退，是向南首退去的，如今被东门奇抓着手腕转了个身，两人就已互易了位置，变成东门奇朝北，卢寿同朝南了。

东门奇才五指一松，放开了他手腕。他手腕虽然放开，卢寿同只觉被他五只手爪抓过之处，几乎骨痛欲裂。

东门奇望着他，深沉一笑道：“来，这回老夫让你先发招。”

卢寿同心头气愤已极，自己也是堂堂徽帮一帮之主，竟然被他像猫耍老

鼠一般的耍着！但心头怒归怒，面对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可不敢丝毫流露出来，只是苦笑道：“东门老哥，你这是做什么？兄弟……”

东门奇不待他说下去，挥挥手道：“老夫不是告诉你了吗？老夫看他们动手，也感到手痒，所以要和你过几招玩玩，玩玩当然是不会玩真的了，要玩真的，哈哈，卢寿同，老夫一爪就可以把你一颗心从胸口里掏出来，你信不信？”

卢寿同看他说话之时，双目凶光熠熠，口中利牙暴露，一副馋涎欲滴的模样，笑得好生狰狞？秃狼，他真像择人而噬的凶狼！

卢寿同身为徽帮龙头，一生之中，也经历过不少大小阵仗，但从没像今晚这样狼狈不堪，让人如此戏耍，可还是第一次，尤其对方凶名久著，此时虽然还不至于向自己骤下杀手，但厉山双凶喜怒无常，说翻脸就会翻脸，遇上这样一个凶人，当真比什么人都难伺候，稍一出言不慎，他真会把自己的心从胸腔里掏了去。”他越想越怕，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噤，感到毛骨悚然！

东门奇站在他对面，不耐的道：“卢寿同，老夫等着你，你怎么还不发招？”

卢寿同连声应道：“是，是，兄弟发……招……”呼的一拳，朝对方当胸直捣过去。

说实在，他双脚已经发软，那里还用得出力道来？东门奇左手五指如钩，一把抓住了他拳头，森笑道：“卢寿同，你真差劲的很，这记‘黑虎偷心’跑江湖卖艺的都比你使得好，老夫真不相信，你竟然还是徽帮的龙头，还居然替什么江南分令当狗腿子，统率几个三脚猫，敢到东海镖局来上门寻衅，老夫还要你过几招玩玩，这样的招式，真使老夫失望得很！”

他口中缓吞吞的说着，左手比铁钩还利的五指抓着卢寿同的拳头，也慢慢的抓紧，几乎要把卢寿同的拳头连骨头都捏碎了！

卢寿同在江南武林中，还算得上一号人物，但在东门奇手里，好像变成了十岁都不到的孩子，拳头在人家铁爪包围之中，骨头都快碎了，东门奇缓吞吞的话声还没说完，他已经痛得额头上绽出黄豆大的汗珠，顺着他满脸皱纹滚落下来，一个人也随着往下蹲去，口中杀猪般叫道：“东门老哥，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东门奇赫然笑道：“你这是做什么？要投降也该向阮老哥（阮伯年）去投降，老夫只是手痒，和你玩玩的。”

他口中说着玩玩的，左手五根指爪可丝毫也没松动。

卢寿同求饶道：“求求你……快放手，兄弟……这就去向阮老哥求降……投降……”

东门奇道：“你真的要投降，那也不难，老夫送你过去，你自己向阮老哥去说吧！”

右手五指倏落，一把抓住卢寿同头顶，把他提了起来，抬头朝站在阶上的阮伯年洪笑道：“阮老哥，这位卢老哥愿意投降了，兄弟要他亲口对你说，现在就把他送过来了。”

随手一抛，卢寿同一个人像草稿人一般呼的一声凌空朝阶前飞来，卢寿同被他五只铁爪抓在头颅上，人早已痛得昏了过去，“拍达”一声落到阶前，业已不省人事了。

阮伯年一抬手道：“杜管事，先把他押下去。”杜永立即要两名趟子手把卢寿同抬了下去。

这时大天井中激战正殷，谁也没去注意卢寿同被擒之事。

先说武林四公子吧，和黄山万少骏动手的是阮传栋，有人说鹰爪门并不擅长剑法，那是因为大家很少看到鹰爪门的人使剑之故，实则鹰爪门的“鹰扬剑法”独创一格，以飞扑为主，击剑之中，杂以鹰爪，完全是侧重于攻击的手法，极少守势，因为你攻击他的时候，他立即飞跃开去，但当他和你接近的时候，也就是他出手攻击之时。

阮传栋使出来的虽是“鹰扬剑法”，但他和万少骏动手之初，并未展开扑击，只是以游走代替飞跃，一柄剑也使得剑光如闪，令人捉摸不定。

万少骏一手剑法，出自家传，“黄山剑法”大开大阖，有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他在江湖上，大家因为他是黄山万松山庄的少庄主，自然会对他忌惮三分，没有人敢和他动手，就是动手也不是什么高手，当然都是他胜的，也因此养成了他的高傲自大。

这回遇上阮传栋，才是真正遇上了对手，不，“黄山剑法”大开大阖，一经展开，就如长江大河，波涛滚滚而来，使这样一套剑法，就得有深厚的内力支持，万少骏年纪不大，刚一上手，所谓一鼓作气，出手剑法凌厉无匹，但时间稍长，内力渐感不继，剑法也逐渐缓慢下来。

阮传栋和他打到百招以外，看他剑势渐渐松懈下来，心中暗喜，立即剑法一紧，喝道：“万少骏，你母亲茹苦含辛把你扶养长大，你居然不顾黄山万家声誉，和你父一世英名，去投靠一个江南分令，甘心作贼人的鹰犬，倡乱武林，危害江湖，你真是畜生不如……”

他是有意要激怒对方，但说来却也义正严词，责备得极是。

万少骏一张俊脸气得色如喋血，大吼一声，长剑加急攻去。

阮传栋大笑一声，右手见招拆招，和他硬打硬砸，剑剑交击，发出一连串的金铁交鸣，左手直到此时，才使出鹰爪擒拿手法，五指如钩，记记拿扣对方关节大穴，迅疾凌厉，兼而有之。

万少骏一柄长剑已被对方磕得手臂酸麻，虎口隐隐生痛，看他左手又不时地抓出，心头又怒又急，本来这几招急攻，已如强弩之末，这一来，不得不回身后退。

阮传栋又是一声大笑，身形突然凌空跃起，挥剑下刺，万少骏不敢和他硬接，又后退了一步，阮传栋倏地坠地，左手化爪疾向他左肩抓来。万少骏只得又向右闪出。

阮传栋一落即起，又向空跃起，回身下扑，错落剑光笼罩而下。

万少骏更是不敢去接，又连连后退了两步。阮传栋再次飞身落地，左手如钩，疾抓过去。

万少骏大喝一声，挥剑击出。阮传栋长剑骤发，一下敲在他剑上，发出当的一声巨响，人已乘势腾空而起，发剑下击。

这回他倏起倏落，发剑如风，左爪配合剑势，乘隙出手，忽抓忽拿，剑爪同施，登时把万少骏逼落下风，除了回剑自保，身形不住的左右闪避，已无还手之力。

和徐州公子徐从云动手的是裴允文，徐从云使的是“游龙剑法”，这套剑法，取象游龙，身形曲折起伏，每一屈一折，剑光就像游龙嘘气，喷洒而出。

裴允文使的是家传北峡流云剑法，剑势轻灵，每一剑如流云出岫，舒展自如。

两人年岁相仿，功力也差不多，使的同是家传剑法，各出奇招，互不相让，人影闪动，剑光纠缠，兀自难分高下。

和衡山公子宾仲华动手的是陆长荣，宾仲华是衡山高手，一手“衡山剑法”，熟练精纯，施展开来，每一剑都有三叉剑芒，取法于火，快捷绝伦。

陆长荣是东海门的大弟子，东海门创自闻天声（陆长荣之师）的祖父闻沧海，当时有剑、掌、镖三绝之称，东海门的剑法，以凝重著称，遇上武功较差的人，一剑就可以磕飞你的兵刃，如果遇上劲敌，或强过你的人，就可以守代攻，反正剑上胜不了你，还有掌、镖可以乘隙出手。

现在陆长荣遇上宾仲华，这是他出道江湖以来，第一次遇上的劲敌。衡山派乃是名闻天下的五岳剑派之一，剑法变化奇奥，着着都是进攻的招式，一剑接连一剑，快到令人数不清他的剑招。

陆长荣身为东海镖局总镖头，又是东海门的大弟子，当着这许多人，他自然不能落败，因此一上场就采取守势，稳扎稳打，先求自保，剑势凝重，拙于攻敌，守却有余，他虽然不及宾仲华的快捷，但身随剑走，防范严密，一时之间，也打成了平手。

和剑门公子宋君天动手的是林仲达。

剑门山在武林中别树一帜，一套“万流归宗剑法”，号称天下无人能敌。林仲达和他甫一交手，就已发觉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好在东海门的剑法，原是以守为攻，先求自保，一开始就和大师兄一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身随剑走，严守四门。

宋君天号称武林四大公子之一，凡是“公子”，都是自视甚高，狂傲不可一世之辈，宋君天当然也不会例外，那会把林仲达放在眼里？尤其他一连几剑连绵出手，对手就没敢和他抢攻，退处守势，自然气焰更高，口中发出一声狂笑，长剑连振，“万流归宗”源源出手，刹那之间，当真如万流奔腾，争先汇海，剑光像流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攻到，把林仲达一个人卷入在一片汹涌澎湃的剑光之中，声势之盛，令人几乎怀疑林仲达已被淹没了。

也所幸林仲达有自知之明，发觉对手剑法迅猛凌厉，先行采取了守势，他年纪和宋君天差不多，在内力上宋君天也未必强过他多少，因此这一采取守势，任你宋君天攻势绵密，他以逸待劳，以拙抵巧，还能守得住，一剑一式，用心运剑，四外压力虽重，还不至于被逼得忙乱。

但在外人看来可不同了，林仲达的人影，已被宋君天一片剑光所笼罩。

梁慧君、裴婉兰两位姑娘，原是随同裴允文身后走出的，只是被陆长荣、林仲达抢先一步，接住了宾仲华、宋君天，她们就站定下来，算是给四人掠阵，此时眼看林仲达连遇险招，情形不利，梁慧君附着裴婉兰耳朵，低低说道：“兰妹，你去接应林副总镖头，但出手几剑，必须全力施为，咱们就可以把姓宋的拿下。”

裴婉兰问道：“你呢？你出不出手？”

梁慧君道：“你只要依我的话去做，三招之内，咱们可以制住他。”

“好！”裴婉兰道：“我就去。”

梁慧君叮嘱道：“记住，上去这三招，务必全力拼搏，越猛烈越好。”

裴婉兰点点头，口中喝道：“林二哥，我来了！”喝声出口，人已一跃而前，长剑疾发，刷刷刷，剑光如链，朝宋君天扑攻过去。

“北峡流云剑法”，虽以轻灵著称，剑光发如流云，但梁慧君要她全力拚搏，因此她出手之际，就用上了全力，这三招剑法，她蓄势而发，剑光飞

洒，果然如出岫浮云，层层涌上，极为迅猛！

宋君天自以为再有几招，就可以攻破林仲达的守势，耳中听到一声叱喝，眼前剑光大盛急攻而至，不觉被逼得退后了一步。

就在他往后退下之际，突听身后传来一声轻笑，笑声入耳，双肩陡然一麻，心知中人暗算，一个急旋，转过身去，右手长剑正待劈出，但举剑才到一半，就软软的垂了下去，长剑“当”的一声跌落地上。

梁慧君轻笑道：“好了，兰妹，快点他身后穴道。”

宋君天双肩穴道受制，两手下垂若废，但听了梁慧君的话，口中大喝一声：“本公子和你拼了！”身形闪电般一个急转，飞起右脚朝后踢去。

裴婉兰长剑一扬哼道：“你再敢逞强，我就斩下你狗腿来。”

梁慧君却在他转身之际，一下点了他身后两处穴道，急忙叫道：“快住手，我已经把他制住了。”

裴婉兰长剑一收，喜道：“梁姐姐，你出手好快！”梁慧君婉然一笑道：“我是乘其不意，用飞针定穴，打了他双肩的穴道。”

林仲达这一阵功夫，已经打得汗流浹背，吁了口气，回剑入鞘，拱拱手道：“多谢两位姑娘出于相助，不然真还冲不出来呢！”

梁慧君朝他嫣然一笑道：“林二哥不用说客气话了，快叫人把他押下去，我们还要去帮总镖头拿人呢！”站在阶上的杜永早已着到两位姑娘制住了宋君天，不待林仲达招呼，已指挥两名趟子手走了过来，拾起宋君天长剑，连人一同押下。

梁慧君悄声道：“兰妹，我们还是老法子。”裴婉兰点点头，两人悄悄分开，朝宾仲华走去。裴婉兰走到宾仲华左侧，梁慧君已经绕到了他身后。裴婉兰喝了声：“总镖头我来帮你。”

她已经有了先前的经验，话声出口，双脚一点，连人带剑朝宾仲华飞扑过去。

陆长荣一身武功较之林仲达自然高明的多，他一直采取守势，正在等待机会，听到裴婉兰的喝声，看她连人带剑飞扑过来，心头一惊连忙叫道：“裴姑娘小心！”右手长剑疾挥，“当”“当”两声，架开宾仲华剑势，左手蓄势已久的紫金飞镖脱手打出，身形一晃，左手随着飞镖拍出，一起插掌，直向对方右肋袭到。

东海门下剑、掌、镖三绝，同时出手。

宾仲华长剑被他荡开，他武功确也了得，右足疾退半步，左手一下抄住飞镖，再横格而出，截住陆长荣左手，右手缓开长剑，一记“举火烧天”，划出一道发出七八叉流芒的剑光，叮叮叮连三声，也封住了裴婉兰的三招攻势，出手之快无与伦比。

但他怎知梁慧君就是要他双手都架住人家的攻势，就无暇顾及身后，两枚飞针已经悄无声息打中他肩后穴道。

宾仲华左手堪堪架开陆长荣一记插掌，右剑封住裴婉兰剑势，突然两条手臂缓缓垂了下去。

梁慧君一击得手，就一下欺近，连点了他身后三处穴道，然后抬手起下两枝银针。

裴婉兰看他刚刚架住自己剑势，两手就软软垂下，不觉含笑道：“总镖头，好啦，不用打了。”

陆长荣惊奇的道：“他已经被你制住了？”

裴婉兰得意一笑，朝梁慧君使了一个眼色，两人翩然飞起，又朝徐从云掠去。

裴婉兰人还未到，口中叫道：“大哥，我来帮你。”

裴允文和徐从云打出百招，依然未分胜负，听到妹子的喝声，忙道：“婉兰，别过来，今晚我要和他分出高低来……”

裴婉兰人已冲到，说道：“丁大哥要我来帮你的，今晚要把来人一起拿下，不能放走一个，和江南分令贼人讲什么江湖规矩？”

长剑挥动，刷刷刷划起一片剑光，急攻而入。

她和裴允文是兄妹，平日喂惯了剑招，这番两人使的同是“流云剑法”，两支长剑联手，相辅相成，威势顿是大增！

徐从云和裴允文本来是半斤八两，铢两悉称，这一加入了裴婉兰，自然受到影响，被逼后退一步，身形一弓再长，长剑疾挥，一招“天龙喷雾”，剑光像扇面般展开，把两人攻去的剑势一齐截住！

但你截住两人剑势的同时，背后双肩也同时一麻，右腕劲力顿失。

裴允文那还怠慢，长剑一翻，拍的一声击落了徐从云长剑，剑点颤动，分点了他三处大穴。

裴婉兰欣喜的道：“我们又制住了一个。”

裴允文道：“你说什么？”

裴婉兰咕的笑道：“你以为是你出手制住他的吗？”裴允文一怔道：“难道不是？”

裴婉兰抿抿嘴笑道：“大哥不看看这姓徐的身后还有什么人吗？”

裴允文举目看去，梁慧君已经从徐从云双肩起下银针走了过来。

裴允文道：“是梁姑娘的银针制住他的？”

裴婉兰道：“我们两人合作，已经制住了三个武林四大公子，还有一个……”

梁慧君举手整理了一下鬓发，笑道：“还有一个没有我们出手的份了。”

裴婉兰急忙回首看去，只见阮传栋已经退回阶上去了，那一定是他已经得手了！

原来阮传栋剑爪同施，早已把万少骏逼落下风，万少骏吃亏在自小失父，没有严父督促练功，内功根基不深，纵然练成家传剑法，平日里还不觉得如何，一旦和功力比他深厚的人动手，就显露出他的缺点来了。

阮传栋明明占尽上风，还是和他打出百招以外，正是要消耗他的体力。

等到打出百招，万少骏已成强弩之末，阮传栋眼看剑门宋君天、衡山宾仲华已被相继拿下，口中发出一声大笑，剑招骤然一紧，把万少骏一支长剑摒出门户以外，左手探处，一把扣住了万少骏右手腕脉。

万少骏心头一急，左手一掌劈面击来。

阮传栋右手长剑一丢，五指如钩，抓住他手腕关节。

徒手相搏，正是鹰爪门的擅长，你被他抓住关节，那里还用得出力气来？

阮传栋左足倏地跨上，双手往前一推，已把万少骏摔到地上，右手抬处，连点了他两处大穴，笑道：“我说过要把你送去黄山，自然非把你拿下不可。”

俯身拾起长剑，插入剑鞘，举手拍了两下，招来两名趟子手，把万少骏押了下去，他也从容的回到阶上。

阮伯年一手捋须，含笑道：“传栋，看来你武功精进不少，对敌之时，也颇为沉稳，不过，优胜劣败，要胜得堂皇，你后来这一阵，迹似戏耍，这

是大忌，和人结怨，也就在此。”

阮传栋道：“爹这是冤枉孩儿了，换了别人，孩儿早就可以胜他了，但他是万松山庄少庄主，孩儿既不能伤他，只有让他多消耗一点体力，才能把他拿住。”

阮伯年颌首道：“为父是告诉你，以后对敌，切不可如此。”

这边武林四大公子全已拿下，大天井东首一场拼搏，也已接近尾声。

那是丁盛率领赵雷等四人扑向叛离太湖帮的一干贼人，这叫做仇人相见，份外眼红，丁盛长笑一声，喝道：“许常胜，你束手就缚，还可留得一条性命。”

人随声到，青钢剑霍地进招，分心便刺。

许常胜原是太湖帮的总管，一身武功也极非等闲，一看丁盛剑势凌厉，身形一偏，立即避招进招，右手长剑向下一沉，往下一展，上刺小腹，下斩双腿，这一招不但迅捷凌厉，变招更快。

丁盛又是一声大笑，突然纵身而起，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剑尖颤动，一蓬剑光化作万点寒芒，朝许常胜压顶罩落。

许常胜不敢硬接，施展移形换位身法，向右闪出，等到丁盛飘身落地，他倏然欺身过来，剑如匹练，拦腰扫到。

丁盛已如飞鹰般掠过，右手使了一记“龙尾挥风”，“当”的一声击在许常胜扫来的长剑之上。

这一招双方都用了八成以上的力道，在一声震耳金铁交鸣声中，两人各自震得后退了两步。

不，丁盛是飞掠过来的人，青钢剑往后挥出，受到震动，不是往后退，而是往前冲出去了两步，但他身若陀螺，一个轻旋，卸去震力，又朝许常胜挥剑扑上。

两人一分即合，各展剑法，瞬息功夫，就拆了十多招。

论武功，许常胜要比丁盛逊上一筹，但两人都在盛年，这一拚上了命，丁盛纵然比他略胜一筹，但在一时之间，也休想胜得了他。

丁盛和他激战了三十余招，也只是略占上风，对方依然见招拆招，丝毫不肯退让。所谓略占上风也者，就是丁盛记记都是攻势，一派进攻招术，许常胜屈居守势，当然也有几招反击，只是守多攻少，如此而已！

丁盛心头暗暗恼怒，忖道：“这样与他缠斗下去，要打到几时去？”

心念一动，口中大喝一声，青钢剑一紧，刷刷刷一连三剑，剑剑都磕上对方长剑，响起三声急骤的金铁交鸣，许常胜被震的脚下浮动，后退了两步。

这回是丁盛有心磕他长剑的，早有准备，两脚站稳，一动也未动，口中大笑一声，左手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这一掌出手，但听嗤然有声，宛如利刃破风，异于一般掌法！

许常胜久经大敌，听出风声有异，急急闪身躲避，但已经迟了，掌风如刀，端端正正击中他前胸，口中闷哼了一声，往后便倒。

原来这一掌，正是绿袍神君“三刀、十二剑”的三分之一。当日楚玉祥在海岛上练了三个月，绿袍神君要亲自送他上昆崙山去，就是丁盛驾的船。

绿袍神君答应过丁盛：昆崙回来传你几手。他传给丁盛的就是“三刀”（三记掌法），丁盛一向从未用过，这回还是第一次出手，就把许常胜劈倒，毫无反抗之力，走上去一看，许常胜脸如死灰，业已气绝，他想不到这一掌的威力，竟有如此大法，许常胜分明是被自己一掌震碎内腑而死，心头不由



的又惊又喜，精神也为之大振。

赵雷的对手田胡子，是太湖帮的副总管，使一柄厚背朴刀，个子不高，肩膀极阔，生得满脸络腮胡子，大家都叫他田胡子，时间久了，本来的名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此人练成一身横练功夫，臂力特强，一柄朴刀也特别厚重，是个猛张飞一类的人。

赵雷是太湖龙王敖如山的八卫之首，展开双铜，着着紧逼。

田胡子直到此时，才知湖主身边八卫的武功，并不在自己之下，也立即展开刀法，和赵雷抢攻。

两人这一战，刀光如雪，霍霍生风，铜影参差，流芒点点，真如闪电惊飏，越战越烈，越打越快，三件兵刃交织成一面光网，谁也不肯让谁。

就在两人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忽然听到许常胜的一声闷哼，传了过来。

赵雷大笑道：“田胡子，你也不看看卢寿同业已成擒，许常胜也卧地不起，你再拚命也没有用了。”

田胡子闻言一怔，说道：“谁说的？”

赵雷短铜一指，说道：“不信，你自己去看看。”突然铜交左手，右手振腕一指，点了过去。

田胡子大笑道：“赵雷，老子连你精钢短铜都不在乎，还在乎区区一指吗？”笑声未落，口中忽然惊咦一声，瞠目道：“你……这是什……么……指……”

原来他已被点中穴道，身子再也挣动不得。

赵雷笑道：“我使什么指，你已经不需要知道了，反正我已把你制住了，对不？”

接连点了他两处穴道。

另一个叛高太湖帮的副总管张慎，面貌白皙，身子瘦弱，像个白面书生，手中一柄长剑，使出来的是峨嵋派剑法，宛如垂柳临风，飞舞起千百条柳丝。

这是峨嵋派名闻天下的“乱披风剑法”，但张慎剑法虽使得极为纯熟，内力显然不足，不过二三十招，就被钱电一双流星槌忽长忽短，忽左忽右，打得节节后退。

钱电大笑道：“张慎，你此刻弃剑投降，还来得及……”

呼的一声，一记飞槌直奔张慎当胸。

张慎急急向左闪出，那知钱电早就算准，另一个流星槌紧接着向他左首射去。

张慎堪堪向左闪出，流星槌已经射到他身前，急切之间只得用剑磕出，当的一声，流星槌总算给他封开了，但执剑右手，被震得一阵酸麻，长剑几乎脱手，心头不由大吃一惊，就在此时，突觉双脚一紧，已被钱电另一个流星槌以一记“老树盘根”，在他双脚小腿上连缠了三匝。

钱电一记得手，左手流星槌又呼的一声直射面门，他右手因槌已脱手，使了一记摔碑手，朝前拍来。

张慎被他流星槌细链缠住双足，一时摆脱不开，只好右手举剑硬磕飞来的流星槌，左手化掌，迎拍出去。“当”，剑、槌交击，右臂本已酸麻尚未复原，这回但觉五指剧震，长剑脱手飞出，左手和对方乍接，只觉对方掌力沉重无比，再也站立不住，双脚被缠，无法后退，一个人被震得往后仰跌下去。

钱电呵呵一笑，跨上一步，手起指落，制住了他穴道。

和孙风动手的太湖叛徒外三堂堂主之一的李万里，武功原也不弱，他一柄长剑，只能和孙风尺八长的摺扇打成平手，还差一点，但孙风另一门绝技，是他身上暗器之多，令人防不胜防，他只要轻轻转一个身，就可以打出七八种细小暗器。

李万里和他打了不过七八个照面，右手背就钉上了一支飞针，接着肘弯、脚弯都被暗器打中，咕咚栽了下去，孙风手起扇落，就把他制住了。

和李云动手的是叛离的陆上总巡迟来福，使一柄开山板斧，势道沉猛，李云使的是三截棍，两件外门兵器，砰砰碰碰，打得十分激烈。

这一战，对李云来说是擒拿太湖帮叛徒，自然要全力以赴，对迟来福来说，今晚若是失手，准被押回太湖去，叛帮罪名，可得三刀六洞治罪，更非和李云拚命不可。

因此棍影斧光，各竭所能，作强存弱亡的生死之战。

但却没想到两人激战方殷之际，他们左首的一对孙风和李万里之战，已经迅快结束。孙风笑嘻嘻的走了过来，说道：“迟总巡，你也该歇手了吧？”

迟来福声音入耳，突觉右手“臂儒穴”骤然一麻，一柄开山大斧再也掌握不住，砰的一声跌坠地上。

李云三截棍一收，左足飞起，右足跟上，踢出连环腿，又是“砰砰”两声，把迟来福一个人踢得连翻了两个筋斗，飞身过去，一脚踏在他背脊上，怒笑道：“姓迟的，你终于也落在老子手里了。”

迟来福被他蹬得两眼一黑，闭过气去。

李云脚下一松，手中三截棍连点了他几处大穴，招来两名趟子手，把他押了下去，一面朝孙风道：“孙老三，你真多事，咱们打得好好的，我还没施展独门功夫，你就把他板斧击落了，岂不扫兴？”

孙风耸耸肩笑道：“对付叛徒，还和他们客气什么？”

再说鹰爪门下王元美、高伯勋、潘敏功、洪本中四人，迎战巡山四猛。他们都是扑天鹰阮伯年的嫡传弟子，号称鹰爪八英，一身武功虽然不及大师兄阮传栋，但身手却也不弱。

鹰爪门使的器械，有剑、棍、胆、爪四种，除了“鹰扬剑法”，和铁鹰爪、“鹰爪棍法”，取法兀鹰抓一根山木扑击兽类，“鹰爪胆”也取法兀鹰爪一块山石下击之法，大都是以扑击为主。

但鹰爪门人不论你使剑、使爪、使棍、使胆，他们左手都会配合器械，施展鹰爪擒拿手，在对敌之时，乘隙出手拿取敌人关节大穴，这是一大特色，比其它门派厉害之处，也在于此。

太湖巡山四猛，不仅武功不弱，把他们四人称之为“猛”，足见个个都是极为强悍之人。

王元美等四人冲上去连话都没说，就和他们展开了一场激战。

四个对四个，本来正好捉对厮杀，但王元美等四人早就商量好了，要四人联手。

那是因为鹰爪八英来至镇江，就中了江南分令的诡计，不但被人家一网成擒，二师兄（卞长根）、三师兄（何大复）两人还送了命，最后还是由丁盛和楚玉祥救出来的，好像鹰爪门弟子甚是窝囊，派不上用场，真是把师付阮老爷子的脸都丢光了。

今晚大敌临门，他们六个师兄弟也只分配迎战太湖叛徒巡山四猛，巡山四猛算起来只是今晚来人中的第三流人物，如果师兄弟六人连巡山四猛都对

付不了，岂不更是颜面无光了？

好在他们师兄弟平日经常喂惯了招，彼此之间心意相通，因此他们约定虽然四个对四个，等于一对一，但他们还是四人联手出战，可以彼此互有照应，只要发现不对，两个后备师弟（祖可望、张濮阳）就立时登场，务必把对方四人一起拿下。

巡山四猛不知情由，和四人甫一交手，才发现他们是四人联手应战，对付其他的人，譬如你和王元美的长剑正在展开抢攻，高伯勋的左手却会乘你不备，突然伸手扣拿你的左肩。另一个人明明在和洪本中动手，但王元美的左手却会乘隙而入，扣拿你执刀右腕，诸如此类的分工合作，实在令人防不胜防。

但巡山四猛却也名不虚传，四把扑刀精光耀目，霍霍生风，使得沉猛无匹，剑走青，刀走黑，有如猛虎出山，虎无回顾，直来直往，出手之快，令人连闪避都来不及。

四个鹰爪门弟子有的使剑，有的使爪，使剑的剑尚轻灵，以走青为主，自然不会和对方硬打硬磕，使爪的铁鹰爪原是锁拿敌人刀剑的利器，但对方四人力猛刀沉，也不敢和他们硬接。

这一来纵然四人联手，还是占不到半点上风，而且有被逼落下风的趋势。

祖可望、张濮阳看出情形不利，两人互望了一眼，各自一挺手中铁鹰爪，冲上去加入战团。

这时正好孙风、李云已经得手，眼看鹰爪门六人还是对付不了巡山四猛，李云呶呶嘴道：“孙老三，咱们上去帮他们把四猛解决！”

孙风连忙摇摇头，悄声道：“不成，他们是阮老爷子的高足，如果六个人还对付不了四猛，要咱们出手，对阮老爷的颜面不好看，我看我们只能暗中相助，不让他们看出来才好。”

李云笑道：“说来说去，还是只有你一个人出手。”

## 第二十七章 醉话身世

孙风也笑道：“兄弟正是这个意思。”俯身拾起几粒碎石，一面说道：“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被他发现。”

说话之中，手指连弹，把几粒碎石朝巡山四猛激射过去，一面拉了一把李云衣袖，说道：“咱们走开些。”巡山四猛正在和六个鹰爪门弟子大打出手，被孙风这几颗碎石，有的击中右腕“曲池穴”，有的被击中身后“凤尾穴”，一个被击中“肩井”，一个被击中“腕脉”。因为碎石体积极小，击中之后，便自掉落，不留痕迹，不像暗器击中了就钉在手上，鹰爪弟子在他们手势一缓之际，就顺利拿住，转眼之间，巡山四猛也就依次成擒，他们还兴高采烈，以为这下多少总可以给鹰爪门挣回一点面子了。再说英无双听了茅四道长的话，双足一点，一个人凌空拔起，从西首屋面朝柳七娘当头飞扑而下，口中叱道：“毒婆娘，看剑。”

一道青虹飞劈而下。

柳七娘看她第二剑追踪劈到，心中不禁有气，喝道：“小师妹，快拦住她。”

左手同时朝英无双斜劈过去，身形一晃，又很快的闪出。钱九妹听到师姐的喝声，赶紧纵身掠来，喝道：“要动手，就和我动手好了。”

刷的一剑，直奔英无双面门。

英无双冷笑道：“你给我滚开。”

左手一记掌风朝钱九妹拍了过去。

钱九妹可不知她练的是“九阴神功”哼道：“师姐要我拦住你，我就要拦住你……”

话声甫出，陡觉一阵奇寒澈骨的冷风透体而过，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冷噤，牙齿颤动，说道：“好冷……”

英无双一掌出去，陡觉一道劲风从侧面涌来，那是柳七娘拍来的一掌，她理也没理，身形飘起，又是一剑朝柳七娘刺了过去。

柳七娘眼看小师妹突然中掌倒下，心中不禁吃了一惊，但最使她惊异的是自己左掌拍出的一掌，使的是无形毒掌，明明已经击中，他怎会若无其事？难道她不畏剧毒？心念闪电一转，人已斜闪而出，右手黑圭突然朝英无双点来。

这黑圭长约八寸，乃是毒母积数十年心血练成的毒圭，号称千毒圭。此次毒母为了要向楚玉祥报一掌之仇，服下了她独门练制的“毒功奇应丸”，乃是天下最毒的毒药，服后立可恢复毒功，但因药性猛烈，一个人会迷失神志，但举手投足，均可把一丈以内的人畜，闻风立毙，就因为神志受到迷失，必须有人拿着千毒圭指点，她可以循着毒气扑向敌人，等敌人消灭之后，仍须有人告诉她可以回来了，她就可以循着千毒圭的指引，回转轿中，柳七娘必须立即给她服用解药，恢复神志，神志恢复之时，毒功也消失了，她虽依然是个失去武功的人，但她被废去武功的大仇也得报了。

千毒圭顾名思义，该是十分厉害的奇毒，柳七娘因自己一记无形毒掌，伤不了英无双，才用千毒圭朝她指来。

英无双这第三剑出手何等快速，眼看又被柳七娘闪开，但对方手中的黑圭却朝自己指来，她一直记着茅四道长的话，这东西是指点毒母的，早就有心要把它毁去，一连两剑因柳七娘身法极快，没有削着，这一下她送上门来，

岂不正好？青霓剑突然加快，寒芒一闪，朝千毒圭刷去。

照说在一丈之内，只要被千毒圭一指，（当然这指向对方仍然要以内力发出）无不立时中毒倒地，但柳七娘举着千毒圭朝英无双指去，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反而举剑削来。

要知千毒圭乃是千年玉根制成，质地极为坚硬，寻常刀剑削上了，连一比痕迹也会不留，柳七娘自然不惧，对方举剑来削心中反而暗喜，右手一转，反而朝英无双剑上砸来。

因为两人相距至少有数尺远近，你不畏千毒圭发出的毒气，但如果你长剑和千毒圭交击，自己就可施展“借物传毒”，那自然要比虚空指点，仅凭毒气伤入更厉害得多了。

双方出手何等快速，但听“嗒”的一声，千毒圭纵是千年玉根，但英无双手中的青霓剑岂是寻常宝剑，剑圭乍接，八寸来长的千毒圭竟被齐中削断，跌落地上！

这一下，直惊得柳七娘面如土色，师父视作镇门之宝的千毒圭，毁于一旦，待会又如何指引师父回轿？

英无双一剑削断对方黑圭，心中方自一喜，就在此时突觉一阵头昏目眩，几乎摇摇欲倒！

柳七娘一惊之后，不由得怒从心起，急忙把半节千毒圭纳入怀中，咬牙切齿一下抽出一柄细长黑剑，喝了声：“我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手腕一振，当胸直刺过去。

这时英无双正在昏眩之际，自然不会发剑封架，眼看这一剑就可以透心而过，只听“拍”的一声，刺去的长剑，竟然齐柄无故自断。

不用说，是骑坐在西首屋檐上的茅四道人拾起一粒瓦砾，掷过来震断的了。

柳七娘心头怒恼已极，她刺出的长剑无故折断，但人已到了英无双面前，岂肯罢休？左手一掌，朝英无双当胸拍去。

站在北首屋顶上的西门大娘看得大怒，尖喝一声：“小丫头，你敢欺侮我徒儿？”

纵身扑起，突听耳边有人说到：“没关系。”声音入耳，扑起的人，好像身前拦着一道无形气墙，竟然扑不下去。

这时柳七娘含愤出手的一掌已经结结实实拍在英无双的胸口之上。

英无双练成“九阴神功”体内俱是纯阴之气，不惧剧毒，（纯阳玄功可以化毒，九阴神功的纯阳之气，不能化毒，只是不惧剧毒而已）方才一阵昏眩，只是她本身功力尚浅，削断千毒圭，毒气太强了，才使她有昏眩的现象。

练成任何内功，只要受到外来的侵袭，都会自生抗力，如果敌人的掌力比你强，你就会因内腑受震而负伤，看你掌力的强弱，伤势也有轻重之分。设如你的掌力，不如他内功来的强，你自然伤不了他，这是一般的常情。

英无双练的是“九阴神功”，练到了十二成，天下无人能敌，她目前虽然只有五六成火候，别说柳七娘，就是比柳七娘身手高上一倍的人，也休想伤得了他。（这道理西门大娘自然懂，她之飞扑而起，只是看不得有人欺侮她徒儿而已。）

英无双闻到了毒气，本在昏眩之际，但经柳七娘这一掌击上前胸，激起她体内的“九阴神功”，头脑登时为之一清，有人袭击自己，她连人影都没有看清，本能的左手一挥，朝前拍出。

她此刻体内“九阴神功”受到外来的刺激，已如引满的弓弦，这挥手一拍，“九阴神功”，一股奇冷的真气，就像潮水般涌出！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柳七娘一掌堪堪拍上英无双前胸，英无双左手也及时挥出，柳七娘但觉一股奇寒澈骨的冷气，一下拂过全身，连打冷噤都来不及，砰然一声，往后倒去。

这时西首屋上，楚玉祥和毒母嫖寡妇依然打得十分激烈。

毒母是服了毒药来的，一个人不但失去神志，也失去了理性，一头红发飞扬，双目也射出凌凌红芒，脸色和两只手爪，却比墨还黑，看去简直比鬼魅还要狰狞可怕！每一扑都是双爪同发，慄悍无匹，只要被她抓中，怕不洞穿血肉，抓上十个血窟窿？

楚玉祥早已运起“纯阳玄功”，他上次和石母之战，无意之中把祖师父教的“纯阳玄功”和绿袍师父教的“太素阴功”两者豁然贯通，此种豁然贯通，乃是功力修到了某一程度，更上一层的精进之象，也就是说这两种神功，到了分合由心的地步。如果把两种神功合而为一，所发出的威力自然比单使一种不知要强若干倍，但也可以单独使出一种来。

他此时正以“纯阳玄功”护体，和毒母交手；但最使他伤脑筋的是毒母完全成了一个毒人，全身四肢，好像不是她的，不论你击中他什么地方，她都一无所觉，你把她震退出去，她一退即上，又扑击而来，除非你一举把她击毙，你想制住她，她身上几乎没有要害，也没有经穴。这样的人，简直和僵尸没有两样，不，僵尸至少没有剧毒，她可以说是一个活的毒僵尸！

两人起落如飞，进退如风，转眼功夫，已经打出百招之外。

这一战当真使楚玉祥头痛无比，他擅长的是剑法，徒手相搏，除了绿袍师父的三刀、三记掌法，和祖师父在传授剑法之际，教他右手使的指法和擒拿，就没有什么招法可使。

现在使他感到为难的是绿袍师父的三记掌法，只能把她震退，祖师父的指法，击中对方，因为对方是一个毒人，根本伤不了她。

他能和毒母硬拚一百余招，全仗功力深厚，随手劈出一掌，都可把对方扑击之势截住，根本没有什么招式可言。

茅四道长骑坐在屋檐上，看的直是摇头，叫道：“喂，徒儿，你没学过拳掌，这样一点招式也没有的蛮打，要打到几时去？”

楚玉祥听得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毒母没使兵刃，自己也不好动用长剑，但自己可以用指代剑，不是可把剑招从手中使出吗？”

一念及此，立即骈指若剑，招式一变，把“全真剑法”从手中指出。

“全真剑法”守攻兼顾，他虽然只是以指代剑，但以他此时的功力，一指划出，剑风嘶然，数尺方圆，全是他纵横的指影，毒母连番扑攻，都无法扑近，更是厉啸连连，绕着圈在他数尺之外不住的张臂舞爪，凄厉已极。

英无双双脚一顿，纵身朝屋上扑来，口中叫道：“大哥，我来帮你……”

茅四道长一摆手道：“你快下去，上来不得。”

英无双纵到一半，一个人就像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壁，被逼落地上，仰首说道：“你到底是在帮大哥，还是帮毒母？”

茅四道长笑嘻嘻的道：“老道叫你不可上来，是为你好，你以为练了几成‘九阴神功’就不怕剧毒了，那是只能对付对付她徒弟，你总看到了，连你大哥的‘纯阳玄功’都胜不了她，你上来有屁用？”

西门大娘朝她招招手道：“无双，茅道长叫你不可上去，你还是回来吧！”

让你师父去帮他好了。”

茅四道长呵呵笑道：“你们谁也不可过来，嘻嘻，没有老道坐在这里，替你们挡住了，你们这些人早就闻到毒气了，毒气不是好玩的？”

楚玉祥三十六式“全真剑法”，已经用到了最后一式，也只不过把毒母的扑击攻势阻遏住，依然没有胜得了她，心头也不禁暗暗焦急起来，心想：“这要打到几时去？”

他突然想起自己当日战胜石母，使的是一招“东方第一剑”，此时何妨一试？心念闪电一动，右手业已随着划出，这一招剑法，无招无式，就心意一动之间使了出来。

他一直以为只有“纯阳玄功”，可以御毒，因此自后和毒母动手迄今，运行全身的也一直是“纯阳玄功”，殊不知他目前已可把“纯阳玄功”“太素阴功”运化为一，一阴一阳，相生相成，功力就不知要比单独使用一种神功强了多少倍？

此刻他心念闪电一动，“东方第一剑”出手，两种神功又豁然贯通，合而为一，划出去的指风，剑气嘶然，森寒如剑，快若掣电。

毒母看他纵横交织的指影修然敛法，（那是楚玉祥收起“全真剑法”之时）立即双手箕张，当头扑来，她扑到之时，也正是楚玉祥剑势（手指）划出之时，一个人随着指风倒飞出去，但听一声比鬼哭还要凄厉的尖噪，随着她倒栽葱般往大天井中跌落下去，砰然一声，摔在地上，就再也不动了。

茅四道长叫道：“好了，好了，你们快去挑几担土来，要快！”

杜永听了他的话，立时要几名趟子手快去挑土，大家也不知道茅四道长要人去挑几担土来，究有何用。

楚玉祥和茅四道长一同跃落地上。

阮伯年等人正待上前，茅四道长连连摇手道：“你们慢点过来。”

众人经他一说，便自停步，举目看去，只见毒母躺在地上的人，在这眨眼工夫，业已渐渐化去，变成一滩黑水，她四周的青石板遇上黑水，发出一阵滋滋之声，随着往下陷落，变成了一个土坑，土坑也愈陷愈深，可见这滩黑水有多毒了。

这时三名趟子手已经挑了三担泥土走来。

杜永现在已经知道茅四道长要人挑几担土来的用途了，这就指挥他们把泥土填到土坑上去。

茅四道长一摆手道：“放下来，你们不能过去，还是老道来填。”

三名趟子手依言放下担子。

茅四道长走过来，挑起第一担泥土，朝那土坑走去。大家只见他挑着泥土，一路走去，快近土坑之时，双脚虽然迈着大步，但却离地数寸，在悬空跨着步，在土坑上倾下一担泥土，才回身走来，等离开土坑数尺，双脚方始落地。

这一手他虽然不是当众表演，但却把所有的人看得暗暗咋舌。

在场的人，都有一身极好武功，一跃数丈，差不多都可以办得到，但要像他这样挑着一担泥土，能够离地数寸，依然和平常走路一样，迈开双脚的走过去，就是三手真人、厉山双凶等人也万万办不到。

茅四道长来去走了六次，才把三担泥土一齐填上，然后双脚在一堆泥土上走来走去踩了一阵，才把泥土填平，接着微笑道：“好了，现在没事了。”

阮伯年、三手真人、东门奇人等人才一齐迎了上去，阮伯年拱着手道：

“今晚多承前辈相助，请到厅上奉茶。”

“奉茶不必了，老道不大喜欢喝茶，你们要喝茶，就请进去吧！”

茅四道长朝大家打了个稽首，就朝楚玉样道：“徒儿，老道不善应酬，方才和毒母斗法，耗去了老道不少酒气，柴房里有酒，老道还是柴房里坐的好！”

说完，也没理会大家，梯梯拖拖的拖着鞋子，往里跑去。

楚玉祥道：“老爷子，这位道长既然喜欢到柴房里去喝酒，就让他去吧！”

阮伯年点点头，道：“这位老道长真是风尘奇人，诸位道兄请里面坐吧！”

大家回到厅上落坐，两名趟子手立即送上新沏的茗茶，杜永早已吩咐厨下，准备了酒菜，在膳厅上摆好酒席。请大家到膳厅宵夜。

只见一名厨房打杂的匆匆走入，朝杜永悄悄说了几句，那是厨房司务做好的一大盘薰鸡，一盘卤牛筋和一笼蒸饺，竟然不翼而飞，特来禀报总管，局中会不会有奸细潜入。

杜永一听，心里立时明白，连忙叮嘱他回去告诉大司务，和厨下二人，厨房中缺少了什么，千万不可出声，也不准大惊小怪。

那杂工满腹狐疑，答声连声，退了下去。

这一顿宵夜，也等于是庆功宴，阮老爷子满面春风的向大家敬酒。

西门大娘也兴高采烈，呷呷尖笑道：“今晚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极了，所有贼人，一网成擒，这也就是告诉江南分令，多强的敌人，到了东海镖局手里，管教他们一个也回不去。”

东门奇道：“江南分令早就破了，这些人只不过是卢寿同招来的而已！”

西门大娘瞪了他一眼道：“卢寿同难道不是江南分令的人？”

东门奇道：“江南分令明明已经撤走了，卢寿同应该说是勾漏夫人的爪牙才对！”

西门大娘哼道：“什么勾漏夫人？你倒称呼她这么好听，老娘偏要叫她勾漏老贱人，咱们人手齐全，老是耽在这里，老贱人也会一批又一批的找上门来，还不如干脆杀奔勾漏山，找老贱人去。”

三手真人笑道：“老嫂子这话没错，她一再向咱们寻衅，咱们连她是何方神圣都没弄清楚，倒不如找上勾漏山，作个了断。”

阮伯年道：“西门老嫂子和李道兄说的，正合兄弟之意，今晚时间不早，至于咱们如何找上勾漏山去，且待明天再行磋商，至于今晚擒下的人，应该如何处置，不知大家可有高见？”

西门大娘道：“这些都是附贼之徒，死有余辜，一起点了他们的死穴，把他们埋了就好。”

丁盛站起身道：“晚辈觉得今晚来人，各有各的来历，就以卢寿同来说，他是江南第一大帮徽帮的龙头，咱们如果把他杀了，必然会引起徽帮的公愤，而且他另一身份，可能还是勾漏夫人手下的得力爪牙，咱们还要上勾漏，此人可以为咱们作向导。”

阮伯年点点头，唔了一声。

丁盛又道：“至于黄山万少骏、徐州徐从云、衡山宾仲华、剑门宋君天四人，也许是受了卢寿同的蛊惑，也许服了江南分令的归心散，所以死心塌地的跟着卢寿同，楚师弟身边有全真教的百一丹，可解归心散之迷，晚辈之意，不妨先替他们解去归心散，去留让他们自行选择。”

阮伯年连连点头道：“丁老弟这话正合老夫之意，这四人的令尊，和老



夫都是熟人，这样处置最好不过。”

丁盛又道：“至于拿下的一干太湖叛徒，只要废去他们一身武功，派人押送太湖即可。”

阮伯年点头道：“好，好，丁老弟，你是咱们镖局的总指挥，今晚拿下的人，该当如何处置，就由你和长荣共同处理好了。”

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道：“卢寿同老奸巨滑，他说的话，没一句可信，你老弟可要小心些！”

丁盛含笑道：“老爷子放心，他纵然老奸巨滑，但人在咱们手里，就是他想使坏也使不出来！”

这一席酒筵，一直吃到快近四更，才行散席。

丁盛约了裴允文、陆长荣、林仲达、楚玉祥等人，来至前进，楚玉祥取出“百一丹”，分别喂给万少骏等四人服下。

过了一盏热茶功夫，丁盛道：“可以了。”

楚玉祥走过分别替四人解开了受制穴道。

万少骏等四人立即睁开眼来，看了几人一眼，万少骏冷然道：“陆总镖头，你们可是想问咱们口供吗？老子既然被擒，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休想从老子口里问出半句话来。”

陆长荣含笑拱拱手道：“万兄误会了。”

万少骏道：“我误会什么？”

陆长荣道：“万兄四位运气试试，就知道了，楚师弟已替四位解开穴道，这就表示咱们对四位兄台并无丝毫敌意。”

万少骏略为运气，发现身上穴道果然已解，但他依然冷冷的道：“你们要待怎的？”

陆长荣道：“万兄四位曾被贼人江南分令暗下‘归心散’，心志虽然清明，但对江南分令诚心悦服，永无二心，这就是始终听命于卢寿同，无法摆脱，方才楚师弟给四位喂了‘百一丹’，可解‘归心散’之毒，从此可以不再受卢寿同的控制，四位运气之时，应该也可以感觉得到了。”

他此话听得四人神色一怔，耸然动容，丁盛续道：“今晚四位兄台随同卢寿同前来，乃是身心受到控制，无法自主，敝局当然也不会把四位兄台视作真正的敌人，但如果不把四位擒下，喂你们服下解药，任咱们如何说法，四位也不会听的，这一点还要四位兄台多多原谅才好，四位兄台都是名门正派的门下，如果不是被迷失心神，绝不会和敝局作对的，所以阮老爷子特别吩咐，服下解药之后，四位可以走了。”

剑门宋君天问道：“陆总镖头说咱们四人被江南分令暗下‘归心散’，不知有何可以证明？”

陆长荣道：“不瞒宋兄说，兄弟前些日子，也曾被江南分令暗下‘归心散’，此种药物对人心智并无多大迷失，只是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他要你去杀人，不论是非，你都会觉得此人实在该杀，心中毫无半点怀疑，更没有半点考虑，就是如此而已，等到服了解药，从前种种依然记忆犹新，只是有点茫然，觉得自己怎么会如此盲从？因为没有特别清醒之感，是以有没有服解药，也并无清楚的界限，四位兄台现在的感受，大概也是如此了。”

宾仲华点头道：“陆总镖头说的不错，兄弟正有这样的感觉。”

丁盛含笑道：“四位要证实被人在身上下了‘归心散’，也并非难事，只是四位待会仍须装作穴道受制的模样，就可以听卢寿同亲口说出来了。”

说到这里，抬手拍了两下，说道：“把卢寿同押进来。”一面朝四人道：“现在请四位闭上眼睛，装作穴道仍然受制。”

他话声甫落，孙风、李云两人押着卢寿同走了进来。

李云等他走到几人面前之际，一脚踹在他膝弯上，喝道：“跪下。”

卢寿同穴道受制，只有双足可以行走，给他这一踹，双膝一曲，扑的跪了下去。

他究是一帮之主，跪到地上，实在是十分难堪之事，怒声道：“卢某也是一帮之主，你们竟然对我如何折辱？”

李云对他屁股又是一脚踹了过去，狞笑道：“老小子，你莫忘了现在是咱们手里的囚犯，总堂主要问你的话，你自然要跪着说了。”

这一脚踹得卢寿同跪着的人猛地朝前扑下，额头碰在地上，“扑”然有声。

丁盛大马金刀的坐在椅上，喝道：“卢寿同，丁某有话问你，你得好好回答，不然的话，莫说丁某不给你留面子。”

孙风看李云踢了他两脚，一时也脚痒起来，右脚提起，对着他尾脊骨上踢去，喝道：“总堂主问你的话，你若不老老实实回答，咱们两个先拆散你一身老骨头，你信不信？”

他这一脚踢得卢寿同痛澈心肺，尾脊骨好似被踢碎了一般，口中杀猪般叫道：“在下说了，在下说了。”

丁盛望着他笑道：“你说什么呢？丁某还没有问你哩！”

李云左手五指如钩，一把朝卢寿同右肩抓落，喝道：“快闭上你的嘴，总堂主还没问话，你号什么？”

他五指用劲一抓，卢寿同肩骨奇痛欲裂，但只张了张口，果然不敢再叫出来。

丁盛看他神情，知道这下马威已经够了，这就伸手一指万少骏等四人，问道：“你在他们武林四公子身上，下了什么毒，他们才会对你如此服从？”

孙风在旁喝道：“快说。”

卢寿同道：“是……是‘归心散’……”他怕自己说得不够详尽，立即补充道：“凡是投效江南分令的人，都得服下‘归心散’。”

丁盛冷笑一声，问道：“是他们自愿投效江南分令的吗？”卢寿同忙道：“不，不是，那是上面的意思，武林四公子各有实力雄厚的背景，吸收了他们也等于掌握了四个实力雄厚的门派，要兄弟竭尽所能，设法拉拢，正好有一次他们四人连袂路过徽州，兄弟在替他们接风的酒菜中下了‘归心散’。”

丁盛问：“服了‘归心散’就会如何呢？”

卢寿同道：“他们就永远听命于兄弟，永无二心。”丁盛又道：“你身边可有解药？”

卢寿同道：“没有，‘归心散’是上面颁发下来的，兄弟只是奉命行事，没有解药……”

他说到这里，万少骏第一个忍不住，口中在喝一声：“姓卢的老贼，你果然在咱们身上做了手脚，我劈了你！”一跃而起，挥手一掌朝卢寿同当头劈落！

丁盛连忙伸手一拦，说道：“万兄不可出手，此人对咱们还有用呢！”

徐从云道：“江南分令果然可恶得很！”

宋君天道：“姓卢的，你看咱们是不是全清醒了？”卢寿同骇然道：“你……”

你们已经得到了解药？”宾仲华冷笑道：“若不是楚兄给我们解去‘归心散’，咱们不是一辈子都助纣为虐，听你摆布了？”

丁盛拱手，含笑道：“四位兄台现在总算明白了，快请坐下，兄弟还有话问他呢！”

万少骏等四人依言落坐。

丁盛又道：“卢朋友，你也站起来，坐着说吧！”卢寿同面有愧色，挣扎着站起，在边上一把木椅坐下，说道：“丁总堂主还要问什么吗？”

丁盛道：“咱们想知道你的真正身分。”

卢寿同道：“江南分令只是临时的，令主奉命前来江南，等把江南各大门派都收伏了之后，就会回去，那时江南分令撤销了，大江南北各大门派，悉归兄弟管辖，兄弟的名义就是江南总制。”

丁盛道：“你说的上面，是什么人？”

卢寿同道：“是江南分令的总监秦大娘。”

丁盛问道：“既有江南分令，自然还有总令，总令主是什么人？”

卢寿同道：“这个在下真的不知道。”

丁盛问：“你可知勾漏夫人是什么人？”

“勾漏夫人？”卢寿同道：“在下连听都没听人说过。”

丁盛点头道：“你还算合作。”一面朝孙风、李云二人说道：“你们先送他回去。”

卢寿同道：“丁总堂主既然问完了话，不知要如何处置在下？”

丁盛含笑道：“丁某保证不会再难为你，而且还希望你能和咱们合作，勾漏贼党和东海镖局，和江南武林结下的梁子，咱们自然要找上勾漏山去作个总结，等阮老爷子等几位前辈决定了，阮老爷子还要和你作一次恳谈，你是江南武林的主要人物，当然希望你能及时醒悟，弃邪归正，好了，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

孙风、李云押着他走出。

宋君天首先站起身，抱抱拳道：“兄弟多蒙楚兄慨赐解药，得能摆脱贼人控制，真如大梦初醒，诸位既有勾漏之行，兄弟虽非江南武林中人，但身受贼人之害，得罪江南同道，因此颇想追随诸位之后，同赴勾漏，稍尽绵薄，不知诸兄意下如何？”

他此言一出徐从云、宾仲华、万少骏三人也立时附和：“宋兄说得极是，咱们四人义同手足，勾漏贼人既然对江南武林下手，自然具有极大野心，对整个武林，未尝不是祸害之源，咱们同是武林中的一分子，诸位勾漏之行，咱们自当稍效微劳，也可以出胸中一口恶气，丁兄诸位如果不答应咱们同行，咱们兄弟也要找上勾漏山去的。”

丁盛大笑道：“四位兄台深明大义，咱们欢迎之至，只是此刻时光不早，阮老爷子已经安歇了，四位先去宾舍休息，明天一早，兄弟禀报过阮老爷子，阮老爷子和四位兄台的令尊，都是多年老友，自然高兴还来不及呢！”

裴允文、楚玉祥等人过去和四人紧紧握手，大家前愆尽释，自然甚是欢洽。

丁盛朝林仲达道：“林老弟，你陪万兄四位去宾舍休息，兄弟和楚师弟还有事要办呢！”

丁盛道：“裴兄弟，现在也没你的事了，你快去休息吧！”

裴允文道：“你们还有什么事？”

丁盛笑了笑：“其实兄弟也没事了，兄弟只是陪楚师弟去把毒母的两个徒弟释放了就好。”一面朝楚玉祥催道：“楚师弟，咱们走吧！”

两人走出大厅，来至西廊，这廊下一排五间，面向大天井，靠左的一间，就是押禁着柳七娘，钱九妹两人，门口站着两个庄丁，看见丁盛和楚玉祥走近，立即打开木门。

两人举步走下，里面一片黝黑，没点灯火，一名庄丁迅即随着走入，点起了油灯。只见柳七娘、钱九妹两人僵卧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早已昏迷不省人事。

丁盛回头道：“楚师弟，她们是不是中了英小妹的九阴掌？九阴掌有这么厉害？”

楚玉祥点点头，说道：“无双的九阴神功，近日来又精进了不少，听东门前辈说，练到了十二成就天下无人能敌了。”

丁盛哈哈的笑道：“大概你的纯阳玄功不在此内吧！这才叫做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楚玉祥俊脸不禁一红，说道：“丁大哥也取笑小弟了。”

丁盛正容道：“我说的是真话，无双是个好女孩子，除了你，还有谁能配得上她。”

楚玉祥走近钱九妹身边，一面运起“纯阳玄功”，伸出手去，按到她“百会穴”上，把一股纯阳真气缓缓从掌心输入她体内。

不过盏茶工夫，钱九妹一张清秀如玉的脸上渐渐有了红色，阖着长长睫毛的眼睛转动了一下，口中呵道：“冻死我了！”倏地睁开眼来。

楚玉祥缓缓收回手去，说道：“好了，姑娘自己再运一回功，就可以无事了。”

钱九妹翻身坐起，眨眨眼睛，望着楚玉祥说道：“楚玉祥，是你救了我？呵，大师姐她……”

楚玉祥道：“在下这就给柳姑娘运气祛寒，她和你一样，马上就会醒转过来的。”

说完，又走到柳七娘的身边，俯下身去，用手掌抵在她“百会穴”上，运功输气。

这样又过了一盏茶功夫，柳七娘也醒过来了，她霍地睁开眼来，看到楚玉祥蹲在她身边，心头一急，蓦地坐起身来，挥手就是一掌朝楚玉祥当胸劈去。

她此刻九阴神功的寒气刚刚化去，手足依然感到僵硬，不听使唤，这一掌只是抬手拍出，毫无力道，这就怒声道：“楚玉祥，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恶毒手法，你要杀就把我杀了，还要这样折磨我吗？”

钱九妹叫道：“大师姐，他是来救你的……”

柳七娘道：“我不用他救。”

楚玉祥含笑道：“柳姑娘，你身上中九阴掌，全身僵冻，在下刚以纯阳功夫替你祛除寒气，因为你四肢血脉已经冻僵了好一回工夫，刚刚好转，一时无法灵活运用，只要再运一回气就可完全复原了。”

柳七娘道：“你为什么来救我们？”

楚玉祥道：“在下和你们无怨无仇，二位姑娘中了九阴掌，再过六个时辰，就无药可救，而且也只有在下纯阳功夫，才能替你们把体内阴寒之气化去，在下岂能不救？”柳七娘略为运气，发觉体内阴寒果然全已消失，这就

问道：“我师父呢？你不是在和我师父动手？你会胜了师父？”楚玉祥道：“在下并没有胜她，是她忽然厉啸一声，从屋上跌了下去，落到地上，就像全身脱了力一般……”柳七娘神色大变，急急问道：“后来呢？”

“后来……”楚玉祥略为迟疑了下，说道：“她整个人渐渐化去……”

钱九妹睁大双目，说道：“师父她老人家死了吗？”柳七娘眼中涌出两行泪水，喃喃说道：“她老人家成了毒人，体内剧毒消耗多了，就要补充，但……但千毒圭已毁，师父得不到剧毒补充，全身剧毒就会反噬发作，我……劝过她老人家不可走上极端……如今……她老人家一生精于用毒，结果还中毒而死……”

说到这里，站起身来，说道：“楚玉祥，师父为了被你毁去武功，才要找你报仇来的，她老人家虽是中毒而死，但说起来，还是死在你手里的，你又两次救了我的性命，也救了小师妹，我们这笔帐，也无法算得清了。老实说，我们也没有能力胜过你，因此大家从此揭过，你没有欠我们，我们也没有欠你的。好了，小师妹，我们走。”

钱九妹道：“大师姐，师父的遗体在哪里呢，我们总要带回去吧？”

柳七娘惨笑道：“师父被体内剧毒反噬而死，那里还会有遗体，我们走吧！”

说完，举步朝外行去，对站在边上的丁盛，连正眼也没瞧一下。

钱九妹一双盈盈目光，盯着楚玉祥看了一眼，低下头跟着师姐身后急步行去。

柳七娘已经跨出门槛，忽然回过头来说道：“我听师父说过，勾漏夫人一再向东海镖局下手，就是为了你楚玉祥，只要你离开了，东海镖局就不会有事了。”

说完，身形闪动，掠上围墙，一闪而逝。

楚玉祥听得一怔道：“勾漏夫人是为了我？”丁盛道：“咱们和勾漏夫人已经结下梁子，她不找来，咱们反正也要找去的了，好了，现在你也该休息了。”楚玉祥道：“小弟还要去看看茅四道长。”

丁盛道：“那你快去吧！”

楚玉祥别过丁盛，一脚来至后进柴房，刚走到门口，只听茅四道长的声音说道：“徒儿，你怎么这时候才来？”楚玉祥心中暗道：“昨晚为了戏耍瘟疫道人，自己才假称是你徒弟，你倒真好像是我师父了，还在一口一声的叫着徒儿。”

一面推门而入，说道：“道长还没休息吗？”茅四道长斜倚在柴堆里，右首是一坛开了封的酒，左首地上放着两个大瓷盘，一盘卤牛筋已经盘子翻天，一盘薰鸡也只剩下一条鸡头。

茅四道长眯着醉眼，说道：“为师就是在等着你，你来了，咱们就可以走了。”

楚玉祥道：“道长要和晚辈到哪里去呢？”

茅四道长喷着浓重的酒气，说道：“去找根呀！”“找根？”楚玉祥道：“道长要找什么根？”

茅四道长道：“找人，谁说找根了？”

楚玉祥道：“那去找谁呢？”

茅四道长道：“找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人。”

楚玉祥心中暗道：“大概这一坛五十斤酒，全装到他肚里去了，不然，

不会酒话连篇。”

茅四道长看他没作声，又道：“你不想跟我老道长走？那你就会后悔一辈子。”

楚玉祥道：“道长究竟要找什么人呢？”

茅四道长道：“好吧，老道先给你说一个故事再走，你坐下来。”

楚玉祥觉得好笑，这位道长一定喝醉了，一回说要和自己去找人，一回又要给自己说故事了，但他还是依言在柴堆上坐了下来。

茅四道长道：“五十年前，武林中有三个很有名气的人物，叫做‘一正一邪，亦正亦邪’，其实这话就狗屁的很，难道武林中就没有比他们三个强的人？哈，旁的不去说他，茅山茅四真君，就不在他们三个臭老儿之下。”

楚玉祥听得暗暗好笑，问道：“道长说的这三个人是谁呢？”

茅四道长道：“这三个人，你认识的就有两个，一正一邪，一正就是祖半仙，一邪就是厉神君，其实祖半仙又正在哪里？整天躲在青牛宫，不肯管事，我老道倒觉得厉神君还邪得可爱……”

楚玉祥发现茅四道长真的醉了，只有喝醉了的人，说话才会如此唠叨，一面问道：“还有一个呢？”

“哦！”茅四道长哦了一声道：“这人就是勾漏山君。”楚玉祥心中一动，问道：“勾漏山君是什么人呢？”茅四道长道：“勾漏山君，就是勾漏山君，还是什么人？”楚玉祥问：“晚辈是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茅四道长道：“大家都叫他勾漏山君，没有人叫他姓名的，姓好像有，大概是姓左吧，老道说一句，你就问一句，这故事说上三天三晚也说不完。”

楚玉祥心想：“你自己说话唠叨不说，却说我打你的岔。”茅四道长道：“老道说的故事，和这三个人有关……”楚玉祥这回不再开口。

茅四道长裂齿一笑道：“对了，你不插嘴，老道说起故事来，也较为完整，你每句话都要插上一句嘴，就会把故事插的鸡零狗碎了。”

楚玉祥还是没有开口。

茅四道长接着道：“这个故事，不但和他们三人有关，和老道也有关连。”

楚玉祥依然没有说话。

茅四道长忽然朝他看来，说道：“你怎么不问问如何和老道也会有关系的？”

楚玉祥道：“晚辈听下去，道长自会说出来的了。”“对！”茅四道在他脚上拍了一掌，伸手捧起酒坛，凑着嘴，倒了过来，坛中早已没酒了，他只吸了几滴余沥，说道：“可惜这一坛又没有了。”

楚玉祥道：“道长喜欢喝酒，怎么不再开一坛呢？这十几坛都是十年以上的陈酒。”

茅四道人道：“再开一坛？喝多了不好意思。”

楚玉祥道：“道长要喝，只管开好了。”

茅四道长听得大喜，说道：“没有不好意思，老道那就再开一坛，哈哈，你这徒儿，真是善解人意，老道是收定了！”

他也没站起来，盘膝坐着的人，原式不动，呼的平飞出去，右手一把捞住了一个酒坛子，又倒飞回来，左手刻不容缓一掌击碎封口泥盖，手掌再一拂，把紧扎坛口的落叶抹去，双手捧起酒坛，咕嘟咕嘟的连一口气也不透，就连续喝了一二十口之多，才放下酒坛，用袍袖抹抹嘴角，笑道：“这样喝上几口，说起故事来，就不怕口干了。”

楚玉祥心想：“你说了半天，只说了三个人，连一点故事都没说出来。”

茅四道长似是对方才那一阵狂喝，还觉得不过瘾，双手再次捧起酒坛，咕咕的喝了一阵，才放下来。

楚玉祥暗自估计，他这两下灌下的酒，一坛五十斤，他至少也喝下了四分之一。

茅四道长迷着醉眼，精神抖擞的道：“青牛宫的祖老道有一个徒弟，那时候也和你差不多，二十来岁，人品武功，都极为出色，小伙子一生得英俊漂亮，就会有小妞对他倾心，老道年轻的时候，就邈里邈遏，从没有一个小妞对我倾过心，不然，我也不会一辈子当道士当到老了。”

楚玉祥没有作声。

茅四道长续道：“说也凑巧，这小子竟然碰上了厉神君师妹的女儿。厉神君虽被武林中目为一邪，但他邪只邪在出身，生性古怪些，人却极为正派，据说在西崆峒得到一部道书，潜心学道，他师妹可是邪得厉害，江湖上称她白衣魔女赛观音，你想想看，被人称作赛观音，自然是干娇百媚的娘们，她女儿不用说也是娇滴滴的美娇娘了，因此江湖上就替她起了个外号，叫做小魔女……”

楚玉祥听他说绿袍师父邪在出身上，不知绿袍师父是何出身？忍不住问道：“厉神君是晚辈的师父，但晚辈却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哪一门派的人？”

茅四道长道：“他是魔教首徒，其实魔教中也有正直之士，各门派也有不肖之徒，岂可以出身论英雄？咳，老道不也是你师父？茅山派也同样被人家看作只会尽符念咒的旁门左道，老道除了喝酒，又左在哪里？”

楚玉祥心想：“你怎么老要做我的师父？”

茅四道长又道：“咱们言归正传，那小伙子和小魔女一见钟情，两人就私订终身，出入双双，形影不离，这话传到祖老道的耳朵里，祖老道是个食古不化的倔老头，一脑门子的以名门正派自居，徒弟和魔教女徒混在一起，这还了得？一怒之下，就把小伙子逐出门墙，不料这小子在行走江湖之时，认识了一个老酒鬼，认他做老哥哥，小伙子被逐出门墙，可把老酒鬼激怒了，找上青牛宫，和祖老道评理，两人言语说僵了，就约在昆崙绝顶比武，打了整整三天三晚，还没分出胜负来，还是老道给他们解的围……”

楚玉祥先前以为他口中的老酒鬼就是说他自己，后来听出老酒鬼竟然另有其人，还和祖师爷打了三天三晚，不分胜负，可见此人武功甚高，不知什么人，一面问道：“道长说的老酒鬼是什么人呢？”

茅四道长道：“老酒鬼就是老酒鬼，老道虽然喜欢喝酒，没有酒喝还活得下去，老酒鬼可是片刻也少不得酒，没有酒就要了他的命，他在昆崙绝顶，和祖老道动手，还喝了三坛酒。”

他一提起酒，就捧起酒坛，又咕咕的直喝了一阵，才砸砸嘴，接着道：“老酒鬼找祖老道没有得到结果，他也是个倔老头，下山之后，找到小伙子和小魔女，就由他主婚，让两小口子结成夫妇，哈哈，老道那天也喝了他们的喜酒，还和老酒鬼拚了一晚酒呢！”

他口气微顿，接着又道：“这也合该有事，两小口成亲后没有多久，小魔女就有了身孕，那时正当几个门派围剿赛观音那一派魔教之后，小魔女不敢在江湖上露面，小伙子却被另一个女娘们看上了，硬把小伙子劫持了去，逼他成亲……”

楚玉祥道：“天下那有这样的女人？”

“怎么没有？”茅四道长道：“小伙子伉俪情深，自然不肯屈就，那女娘们打听之下，才知道小伙子已经成亲了，就秘密派人把小魔女接去，百般威胁企图拆散他们夫妻，先前她还不知两人来历，等到事情闹出来了，才知一个是全真教的大弟子，一个是白衣魔女赛观音的女儿，赛观音那时虽已死去，但小魔女是绿袍老怪厉神君的师侄女，厉神君可不好惹，也所幸这点原因，没有遇害，等到小魔女十月临盆，生下一个孩子，那女娘们要侍女拿去山下丢了，没料到这奉派的伺候小魔女的使女对小魔女起了同情之心，私下问小魔女可以把小孩送去什么人抚养，小魔女想来想去，只有师伯厉神君可以托付，就写了一份血书，由那使女悄悄抱着下山，去找厉神君……”

他说到这里，又捧起酒坛，喝起酒来。

楚玉祥问道：“后来呢？”

茅四道长道：“这事情终于被那女娘们知道了，就派人下山去追杀那使女，恰好被老酒鬼遇上，救了下来，就抱着小孩去找厉神君，厉神君一向不肖他师妹赛观音所作所为，是以连几个门派联手围剿之事，都置之不问，但看了小魔女的血书，也极为感动，答应将来孩子长大了可以收为徒弟，但要祖老道也负些责任……”

楚玉祥听得心间一阵波动，急急问道：“后来呢？”

茅四道长道：“老酒鬼又抱着小孩去找祖老道，祖老道也和厉神君一样说法，只肯将来孩子长大了可以收列门墙，却不肯收留，老酒鬼一生是酒鬼，没了辙儿，就来找老道商量，老道想来想去，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把小徒儿送给了一个老朋友去扶养，后来老道还送去一本内功口诀，你说这小徒儿是不是老道的徒弟？”

楚玉祥听到这里，不觉扑的跪在地上，说道：“道长这故事说的就是晚辈，对吗？我爹娘呢？”

茅四道长道：“你起来，这故事说的当然是你，不然，老道化了这许多口舌，说了不是白说？”

楚玉祥没有站起，流泪道：“道长请你快告诉我，我爹娘现在在哪里？”

茅四道长道：“小伙子两小口自然还被那娘们囚禁着……”

楚玉祥问道：“这女人是谁呢？”

茅四道长道：“这娘们来头可不小，她就是亦正亦邪勾漏山君的独生女儿。”

楚玉祥矍然道：“勾漏夫人？”

茅四道长耸耸肩道：“老实说，若非被困在勾漏山魔宫里，老酒鬼早就把你爹娘救出来了。”

楚玉祥心想：“老酒鬼为了爹被逐出全教门墙，还去找祖师爷打了一场，怎么不去勾漏山把爹娘救出来呢？”一面问道：“勾漏山魔宫，有这么厉害吗？”

茅四道长道：“勾漏山君亦正亦邪，武功纵然入化，老酒鬼也未必怕他，有一次他约了老道一同找上门去，见到勾漏山君，他不知真的不知道？还是故作不知？推得一干二净，老酒鬼和老道当然不会就此干休，晚上悄悄进去，找遍了整个魔宫，依然找不到一点影子，却被魔宫的人发现。把咱们围上了，差点吃不完兜着走，最后还是惊动了勾漏山君，才放行的，他声音咱们两个酒鬼再找上勾漏山去，就没有这样便宜了，这句话，已经快二十年了。”



## 第二十八章 幡然醒悟

楚玉祥切齿道：“晚辈爹娘落在他们手中，如果不能把爹娘救出来，晚辈何以为人？”

茅四道长点头道：“你现在当然可以去了，你可知道厉神君传你太素阴功’，和祖老道传你纯阳玄功’，究是有何用意？因为只有把这两种神功融会贯通后，才能抵挡得住勾漏山君的玄天真气。”

他又举坛喝了几口酒，又道：“他们两个可聪明得紧，教了你武功，由你找上勾漏山去，勾漏山君就不好跟一个后生晚辈计较，但是勾漏魔宫岂是容你随便上得去的？别说他女儿已尽得勾漏老儿真传，就是魔宫侍者，也不简单，二十年前，老道和老酒鬼就是被这些魔鬼子困住的，老道和老酒鬼碍着勾漏山君，不好杀了他们，他们可给你来真刀真枪。不过你去了不同，一来是找你亲爹亲娘，二来是要给你义父义母报仇，就是痛下杀手，也占了一个理字，就算把勾漏山君引出来，也不要紧，这个倔老儿自视甚高，他心里如何没人知道，但表面上他是个讲理的人，人家所以称他亦正亦邪，也就在此，你只要占住了理，他对你就无可奈何了。”

楚玉祥听得热血沸腾，虎的站起身，说道：“道长，你老不是说要带晚辈去吗，咱们这就走。”

茅四道长道：“你要老道带你上勾漏山去？那还早呢，咱们先得去找一个人。”楚玉祥道：“还要去找谁？”

茅四道长道：“老酒鬼，要上勾漏山去，非找到他不可，老道一个人和你去，那可保证吃不完兜着走。”楚玉祥道：“这位老前辈在哪里呢？”

茅四道长道：“这老酒鬼两个肩胛扛一个头，云游四海，居无定所。”

楚玉祥道：“那到哪里去找他？”

茅四道长道：“他一生很少离开过三州一京，好找得很。”楚玉祥道：“三州一京？”

茅四道长笑了笑：“三州是杭州、苏州、扬州，一京就是南京，老酒鬼说过：三州一京，吃着不尽。”楚玉祥道：“四处地方也不好找。”

“好找得很。”

茅四道长道：“春杭夏扬、秋京冬苏，现在正是秋天，他就在金陵，咱们只要到几个大酒楼转上一转，保证可以找得到他。”

楚玉祥道：“找到他，就去勾漏？那么晚辈要不要去告诉阮老爷子一声？”

茅四道长摇摇头道：“这些人去勾漏山，一点用也没有，跟在后面反而是累赘，老道留几个字在这里就好。”楚玉祥道：“好吧，晚辈就跟你老走。”

“等一等。”

茅四道长道：“这坛酒开了不喝完，多可惜？等老道喝完了再走不迟。”

说完，双手捧起酒坛，仰着脖子，一口气咕咕的喝个没停。楚玉祥估计这一坛酒，他方才喝了大概已有半坛，还有半坛，至少还有二十五斤，这回老道连气没换一口，就咕咕的一直灌了下去。

不过一会功夫，他已把大半坛酒一口气装入肚里，才放下酒坛，透了口气道：“喝得真过瘾，好，咱们可以走了。”楚玉祥道：“你老不是要留字吗？”

茅四道长笑了笑：“老道已经留下字了。”

天色已经大亮，镖局中人全起来了，独独不见楚玉祥的影子！

英无双只要一刻见不到大哥，就会坐立不安，一大早她几乎找遍了整个镖局，依然没找到大哥。心里急，就找丁盛问道：“丁大哥，你知不知道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丁盛道：“楚师弟不在房里？”

英无双道：“人家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没见大哥的影子？”丁盛笑道：“有一个地方，你没去找吧？”

英无双问道：“你说什么地方？”

丁盛道：“柴房，昨晚楚师弟最后说要去柴房看看茅四道长，只怕是被茅四道长留住了，在一起喝酒呢……”他话还没说完，英无双早已一个转身，像一阵风般往后进柴房奔去，到得门口，伸手推开木门，鼻中就闻到一股浓重的酒气，心中暗道：“丁大哥说得不错，大哥一定被茅四道长拉住不放，两个人可能都喝醉了。”

柴房中堆满了柴，又没有窗户，自然极为黝黑，英无双凝足目光，朝屋中看了一阵，只见靠东首地上平放了两把稻柴，凌乱得好像有人坐过，边上还有两个盘子，和两只空酒坛，却不见茅四道长和大哥的人，这就大声叫道：“大哥……”

屋中当然没人答应。

英无双匆匆的回了出去，刚走出膳厅，（第二进）就看到丁盛和陆长荣、林仲达两人一起走了进来，这就叫道：“丁大哥，柴房里没有人。”

丁盛奇道：“茅四道长呢？”

英无双道：“也不在。”

“茅四道长也不在？”

丁盛奇道：“他们会到哪里去了呢？”

林仲达道：“咱们快去看看。”

英无双道：“柴房里只有两个空酒坛，有什么好看的？”丁盛说了句“走”，当先朝后进走去。陆长荣、林仲达也跟着走去，英无双也只好跟着他们走了。

丁盛一脚跨进柴房，目光就朝四周打量着，一面说道：“茅四道长和楚师弟一同走的，他们会到哪里去了呢？”林仲达道：“这两个空酒坛，都是新开的，两个人喝了两坛酒，一坛五十斤，两坛就是一百斤，还不醉倒吗？”英无双道：“大哥也真是的，和老道长到哪里去，也不和大家说一声。”

陆长荣道：“小师弟为人一向谨慎，这一定是老道长不让他和大家说的了。”

丁盛眼看地上两个空酒坛、一个直立，一个横卧着，心中不觉一动，走近过去，俯身一看，只见横卧的一个，坛肚上似有字迹，因柴房光线黝黑、看不清楚，一面说道：“这酒坛肚上像有字迹呢？”英无双急忙闪了过去，说道：“在哪里？”

丁盛一指横卧的酒坛，说道：“如果不是要我们注意，这个酒坛为什么要横着放呢？”

英无双如今“九阴神功”已有六成火候，目光一凝，就看得清楚，酒坛肚上有四个歪歪倒倒的字，好像用刀刻划的一样，这就念了出来：“咱们走了，这字不是大哥的笔迹。”丁盛道：“那是茅四道长写的了。”

英无双气道：“不写我们也知道大哥和他一起走的，写这四个字有什么用？又没说到哪里去。”

丁盛突然心中一动，想起昨晚柳七娘临走时说的那句话来：“勾漏夫人

一再向东海镖局下手，就是为了你楚玉祥，只要你离开了，东海镖局就不会再有事了。”暗道：“莫非楚玉祥和茅四道长找上勾漏山去了？”

一念及此，不禁暗暗攥了下眉，这话目前还不能说，不然，英无双心急楚师弟安危，很可能也会偷偷的追上去，当下俯身提起酒坛，说道：“茅四道长可能约楚师弟出去走走，很快就会回来的了。”

英无双道：“不，老道长一定和大哥去了什么地方，如果很快就会回来，老道长就不会在酒坛上留字了。”林仲达矍然道：“小师弟会不会是到勾漏山去找勾漏夫人的？”

丁盛暗叫了声：“糟！”

英无双道：“林二哥说得对，大哥一定是找勾漏夫人去了，我去告诉师娘、师父，我们要快些追上去才是。”说完，急急一个转身，往门外冲去。

丁盛一手提着酒坛，急急跟了出去，喝道：“无双，你快站住。”

英无双听到丁大哥的喝声，脚下一停，说道：“我去告诉师娘师父呀！”

丁盛道：“楚师弟和老道长如果真的去了勾漏山，我们大家也得计议计议，分拨上路，如何走法，如何联络，你师父、师娘都是急性子的人，万一听了消息，马上就走，我们又如何联络得上？”

英无双道：“好嘛，我不去告诉师娘师父就是了。”丁盛道：“不是不告诉他们，我们先去报告了阮老爷子，然后再请二位前辈过来，大家商议，两位前辈就不会单独行动了。”

口中说着，一行人脚下加快，来至前进。

阮老爷子阮伯年和三手真人、终南五剑刚用过早餐，在总镖头休息室闲聊，看见丁盛一手提着一个酒坛匆匆走入，不觉抬目笑道：“丁老弟，你拿着这个空酒坛走入，想必有什么事了”

丁盛道：“茅四道长和楚师弟一同走了。”

阮老爷子一呆，说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丁盛这回不好隐瞒，说道：“很可能是到勾漏山去的。”阮老爷子道：“玉祥怎么会不声不响走的呢？”丁盛道：“这酒坛上是茅四道长留的字。”

他把酒坛送到阮老爷子面前。

阮老爷子目光一注，说道：“咱们走了……啊，老道长没说到勾漏山去，说不定只是在附近走走，过一会就会回来英无双道：“老爷子，如果大哥和老道长走走就会回来，那就不会在酒坛上留字了。”

阮老爷子一手拂须，说道：“但老道长只说他们走了，也并没说到勾漏山呀！”

丁盛道：“这有可能，昨晚楚师弟替毒母门下两个女弟子解去‘九阴神功’，释放她们之后，柳七娘走到门口，说过几句话……”

阮老爷子问道：“柳七娘说了什么？”

丁盛道：“她说：‘勾漏夫人一再向东海镖局下手，就是为了你楚玉祥，只要你离开了，东海镖局就不会再有事了’。楚师弟可能和茅四道长说起，茅四道长就要他一起去的。”

三手真人听得直是皱眉，这位茅四道长，自己从小就认得他，只是不知道他武功竟有这般高法。这人语无伦次，疯疯癫癫的，是个出了名的疯道士。

茅山供奉的三茅君，是汉时茅盈和他两个弟弟茅固、茅衷在茅山得道成仙，大家都称之为三茅真君，他就自称茅四真君。纵然武功高强，但神志有点不大正常，两人这样找上勾漏山去，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

阮老爷子道：“玉祥和老道长走在一起，绝不会出事，而且此去勾漏，路程遥远，咱们及时赶去施救，也来得及。”说到这里，就抬头朝英无双道：“英姑娘，你去请令师娘和令师到这里来，咱们商量商量……”

英无双没待他说完，口中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走。

不多一回，只听西门大娘的声音在外说道：“阮老爷子，玉祥和茅四道长上勾漏去了，我们快赶上去才好，这勾漏贱人，很可能和昔年的勾漏山君有关，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她人还未到，破竹般的声音就先传了进来。

阮老爷子听得不由一怔，勾漏夫人，自己怎么会没想到勾漏山君？

东门奇接口道：“勾漏山君是老夫想起来的，你也没有想得起来。”

两人已经走到门口，西门大娘忽然脚下一停，哼道：“勾漏山君早在五十年前就名满武林，大家称他为亦正亦邪，老娘会想不起来？”

东门奇道：“你想得起来，怎不早说？等老夫说出来了，你就抢在前面说，好像是我想出来的。”

“这还想不出来？”

西门大娘叉着腰道：“我只是在想，勾漏山君至少已有二三十年没有他的消息了，会不会又有什么稀奇？”两人为了一句话，就在门口争吵起来。

阮伯年站起来，呵呵笑道：“东门老哥贤伉俪快请进来，大家就是等着二位呢？”

西门大娘道：“你们都听到了，是老不死在和我争勾漏山君，好像老婆子不知道勾漏山君似的。”

东门奇道：“谁和你争了？是你堵在门口，不进去，在和老夫争论。”

两个人终于走进来了，三手真人含笑道：“二位快请坐下来，咱们讨论正经事儿要紧。”

西门大娘一屁股在椅上坐下，说道：“这茅四道长怎么和小孩似的，也不通知大家一声，就和玉祥偷偷的上勾漏山去，如果那勾漏贱人真和勾漏山君有关，勾漏魔宫，岂是两个人就能闯的？”

三手真人老脸被她说得一红，不觉唉了一声，说道：“这位老前辈，贫道小时候，他就住在观里，平日疯言疯语，自称茅四真君，大家背后都叫他疯道人，除了喝酒，谁也不知道他是有武功的人，只怕连先师也不知道。楚小兄弟和他在一起，真是……咳，咳，这叫贫道怎么说好，他可能还是贫道的前辈……”

西门大娘气道：“玉祥也真是的，茅四道长武功虽高，是个疯子，和疯子上勾漏山去，这有多危险？老不死，咱们先追上去，别让玉祥吃了亏！”

她刚坐下的人又虎的站了起来。

阮伯年连忙摇手道：“老嫂子，你先请坐，从这里前去勾漏，路程还远得很，咱们先计议计议，如何走法？咱们人数多，最好分作几拨人上路，如果大伙走在一起，还未到半途，勾漏夫人就先知道了。”

西门大娘又回身坐下，说道：“就是知道，咱们也不怕她呀！”

阮伯年道：“不是怕她，她先知道了，就会多一分准备，以逸待劳，总是咱们远去的人吃亏，如果她知道不是咱们对手，躲了起来，咱们又到哪里去找？”

他最后这几句，是知道西门大娘生性好强，这样说，她会高兴。

果然，西门大娘口中唔了一声，点着头道：“这话不错，偌大一座勾漏山，她躲起来了，咱们找上一年，也找不到她。”

阮伯年笑道：“所以咱们应该分批上路，而且中间还得互相联系，等到了勾漏山，才不至有落后和走迷了路。”

西门大娘道：“咱们这里的总指挥，不是丁老弟吗，咱们就听他调度好了。”

丁盛站着的人，连忙抱抱拳道：“在座的都是在下前辈西门大娘没待他说下去，就拦着道：“丁老弟，不用客气，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就怎么分配，玉祥走了半天啦，你分配好了，咱们就得上路，别再前辈后辈了。”

三手真人也道：“丁老弟，听说你几次调兵遣将，都获全胜，那就不用客气了。”

丁盛目光朝四周转了转，才抱拳道：“在下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这里是咱们的根本，总得有人留守，陆总镖头和林副总镖头二位，再加上阮老爷子门下留下四位，和何镖头、（金和尚何尚）向镖头、（麻面张飞向传忠）一同留守镖局，人手应该够了……”

陆长荣道：“丁兄，上勾漏是给先师报仇去的，兄弟武功纵然不济，自然也非去不可。”

阮伯年道：“你且慢点再说，让丁老弟说完了。”

丁盛道：“在下方才说过，东海镖局是咱们根本重地，开了门，总得有个有份量的人坐镇，陆兄是总镖头，最好坐镇镖局……”

林仲达道：“镖局有大师兄坐镇了，兄弟就可以去了。”

丁盛朝终南五剑抱抱拳道：“五位前辈已有多年不在江湖走动，认识的人不多，最好自成一路，是第一拨，另由孙风追随五位同行，可以沿途留下记号，而且孙风轻功极佳，有什么事，可以和第二拨人取得联络。”

钟子奇点头道：“好，老朽兄弟就担任第一拨。”

丁盛又道：“东门、西门二位前辈，认识的人较多，不过二位前辈初来的时候，都戴了面具，这次乃宜戴上面具，那就是以南荒双奇的身份上路，由钱电改扮二位的大弟子，为第二拨。”

东门奇尖笑道：“好、好，咱们南荒双奇带着徒儿，倦游回去……”

西门大娘道：“无双呢？不和咱们一起？”

丁盛道：“三位姑娘都是第四拨。”

东门奇道：“好吧，就这样好了。”

丁盛又道：“阮老爷子，李道长，武林四公子、阮兄、赵雷，以及阮老爷子门下王三元、高伯勋为第三拨，如果林副总镖头要去，亦无不可。”

林仲达道：“老爷子，晚辈家父和大哥都在贼人手中，晚辈是一定要去的了。”

阮伯年点头道：“好，长荣，那你就在镖局留守吧！”陆长荣只得应了声“是”。

裴畹兰道：“丁大哥，我是第四拨吗？”

丁盛笑道：“不错，咱们第四拨有裴兄、裴姑娘、英姑娘、梁姑娘、李云、和兄弟一路，另外再调四名趟子手，归李云指挥，不过咱们第四拨现在就要上路了。”

钟子奇道：“老朽兄弟是第一拨，该什么时候上路？”丁盛道：“第一拨午餐后稍事休息，即可上路，第二拨迟上半个时辰，也可以上路，第三拨必须等晚餐之后再行上路，四拨人的联系工作，自有赵雷等四人负责，如果路上没有意外，诸位就不必过问他们。”

说完，就拱拱手道：“老爷子，在下另外有事，要先走了。”他举步走出，裴允文兄妹、英无双、梁慧君一同跟着他走出。

第四拨走在最前面，七匹骏马上坐了丁盛、裴允文、李云和四名趟子手，另外是两辆马车。

一行人开了镖局大门，直驰出去。这一情形，就像东海镖局保了一批镖上路一般。

出了镇江城，就一路往西行驰，中午在东昌街打了个尖，傍晚时分，赶到龙都。

这是秦淮河下游的一个小镇，镇西有一座小庙，一共只有两进庙宇，一个庙祝，一行人就在这小庙的前进大殿上过夜。

两辆马车驰进天井，从第二辆马车上跳下来的只有裴晚兰一个人。

丁盛、裴允文，裴晚兰、李云和四名趟子手，两名车把式，就坐在殿前石阶上吃着带来的干粮。

一名趟子手却拿着干粮送给停在天井中的车上去，可见还有人坐在车上。

等大家用过干粮，天色也已黑暗下来，于是由四名趟子手从车上搀扶着两个人下车，走进大殿。

这两个人，赫然是瘟疫道人和徽帮卢寿同，只要看他们需人左右搀扶而行，明眼人一望而知是被点了穴道，不能自己行动。

如今天色已经全黑，小庙大殿上只点燃一支蜡烛，烛光荧荧，并不很亮，一行人经过一天奔驰，大家都休息了。

丁盛和裴允文兄妹在大殿神龛前面坐地调息，李云和四名趟子手，两名车把式则在大殿左首地上躺卧下来。

瘟疫道人和卢寿同因穴道受制，也在大殿左首靠壁席地而坐。

神龛前一张青石供桌上，虽然点了一支蜡烛，但时间渐渐过去了，蜡烛已经只剩下半寸光景，烛光也渐渐暗了下来，眼看快要点尽了！

就在此时，小庙左首围墙上，轻如落叶飘下一个黑影，好轻快的身法，一下就闪近石阶，左手抬处，发出两声极其轻微的破空细声，敢情打出了两支极为细小的暗器，立即一个转身，双足轻点，长身掠起。

他丝毫也没有惊动正在休息的人，就一下飞越过围墙，朝庙外泻落。但当他飘身落地之际，忽然发现和他相距不到两丈来远，对面站着两个人。

这两个人他都认得，一个是东海镖局的东方英，另一个是江南分令投到东少镖局去的梁慧君。

原来丁盛算准今晚有人会来暗杀瘟疫道人和卢寿同两人灭口，因此要英无双、梁慧君躲在车中，直等天黑之后，才悄悄到庙外埋伏。

黑影人方自一惊，正待后退。

英无双冷笑道：“朋友既然来了，还想走吗？”黑影人心知上当，一手按剑，哼道：“你们要待怎的？”梁慧君道：“她叫宫月香，是秦总监的义女。”宫月香（黑影人）怒声道：“姓梁的贱人，你吃里扒外，真是该死！”

喝声出口，抬手间长剑出鞘，身发如风，连人带剑疾冲而上，一剑当心刺出。

梁慧君冷笑道：“宫月香，你已经落入重围，还发什么狠？”当的一声，格开她刺来长剑。

宫月香冲向梁慧君，是因为她知道梁慧君的武功，不如自己，只要把她

逼退，就有逃走的机会，因此一剑出手，一言不发，手腕摇动，刷刷刷一连三剑紧紧接着攻出。

梁慧君岂肯示弱？后退一步，挥动长剑，以攻还攻，和她硬拚了三剑，但听一阵锵锵剑鸣，两人各自震得后退了半步。

突然一条人影疾欺过来，叫道：“梁姑娘，让我来接她几招。”

这说话的是裴晚兰，她见猎心喜，自然也要插上一手，话声出口，剑声出口，剑光一闪，已朝宫月香左肩刺了过去。

梁慧君看她抢着出手，只好往后退下几步。

宫月香心头又急又怒，口中哼了一声，回身发剑，刷刷攻出。

裴晚兰展开家传“流云剑法”，一面喝道：“丁大哥算准今晚会有贼党前来行刺，没想到咱们出动人手，只截住你一个臭丫头，凭你臭丫头这几手三脚猫的剑法，也敢出来丢人现眼，这时候弃剑受缚，蓝大爷只要挑断你双手大筋，还可饶你不死。若是再图顽抗，蓝大爷一生气，管教你丫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时莫怪蓝大爷心狠手辣，不懂惜玉怜香。”

她口中说得恶毒，那是存心要激怒宫月香的，但她手上却也毫不松懈，“流云剑法”一招紧过一招，剑光快得有如行云流水，参差飞洒，漫天都是流动的银芒。

宫月香可也不是弱者，手中长剑左旋右转，在身前划起一道又一道剑光，三剑之中有两剑化解来势，一剑反击，但这反击的来剑，往往逼得裴晚兰忙不迭的回剑封解。

瞬息之间，两人已打了十几个回合，双方似是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谁也没有占到便宜，宫月香难免心焦起来，对方人手不少，没有现身的不去说他，光是眼前，东方英（英无双）还没有出手，梁慧君的武功，也只比自己略逊一筹，这三人如果联手上来，自己就绝非他们的敌手。

心念这一动，口中突然轻叱一声，长剑急振，陡然一剑斜划而出。

裴晚兰只觉她这一剑来得极为奇诡，一时之间，剑势不觉稍现迟疑，才举剑封出。

但听“当”的一声，两剑交击，宫月香争得半拍先机，就得理不饶人，手中长剑闪电般一连刺出九剑之多。剑光如匹练横飞，银蛇乱闪，直逼得裴晚兰连连回剑自保，身形闪动，飘来飘去不敢硬接其锋。

宫月香眼看机不可失，身形一晃，从裴晚兰右侧闪出，双足一点，身如箭射，一下飞掠出去三丈来远。她堪堪落到地上，陡觉一股疾风从身边掠出，一个人已拦在面前，那是东方英！（她只知道英无双是东方英）。此时她急于离去，眼看英无双轻功身法虽比自己快了一步，但对方抢着掠到前面，脚步还未站稳，她岂错得机会？一言不发疾欺而上，探手就是一掌，掌随人上，笔直朝英无双当胸印去。

英无双哼了一声道：“来得好！”

左手一抬，也没击出。

宫月香的手掌已经印到，两只手掌“啪”的一声击个正着。她满以为自己这一掌用了九成力道，定可把对方推震出去。那知“啪”声入耳，但觉自己手掌好像拍在冰块上面！不！比冰块冷十倍都不止，掌心骤然一冷，半条手臂立即奇冷澈骨，一股寒气就迅速往上渗透！

“天底下会有这么冷的手掌！”

她心头大吃一惊，急切之间，迅速剑交左手，右手朝左肩连点了几处穴

道，封闭住经穴。

那知这眨眼之间，左手业已冻得麻木不仁，右手把长剑交到左手，左手五指已经僵硬得无法弯曲，“当”的一声长剑跌落地上。

宫月香究竟是久经大敌，临危不乱，左脚脚尖一挑，右手一抄已把长剑接住，咬紧牙关，唰的一声朝英无双刺去。英无双只和她对了一掌，就没再出手，只是冷冷的看着她，此时看她举剑刺来，披披嘴道：“宫月香，我要杀你，你长剑跌落之时，我至少可以刺你三剑。”

身形一闪，避了开去。

宫月香横下了心，叱道：“你没刺我是你的事，我偏要刺你。”

刷刷两剑又急刺而出。

英无双冷哂道：“你这样的剑也能伤人？”

青霓剑随手划出。

她如今已把楚大哥教她的十三剑全练熟了，虽然只是随手划出一剑，却把宫月香刺去的两剑都接住了，只听“呛”“呛”两声，宫月香手中长剑立被削断了两截。宫月香大吃一惊，急忙后退，手中已只剩下尺许长一柄断剑，心知今晚绝难讨好，身形一个急旋，朝左掠去。英无双也没追击，任由她掠去。

宫月香掠出三丈来远，只见前面站着身穿蓝布大褂的汉子，一手持一支三截棍，嘿然道：“臭丫头你怎么才来，老子已经等候了好一会功夫了。”

宫月香但觉整条左臂都已冻僵，连身上也冷得直打寒噤，她咬紧牙关，举起断剑使了一招“飞鹰击兔”，双足一点，跃起三丈来高，右手一圈，划起一圈剑花，朝李云当头飞击去。

那知刚刚纵起，陡觉一个寒噤，一口真气再也提吸不住，一个人忽然从空中跌坠下来，落到李云面前！

李云在笑道：“没用的丫头，去吧！”

这便宜他可捡到了，毫不待慢，把她一个人像皮球般踢出一丈来远。

只见一道人影飞泻而下，一把抓住宫月香左臂，笑道：“她是秦大娘的干女儿，别伤了她性命。”

宫月香左臂已僵，被丁盛抓住了还一无所觉，耳中听到有人说话，目光一动，才发现自己已被丁盛抓住，心中一急，右手断剑疾刺过去。

丁盛右手一探，一把扣住她执剑脉门，左手放开了她左臂，回头笑道：“东方兄弟，你的‘九阴神功’真还厉害，我抓住她左臂，冷的我五指还隐隐生痛呢！”

说话声中，左手疾落，连点了宫月香几处穴道，提着她越墙而入。

英无双、裴允文兄妹、李云等人也随着越墙而入。

这时趟子手们已经换上了一支蜡烛，烛光就明亮了许多，丁盛把宫月香往地上一放，抬头道：“你们可以去把瘟疫道人和卢寿同请下来了。”

两名车把式答应一声，走近马车，打开窗帘，喝道：“你们两个现在可以下来了。”

瘟疫道人被楚玉祥破去了一身武功，自然不敢反抗，任人摆布。卢寿同却只是穴道受制而已，但他前晚被孙风、李云“修理”了一顿，此人老奸巨猾，好汉不吃眼前亏，也学得很窝囊，听到车把式的喝声，两人乖乖的跨下马车，跟着走上大殿。

丁盛和裴允文等人都已在神龛前面围着坐下。四名趟子手却站在两边，



地上还扑卧着一个身形瘦小的黑衣人。

卢寿同看到这般情形，心中不禁又暗暗打鼓，老实说，他看到丁盛就像老鼠看到了猫，连忙说道：“总堂主有什么见教吗？”

丁盛伸手朝神龕左首一指，含笑道：“两位先去看看那是什么？”

瘟疫道人和卢寿同依言走了过去，目光一注，这靠壁而坐的两个人，衣着打扮竟然和自己两人一般无二，甚至连面貌、肤色都十分相似，但走近了，你就可以发现那不是真人，只是两个木偶而已！

瘟疫道人和卢寿同不知丁盛弄来两个和自己两人相似的木偶，葫芦里卖什么药？方自一怔，还没开口！

丁盛已经含笑道：“两位再仔细看看‘心坎穴’上钉着的那是什么暗器？”

瘟疫道人和卢寿同依言俯下身子，凝目看去，这两个和自己两人相似的木偶“心坎穴”上，果然钉着两支比绣花针还细的钢针，只要看它通体色呈乌黑，显然是淬了剧毒的飞针！卢寿同看得神色为之一变！

丁盛问道：“二位认得出这是什么针吗？”

瘟疫道人道：“这针上淬过剧毒，好像是见血封喉的毒针！”

丁盛道：“道兄不知此针来历吗？”

瘟疫道人道：“贫道不知道。”

丁盛面带微笑，朝卢寿同道：“卢老大想必知道此针的来历了？”

卢寿同心头暗暗一震，忙道：“在下……知道……”

他原想说“不知道”，但看到丁盛的笑容之中，双目隐露神光，紧盯着自己，心头一害怕，连忙改说知道了。

丁盛点头道：“丁某早就知道卢老大一定认得出来的，卢老大已经不用害怕，此针虽毒，但打针的人不是已经被咱们拿下了吗？”

哈哈，二位如果一到此地，就下车来休息，这两支毒针就不会只射中木偶的心坎穴了，在下委屈二位在上多耽了一会，现在大概不会再抱怨在下了吧？”

这话已说得很明白，在抵达小庙之后，依然要瘟疫道人和卢寿同坐在车上，不准他们下来休息，却把两具木偶抬了下来，靠壁而坐，乃是李代桃僵之计，如果两人早下来了，此刻被毒针射中的就不会是木偶，而是他们两人了。瘟疫道人听得脸色大变，颤声道：“这是什么人，竟然用如此歹毒的毒针来取贫道的性命？”

丁盛笑道：“那自然是为了灭口，道兄也许知道他们的秘密，留之无用，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杀之灭口。”卢寿同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上，神色变得极为难过，忽然叹了口气道：“卢某真该死，今晚若非总堂主以木偶代替咱们两人，咱们岂非死得太冤了？”说到这里，愤然道：“总堂主，卢某一直为虎作伥，至死不悟，直到今晚，才知卢某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可以利用，还可以让我活下去，到了不能利用，就是该死之日，卢某何用再替他们卖命？总堂主若是信得过卢某，准许我改过自新，卢某愿意尽我一己之力，稍尽绵薄，决不再作勾漏魔宫的爪牙了。”

这回，他想通了，连“勾漏魔宫”都说了出来。

丁盛大笑道：“卢老大想通了就好，人孰无过，错而能改，善莫大焉，不但丁某，所有江南武林同道，谁都会对卢老大一翘大拇指，说声了不起，丁某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站起身来，走到卢寿同身边，双手疾发，替他解开了受制的穴道。

裴允文跟着过来，伸手和卢寿同紧紧的握了握，笑道：“卢大叔，你能幡然醒悟，真是太好了。”

卢寿同道：“这种毒针，名叫天绝针，是用针筒发射，丁总堂主搜过她的身上没有？”

丁盛笑道：“她用左手打出两支毒针，转身就走，可见她对这种毒针十分有信心，认为被毒针打中，决无生理，也由此可见这种针一定十分厉害，她发针之时，只是左手抬了抬，极可能是由针筒发射，而针筒一定藏在她左手腕下。因此在下要东方兄弟以‘九阴神功’废了她左手，使她在情急之下，无法用毒针伤人，只是还没搜过她的身。”

说完，朝英无双道：“东方兄弟，你去搜搜她身上，针筒可能在她左手腕底，另外看看还有些什么东西？”

英无双答应一声，翻过宫月香身子，果然从她左手腕底搜到一管针筒，然后伸手从她怀中掏摸了一阵，除了一方手帕，只有几两碎银子，和两张叁百两银子的庄票，就别无他物。

卢寿同目光一注，说道：“此女叫宫月香，是秦总监的义女。”

瘟疫道人眼看卢寿同已经解开了穴道，自己一身功力尽废，不觉黯然久之，才道：“贫道武功已失，虽然形同废人，但勾漏魔宫竟然要用毒针对付贫道，杀以灭口，贫道这口气也咽不下来。丁总堂主若是相信得过贫道的话，对付勾漏魔宫，贫道也未必真是废人，贫道要让勾漏魔宫看看贫道的厉害。”

丁盛是什么人，只要看他一脸俱是激愤之色，已知他说的不是空言，这就拱手道：“道兄言出至诚，在下自然相信得过，只知道兄要在下如何做呢？”

瘟疫道人道：“丁总堂主只要把贫道身上搜去的东西发还贫道，贫道就可以对付勾漏魔宫的人了。”

丁盛设下今晚之计，原是为了想使他们知道悔改，说出勾漏魔宫的方向来，如今听他们的口气，不但已经觉醒，还有相助之意。

心中自然大喜过望，连忙拱手道：“道兄吩咐，在下自当从命，咱们一行人，原是要上勾漏山去的，能得二位参加，自是最好不过之事。”

一面朝梁慧君道：“梁姑娘，酉道长有一个黄布袋，楚师弟交你保管，不知带来了没有？”

梁慧君点点头道：“我带来了，自然带来了。”

裴晚兰笑道：“那是我要你带出来的，布袋里有一瓶瘟疫散，我说到了勾漏魔宫，如果他们人数多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瓶子朝他们丢过去，让他们闻闻瘟疫散的厉害。”

说话之时，梁慧君已从包裹中取出一个黄布袋来，递还给瘟疫道人。

瘟疫道人面有喜色，连忙双手接过，口中说道：“多谢梁姑娘。”

卢寿同问道：“总堂主擒下此女，不知要如何发落？”

瘟疫道人道：“此女一定知道勾漏魔宫，贫道去过一次，自信还记得路径。”

丁盛道：“如此就好，此女曾用天绝针杀害三茅宫观主葛道长，那就送交李道长去处置好了。”

这一晚就在庙中过去，第二天一早，三位姑娘依然坐了第一辆马车，瘟疫道人和卢寿同坐了第二辆，丁盛等人各自上马，依然和保镖一样，继续上路。

他们名义上是第四拨，实际却走在最前面，自有李云留下暗记，后面的三拨人，也都有一个同导，只要依照记号赶路，绝不会走迷方向。

尤其有赵雷等人互相联络，那一拨人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其他三拨人都了如指掌，其中任何一拨只要遇上事故，其他三拨可以及时赶来施救。但这一路上，四拨人都没发生什么事故。

他们由镇江出发，穿越安徽、江西、湖南三省，赶到贺县，已是广西境界，一路上多方打听，都没有楚玉祥和茅四道长的消息。

本来只有三位姑娘焦急，丁盛和裴允文只急在心里，面上却丝毫不曾流露出来。

现在连裴允文都忍不住了，目的地勾漏山一天天的接近，他耽心楚玉祥的安危，也不禁忧形于色，朝丁盛问道：“丁大哥，我们一路上都找不到楚兄，他会不会一个人去独闯魔窟？”

丁盛道：“应该不会，这一路上，咱们已经查问得很详细，楚师弟如果只是一个人，那么穿青衫、佩长剑的少年人，不一定只有楚师弟一个，还不容易问得出来，但楚师弟是和—个蓬头垢面的老道士走在一起，只要有人遇上，很容易问得出来。因此，兄弟认为咱们第一，走的是近路，第二、马不停蹄的赶路，只怕已经超到前面来了，大家也不用心急，再有三天，就可以赶到容县，离勾漏山已近，纵使楚师弟走的路径，和咱们稍稍有异，但要去勾漏，容县是必经之路，咱们有四拨人，在容县会合，只要分头留意，—定可以等着楚师弟的。”

英无双道：“万一楚大哥比我们先到，已经走了呢？”

丁盛笑道：“只要赶到容县，还会问不出来？楚师弟如果比我们先到，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天，咱们赶上去也来得及。”

英无双道：“我们那就快些到容县去，这里不要再耽搁了。”

丁盛道：“咱们今晚在这里落店，明天—早再走，才能和后面三拨人联络得上。”

落了店，天色已渐渐昏暗下来。

丁盛因这里是通往勾漏山的必经之路，可能有对方的人往还，自己—行，能够不和他们照面，总是不和他们照面的好，因此就吩咐店伙把酒菜带到房间里来吃。

这一顿饭吃毕，天色早已全黑，晚饭之后，照例赵雷、钱电、孙风三人，都会赶来和丁盛见面，报告他们今天—天的经过，也请示明天走的路径，和该做的事项，因此丁盛饭后就回到房里去了。三位姑娘住了一间，这时也已回房。

裴婉兰轻轻掩上房门，说道：“英妹，丁大哥方才说，三天之后到了容县，就可以知道楚大哥的下落，我看我们应该早些赶去才是。”

英无双道：“你没听丁大哥说，他每天都要和三拨人联络……”

裴婉兰嗤的笑道：“英妹，你这人也真是的，每天和三拨人联络的是丁大哥，又不是我们。”

英无双点点头。

裴婉兰问道：“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英无双想了想，忽然张目道：“婉姐姐，你是说我们先赶到容县去？好呀，丁大哥分不开身，我们早该先去了。”裴婉兰道：“你赞成我们先走？”

英无双点点头道：“赞成。”

梁慧君较为持重，沉吟道：“这样不大好吧，丁大哥对四拨人都有联系，一拨有事，三拨人都可以及时支援，如果我们先走了，也等于失去了联系，万一有事……”裴晚兰道：“不会有事的，我们只是先赶到容县去，比丁大哥他们早到一两天而已，何况我们有三个人，还怕谁来？”梁慧君道：“勾漏山我没有去过，但容县既然已是勾漏山脚下，任何一个门派，在它附近的城镇，必然都有眼线，何况盘踞勾漏山的是一个有阴谋野心的组织，容县岂会不安置他们的人，我们三个人没有后援，实是一件危险的事。”英无双道：“我们只是找大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裴晚兰道：“梁姐姐怕事，我们两个人去好了。”梁慧君道：“我不是怕事的人。”裴晚兰道：“不怕事就好，我们那就走吧！”

英无双道：“对，梁姐姐，我们说走就走。”

梁慧君拗不过她们，只得点点头道：“要走自然一起走了，老实说，光你们两个人走，我真还不放心呢？”裴晚兰道：“你不放心什么，难道我们还会怕了什么人不成？”

梁慧君笑道：“以你们两人的武功，自然不怕什么人；但你们都没出过门，江湖经验不足，我不和你们一起去，准会吃亏上当。”

裴晚兰道：“好啦，不用说了，我们快些走吧！”英无双道：“这时候出去，给丁大哥、裴大哥碰上了怎么办？”

裴晚兰道：“我们从后窗出去，就不会碰上他们了，来，要走就得快走。”

她一口吹熄了灯火，悄悄掠近后窗，轻脚轻手的推开窗户，外面已是街后的一排民房，这时早已熄了灯火，一片黑黝黝的，当下就用手在窗槛下轻轻一按，跳出窗去，伸手招了招。

英无双跟着双足一点，穿窗而出。梁慧君只好跟着她们出去，回身掩上了窗户。

三个姑娘家身手俐落，轻蹬巧纵，宛如三缕轻烟，眨眼功夫，就已消失在黝黑的夜色之中。

第二天一早，天色才朦朦亮，大家都已起来，盥洗完毕，店伙送来了早点，却不见三位姑娘起身。

裴允文道：“她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可能睡得很较晚，我去叫她们。”

跨出房门，走到三位姑娘的房门口，手指轻轻叩了两下，叫道：“蓝兄弟，你们怎么还不起来？咱们就要上路了，等着你们吃早点呢！”

房中没人答应。

裴允文又叫道：“蓝九泉，快起来了。”

房中依然没人答应。

裴允文已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举手重重的在门上拍了两下，叫道：“东方兄弟，你们听到了没有？”

房中没有人，当然不会有人答应。

丁盛听到他拍门的声音，也赶了出来，问道：“她们怎么会睡得这样熟的？”

裴允文道：“我看她们出了事了！”

手掌按在门中，轻吐内力，木板门“喀”的一声，被他震开，一脚跨了进去，目光一动，床上被褥摺得好好的，就是不见了三位姑娘！

丁盛跟着走入，一怔道：“她们走了！”

一下掠近后窗，伸手一推，两扇木窗只是虚掩着，应手开启，说道：“她

们从后窗走的，一定是追楚师弟去的，唉，梁姑娘江湖经验丰富，为人持重，怎么也会随着她们去的？”裴允文气愤的道：“这一定是畹兰出的主意，无双不懂事故，梁姑娘又不便坚持，所以只好一起走了。”丁盛唉了一声道：“离勾漏山一天比一天接近，对方不会不知道咱们的行动，随时随地，都得时刻防范，她们偏偏这时候不告而去，真是要命，万一出了差错，教我如何跟阮老爷子交待？”匆匆走出，要李云立即回去禀报第二拨东门奇夫妇，和第三拨的阮老爷子。

李云答应一声，立即翻身上马，急驰而去。

丁盛因英无双等三人可能会回来，只好在客店中多耽上半天时间，盼望她们及时回来。

直到中午时光，李云赶了回来，跟在他身后走进来的是武林四公子，丁盛和裴允文一起站起身来，迎了上去，和武林四公子紧紧握手。

李云朝丁盛抱抱拳道：“属下禀报了阮老爷子了，阮老爷子怕总堂主这边人手不够，特请武林四公子赶来协助。”丁盛笑道：“欢迎欢迎……”

## 第二十九章 三女作前锋

李云又道：“总堂主，属下还有一件事要向你禀报。”丁盛哦了一声，问道：“什么事？”

李云道：“属下去禀报两位南大侠，（东门奇夫妇改扮为南荒双奇，一个叫南方豪、一个叫南方侠）他们听到东方少侠夤夜走了，就急着上路，要属下转告总堂主，他们会在勾漏山下等候咱们的。”

丁盛一呆道：“他们也走了？”

李云点点头道：“有钱老二和他们同去，就不至失去联系了。”接着挥手道：“咱们也该上路了。”

差不多快近午牌时光。

太平山下一条蜿蜒的山径旁，一家卖酒菜兼卖茶的松寮下，来了三位青衫飘逸的少年公子，在一张板桌旁品字形的坐了下来。

一名弯腰老头端着三盅茶送上，问道：“三位客官，要些什么？”

这三位少年公子敢情跑路口干，不约而同的把三盅茶喝干了，其中年纪较长的一个用手抿着嘴打了个呵欠，说道：“老人家，再给我们来一盅茶好吗？”

弯腰老头笑了笑，过去拿了一个白瓷茶壶，放到桌上，说道：“客官自己倒吧！”三人各自倒了一盅，又喝干了，才由年纪较长的一个说：“老人家你给我们下三碗面，再切些卤味就好。”另一个问道：“老丈，你们这里附近，可有客店？”弯腰老头笑了笑：“咱们这里都是山区，那来的客店？客官们若是要投宿，从这里去再走三十里路，就是榕木寨，可以给过路的客官借宿。”

过不一回，弯腰老头送来三碗面和一盘卤菜，三位少年公子低头吃喝，他们敢情跑累了，每人的一碗面，还剩了大半碗，就停筷不吃，其中一个探怀取出一锭碎银放到桌上，就站起身来。

弯腰老头走了过来，陪笑道：“客官不吃了？”年纪较长的道：“我们吃不了。”

弯腰老头伸手取过银子，说道：“老汉给客官找钱……”年少的一个道：“不用找了，老人家，榕木寨怎么走法？”弯腰老头拿着银子不禁一呆，这锭碎银足有一两来重，别说三碗面，就是一百碗也要不了这许多银子，他连说声谢谢都忘了。

年少的又道：“老人家，榕木寨怎么走法呢？”弯腰老头口中喝了一声，如梦初醒，忙道：“从这里去，朝南偏西，不过三十里多一点，走得快些，一个半时辰，就可以走到了。”

“多谢了。”

那年少的说完，三个人已经跨出松寮，急步走去。这三人正是裴畹兰、英无双和梁慧君，她们已经赶了一夜的路，到这时候还没休息过，三人虽有一身武功，也不无倦意，出了松寮，就急着赶路。这一带都是山岳地带，人烟稀少，一路上很少碰上赶路的人，三人就脚下加快，一路奔行，三十多里路，普通人要走上一个半时辰，她们连半个时辰都不到，就赶到榕木寨。这里是一个镇集，四周倚山围着一个木栅，进了寨门，是一条黄泥的道路，有着不少矮平房，东一簇、西一簇的，颇有鸡犬相闻的山居恬静之趣。

只是都是些平民的房舍，那能容得下三人借宿？

裴婉兰暗暗攥了下眉，走近一家门口，正好有一个老人坐在檐下，这就拱手，问道：“请问老丈，这里有没有可以借宿的地方？”

那老人伸手一指，说道：“从这里去，不到半里，就是龙家大院，有几间客房，就是准备给过路的客官借宿的。”裴婉兰说了声“多谢”，三个人就循着黄泥道路一路寻去。黄泥道路尽头，果然有一座庄院，那是在一座小山脚下，看去有几进房舍。

三人走近大门，就有一个老苍头模样的人迎了出来，陪着笑问道：“三位公子光临，可是找人吗？”

梁慧君抱抱拳道：“老丈请了，在下兄弟是路过这里，想在贵庄借宿一宵，不知可否行个方便？”

老苍头忙道：“有，有，敝地百里方圆，地瘠民穷，没有客店，敝庄主特地辟出几间客舍，专供过路的客官歇脚，三位公子请随老汉来。”

说完，就在前面领路。

梁慧君道：“多谢老丈。”

老苍头边走边道：“不用谢，这是现成的。”

他领着三人，走入庄院，然后又折而向西，穿过长廊，来至庄院西首。

这里是自成院落的一排五间房舍，走到一间房门口，伸手推启房门，说道：“三位公子请进，敝庄客房，每间可以住四个人，三位公子就住这一间吧！”

三人跨进房中，果见两张靠壁放着四张木床，被褥俱全，中间还有一张小方桌，围着四个木凳，地方还算宽敞，收拾得也很干净。

梁慧君道：“太好了，真该谢谢老丈。”

老苍头道：“三位公子不用客气，老汉就是专门招呼过客的，你们请坐下来休息吧，老汉马上叫人送茶水来。”梁慧君又说了声：“多谢。”

老苍头退了出去，随手掩上房门。

裴婉兰打了个呵欠，就在木床上躺了下来，说道：“总算找到了住的地方，真累死人了。”

梁慧君抿抿嘴笑道：“我没说错吧，你们从没出过门，不知道路上的辛苦，才一个晚上没睡，就困成这个样子了！”裴婉兰道：“你不睡觉的？那不成了夜猫子？”梁慧君道：“出门咯，那有在家的舒服？所以就要学会忍耐，有时前不靠店，后不靠村，只好在山岩树林里坐息上一夜，也就算是睡过了。”

英无双道：“梁姐姐说得是，我们以后就要练习练习。”裴婉兰道：“在山岩树林里坐息？还用得着练习？”梁慧君嘘了一声，压低声音道：“东方兄弟，你又忘了，我们出来的时候说好的，我叫魏君良，你叫我什么？”英无双哦了一声，说道：“对不起，我叫惯了，不小心就叫出来了。”

说话之时，房门开启，一名小厮给三人送来了一壶茶水，放到桌上，就退了出去。

三人一晚未睡，亟待休息，梁慧君过去闩上了门，大家就在床上盘坐调息，运气行功。

天色渐渐接近黄昏，只听老苍头的声音说道：“老奴把三位公子就安顿在这间房中。”

接着响起另一个中年人的声音说道：“你快去叩门，这地方只能让过往的行旅歇脚，怎好委屈读书公子？”

三位姑娘听到脚步声，早已睁开眼来，此时不约而同的轻轻一跃下床，围着方桌坐下。

梁慧君取过茶壶，给大家斟满了茶，好像正在围桌闲坐模样。

接着只听门上响起剥落叩门之声，老苍头叫道：“三位公子请开门。”

梁慧君起身拉开房门，老苍头一脸歉疚的陪着笑道：“三位公子，敝庄主前来拜会。”

说完，立即向旁退开。

老苍头身后是一个四十来岁身穿蓝缎长袍的中年汉子，不但衣着体面，人也生得面貌白皙，温文庄重，老苍头向旁退开，他就跨上一步，连连拱手：“三位兄台光临寒庄，真是蓬荜生辉，兄弟正好去城中拜会一个朋友，不克亲自接待，下人无知，把三位兄台安顿在这里，这是敝庄接待普通过往行旅歇足之处，岂不怠慢了三位贵宾？兄弟刚才听龙福一说，特地前来赔罪，还望三位兄台多多海涵才好。”

梁慧君连忙拱手道：“原来是龙庄主，在下兄弟幸会，贵地附近没有客店可以落脚，才冒昧前来贵庄借宿，这里已比一般客店好得多了，龙庄主请里面坐。”

龙庄主连连摇手道：“不，不，三位兄台乃是敝庄贵宾，怎可住在这里？兄弟特来奉邀，务请三位到兄弟书房奉茶，兄弟已经吩咐他们收拾好三间宾舍了。”

梁慧君道：“龙庄主不可客气，在下兄弟出门在外，能有这样的房间，已是很好，明天一早，就要赶路，龙庄主盛意，实在愧不敢当。”

裴晚兰也道：“庄主不用客气，在下兄弟叨扰一宿，明日还要赶路，这里可说已经比一般客店好得多了。”

龙庄主哈哈一笑道：“三位兄台，这已经不是客气不客气的事了，因为三位兄台宠临敝庄，兄弟如果让你们住在这等简陋的房间里，一旦传扬出去，说是某天有三位佳公子到了榕木寨龙家大院，兄弟竟然把你们当作普通过往的旅客看待，这一来，教龙某这张脸还往那里搁？”

此人当真是好客而又好名者了。

梁慧君看他这么说了，就不好再推辞了，望望两人，说道：“龙庄主既然如此好客，咱们如果再要推辞，岂非不识抬举了？”

龙庄主忙道：“言重、言重，二位肯赏光，乃是兄弟的荣幸。”

一面抬着手道：“那就请到兄弟书房奉茶。”

梁慧君道：“龙庄主这般客气，在下兄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三人各从墙头摘下长剑，佩到腰际，就由龙庄主陪同，走出西跨院的客房，再从长廊折而向东，跨出一道圆洞门。

眼前花木葱郁，已是大宅院东首的一座花园，白石铺成的花间小径，傍花依柳，倍增幽趣！

花径尽头，出现了五栋精舍，晶窗书槛，掩映着玉钩茜纱，富丽而清静。

龙庄主陪着三人进入书房，分宾主落坐，两名眉目如画的青衣小鬟手托金漆茶盘，送上香茗。

这时外面天气已经渐渐昏暗下来，但书房中四壁点燃起琉璃灯，如同白昼，使人毫无天色已经黑下来的感觉。梁慧君拱拱手道：“在下兄弟还没请教龙庄主的大号呢！”龙庄主笑道：“兄弟也正想请教三位兄台尊姓大名哩，兄弟龙在田，一生淡泊名利，就是喜欢结交朋友。”梁慧君道：“在下魏君



良。”

然后一指裴腕兰、英无双两人，说道：“他叫蓝九臬，他叫东方英，是在下的结义兄弟。”

龙在田连连拱手道：“原来是魏兄、蓝兄、东方兄，兄弟真是幸会得很！”

接着说道：“兄弟看魏兄三位，文质彬彬，俊美如玉，先前还当是过路的赶考相公，后来看到三位都身佩宝剑，想必还精通武功了？”

梁慧君道：“出门之人，佩剑防身，在下兄弟略谙拳剑而已！”

龙在田喜道：“这真是太好了，兄弟就是喜欢结交身怀武功之士。”

说到这里，目光一注，问道：“三位兄台不知是到哪里去公干的？”

梁慧君道：“在下兄弟是寻找我们结义大哥来的。”龙在田道：“三位的结义大哥不知是谁？周围百里之内，兄弟或可稍效微劳。”

梁慧君心想：“自己三人是找楚大哥来的，他既然说出百里之内可以效劳，想必在这一带颇有势力，那就告诉他也好。”心念转动，这就说道：“我们大哥叫楚玉祥，他是往容县去的。”

龙在田沉吟道：“你们从哪里来的？”

梁慧君道：“金陵。”

龙在田又道：“一路上都没追上他吗？”

梁慧君道：“是的。”

龙在田又道：“不知这位楚兄有多大年纪？相貌如何？”梁慧君道：“和我们差不多，哦，和楚大哥走在一起的，是一个蓬着头发的老道士，穿一件灰布道袍，喜欢喝酒。”龙在田点头笑道：“这就好打听了，一位少年公子和一个蓬头老道走在一起，容易引人注目。”

他站起身道：“三位且请宽坐，兄弟这就去吩咐庄丁，要他们出去打听一下，近日之内，可有这样两个人从这里经过？”梁慧君道：“如此就麻烦龙庄主了。”

龙在田含笑道：“魏兄不用客气，只要那位楚兄这百里之内经过，敝庄庄丁一定可以打听得出来。”

说完，急步朝外行去。

英无双道：“这位龙庄主不但好客，人也热心得很！”裴腕兰低声道：“听他口气，百里之内的事，他都可以查得出来，可见他势力不小了。”

梁慧君道：“方才他急步往外走去，脚不扬尘，步履轻捷，看来还是个练家子呢！”

英无双道：“他很可能是雄霸一方的人，自然练过武的了。”

梁慧君压低声音道：“所以我有些后悔，不该把真话告诉他的。”

裴腕兰道：“我们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如何去替我们打听楚大哥的下落呢？”

梁慧君微微摇了下头说道：“你们也不想想看，这里离勾漏山不过两三百里了，他在这一带如果有相当势力的话，不是勾漏一党，会容得了他吗？”

裴腕兰低啊一声道：“那我们怎么办呢？”

梁慧君笑道：“那也不要紧，他就是勾魔的手下，也不过是这一地方的土豪而已，不会知道江南分令和东海镖局的事，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们是找上勾漏山去的。所以他能帮助我们打听楚大哥的下落，自然很好，如果他真有不利于我们的举动，我们也未必怕他。”

裴腕兰道：“对，我们连勾漏山都不怕，还会怕他吗？”

梁慧君低声道：“但我们也要小心些为是。”

刚说到这里从窗外望出，龙在田正从花径上走来，跨入书房，含笑道：“三位兄台只管放心，兄弟已派出几个庄丁，分头去附近几条通往容县必经之路的镇甸上去查问了，最迟明天中午以前，必会有消息传来，但三位兄台明日一早恐怕走不成了，要在敝庄多盘桓上半天才好。”

梁慧君感激的道：“如此麻烦龙庄主，在下兄弟真是不好意思。”

只见两名青衣小鬟并肩走入，躬身道：“启禀庄主，酒筵已经摆好，可以入席了。”

龙在田点点头，站起身，抬手道：“三位兄台远来，兄弟无以为敬，刚才吩咐厨下，做了几式粗肴，聊表地主之意，现在请入席了。”

他右手抬处，书房的客厅左首，两名青衣小鬟站在一左一右，拉开一道紫绒帘幕，露出一个圆洞门，里面是一间雅致的膳室，一张紫檀八仙桌上，果然银环牙箸，摆满了菜肴。梁慧君道：“龙庄主怎好如此破费？”

龙在田爽朗的大笑道：“三位兄台如果是读书人，当真风流名士，如果身怀武功，也是少年侠士，难得光临敝庄，这是兄弟的荣宠，粗肴水酒，实在不成敬意，魏兄何须客气？请请！”

当下引着三人进入膳厅，分宾主落坐，两名青衣小鬟手持银壶，给四人面前斟满了酒。

龙在田举杯道：“三位兄台远来，兄弟先敬三位一杯。”说完，举杯一饮而尽。

斟满的是银杯，当然可以放心酒中不会有什么手脚，三人只好和他干了一杯。

青衣小鬟立即替四人斟满了酒。

接着梁慧君举杯道：“在下兄弟都不善饮酒，但主人这份盛情，实在令在下兄弟无比感激，这一杯是在下兄弟敬主人的，干了这一杯，在下兄弟实在不能再喝了。”说完，三人一同举杯喝干。

龙在田和他们干了一杯，举筷道：“三位兄台那就请用菜吧！”

满桌佳肴，海陆杂陈，不但丰富，而且厨司的手艺也极为不俗，每一盘菜，都做得色香味俱佳。

梁慧君举筷道：“龙庄主菜肴如此丰盛，真是不好意思。”口中说得客气，但举筷之际，却只拣龙在田下过筷的菜肴下筷。

英无双、裴晚兰两也只是跟着梁慧君下筷。

龙在田只当他们客气，主人没动过筷，他们都不好意思先动筷，于是他在每一种菜肴上都先下了筷。

两名使女还是替三人面前斟满了酒，三人已经声明过不会喝酒，是以主人虽然殷勤劝酒，三人只是略一沾唇而已。龙在田因为和三人还是初交，不好勉强，因此只是殷勤的要三人多用些菜，两名使女装上饭来，三人只好各自吃了一碗，便自住筷。

龙在田连声说着：“简慢。”

就站起身引着三人回到书房落坐。两名使女端上新沏的香茗。

龙在田陪着三人闲聊了一阵，才站起身拱拱手道：“三位兄台长途跋涉，还是早些去休息吧，兄弟已要她们收拾好宾舍，那就请吧！”

一名使女不待吩咐，点燃起一盏纱灯，走在前面引路。龙在田抬着手道：“三位兄台请。”

梁慧君拱手道：“龙庄主请留步了，在下兄弟由这位姑娘引路就好，不敢再劳动庄主了。”

龙在田道：“魏兄三位初来，兄弟忝为主人，怎好……”梁慧君道：“方才叨扰盛宴，在下兄弟已是心感不安，龙庄主千万不可再客气了。”

龙在田道：“兄弟应该陪同三位去看看房间……”裴畹兰道：“龙庄主也该休息了，在下兄弟自己去就好，实在不敢再劳相送。”龙在田迟疑了下，才道：“好吧，兄弟那就不送了，三位兄台去看看如果还缺少些什么，只管吩咐春香就好。”一面又朝春香道：“春香，三位公子需要什么，你就要赶快送去。”

那使女躬身道：“小婢省得。”

龙在田又拱手道：“三位兄台请吧，那就恕兄弟不送了。”三人也朝他拱手称谢，才跟着那使女走去，走出书房，经过一条花架长廊，来至一幢精致的小楼前面。

春香领着三人走上楼梯，一面说道：“楼下是客室、膳室和一间书房，卧室在楼上，中间一间是起居室，这里正是三个房间。”

她一面说着，一面过去打开了三间房门，又道：“三位公子看看还需要些什么，只管吩咐小婢好了。”

房间内摆设精致，一矣雕花木床，罗帐银钩，锦褥绣被，看去都是新的。

梁慧君道：“太好了，这里已经应有尽有，不需要什么了，姑娘回去，给我们谢谢龙庄主。”

春香道：“不用谢。”

裴畹兰问道：“你家主人如此好客，这里想必时常有宾客来住的？”

春香嫣然一笑道：“西院是普通客舍，经常有人住，这里两幢楼宇，乃是庄主接待贵宾之处，一年之中，难得有一二位贵宾在这里下榻。”

梁慧君道：“多谢姑娘，你请回去吧！”

春香道：“三位公子请坐，小婢去沏茶。”

梁慧君摇手道：“姑娘不用忙了，我们刚才在书房里已经喝够了，不用再沏了。”

春香道：“三位公子没有什么吩咐，小婢就告退了。”梁慧君道：“姑娘只管请。”

春香躬身道：“小婢走了。”她提着纱灯，下楼而去。英无双道：“这位龙庄主真是好人，这样好客的人，真是少见得很。”

裴畹兰扫了个呵欠，说道：“时间不早，我们两晚并做一晚睡，该早些休息了。”

英无双笑道：“看你像个瞌睡虫，说起睡，就打起呵欠来了。”

梁慧君道：“我们已有一晚未睡，是该早些休息才是。”三人就各自回房睡觉。

梁慧君在三人中是江湖经验比较多的一个。她原本不赞成这样不告而行的，为了拗不过裴畹兰、英无双两人，只好跟着她们出来。

她内心却有着沉重的压力，在路上万一出了差错，她如何向阮老爷子、丁大哥等人交代？

因此她在两人不注意的时候，都偷偷的留下了记号，好让丁大哥一行人知道她们的去向。

现在，她掩上房门，就熄去了灯，但她并没有立即脱衣就寝，只是在床

上坐息了一回。

算来快已接近二更，两位姑娘都已睡熟了，就悄悄一跃下床，闪近后窗，轻轻推开窗户，一下穿窗而出，掩上窗户，目光迅速朝四周一阵打量。

这时夜色已阑，园中一片宁静，除了树林间时有天风吹过，发出细细的吟声，已是万籁俱寂，龙家庄院，也都没有了灯火。

她双手一划，长身纵起，还是很小心的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一连几个起落，就已飞越出花园围墙。

榕木寨依着山麓，围以木栅，在接近路口的一棵大树下，检了几块拳头大的石块，运用内力，嵌入大树根部。这种记号是她跟李云学的，因为石块嵌进树根，只露出一一点，就算路人或牧牛顽童经过，也休想挖得出来。这记号是告诉后面的人，她们曾在这里过夜，第二天就走了。

就在她直起腰来之际，忽然听到路上似有人声，急忙双足一点，纵身上树，隐住了身形，低头朝下看去，只见两条人影从大路上奔行而来。

到得树下，前面一个一指栅门，说道：“到了，时间不多，咱们快些进去。”

后面一个道：“这里就是龙家大院？”

前面一个道：“这是榕木寨，龙家大院还在里面。”梁慧君忖道：“原来是来投宿的了，哦，这两人脚步轻捷，身手显然不弱！”

只听后面一个道：“戚真人就要到了，我们只要通知龙在田赶快出来迎接就好。”

说话之时，两人已经奔近栅门，纵身而入。

梁慧君听得不觉一怔，先前自己还当两人是投宿来的，如今听后面那人口气，居然托大得直呼龙在田的姓名。龙在田在这一带，至少也是一号人物，他连庄主都不称呼一声。

戚真人马上就要到了，不知戚真人又是什么人？心念一动，立即飘身落地，越过栅门，一路远远跟着两人身后进去。

两个汉子奔近龙家大院，前面一个跨上石阶，举手就把兽环敲得当当作响。

过没多久，只听那老苍头龙福在里面答应着道：“来了，来了，半夜三更，什么人把门敲得这么响？”

两扇大门开启，龙福披着大褂，连扣子都没扣好。前面一个大声道：“老管家，你快去告诉你家庄主，戚真人三更就会到，要他赶快收拾一间静室，出来迎接。”龙福迟疑的道：“戚真人？是哪一位戚真人？”老管家显然也不清楚。

后面一个大声道：“快去，你只要说戚真人是从玉阙神宫来的，你家庄主自会知道。”

“玉阙神宫？”梁慧君从未听说过。

龙福道：“好吧，你们二位请在这里稍候……”后面一个大声道：“你要快点走，再慢吞吞的就来不及！”龙福听了他这几句话，心知事情不同寻常，答应一声，果然脚下加紧，往里行去。

梁慧君隐身在附近的暗处，心中忖道：“看来玉阙神宫戚真人的来头一定很大了。”

过没多久，只见龙在田神色匆忙的带着几名庄丁奔了出来，看到门口两个汉子，连忙拱着手道：“两位兄台来了，多多失礼……”

后面汉子没待他说下去，就略为抱拳，截着道：“你就是龙庄主了，咱们没时间说什么客套话了，玉阙宫戚真人三更前就会赶到，请你吩咐庄上马上收拾一间静室，随咱们出寨去迎接。”

龙在田口中低“哦”一声，就说了两个“是”，一面连连挥手道：“快去两个人打开栅门，龙福，你去关照春梅，快去收拾一下东阁宾馆。”

两名庄丁应了声“是”，匆匆先走了。龙福也答应一声，转身往里行去。

龙在田这才朝两个汉子拱拱手道：“二位兄台，咱们走吧！”

两名汉子也没和他客气，转身就走。

梁慧君忍不住又悄悄的跟在他们身后，往栅门走去。栅门内，两旁有着不少矮瓦屋，虽是两排，并不整齐，正好给梁慧君作为掩蔽藏身之用。

这时栅门业已打开，两名庄丁手挑气死风灯，站在栅门两旁。

龙在田和两个汉子则站在栅门前的右方，只是目注远处，连话也没和两人多说。

约莫枯等了一刻工夫，才见远处出现两点隐隐的火光。后面那个汉子低声道：“来了，来了。”

龙在田似是怕他长袍上沾上了灰沙，赶紧双袖一抖，挥袖在身上掸了掸，才神色虔敬的躬身鹄立，状极恭敬。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两点火光来得极快，这时相距已不过十数丈光景，来得有如一阵飓风。

前面两个手提灯笼的汉子，和赶来向龙在田报讯的汉子同样穿着蓝布大褂，有些像庄稼人模样。

稍后是一顶软轿，由两个灰衣道人抬着，轿后跟着两个灰衣道士，年纪都在三旬左右。龙在田看到软轿，赶紧急步趋了上去，躬着身抱拳道：“在下不知戚真人夤夜光临，有失迎接，还望真人恕罪。”软轿中响起一个粗犷的声音笑道：“龙庄主好说，贫道来得突然，所以事前没有通知施主，怎能怪得施主？”龙在田抬手道：“真人请到庄内奉茶。”

软轿中人道：“龙庄主请。”

龙在田拱拱手道：“道兄们请，轿子抬到书房去好了。”说完，立即转身走在前面领路，抬轿的道人并没有停下来，一路朝龙家大院而去。

梁慧君眼看抬轿的道人步履如飞，一身武功分明大为可观，心中不无疑窦，想看看戚真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夤夜赶来又有什么事？

这就身形闪动，悄悄绕到龙家大院东首，越墙而入，一路疾走，来至龙在田的书房后面，隐入暗处，再矮着身子悄悄移近窗下。

只听龙在田的声音在书房前面招呼着：“道兄们把轿子停在廊下就好，诸位一路辛苦，龙福，你陪他们到外面去用茶。”一面又躬着身道：“真人请下轿了，书房待茶。”他话志方落，突听书房中响起一个粗犷的声音大笑道：“龙庄主快请进来吧，贫道早已在你书房中了。”这话不仅龙在田大吃一惊，连躲在后窗的梁慧君也蓦然一怔！

龙在田“啊”了一声，急步奔入，连连拱手道：“真人真是神人，已在书房之中，在下还一无所知。”

戚真人大笑道：“贫道三年前来过一次，知道施主书房在那里，所以先进来了。”正说之间，只听春香的声音道：“真人请用茶。”戚真人呵呵一笑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春香羞答答的道：“小婢春香。”

“好，好，这名字好得很！”

戚真人似是对春香极为欣赏，接着又问道：“今年几岁了？”

春香道：“十七。”

“哈哈！”戚真人大笑道：“果然是一个上好的鼎炉！”梁慧君想找个缝隙往里面瞧瞧，可惜后窗不但关着，还下了一层窗帘，根本无法看到屋中的情形。

只听龙在田道：“真人远莅，在下已吩咐厨下准备了酒菜……”

“不用了。”

戚真人道：“贫道今晚先行赶来，明天还有几位道友要来，这附近百里，只有龙庄主这里可以下榻，所以要麻烦贵庄，准备几间客房。”

龙在田忙道：“真人难得光降，平日请都请不到，真人约了朋友，那就更为难得，客房是现成的，并不费事。”“哈哈！”

戚真人笑声怪得刺耳，说道：“贫道平日是难得下玉阙宫来，这次是为了有一批不开眼的小辈，听说要找上玉阙宫去，如果让他们闯到勾漏山下，岂不笑话？所以贫道要在这里等候他……”

他提到“勾漏山”三字，听得梁慧君心头猛地一动，暗道：“他这话不是在说自己等人吗？玉阙宫，那就是勾漏魔宫了！”

这话听到龙在田耳中，也大大的吃了一惊，在他心目中，玉阙宫乃是武林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今这位戚真人居然说有一批不开眼的小辈要找上玉阙宫去，普天之下，有谁吃了熊心豹胆，敢去冒犯玉阙宫？心中想着，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人，胆敢找上勾漏山去？”

“哈哈！”

戚真人又是一声怪笑，说道：“好像是金陵一家叫什么东海镖局的人，仗着厉山双凶，和茅山一个自称三手真人的李静虚撑腰，要上勾漏山寻仇。这些小辈，不值贫道动手，贫道只要把厉山双凶和姓李的三手真人擒下了，其余的人就不足道也。”说到这里，站起身道：“好了，贫道要休息了，龙庄主可曾给贫道准备一间静室吗？”

龙在田忙道：“早就准备好了，在下给真人带路。”

“不用。”戚真人道：“只要春香姑娘给贫道领路就好。”

龙在田道：“真人难得光降，在下自当……”

戚真人一摆手道：“你去了又有何用？哈哈，春香姑娘，咱们走。”

梁慧君听到这里，知道戚真人就要出来，这就悄悄退下，然后长身掠起，一路疾奔，回到房中，才推门走出，朝英无双、裴婉兰两人房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两位姑娘虽已入睡，但练武的人，就是在睡梦之中，也经常保持警觉，听到叩门声，就各自开出门来，同声问道：“魏兄，有什么事吗？”

梁慧君招招手道：“你们来。”

说完返身就走。

英无双、裴婉兰急忙跟了过去，进入房中，梁慧君随手把门掩上了，一面低声把刚才见到听到的，和两人详细说了一遍。

裴婉兰道：“我们那要怎么办呢？”

英无双道：“他不是说明天还会有人赶来吗？咱们今晚先下手为强，把他除去，然后来一个，诛一个，反正这些人都是魔宫出来的，杀了也不为过。”

裴婉兰道：“对，我们这就找他去……”

话声未落，突听一个女子的尖叫声，划破黑夜，从西首不远传了过来。

英无双矍然道：“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迅疾掠到南首窗下，一手推开窗户。

只见一个女子声音继续的传来：“不要，小婢求求你……不要这样……”

英无双听出声音来自西首一幢楼宇，楼上还射出明亮的灯光，一时那还犹豫，足尖一点，人已穿窗飞出。梁慧君低声道：“东方兄弟，慢点！”

裴婉兰催道：“快走！”

也跟着穿窗而出。梁慧君只好急忙跟了上去。

英无双这时早已掠到西首那幢小楼面前，纵身跃上一棵大树，纵目看去。

这幢小楼和三人住的格局完全一样，中间一间灯火通明，南首两扇窗户也敞开着，连窗帘也没放下。

屋中，一个獬青脸、连鬓苍须的老道，搂住一个青衣少女，满身乱摸，正在替她宽衣解带，淫笑道：“小宝贝，你们庄主不是叫你伺候真人来的？你就得伺候真人一次……”那少女正是春香，她一面挣扎，一面哀求着：“求求真人，不……要……”

英无双看得面红耳赤，心头不由大怒，清叱一声：“好个无耻妖道。”

随手折了一段树枝，扬手朝那獬青脸老道激射过去。

这獬青脸老道就是戚真人，此刻搂着春香正在上火的时候，叱声入耳，但听嘶然有声，一缕劲急的暗器从窗外激射进来。

他双手搂着春香，忽然腾出左手，一下把射去的暗器抄在手里，只觉来势极锐，但接到手中却是极轻，低头一看，接在手中的仅是寸许长一截树枝，心知遇上了高手，不由抬目喝道：“什么人偷袭真人？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话声未落，又是嗤的一声，一点细小黑影朝他口中激射而来，有人喝道：“妖道，你给小爷滚出来。”

戚真人真不含糊，及时呼的一声，朝射到面前的细小暗器吹了口气，就把暗器吹开，那只是一粒细小的石子。他在这一瞬间，右手疾发，点了春香的穴道，一团人影快如闪电，已经穿窗射出，朝英无双隐身的大树飞扑过来。

英无双冷笑一声，叱道：“下去！”

挥手就是一掌迎着拍出。

戚真人扑来的人，右掌疾发，迎着英无双掌风硬接一掌。

两股掌力乍接，但听蓬然一声巨响。戚真人似是没想到来人功力极高，而且掌风阴寒如冰，心头不由一凛，飘身落地，大笑道：“贫道还当是谁？原来是东门老儿，哈哈，贫道正要找你们二位！”

他在掌风之中，业已发现英无双练的是“九阴神功”，只当是厉山双凶来了。英无双和他掌力乍接，只觉对方虽是身在半空，但这一记掌力竟然压力奇重，令人气为之窒，被逼得往后跃落，然后缓步从树后走出，冷笑道：“你就是姓戚的妖道？叫什么名字？快报上名来。”

戚真人看到从树后走出的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相公，心头不觉一怔，目注英无双说道：“小子，你怎么知道本真人姓戚？”

英无双冷笑道：“小爷不但知道你姓戚，还知道你是从勾漏山魔宫来的，对不？”

戚真人大笑道：“小子，你是东门奇的徒弟？哈哈，你师父呢？是不是躲在树上？快叫你师父下来。”…英无双冷然道：“打发你姓戚的妖道，小爷已经绰绰有余了。”戚真人怒笑道：“本真人只是看你年纪轻轻，不想让你把小命丢了，东门奇，你再不现身，莫怪真人对你徒弟不客气了。”

他不立即出手，还是认为厉山双凶隐身在附近大树之上。英无双冷声喝：

“你穷嚷什么？小爷并不认识东门前辈，谁是他徒弟了？”

戚真人道：“那你是什么人的徒弟？”

英无双道：“本公子是什么人的徒弟？本公子就是你的师父，你就是本公子的徒弟。”

戚真人突然目射厉芒，沉喝道：“小子找死！”挥手一掌迎面劈了过来。他这一掌和方才临空发掌又是不同，掌势出手，一道强猛绝伦的掌风，几乎扩及一丈，势道之强，武林罕见！

英无双不仅不让，左手一抬，凌空直劈！她这一掌，使的是楚大哥教她的“三刀”，三记绿袍神君的掌法之一——第一刀！

目前她“九阴神功”已有五六成火候，这一掌寒风如刀，极为凌厉，若是换了旁人，武功纵然极高，也绝非她的对手；

但她怎知眼前这个戚真人，乃是勾漏山君门下的三弟子，一身武功岂同小可？

英无双劈出的第一刀，虽然凌厉无匹，“嗤”的一声，真像一把利刃，刺入涌来的掌风之中，但只能剖开前面的三尺光景，三尺以后掌力就坚如铁石，遇上了阻力！

不，对方掌力汹涌撞来，你劈去的手掌，遇上了阻力，无法再进，但对方掌力却源源不绝的朝前推来。

不进则退，英无双劈出的第一刀掌力，立即被对方逼了回来。

这原是快得如同电光百火一瞬间的事，英无双骤觉不对，心头上止不住暗暗凛骇，急切之间，赶忙右手疾发，劈出第二刀，左手迅即收回，一收再发，劈出第三刀。

这三记掌法，乃是厉神君毕生精研的绝学，威力之强，旷世无比；但英无双和戚真人年岁悬殊，功力不如对方远甚。三掌同发，才堪堪把对方一记掌力挡住，但还是脚下浮动，被震得后退了两步。

但戚真人也被她这接连三刀，（掌）震得上身浮动，后退

了一步，不由目中厉芒连闪，惊诧的道：“你是厉神君门下？

勾漏山玉阙宫和厉神君素无过节，不可伤了两家和气，阁下请吧！”

他没把厉山双凶放在眼里，但厉神君他可惹不起。

英无双冷冷的道：“请什么？”

戚真人道：“贫道之意，你小施主可以走了。”

他平日目空四海，这话已经说得十分客气了。

英无双依然站着不动，冷冷的道：“我走？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戚真人攒攒眉，心想：“你不是厉神君的门下，真人早就送你上路了。”一面说道：“贫道已经说过，玉阙宫和厉神君一向和平相处，毫无过节，咱们不可伤了两家和气，小施主自然该走了。”

英无双冷哼一声道：“你仗着是玉阙宫出来的，就可以胡作非为，没人管你了？今晚给本公子撞上了，你以为抬出玉阙宫三个字来，本公子就会走吗？本公子一走，春香一个弱女子，岂不是羊落虎口了吗？”

提起春香，戚真人当真是千金一刻，恨不得英无双快走；但他居然硬要伸手，破坏自己好事。一时不由得凶心突发，厉笑道：“好小子，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戚真人不过因你是厉神君门下，不好伤了两家和气，可不是怕了你，你硬要找本真人的岔，可以各凭武功，放手一搏，生死存亡，和两



家师门无关。”

英无双冷笑道：“本公子没说要你怕，更没说要你客气，万恶淫为首，本公子要诛的是淫贼，自然和师门无关了！”

“那好！”

戚真人目光一掠英无双身边长剑，沉声道：“你可以亮剑了。”

英无双一手按剑，问道：“你剑呢？”

戚真人仰着发出一声破竹般长笑，说道：“玉阙宫门下戚真人对付你小子若是还要用剑，本真人就不用武林中走动了。”

“那好！”

英无双锵的一声撤出青霓剑来，长剑一振，嗡然有声，学着他的口气，说道：“你可以发招了。”

戚真人究是见多识广之人，看出英无双撤出长剑，宛若一泓秋水，青芒流动，分明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名剑，心头不禁暗暗攒眉，深悔自己话说得太快了，这小子功力不如自己，但这柄剑却不易对付。

听到英无双要他先发招，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口中狂笑一声：“好，你小心了！”

左手迎面直劈而出。

他因英无双手中是一柄利剑，这一掌自然要先声夺人，掌势甫发，一团强劲无匹的掌风，宛如怒潮汹涌击撞过来。

英无双早有准备，对方掌势一发，她身形晃动，向左欺进，长剑也随着化作一道青虹，避招进招，像闪电般激射过去。

戚真人先发左掌，正是要她欺身发剑，左掌未收，身形半旋，右手紧接着记“横澜千里”，挥掌横扫而出。

他这一掌已是蓄劲而发，一道狂飚，当真有如壮阔横澜，席卷横扫，比之先前一掌，不知凌厉了多少倍！

英无双展开“十三剑”，一招甫发，第二招又紧接着出手，现在她对这套剑法，已是纯熟无比，剑势如虹，身法如电，等你掌风横扫过去。

她人随剑走，一道森寒剑光所到之处，竟然从戚真人横扫的掌风中闪身而出，把一道凌厉壮阔的掌风齐中截断，匹练似的青光朝戚真人迎面劈去。

勾漏山君昔年在勾漏石窟得到少阳神君的一部“少阳经”，一生精研“少阳神功”，他门下弟子练得自然也是“少阳神功”。

“少阳神功”虽能克制旁边阴功，英无双练得却是“九阴神功”，这两种神功同属玄门道家内功，但“少阳”乃是初阳，九阴则是属纯阴，以初阳的“少阳神功”自然无法克制纯阴的“九阴神功”，于理甚明。

只是英无双年事极轻，在修为上无法和数十年修为的戚真人相提并论，是以方才戚真人劈出的一掌，她要接连使出“三刀”，才能接得下来，双方谁也无法伤得了谁。

这回英无双使出剑法来，第一、这套剑法，创自厉神君，虽然只有一十三剑，已可包罗了各门各派的剑法精华。第二、她手中这柄青霓剑，乃是剑中名器，不仅削铁如泥，而且本身就含藉了精铁寒英之气，加上英无双挥舞之际，“九阴神功”在不知不觉间贯注全身，精铁寒英得到“九阴神功”之助，威力自然更加增强。

所以一下子就把戚真人的一记含有“少阳神功”“横澜千里”壮阔掌风齐中截断了。

闲言表过，却说戚真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横扫过去的一道掌风，居然会被眼前一个年轻人挥剑切断，心头上不住猛地一惊！

就在此时，瞥见青芒耀目，一道剑光已经迎面劈到，一时之间，不敢再举掌迎击，赶紧一吸真气，身子离地数寸，往后疾退。英无双展开剑法，就一路使了出来，你往后疾退，她就紧迫追击，一支青霓剑化作一道青虹，又朝戚真人闪电般攻出，厉神君的精妙招数，饶你戚真人如何了得，也给迫得连连后退。

戚真人又气又怒，仗着几十年功力，功运双臂，双袖连挥，紧守门户，右攻左守，左攻右拒，一双衣袖，有如两块铁板，只要被他拂中，就是山石也会击成粉末。

英无双究竟临敌经验不足，只顾施展剑法，着着逼攻，有时长剑也会被对方掌风震荡开去。

戚真人却越战越惊，他根本看不出英无双的剑势路数，只觉周围剑风飒然，对方从剑上发出来的凛然寒气，凭他修习“少阳神功”数十年，依然感到寒砭肌骨，奇冷难耐。

就在此时突听半空中响起破竹般的一声长笑，喝道：“无双，你只是困住他有什么用？怎不削他双袖？”

另一个夜梟似声音尖叫道：“老不死，削他双袖有什么用？无双，要削就削他两只手臂才行！”

十丈外的一棵树梢上站着两条人影，发话指点。

英无双听到师娘、师父的喝声，精神陡然一振，青虹乍闪，声如裂帛，戚真人右衣大袖已被剑光削落！

英无双听到了，戚真人当然也听到了，右手大袖被削，左手奋起全力拍出一掌。

英无双来不及使剑，左手跟着击出，但听“砰”然一声，英无双内力不如对方立被震得后退了两步。

戚真人却趁着这一掌之势，吸了口气，身子离地数寸，像流水行云般疾退出一丈开外，沉喝道：“来的可是厉山双凶吗？”

### 第三十章 剑劈四凶

东门奇大笑一声，凌空飞扑下来，说道：“不错，老夫正是东门奇。”

西门大娘跟着飞泻而下，呷呷尖笑道：“还有老娘。”戚真人沉哼一声道：“很好，你们是到勾漏山去的了，本真人明日日落前，在龙江岭脚候教。”

东门奇大笑道：“慢点，你阁下是什么人？”梁慧君、裴晚兰就隐身在左首一棵大树之上，这时跟着纵身飞落。

梁慧君不待戚真人开口，就接口道：“他是勾漏山玉阙宫来的，自称戚真人……”

西门大娘唔了一声道：“那是勾漏君门下的三真了。”东门奇耸着双肩大笑道：“这当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勾漏山君雄霸西南，他门下三真人中，竟然连厉山双凶门下一个十七岁的女弟子都打不过，还在老夫面前冒什么大气？明天你约了多少帮手？咱们日落前准到，你去吧！”说话之时，挥了挥手，好像是有意放戚真人走的。这可真把戚真人气破了肚子，玉阙宫弟子几时受过如此凌辱？但当他听到和自己动手的小子，竟是厉山双凶门下一个女弟子，心头也着实暗暗惊凛。

尤其此时除了厉山双凶现身之外，还有两个少年也从大树上跃下，自己连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都无法取胜，何况对方一共有五人之多。

他以英无双的武功，去衡量这老少五人，自然不敢再停留下去，口中沉哼一声道：“好，本真人那就先走一步，明日龙江岭脚恭候诸位大驾。”

说完，双脚一顿，破空飞起，横射而去。

西门大娘急着问道：“无双，你们没追上楚大哥吗？”

英无双道：“没有，徒儿三人今晚到这里投宿，就遇上这老道士，据这里的龙庄主说，他已经派出几个庄丁，去帮我们打听了……”

刚说到这里，只见龙在田满脸大汗的奔了进来，看到东门奇二人，不由得怔得一怔，朝梁慧君道：“兄弟听说三位公子和戚真人起了冲突，才赶来的，三位公子只是路过敝庄出门在外，千万不可得罪了戚真人……”

西门大娘尖笑道：“姓戚的老道，已经被我徒儿打跑了，你急什么？”

龙在田听得一怔，说道：“什么，戚真人……已经走了，这……怎么办，在下……一家……还有这片庄院……都……完了……”

西门大娘瞪着三角眼，尖声道：“他逃得快，才保住性命，他已经走了，你还怕他什么？”

龙在田哭丧着脸道：“这位……”

他看西门大娘穿着男装，但话声明明是个女的，迟疑了下，才道：“戚真人是玉阙宫的三真人，这方圆千里，谁都对他奉若神明，他在敝庄作客，这一怒而去，在下一家十九口，都活不成了。”

东门奇道：“你是龙庄主？这个你不用耽心，是咱们把他打跑的，与你毫不相干，一切有咱们担当。”

西门大娘嚷道：“都是你老不死，依了老娘，绝不让这姓戚的妖道活着出去。”

梁慧君道：“龙庄主只管放心，你只当不知道今晚发生的事就是了。”

龙在田望望双凶，不敢多说，口中唯唯应是，正待退下。西门大娘问道：“龙庄主，你派人去打打听楚小兄弟的下落，可有消息吗？”

龙在田这一和她对面，发现这个不男不女的人，一双三角眼凶光熠熠逼

人，好似两道寒电，心中更是发毛。连忙低下头不敢多看，说道：“在下已经派出四名庄丁到附近几个镇集去打听了，最少也要明日早晨才能赶回来。”

西门大娘挥挥手道：“那就等明天听回音好了，你去吧！”龙在田犹如皇恩大赦，口中应着“是”，急忙转身就走。东门奇问道：“无双，你们住在哪里？”

英无双道：“徒儿三人住在那边一幢楼上，啊，魏兄，那妖道走了，这楼上正好给师娘、师父住了。”

岭脚，在桂江之西，蒙江之东，浔江之北，山岭间的一片荒地。

这时正当红日西下。

山林间渐渐笼罩起一片暮色。

东首一条小径上正有两老三少五个人朝山麓间走来。

山麓前，站着四个人，没有迎上去，甚至还大刺刺的连看也没向来人看上一眼。

那两老三少，正是来岭脚赴约的厉山双凶、英无双、梁慧君、裴晚兰。

站着四个人，除了曾在龙家大院见过的戚真人，还有三个老者，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怪异。

站在中间的一个，身穿黄衫、身材瘦长，一张枯槁得皮包骨的瘦削脸上，双眉低垂，两眼似睁似闭，毫不理人。

站在他右首的也是一个老者，中等身材，穿一件青布袍，秃顶鸠面、牙齿全豁，下巴生得特别尖，看去形状极为怪异。

黄衫老者左首，和戚真人站在一起的是一个白发披肩的头陀，头上箍一个银圈，连鬓白须，两眉之间，有一道刀疤，肩上背一个长形黄布袋，敢情是他的兵刃无疑。

东门奇看得微微一怔，这三个人看年龄都已在七十以上，戚真人约来助拳的人，应该都是顶尖高手，但自己竟然一个也不认识！

不！从未听说过有这样形状的三个人。他耸耸肩，发出破竹般一声大笑，说道：“这三位就是戚真人邀来助拳的人了？恕兄弟眼拙，戚真人怎不先给兄弟引见引见？”

那黄衫老者从鼻孔中轻哼一声道：“要死的人，有什么好引见的？”

西门大娘呷呷尖笑道：“老不死，他这话说得极对，要死的人，有什么好引见的？”

戚真人沉笑道：“但本真人还是要给你们引见一下，好让你们死而无怨，这三位是玉阙宫八大护法中人……”

他一指黄衫老者说道：“这位是闭目煞神宇文化宇文护法。”接着又指指鸠面老者说道：“这位是鸠面神叟司空不凡司空护法。”又指指白发头陀说道：“这位是三眼头陀去恶大师。”这三人敢情是久处西南，从未到过中原，是以他虽说出三人姓名，东门奇还是一无所知。

西门大娘不耐的道：“不用说了，什么闭眼三眼的，老娘活了一大把年纪，听都没听说过，咱们既然来了，干脆手底下见个真章。”

闭目煞神宇文化双目乍睁，射出两道慑人的精光，冷喝道：“匹妇找死！”突然扬手一掌，劈了过来。

东门奇究是见多识广，对方这三人若无真实本领，玉阙宫也不会延聘他们担任护法，何况这三人形貌怪异，分明都练有外门功夫。

其中当然以闭目煞神那副阴阳怪气的模样，武功应该是三人之首，是以

早就暗中注意着他。此时看他挥掌朝西门大娘劈去，口中发出破竹似的一声长笑，左手突发一记“白骨爪”，出手如电，身法更快，不带半点风声，朝闭目煞神劈出一掌的右肩“筋池”穴上抓去，左手更是悄无声息，五指枯白如爪，直落天灵，这一记使的是“九阴爪”。

他一生没练成“九阴神功”，但他蓄势已久，“九阴爪”却是他的成名绝技。“九阴爪”专抓敌人天灵，练的是阴功，只要被他爪势扫上一点，外壳完好，里面完全被阴功摧毁。“白骨爪”练的是尸气，爪风划过，尸毒入骨，同样无药可救，这两种功夫，截然不同，但都阴毒无比。

闭目煞神一掌甫出，陡觉一股尸腐臭气急袭而来，急忙身形半旋，左手随着身形一掌横拍出去。

西门大娘也在他一掌拍来之际，身若旋风一下闪出，她这一闪，正好闪到鸠面叟身侧，右手疾拍过去，口中呷呷笑道：“老娘这一掌你接了吧！”

她身若旋风，何等快速，话声未落，手掌已经印到鸠面叟胸前不到三尺。这一掌也使出了母豹西门大娘的拿手绝技“阴风掌”来。

“阴风掌”顾名思义，掌势出手，就有一道阴冷澈骨的阴风，别说被她手掌击中了，只要让她掌上发出来的阴风透体而过，你武功再高，十二个时辰之内，一样性命难保。

但鸠面叟也不是等闲人物，西门大娘一掌当胸印去，嘿然道：“你要和老夫比掌，那好！”

他右掌一竖，疾推而出，只见他整只手掌，色呈青紫，练的也是外门功夫“青煞掌”。

江湖上练煞掌的人，大都以颜色来分，有紫、红、白、青、黑五种，大家都以紫煞掌、红煞掌、白煞掌相称，这是外行人的叫法。

其实其中大有区别，紫色的应该叫紫灵掌，是玄门最上乘的功夫，红色的有朱砂掌、赤煞掌、火焰掌之分，白色的就是白骨掌，青色的才是青煞掌，其中以紫灵掌和朱砂掌，是正派功夫，其余均是旁门左道，黑色的毒煞掌，和蓝煞掌则是练的毒功。

西门大娘一看对方使出来的是青煞掌，她身形忽然又像旋风般一转，右手阴风掌带转横拍，左手闪电朝对方青煞掌上拍去。她左手练的正是白骨掌，一只手掌白如枯骨，不带一点血色。

“白骨掌”又叫“白骨摧心掌”是煞掌中震力最强的一种，在威力上又胜过青煞掌。

鸠面叟一怔，右掌倏收，左手骈指如戟，朝西门大娘“白骨掌”掌心点出。这一记叫做“穿云箭”，专攻各种掌功。但他左指才发，西门大娘右手“阴风掌”已经横拍过来，快要扫到肩头。

两人正在电光石火之间，各出奇招，各自变换了两种神功，当真快速到了极点！

此刻一个“穿云箭”，指向“白骨掌”，一个“阴风掌”横扫对方肩头，两人当然谁也不愿伤在对方手下，各自横闪开去。

厉山双凶一个练的是爪功，一个练的是掌功。这时东门奇和闭目煞神却打得十分激烈。

他们这一对，可不像西门大娘和鸠面叟那样比赛功夫，他们是真正卯上了，东门奇双爪如风，身形来去如电，“白骨爪”“九阴爪”，忽左忽右，轮番出手。

闭目煞神宇文文化只是跨着大步，挥舞起一双大袖，就像两块铁板，原来他练的是铁袖功，有时双袖互撞，居然会发出“当”的呼然大响，武功稍差的人，被他衣袖砸上，准会把你砸烂。

这一战也比西门大娘两人要凶险得多，但见人影晃动，一个爪风发出嗤嗤轻响，一个大袖漾起呼呼狂风！

西门大娘身如旋风，堪堪横闪而出，一下就旋到了闭目煞神背后，右手一记“阴风掌”朝他“灵台穴”上拍去。

“灵台穴”上若是被她“阴风掌”拍上，叫做“阴风入户”，是一记杀着，闭目煞神赶紧右手向后挥出。

鸠面叟眼看和自己动手的西门大娘忽然朝闭目煞神攻去，这对自己是极大的难堪，岂不让闭目煞神笑自己连一个对手都缠不住？心头一怒，振腕就是一指朝西门大娘右侧“太阴穴”点去。

他可不知道厉山双凶一向没有朋友，遇上最厉害的对头，也只有两个人联手对付，几十年来，联手成了习惯。

今晚西门大娘发现对方两人功力之高，不在自己两人之下，单打独斗，自然不如联手合击的好，这才乘隙朝闭目煞神出手枪攻的。

她一掌才发，鸠面叟的一指也及时点来。

闭目煞神右手后挥，他正面的东门奇也可以腾出手来了，身形一个电旋，左手灰白五指飒然风生朝鸠面叟天灵抓落。

西门大娘岂有吃亏，来而不往非礼也，左手一记“白骨掌”，横切出去，拍向鸠面叟左“归阴穴”。

这下双凶联上了手，数十年夫妻，自然心有默契，何况两人练的都是“旋风身法”，两个人就像两团旋风，忽东忽西，忽合忽分，白骨爪、九阴爪、阴风掌、白骨掌漫天乱舞。

闭目煞神和鸠面叟如论真实武功，只在双凶之上，但他们两人各归各出手，进退之间，既无默契可言，自然总会觉得对方碍了自己手脚，不能尽情施展。这自然给厉山双凶占了许多便宜，但也不过只能和人家打成平手。

打成平手，这就糟了，剩下三个小姑娘，岂是人家戚真人和三眼头陀的对手？也等于是他们（双凶）被人家绊住了！

闭目煞神和鸠面叟既已出手，三眼头陀岂肯闲着？他撒下黄布袋，取出一柄紫金降魔杵朝戚真人单掌打讯，说道：“戚真人，这三个小子，交给咱家了。”

只说了一句话，就大步走上，洪喝道：“呔，你们三个小子，佛爷慈悲，让你们一起上吧！”

英无双披披嘴道：“你叫三眼头陀，对不？本公子一个人就足够打发你了。”

她一手紧握着青霓剑剑柄，回头朝梁慧君、裴畹兰轻笑道：“魏兄、蓝兄，你们看着，不出十招，小弟包管叫他三眼头陀变成没眼头陀。”

三眼头陀沉喝道：“小子，你说什么？”

英无双笑道：“本公子一剑把你三眼削去，不是没有眼了吗？”

她笑声方起，身形倏然飘飞过去，左手拍出一掌，右手青霓剑呛然出匣，一道青虹比闪电还快朝他降魔杵的手臂斜削过去。

三眼头陀听到笑声，不觉一怔道：“你是女娃儿！”

话才说到一半，陡觉一股奇寒澈骨的寒风业已撞到身前，眼前青光大亮，

一支青莹长剑朝右手削来，但英无双出手虽快，他动作也奇快无比，左手竖掌推出，右手降魔杵跟着划出。

这头陀左手练的竟然是天竺“大手印”，两人双掌交接，发出砰然轻响，降魔杵和青霓剑也同时磕上，响起了“嗒”的一声。

英无双“九阴神功”终究只有五成火候，但觉对方掌上震力极强，被震得往后连退了三步之多。

三眼头陀双掌交击，口中忍不住啊出声来：“好冷的手掌！”

五成火候的“九阴神功”当然也伤不了他，但他却立即发觉右手降魔杵比平日轻了许多，低头一看，自己一柄紫金降魔杵已经只剩了半截！

英无双手横长剑，冷笑一声道：“原来勾漏山魔宫出来的护法，也不过如此！”

三眼头陀一招被对方削断兵刃，心头自然怒极，洪喝一声：“小丫头，你找死……”

突然风声一飒，一道青影从天而降，娇声喝道：“慢点你们谁是勾漏山魔宫来的？”

这人好快的身法，一下泻落在两人中间，那是一个一身素色衣裙的少女，腰间悬一支长剑，婷婷玉立，向两人发问。三眼头陀持着半支降魔杵，正待朝英无双扑去，忽然被一个少女拦在前面，心头本已怒极，沉喝道：“佛爷就是玉阙宫来的……”

素衣少女哼了一声：“该死的东西！”

突然白光飞闪，好快的一剑，三眼头陀手中只有半截降魔杵，连封架后退都来不及，一个人已被剑光拦腰扫过，切成两段！

她出手之快，连英无双就站在边上，都没看得清楚。这下可把戚真人看得大怒，呛的一声，掣出长剑，喝道：“小丫头，你是什么人？”

素衣少女面罩寒霜，长剑一指，说道：“你也是勾漏魔宫出来的了？”

戚真人道：“不错。”

裴婉兰接口道：“他是勾漏山老魔门下三弟子……”素衣少女叱道：“那就该死！”

长剑挥处，一道白虹朝戚真人激射过去。

戚真人挥起长剑，喝道：“好个狂妄的小丫头！”他长剑堪堪挥起，陡觉对方一支长剑倏起倏落，刹那之间，化作了千百缕银芒，在天空编织成一片网罟，当头罩落！

这下看得戚真人心头大骇，喝道：“织绵剑法，你是天孙何仙姑门下！”

奋起全力发剑。但你手上虽是一柄百炼精钢的长剑，人家手中却是斩金切玉的利剑。

玉阙宫的剑法纵或可以挡得住“织绵剑法”，但剑和人家差得太多了，但听一阵密集的“嗒”“嗒”轻响，戚真人一支三尺长剑，被一寸寸削断。

还是戚真人见机得快，口中狂喝一声，左手劈出一记掌风，人却学懒驴打滚，在对方剑势未落之前，贴地滚出去一丈来远。

但饶是如此，身上至少也被划破了十七八处，双足一顿，头先身后，急如箭射，破空腾掠而起。

素衣少女冷哼一声，纤手一抬，一道白光朝他身后激射过去。她这道白光，正是脱手掷出去的长剑。

一个人飞掠得再快，但体积较大较重，自然比不过用力掷出去的长剑破

风穿云，来得快速。

只听一声惨噪，传了过来，长剑从戚真人后心直贯前胸，像中箭的飞鸟，从半空中直坠下来。

素衣少女掷出长剑，人也双足一点追踪过去，戚真人跌落地上，她也正好及时赶到，拔剑在手，连看也没朝他看上一眼，就回身走了过来。

她诛杀三眼头陀、戚真人，最多也不超过一盏热茶工夫，这下直把英无双、裴婉兰、梁慧君三位姑娘看得目瞪口呆！

素衣少女手持一柄银芒耀目的长剑，脸罩严霜一直走近厉山双凶等四人战圈，冷冷的喝道：“你们给我住手。”

这四个高手激战正烈，但他们都已看到三眼头陀和戚真人不过片刻之间，丧命在素衣少女剑下，敌我双方的人都感到心头无比凛骇，因此她这声娇喝出口，大家果然依言停下手来。

素衣少女没待人家开口，一双盈盈美目满含着浓重的杀气，冷冷问道：“你们谁是勾漏山的贼党？”

光是这句话，就含有极重的仇视口吻。

闭目煞神宇文化和鸠面叟司空不凡都是成名几十年的人，岂会因你转眼之间杀了三眼头陀、戚真人，就不敢承认？宇文化道：“姑娘可是和勾漏山玉阙宫有仇吗？”素衣少女冷然道：“我问你们谁是勾漏山的贼党？你怎么不说？”

数十年来，真还没有人和宇文化这样口气说过话，不觉怒笑道：“是以如何？不是又待如何？”

素衣少女切齿道：“如果你不是勾漏山的贼党，可以走了，若是勾漏山的贼党，就得把命留下。”

鸠面叟右手提胸，早已凝聚了十成功力，闻言怪笑一声道：“丫头好狂的口气！”

他本来就站在素衣少女左侧，笑声乍起，一个人倏然欺来，右手“青煞掌”随着笑声朝素衣少女左肩印到。西门大娘怒喝一声：“司空不凡你要不要脸？”挥手一记“阴风掌”直拍过去。

素衣少女冷哼一声，身形电旋，一道银虹朝身后横扫过去，身法之快，简直莫可比拟。

鸠面叟眼看“青煞掌”快要印上对方肩后，陡觉一道寒光耀眼的剑芒闪电劈来，心头猛然一惊，匆忙之间，急急撤招。

但你眼睛看到银光，再要后退已经迟了，但觉右腕一凉，一只色呈靛青色的手掌已被剑芒扫过，和手腕脱离关系，自顾自跌落地上了。

他右掌被剑光削断，一个人几乎愣住了，天底下那有如此快速的剑招？心头急怒交迸，那还后退？口中哼了一声，左手骈指若就疾然朝素衣少女右太阳穴点去。

闭目煞神看得心神狂震，暗道：“会是太白彗星剑！”

四个人已经只剩下两个，如今两个人中又有一个人被削断了一只右手，一个人只有两只手，现在两个人只有三只手了，岂不是只剩下一个半人了？自己再不出手，只怕会只剩下自己一个。

他看司空不凡被削断右手之后，不顾伤势，使出“穿云箭”来，那还怠慢，乘素衣少女转身过去之际，突然身形一晃而上，右手挥起铁板似的一只衣袖朝素衣少女后脑拂去，左手却紧随右手衣袖之后，五指如叉直插后心。



这两个人一攻侧面，一个欺到身后，几乎是同时出手，只是作者一支秃笔写来，似乎分了先后而已！

素衣少女堪堪削断鸠面叟“青煞掌”，陡觉疾风一飒，一个没退，一个已欺到身后，同时袭到。口中发出一声冷笑，长剑未收，身子突然快若陀螺，由左向右旋去，手中长剑也使了一招“玉带围腰”，随着身形电转，向后横扫过去。

一片耀目银光，挟着浓重的寒气平扫而过。

首当其冲的是鸠面叟司空不凡，指风点出，因素衣少女身形旋转而落空，但剑光却已从他腰际扫过。

第二个是该死的闭目煞神了。他已经认出素衣少女手中的是“太白彗星剑”，应该也已想到她使的是武林中无人能躲闪得开的“闪电剑法”。（她方才对付戚真人的却是“织绵剑法”，出自青衣江一系）。自然也可以想得到她是三十年前被江湖上称作青衣煞的青衣道姑的传人了。

青衣煞，自然是青衣道姑的外号，青衣道姑没有人知道她的道号，她虽是三清弟子，却嫉恶如仇，黑道中人碰上她可以说无一活口，大家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个青衣道姑和一道银虹而已！

因此江湖上就叫她青衣煞，就是说你只要看到穿青衣的道姑，就是恶煞临头，想逃也逃不脱。

闭目煞神宇文文化既已想到素衣少女来历，还要乘她在鸠面叟攻出一指之际，欺上身去，岂非自找死路？

素衣少女陀螺般旋身，何等快速，“太白彗星剑”从鸠面叟腰际扫过，毫无丝毫阻隔，剑光就扫到了宇文文化腰际，当然也顺利扫过。

等她身子转了一个圆圈停下，两个在江湖上凶名久著的魔头才砰然倒了下去，两人变成了四截！

历山双凶看得心头也大感凛骇，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在瞬息之间，剑劈四个江湖凶名久著的高手。

如果是听人传说，就算是少林寺方丈说的，他们也绝不会相信，但这却是亲眼目睹的事实！

三十年前的青衣道姑，已经够心狠手辣，三十年后出了这个素衣少女，当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当然“闪电剑法”出手如电，占了一个快字，最主要的还是她手中这柄“太白彗星剑”煞气重，剑长虽然只有三尺，但只要剑尖一动，光芒可以射出一丈以外，如果贯注内功，据说可以杀伤三丈以外的人，最快的身法也躲闪不开。彗星，在天空不是只有米粒般大，但它光芒却可以拖长到十数丈长！

青衣少女力劈四人，居然面不改色，目光一扫，问道：“你们之中，还有勾漏山的贼党吗？”

英无双喜孜孜的走上去，说道：“这位姐姐，我们就是要上勾漏山魔宫去的，你和勾漏山魔宫有仇吗？”素衣少女这才返剑入鞘，脸上杀气也随着消散，切齿道：“我和勾漏山有不共戴天之仇。”说到这里，走到西门大娘面前，抱抱拳道：“刚才多蒙婆婆出手相助，小女子谢了。”西门大娘呷呷尖笑道：“姑娘不用客气，以姑娘这份身手，那用我婆子相助？”

英无双道：“姐姐，她就是我师娘。”

接着又指东门奇道：“那是我师父。”

素衣少女朝西门大娘、东门奇二人抱拳为礼。

英无双又指着梁慧君、裴婉兰两人说道：“这是梁姐姐、这是裴姐姐，她们都是女扮男装……”

梁慧君笑道：“你说了半天，还没问这位姑娘贵姓芳名呢？”

英无双哦了一声，说道：“我叫英无双、英雄的英、天下无双的双，姐姐你呢？”

素衣少女觉得和她挺投缘，这就含笑道：“我叫闻家珍。”英无双惊喜的道：“你就是闻家珍，啊，师父、师娘、梁姐姐、裴姐姐，你们说巧不巧呢？”

她自然听楚大哥说过，当日小师妹闻家珍失踪的事，所以听对方说出闻家珍三字，喜得叫出声来。

闻家珍惊奇的道：“怎么？英姐姐认得我吗？”

英无双道：“人自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姐姐的名字，我们都听得耳熟能详了。”

闻家珍越听越奇，问道：“你们听谁说的呢？”

西门大娘呷呷笑道：“姑娘是东海门闻天声闻老哥的千金对不？”

闻家珍惊奇的道：“前辈认识先父吗？”

东门奇抢着道：“咱们就是为东海镖局的事，找上勾漏山去的，楚小兄弟可能一个人找上勾漏山去了，咱们分成几拨人走的，阮老哥和林副总镖头是第三拨，也快到了……”

西门大娘拦着道：“老不死，你噜嗦了半天，只怕闻姑娘一句也听不懂呢！”一面朝闻家珍道：“鹰爪门阮伯年、阮传栋和陆长荣、林仲达、楚玉祥，你总认识吧？”

闻家珍道：“前辈说的是阮伯年、阮传栋，一个是我外公，一个是我舅舅，陆长荣等三人，是我师兄。”

“这就对了。”

西门大娘道：“楚玉祥为了替他义父母报仇，独自走了，很可能是找上勾漏山去的，那时，咱们大伙人都在东海镖局里，怕他一人有失，就由你大师兄陆长荣坐镇镖局，咱们等人分作四拨人上路，你外公阮掌门人和你舅舅阮传栋是第三拨，就在咱们后头，也快到了。”

闻家珍喜道：“那人果然没有说错，要我到这里来等人……”

梁慧君问道：“是什么人要你在这里等人的呢？”

闻家珍道：“是今天早晨，我在梧州遇上的，那人好像喝醉了酒，说话疯疯癫癫的，从我身边经过，闻到一股沉重的酒气，我先前也没去注意他，那知眨眼工夫，他就走得不见了。我正在奇怪，这人走得好快，那知就在这时候，我耳边响起极细的声音说道：‘喂，小姑娘，你要上勾漏山去，总得找几个同伴，巧得很，只要今天傍晚赶去岭脚，就可以遇上。’我四顾根本没看到人，心想：那一定遇上异人了，所以赶来这里看看，果然遇上你们了。”

西门大娘急着问道：“那人是不是穿一件灰布道袍的老道士？”

闻家珍摇摇头道：“不是，那人……他从我身边擦身而过，我没有注意他，但绝不是道士。”

西门大娘道：“这就奇了，这人会是谁呢？”

正说之间，突见一道人影飞也似奔了过来，口中叫道：“两位师父，你们找得徒儿好苦，但总算给徒儿找到了。”

这人正是假扮南荒双奇徒弟的钱电，他奔到几人近前，喜道：“原来两

位老人家找到三位姑……公子了。”

他因不认识闻家珍，口中几乎说出“三位姑娘”，临时又改成了“公子”。

东门奇呵呵一笑道：“钱老二，咱们用不着再改扮什么南荒双奇，勾漏山早已知道老夫是什么人了。”

说到这里，“哦”了一声，问道：“这里附近，前不靠店，后不靠村，看来今晚咱们只好在这里露宿一宵了。”

闻家珍这一会功夫，已和梁慧君等三位姑娘谈得极熟，说道：“明天如果路过城镇，我也去买一套男装，改扮成男子才对。”

英无双咕的笑道：“对啊，闻姐姐也改扮成男子，我们四个也是武林四公子。”

裴晚兰道：“不，我觉得闻姐姐还是不改扮的好。”闻家珍道：“为什么呢？”

裴晚兰道：“因为你要报伯父伯母的大仇，就要他们知道你是伯父伯母的女儿，堂堂正正的手刃血仇，自然不用改扮的好。”

闻家珍听得热血沸腾，切齿道：“裴姐姐说得对，我要他们知道我就是闻家珍。”

容县，是前去勾漏的必经之地。

东大街街尾，有一家小酒店。

这家酒店小得像一条狭窄的小弄，跨进门去只有三张“半桌”，靠着墙壁，边上已经仅容一个人可以通过，里首就是切卤菜、舀酒的地方。

这家小酒店只有一个弯腰老头掌柜兼跑堂，夜晚打了烺，把三张“半桌”拼起来就是他的床铺了。

这时傍晚时光，小酒店里走进来两个酒客，一个是蓬着一头乱发的老人，身上穿一件灰布道袍，本来是灰白色的，但不知他穿了多少年从没洗过，脏得已经变成黑色。

老道人后面却是一个丰神俊朗的青衫少年，腰悬青穗古剑，飘逸潇洒。

这两人如论衣着、年龄、身份，一个是又穷又老的道人，一个则是翩翩少年公子，怎么说都不该走在一起的，但他们却偏偏走在一起。

他们当然就是自称茅山四茅君的茅四和楚玉祥了。

茅四跨进门，还没落坐，就大声嚷道：“老伙计，快给老道来一壶酒，不用烫，要快，老道酒虫已经爬到喉咙里来了，又干又痒。”两人刚在一张“半桌”上对面坐下，弯腰老头连声应着，立即送上一壶酒来，笑道：“道长多年不见了，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茅四道接过酒壶，对着嘴一阵咕咕大喝，才吁了口气，大笑道：“自然是东北风了，不然怎会把贫道吹到西南来？”接着哦了一声，急急问道：“老伙计，我问你一件事，最近有没有看到醉鬼张老儿？”

他口中的醉鬼自然是醉鬼老张三了。

弯腰老头双目一瞪，说道：“你和他约好了到这里来的？你们莫非有什么事？”

原来他们是旧识。

茅四道：“你看到过他了？什么时候的事？”

弯腰老头道：“昨晚他就小老儿这里喝酒……”茅四一把拉住弯腰老道衣袖，急急问道：“他人在哪里？”弯腰老头摇着头道：“昨晚喝得醉醺醺的走了。”茅四砰的一声手掌拍在半桌上，说道：“这个醉鬼，老道从金

陵找到这里，就是没找到他，他又充军似的充到哪里去了？”

楚玉祥心中暗道：“看来这卖酒的老头，一定也是一位隐迹风尘异人了！”

弯腰老头回身才切来了一盘卤菜，含笑问道：“小哥喝不喝酒？”

楚玉祥道：“在下不喝酒，老丈这里有面就给在下下一碗面好了。”

弯腰老头道：“有，有，老汉马上去下。”

转身朝里行去。一壶酒，茅四喝不了几口，就壶底翻天。弯腰老头先送来一壶，只是给他应应急的，这回身进去，就捧了二十斤的一个小坛走出，说道：“道长自己倒吧！”

茅四接过酒坛，笑道：“还倒什么？直接从嘴里灌下去，不是更过瘾吗？”

说着举起酒坛，对着嘴就咕咕的喝了下去。

不多一会，弯腰老头下了一碗面送来，楚玉祥就拿起筷子吃面。

等他一碗面吃完，茅四一坛二十斤的酒也已经灌进肚子，站起身道：“走，贺老儿大概也要打烊了。”两人走出小酒店，依然是茅四走在前面，但他并没朝大街上去投宿，只是朝一条小径上行去。

楚玉祥知道他的脾气，不喜欢找客店落脚，这一路走了几千里，都是找庙宇去打尖，自己跟着他，反正也已习惯了。正行之际，楚玉祥悄声道：“道长，咱们被人缀上了。”茅四打了个酒呃，只“唔”了一声，踉踉跄跄的一直朝前走去。

一会工夫来至一座小山脚下的一间破庙，昂然走入，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到神龛东首靠着墙壁坐了下来。这时天色已经全黑，小庙就只有这么一间大殿，和草长没胫的小天井。楚玉祥就在石阶上坐了下来。和这位四茅君在一起，真是乏味之极，他跑路的时候，多半都是喝醉了酒，一路踉踉跄跄的，自然不好和他说话。打尖的时候，他要喝酒，而且喝起酒来，猴急得恨不得把一坛酒一口吞下去，根本没时间和他说话。等到睡觉的时候，他又喝得酩酊大醉，一坐下来，就阖上眼皮，呼呼作声。

每天都是如此，只有今天，和卖酒老头说了几句话，那是说话最多的一天了。

楚玉祥也习惯了，你打盹的时候，我就静坐练功。

现在正待坐下来练功，瞥见庙门左首似有一个人影掩藏着身子往里觑探，心中不禁一动。身形一晃，飞越出墙头，轻如落叶，悄悄落到那人身后，以他目前的功力，那人当然不会发觉。

楚玉祥这回看清楚了，这人一身黑衣，也是个驼背老人，他先前还以为是卖酒的弯腰老头，但却不像，卖酒老头只是弯着腰，这人背上却有驼峰。

这下看仔细了，楚玉祥忽然发觉有些不对。

这驼背老者隐身庙门之外，虽似向里觑视，但看他这姿势，似是正待举脚往里走去模样，但一直是这个姿势，身子一动也不曾动过。

哈，原来这人被人制住了穴道，才定着身子没有动静，这自然是茅四道长的杰作了。

既被制住了，他自然要去看看这是什么人，也要问问他是什么人派来的？楚玉祥举步走到这人面前，很快就认出来了，他是江南分令令主诸葛真的手下祁连铁驼。

祁连铁驼身子被制，看到楚玉祥，似是有了喜色，眨动眼睛，好像有话要说，但却说不出话来。

楚玉祥抬手替他解开了被制的穴道，问道：“铁老丈是跟踪在下来的？”

祁连铁驼只活动了下手脚，就扑的跪了下去，说道：“求求楚少侠……”

他底下的话还没说完，楚玉祥一怔，慌忙双手一伸把他扶了起来，口中说道：“铁老丈快不可如此，快快请起。”

祁连铁驼却又要往下跪去，他老脸凄楚，续道：“楚少侠，铁光潜守候少侠，已非一日，为的是恳求少侠一伸援手，铁某感激不尽。”

楚玉祥道：“铁老丈究竟有什么事，但请明说，只要在能力所及，绝不推辞，千万不可行此大礼。”

祁连铁驼道：“少侠一诺千金，令主就有救了！”

楚玉祥道：“铁老丈是说葛大哥？他怎么了？”

祁连铁驼道：“不瞒少侠说，当初诸葛真奉派担任江南分令令主之前，江南分令只有副令主，没有令主，一切由总监秦大娘代理。秦大娘一再失利，败在少侠手下，自然对少侠衔之切骨，回去之后，就在夫人面前进谗，指令主和少侠结为兄弟，吃里扒外，暗中支持少侠。夫人一怒之下，把令主囚禁冰牢，那冰牢之中，都是千年不化之冰，武功再高的人，被关上几天，就会全身血脉凝结，僵冻而死，铁某一直追随令主，也是看他长大的。这冰牢奇寒，旁人进去就会被寒气侵袭，只有少侠练的是九阴神功，不惧寒冷，可以救人。”

楚玉祥道：“葛大哥虽是江南分令令主，但也是在下的结义兄长，救他是义不容辞，只是葛大哥是勾漏夫人门下，在下去把他救出来了，岂不更激怒了勾漏夫人，在下并不是怕她，但葛大哥……”

祁连铁驼道：“事已至此，也管不得这么多了，只要把人救出来了，铁某自有主张。”

楚玉祥道：“好，不过在下是和茅道长同来的，铁老请随我进去见见茅道长。”

祁连铁驼道：“和少侠同来的这位道长，好生厉害，老朽刚到庙口，就被他制住奇经穴道，几次运气冲穴，都徒劳无功，休想自解……”

楚玉祥领着他跨入庙门，目光一注，方才还在神龛东首靠着墙壁睡得呼呼作响的人，这一会却连人影也不见了。不觉咦道：“茅道长人呢？刚刚还在这里……”

话声甫落，只听茅四道长的声音在耳边说道：“你要帮他去救人，老道不愿见他，老道不和你们走在一起，自然会跟在你们身后，这样有明有暗，救人也容易些，只是你不用和他说明，哦，还有，他若是问起老道是谁？你也别告诉他。”

祁连铁驼是老江湖，也不待楚玉祥开口，就含笑道：“大概这位道长不愿见铁某了。”

楚玉祥道：“铁老丈，你且请坐下来再说，咱们去救葛大哥，不知铁老丈可有腹案？”

祁连铁驼在石阶上坐下，沉吟道：“冰牢在勾漏北峰之下，深处山腹，只有一道入口，而且入口处有人把守，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老朽实在想不出如何才能进去，不过那守关之人，和老朽原是素识，他也知道老朽一直跟随令主，只好动之以情，冒险一试试了。”

楚玉祥道：“从这里去，不知还有多远？”

祁连铁驼道：“咱们是去救人的，自然要避开耳目，那就得多迂回一些路，绕道向北，只要到达山下，到处都有岩穴，可以栖身，就不怕被人发现

了。”

楚玉祥道：“勾漏山戒备很森严吗？”

祁连铁驼笑道：“玉阙宫雄峙西南，武林中有谁吃了雄心豹胆，敢去惹事？所以除了宫中有人值日，四处很少有人防守，当然，那冰牢是有人守护的了。”

楚玉祥道：“铁老丈是勾漏山的人，在下有一件事，想请教铁老丈，不知你肯不肯说？”

祁连铁驼道：“老朽并非真君门下，只是昔年投效真君，充任过值宫武士，后来就奉派担任令主的卫士，那时令主才十二岁。夫人门下有三个嫡传弟子，每人都有一名卫士，出门都得追随左右，但老朽职位低微，活动也只在宫外，宫中的事，知道的不多，不知少侠要问什么？”

楚玉祥道：“在下请问的是除了冰牢，勾漏山还有什么囚人的地方吗？”

祁连铁驼听得一怔，说道：“这个老朽倒并不详细，除了冰牢，老朽从未听人说过，那冰牢，原先也不是囚人之处，那里是昔年真君练功之处。据说真君觉得练成玄冰神功，也未必胜得过‘九阴神功’，就放弃了，夫人执掌玉阙宫之后，就改为冰牢，凡是门下弟子，犯了大过，就送往冰牢。视所犯轻重，囚禁一天或两天、三天不等，但送往冰牢之人，如果超过三天，就十有九死，此外好像没有囚人的地方了。”他目光一注，问道：“少侠可是有什么人被囚禁在勾漏山吗？”

楚玉祥道：“和铁老丈说也不要紧，在下也是救人来的。”

祁连铁驼一怔，问道：“少侠要救的是什么人？”

楚玉祥道：“不瞒铁老丈说，被囚禁天勾漏山魔宫的是家父和家母。”

祁连铁驼身躯一怔，张目道：“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十八年前。”

楚玉祥接着就把父母被勾漏魔女劫持之事，简扼的说了一遍。

祁连铁驼双眉微拢，思索着道：“这件事老朽怎么从未听说过？如果少侠令尊令堂是被夫人擒去的，至今犹囚禁在玉阙宫，老朽多少总会知道一些……”

“哦！”他忽然低“哦”了一声，自言自语的道：“莫非会是对峙峡？”

楚玉祥问道：“对峙峡在哪里？”

祁连铁驼道：“玉阙宫占地极广，内外森严，像老朽等人，只能住在宫外，非夫人亲信，不得擅入，宫外也有两处禁地，一是北峰冰牢，第二处就是对峙峡，是在北峰东南。据说里面两峰对峙，中间隔着一道千寻绝壑，上有石梁可通，列为禁地，除了这两处，老朽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囚人之处？”

楚玉祥问道：“对峙峡是不是也有人把守？”

祁连铁驼道：“这个老朽就不知道了，自从老朽投效玉阙宫，二十年来，好像山上从未有人提起过对峙峡，老朽只是在峡谷之外看到过一方禁碑，上面镌有：‘入内者死’四个字。”

楚玉祥道：“这么说，家父家母很可能就被囚禁在那里了。”

他接着问道：“勾漏宫的主人，不是勾漏山君吗？老丈说的夫人，就是勾漏山君的妻子了？”

“不是。”

祁连铁驼笑道：“神君早已不问尘事，就是太君也很少过向宫中之事，现在执掌玉阙宫的夫人，乃是神君的女儿……”

楚玉祥切齿道：“原来勾漏夫人就是魔女！”

祁连铁驼轻轻叹息一声道：“老朽为了营救令主，这条老命已经豁出去了，不然像今晚这样向外人泄露宫中机密，已经是死罪了，好吧，楚少侠令尊堂既然被囚在勾漏山，咱们救出令主之后，老朽就陪少侠去探一探对峙峡。如果令尊令堂确被囚禁在峡中，一不作，二不休，老朽拼着这条老命，也要助少侠一臂之力，把令尊令堂一并救出来。”

楚玉祥听得极为感动，站起身作了个长揖道：“铁老丈这份高义，请受在下一拜。”

祁连铁驼慌忙站起，还礼道：“少侠快不可如此，事情能否如此顺利，还不知道呢！”抬头望望天色，说道：“时间不早，咱们此时动身，四更光景，就可抵达北峰，天亮之前，咱们就得躲入岩石，才不虑被人发现。”

楚玉祥问道：“今晚不能救人吗？”

“不成。”

祁连铁驼道：“咱们到达北峰，已经快天亮了，救人至少要等到明晚才能行动。”

楚玉祥道：“好，那我们就快些走吧！”

两人离开小庙，由祁连铁驼领路，由西门翻出城外，就一路由西而北，走的尽是山间小径。

楚玉祥只是跟着他奔行，也不知翻过几重山岭，但觉夜色如墨，山林间一片黝黑，根本辨不清方向，只是在崇山峻岭之间，提气疾行。

这样足足奔行了将近两个时辰，前面的祁连铁驼忽然朝身后打了一个手势，身形随着向右闪去，身法极为快速，一下隐入一处大石之后。

楚玉祥现在屡经大敌，经验也增长了不少，眼看祁连铁驼正在奔行的人无故闪入石后，心中不禁一动，立即跟着飞掠过去。

祁连铁驼早已急得只是向他打着手势，意思要他快点伏下身来。楚玉祥就在石后隐住身形。

过了一会，只听得一阵衣袂飘风之声，从远处传来，来人身法似是极快，转眼已经掠到近前，那是两个人的声音。突听有人惊啊一声，接着又呼的跳了起来。

“另一个人问道：“你怎么了？”

先前发出惊啊的人道：“兄弟给大石绊了一下，脚尖踢得好痛！”

### 第三十一章 禁地对峙峡

另一个人道：“你连山路都不会走了……啊……你怎么踩到我脚上来了？”

先前那人也啊了一声，怒声道：“我又没踩到你，是你踩到我踢痛的脚尖上了。”

另一个人又啊了一声道：“你还要踩我，你这是干什么？”先前那人又啊了一声，说道：“明明是你踩到我痛脚上，这回还故意踩了我！”

另一个人道：“你胡说，啊，你又踩了我一脚，姓卜的，你还说不是故意的？”

先前那人怒声道：“姓崔的，活见你娘的大头鬼，啊，你踩……老子……”

“砰！”那姓卜的身上敢情挨了一拳，立即回手，也砰的一拳，打在姓崔的身上。

“好哇！”

那姓崔的大怒道：“这是你先动手的……”

“砰！”他挥手一拳，击在姓卜的身上。

两人先前互踩对方的脚，现在居然互殴起来，但听“砰”“砰”之声，不绝于耳，好像两人都不懂得闪避，你一拳来，我一拳去，记记都打到对方身上。

而且两人愈打愈快，先前还互相指责对方，现在连话都懒得说了，生怕说话浪费时间，出手就会比对方慢了。

不过几句话的工夫，两人身上至少都被击中了七八拳。

这可把隐身大石后面的祁连铁驼和楚玉祥听得大感惊奇。

尤其是祁连铁驼，他在勾漏山玉阙宫耽过三十年，这两人的声音自然听得出来，一个叫崔百城，一个叫卜良，都是玉阙宫的武士。

能当上玉阙宫武士，一身武功，在江湖上来说，都是一流的了，他们居然会和庄稼汉打架一样，一味的蛮打，岂不奇怪？

只听有人在远处叫道：“喂，喂，你们二位老哥有话好说，怎么半夜三更在山脚下打起架来，这样打下去，是会出人命的……”

那人尖着喉咙，边走边说，而且还拖着鞋子，一路梯梯拖拖的走来；但等他走过，崔百城和卜良两人，早已打得鼻青眼肿，遍体鳞伤，后力不继，双脚一软，往地上扑倒下去。

那人好像吓了一跳，低呼道：“乖乖弄底咚，果然出了人命，这可好，我老人家还是快点走，别把事情弄到我老人家头上来，哦，慢点，且摸摸他们口袋，有没有买酒的银子？就算我老人家跟你们二位借的好了……”

他俯下身子，伸手摸去，口中说道：“咳，真该死，身上一文钱都没带，出什么门？这面小旗有什么用？”

随手呼的一声，朝石上丢来。接着好像又摸到了什么，气道：“这劳什子倒是铜做的，只是换不了酒，又有屁用？”

又呼的一声朝石上丢来，发出叮的一声轻响。

他又自言自语的道：“不过你们二位躺在这里总不大好，野狼野狗会把你们当点心，我老人家活了一大把年纪，就是心地好，就送你们去一个地方安安稳稳的躺着吧！”

说完，一手一个，挟在肋下，又梯梯拖拖的朝来路走去。



楚玉祥躲在大石后面，只觉这人说话的声音听来极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是谁来。这就伸头看去，山径上已经只有一条瘦小的黑影，根本没看清楚他是谁？

突然心头一动，暗道：“对了，这人不就是在无为州酒楼上见过的瘦小老头？他不就是茅四道长和自己找上金陵去，一直没有找到的醉果老张三，还有谁来？”

就在此时，只听耳边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别忘了把那两件东西带走。”

祁连铁驼缓缓直起腰来，说道：“奇怪，崔百城、卜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又会无缘无故打了起来……”

突然目光一动，看到离身边不远的大石上，插着一面三角小旗，再定睛一看，旗下还有一块三角形的铜牌，端端正正嵌在石面之上！口中不觉惊咦道：“玉阙宫旗令，腰牌，这……”

楚玉祥道：“铁老丈，方才这位老人家，好像是醉果老张三老人家！”

祁连铁驼一惊，说道：“少侠认识他吗？”

楚玉祥道：“在下有一次曾在酒楼上见过他，方才一时之间就是想不起来，是这位老人家用‘千里传音’跟在下说的，别忘了把两件东西带走。”

“别忘了把两件东西带走？”祁连铁驼忽然唔了一声，点点头道：“对，这面玉阙宫旗令，正是夫人的金令，这方腰牌，也正是传达命令的人的身份证明……难道夫人要他们传达什么命令来的？”说到这里，忽然面露喜色，哦道：“有这两件东西，就可以把令主顺利的救出来了！”

楚玉祥道：“那就不能等到明天了，这里离冰牢远不远？我们马上得采取行动才行。”

祁连铁驼点头道：“少侠说得对，这两人是奉命出来的，办完事，就得回去缴回旗令，这样吧，少侠请把旗令、腰牌一起收好，咱们立时就去，不过少侠要沉着一点。”接着就低低的和楚玉祥说了一阵，楚玉祥听得不不住的点头。

“好了，咱们走。”

祁连铁驼话声一落，就领着楚玉祥急步奔行，不过一刻工夫，已奔到一座插山高峰的山麓。

祁连铁驼脚下放慢，回头道：“到了。”

举步朝一条石子小径上走去。

那是一道峡谷，祁连铁驼刚走近谷口，就听到有人喝道：“来的是什么人，还不站住？”

两名黑衣汉子从谷口走了出来。

祁连铁驼抱抱拳道：“铁某随同令使有紧急命令，要见原令主。”

左首黑衣汉子连忙躬身道：“小的奉命守护谷口，请令使出示令牌。”

楚玉祥把那方铜牌交给祁连铁驼，祁连铁驼摊在掌心，朝那汉子面前送去。

右首汉子立即“擦”的一声打着火筒，左首汉子举目朝祁连铁驼掌心铜牌看了一眼，就躬躬身道：“令使二位请进。”祁连铁驼收回手掌，双手把铜牌交还楚玉祥，依然走在前面，楚玉祥瑞着架子，跟在他身后而行。谷道并不太长，折而向右，就到了一座石窟前面，石窟是一个圆洞门，门口仍然站着两个黑衣汉子。

这回祁连铁驼没待对方开口，就喝道：“你们还不前来见过令使？”

两名黑衣汉子抱拳道：“属下见过令使，并请令使出示令牌。”

楚玉祥右手一摊，徐徐说道：“二位速替本座报知原令主。”

情形和方才一样，向右首一个打着火筒，左首一个躬身验看了铜牌，说道：“令使请随属下进去。”

说完，从怀中取出一支火筒，打着了走在前面引路。祁连铁驼躬身道：“令使请。”

楚玉祥就大步跟在右首汉子身后，跨进石窟。

祁连铁驼是令使的跟班，自然只有走在后面的份儿。石窟相当深邃，两边各有一排十数间石室，敢情是原关主手下武士们的住处了。

那领路汉子一直走到尽头左首一间石室门口，脚下一停，在铁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铁门上开启了一个小窗口，有人问道：“有什么事？”领路的汉子凑着头说道：“快请关主起来，宫中有令使来了。”

“好。”里面那人急忙掩起小窗，敢情去报告原关主了。这回很快，就听到铁门开启的声音，铁门立时打开，一道灯光随着照出，一个身穿蓝布长袍的高大老人急促迎了出来。

祁连铁驼慌忙朝楚玉祥道：“这位就是原关主。”一面又朝原关主道：“这是玉令使。”

原关主浓眉如帚，巨目凝光，看了楚玉祥一眼，连忙抱拳道：“玉令使请到里面坐。”

楚玉祥也抱拳道：“在下还是第一次和原关主见面，但原关主的大名，在下已经久仰了。”

原关主当然不会想到这位宫中令使会是假的，闻言连忙笑道：“彼此、彼此，兄弟也久仰得很。”一面又朝祁连铁驼拱拱手道：“铁老哥久违了，快请。”

三人进入铁门，这是原关主平日的起坐室，放着几张椅几。原关主抬手肃客，请楚玉祥上坐。

楚玉祥道：“原关主不用客气，兄弟是奉夫人金令来的。”他先取出铜牌，送给原关主验看。

原关主心中暗道：“这位玉令使年纪轻轻，居然还是铜牌护法身份，敢情是夫人面前的红人了。”一面连忙拱手道：“玉令使快请收起令牌，兄弟和铁老哥相识二十年，由铁老哥陪同令使前来，那还有错？”

楚玉祥收起铜牌，又从怀中取出三角令旗，说道：“原关主，夫人有令……”

他故意拖长语气。

原关主看到夫人旗令，慌忙躬下身去，说道：“属下原锦成参见旗令。”

楚玉祥徐徐说道：“夫人要在下持令前来，命关主把囚禁在这里的诸葛真释放出来，随在下去见夫人。”“是。”原关主直起身，迟疑了下才道：“夫人颁下旗令，属下自当遵命，只是……”

他不敢说下去，但显有为难之处。祁连铁驼道：“原关主，夫人要你把诸葛真放出来，这有什么好为难的？”

原关主望望旗令，朝祁连铁驼苦笑道：“铁老哥，夫人颁下这道旗令，大概是你向夫人苦求来的，夫人念你追随诸葛令主多年，一片忠心，不忍使

你失望，才颁下了旗令，其实并无放人之意。”

祁连铁驼怒声道：“玉令使传达夫人旗令，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原关主连连拱手道：“兄弟怎敢说旗令有假？铁老哥千万不可误会。”

祁连铁驼道：“那你怎么说夫人并无放人之意？”

原关主道：“铁老哥请勿激动，事情是这样，当初夫人命人送来诸葛真之时，曾有谕令，要释放诸葛令主，必须有夫人的玉牌方可主人。夫人要玉令使持来旗令，很明显的是并没有放人之意，大概念在你铁老哥忠心耿耿，才要玉令使持令同来，准你进去看看诸葛令主了。”

楚玉祥冷声道：“原关主，在下是奉夫人面谕，要在下把诸葛真带去面见夫人的，你不放人，在下如何去向夫人覆命？”

祁连铁驼只知诸葛真被囚禁在冰牢，却不知冰牢如何走法，自然不愿双方闹僵，忙道：“也许夫人忘了交代原关主的话，经兄弟在宫外苦苦哀求，才命玉令使持旗来的，这样也好，兄弟进去见见诸葛令主，回头再去禀明夫人，请她颁发玉牌，释放诸葛令主，这样二位都可以不用为难了。”

原关主点着头，连连抱拳道：“铁老哥这话不错，这样，玉令使也有了交代，兄弟也可以不至失职了。区区愚忱，务望玉令使不介意才好。”楚玉祥只轻哼了一声，显然有些不高兴。

原关主心中暗道：“你不过是夫人面前的近臣罢了，哼，老子投效玉阙宫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哩，现在居然端起架子给老子看了。”

但这话他只是心里想想而已，这两个人，他可一个也得罪不起，一面陪着笑道：“玉令使，铁老哥，兄弟这就陪二位进去，看看诸葛令主吧！”

祁连铁驼一抬手道：“原关主请。”

原关主拱手道：“兄弟给二位带路。”

当先举步走出，楚玉祥、祁连铁驼紧跟在他身后走出石室。

原关主走到右首一间石室的铁门口，从身边取出一个铁钥，开启铁锁，用手拉开铁门，仍然由他领先，走了进去。两人跟着走入，原关主已从身边取出一个火筒，打着了，举步朝前行去，不过走了十几步，前面又有一道厚重铁门。他依然用铁钥开锁，打开铁门，举步走入，就有一阵寒气逼人而来。这铁门之内，就是一道往下的石级，他领先走了下去。

两人随他走入，寒气也在逐渐增加，愈往下愈盛。走完一百多级石级，气候已如严冬，森寒之气，凛冽得使人感到身上好像没穿衣服一样，大概普通人到了这里，已会忍受不住。

石级尽头，不过几步路，又有一道铁门。原关主脚下一停，说道：“诸葛令主就在里面了。”

他过去开启铁锁，拉开一扇极为厚重的铁门，铁门乍启，一股奇冷澈骨的寒气，扑涌而出，连原关主、祁连铁驼两人都忍不住打着冷噤。

铁门内是一间极为宽敞的石窟，一眼望去，四壁晶莹，都是极厚的坚冰，也许这石窟本来是一个深潭，现在潭水都结成了坚冰，平整光滑。

窟顶也凝结了冰，许多冰条瓔珞下垂，就像是石钟乳，上下四面，都晶莹照人，宛如进了水晶宫一般。

楚玉祥目光一动，就看到左首冰壁下垂首坐着一个长发披散的女子，脸色苍白，不见一点血色，看她脸型，遐宇之间，依稀就是结义大哥葛真吾！

结义大哥会变成女子，一时之间，几乎愣住了！祁连铁驼看得身躯一震，急急问道：“原关主，令主她……”

原关主道：“令主处身在这么奇寒澈骨之地，自然只好运气御寒，大概还不得事，咱们过去看。”

祁连铁驼立即以“传音入密”说道：“楚少侠，你要以极快手法制住原锦成，才能把令主救出去。”

说话之时，三人已经走近那女子身前。

楚玉祥问道：“原关主，诸葛令主是不是支持不住了？”原关主陪着笑道：“这里奇寒澈骨，诸葛令主已经熬了三天，换作旁人，只怕一天也熬不过。”

楚玉祥道：“你快看看，她是不是还有救？”

原关主答应一声，俯下身去，说道：“诸葛令主、玉令使、铁老哥……”

话声未落，楚玉祥已经手起指落，点了他背后两处穴道。祁连铁驼急忙闪身而出，抢到诸葛真身边，急急问道：“令主，你怎么了？”

诸葛真坐着的人全身僵硬，一言不发。

祁连铁驼忍不住滚落两行老泪，颤声道：“看来令主已经没有救了！”

楚玉祥道：“铁老丈，葛大哥也许只是忍受不了这里的寒气侵袭，才冻僵了身子，且让在下运气试试。”

祁连铁驼流泪道：“老朽数十年苦练，进入这里不过一会工夫，身子已感到寒冷难耐，令主已经被关禁了三天……”

“不妨事。”

楚玉祥道：“她坐下来运气抗寒，脸上虽然毫无血色，但远不是死色，可能心头还有微温，在下替她度入真气，可能还有救呢。”

他因诸葛真是女儿之身，不便去摸她胸口，说完，立即伸出手去，按住诸葛真后心“灵台穴”上，然后运起神功，缓缓度了过去。

要知他如今已把绿袍师父的“太素阳功”和祖师父的“纯阳玄功”，修为合一，阴阳调和，这股真气，正是天道中和之气。

度入诸葛真体内，本来已经被冰寒凝结的血脉，立如阳春解冻，循着她经络向四肢百骸流注，宛如水到渠成，丝毫无阻。

楚玉祥面有喜色，说道：“铁老丈，葛大哥血脉经在下真气催动，已可畅通无阻，不会有事了。”

祁连铁驼听得暗暗惊奇不止，心想：“他在和令主运气行功之际，还能开口说话，这份功力，自己勤修苦练了几十年，当真望尘莫及！”

心中想着，却不敢和他多说，只是眼睛一霎不霎的望着诸葛真脸上。

不过盏茶工夫，诸葛真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呼吸也渐渐恢复正常，祁连铁驼直到此时才算放下了心。

但这一阵工夫，他已感到寒气从脚底传来，身上也愈来愈冷，心中大为惊凛，这冰牢果然厉害，自己如若被囚禁上三天，只怕也会全身冻僵了！

这样又过了一盏茶热工夫，诸葛真才长长吁了口气，缓缓睁开眼来，看到自己身边站着原锦成和祁连铁驼两人。（楚玉祥在她背后）

不知是什么人在替自己运气行功？这就叫道：“铁老，我已经好了，替我运气运功的是谁呢？快请他住手了。”

祁连铁驼喜得滚落老泪，说道：“令主果然好了，真是谢天谢地……”

楚玉祥收回按在她后心的手掌，说道：“葛大哥，是小弟救你来了。”

诸葛真听得一怔，急忙站起身来，回过身去，看到楚玉祥，心间不禁一阵凄楚，感动的道：“是你，你救了我一命，你们怎么进来的？”

他在凄楚之中，流露出惊愕和关切之情。

楚玉祥一指原关主，含笑道：“铁老和小弟自然是原关主领进来的了。”

祁连铁驼问道：“令主体内真气是否恢复了，我们那就快些走吧！”

诸葛真黯然惨笑道：“铁老要我到哪里去？天下虽大，能有我容身之地吗？今晚之事，若是给师傅知道了，我固然难逃一死，你们也无法脱身。贤弟，你从死神手中把我救回来，诸葛真永远记在心里的，这里不可久留，你们快些走吧！”

祁连铁驼急道：“令主，老朽和楚少侠冒了极大危险，好不容易闯进来的，此事可一不可再，你既已复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诸葛真微微摇头道：“铁老，你在玉阙宫多年，应该知道我如果跟随你们出去，徒自增加你们的困难，也会连累了楚贤弟……”

楚玉祥剑眉一挑，说道：“小弟要是怕了玉阙宫，也不会找上勾漏山来了，大哥只管放心，快跟我们一起出去，时间不多，小弟还另有要事在身……”

祁连铁驼点头道：“令主也不想想，夫人若有师徒之情，会把你送到这要命的地方来？今晚若非楚少侠神功相助，你这条命还保得住吗？好死不如恶活，连老朽豁出去了，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时间太长了会引起外面的人注意，此处深入地底，只要上面的人发觉不对，把铁门关上，咱们都出不去了。”

诸葛真仰首道：“铁老，这一出去，我本无叛师之心，也永远说不清了。”

祁连铁驼道：“说不清，说得清那是以后的事，时间宝贵，一切上去了再说迟。”

楚玉祥道：“铁老丈，这位原关主呢，怎么办？”

祁连铁驼道：“自然要把他带上去，不然咱们出去就会有麻烦，而且少侠还要去对峙峡救人，咱们行踪不能泄漏了，把他留在上面，自然比留在这里要好。”

一面以“传音入密”说道：“此人由少侠押他上去，到了上面，就得立时废去他武功，但不能让他知道，只说封住了他几处经穴，暂时失去武功，在十二个时辰之内经穴不解，就会终身残废，等咱们办完了事，自会替他解开经穴，他就不敢声张了。”

他要以“传音入密”和楚玉祥说话，自是怕诸葛真反对了。

楚玉祥也以“传音入密”说道：“在下省得。”

祁连铁驼催道：“令主快些走吧！”诸葛真看了楚玉祥一眼道：“贤弟……”

楚玉祥道：“大哥快先走，小弟还要替原关主解开穴道。”说着，举手朝原关主身上连拍了两下。

原关主倏地睁开眼来，吃惊的道：“玉令使、铁驼，你们把兄弟怎么了？”

楚玉祥冷然道：“诸葛令主全身血脉僵硬，你总看见了，兄弟已要铁老送她上去，请夫人开恩，此事自有兄弟完全负责，与你关主无关。”

原关主道：“但令使何故点我穴道？”

楚玉祥方才加拍两掌，仍然封住了他双手经穴，只让他双足能行动而已，闻言笑道：“铁老曾说原关主武功高强，在下若是不制住你双手，怕你未必同意咱们的行动，只要到了上面，在下自会立即解开原关主双臂经穴的，暂时只好委屈了。”

原关主哼了一声道：“你玉令使持有夫人旗令而来，有你这句话就好，反正此事全由二位负责，兄弟穴道受制，夫人责怪下来，也怪不到兄弟的头”

上了。”

楚玉祥道：“原关主知道就好，请吧！”

两人走出冰牢。（祁连铁驼和诸葛真已经先上去了）

原关主道：“兄弟双手不能动，这道铁门就烦劳玉令使锁上了。”

楚玉祥只得替他关上铁门，又加了锁，两人一路拾级而上。一会工夫，已经登上石级，走出第二道铁门，楚玉祥依然关上铁门，也锁上了锁，就在回手之际，挥手一掌拍在原关主的身上。

原关主陡觉全身一震，一缕寒气渗入体内，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张目道：“玉令使，你这做什么？”

楚玉祥突然脸色一沉，双目之中射出两道森寒似剑的眼神，注视着原关主喝道：“原关主，在下方才使的是夫人的特殊闭穴手法，使你暂时失去了武功，如果十二个时辰不解，你会终身残废。你可知令主是被秦婆子谗言所害，咱们救出令主，在尚未晋见夫人获得恩准以前，绝不能让秦婆子知道。兄弟封闭你经穴，就是要你乖乖的在这里住着，不准有人出谷一步，等兄弟面见夫人之后，自会前来替你解穴，否则除了夫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给你解穴的。”

原关主双手果然已能活动，只是武功被封闭了，当然信以为真，心想：“看来这玉令使果然是夫人的亲信，听他口气，这种闭穴手法，除了夫人，只有他会了。”

一面说道：“玉令使只管放心，此事由玉令使和铁老哥二人负责，兄弟怎么会去告诉秦婆子？”

楚玉祥道：“如此就好，咱们可以出去了。”

两人退出右首石室，回到左首原关主的起坐室，只见祁连铁驼扶着神情委顿的诸葛真已坐着等候。

看到楚玉祥和原关主走入，祁连铁驼忙道：“玉令使，咱们该走了，令主体内被寒气侵袭，经络凝结，非夫人神功，无法救治，咱们要早些去宫外跪求才好。”

楚玉祥点点头，回头道：“原关主，如果在咱们未见到夫人之前，让秦婆子知道了，那就莫怪兄弟会对你不客气。”原关主忙道：“玉令使方才已经告诉兄弟了，就是不再叮嘱，兄弟也绝不是多事饶舌的人。”

祁连铁驼扶着诸葛真先行退出。

楚玉祥朝原关主拱拱手道：“原关主请休息吧，兄弟告辞了。”

原关主对这位夫人面前的红人，可真还不敢得罪，他虽然经穴受制，武功已遭封闭，（其实已被楚玉祥废去）还是送出铁门，连连拱手道：“玉令使好走，兄弟不送了。”楚玉祥回头以“传音入密”说道：“原关主放心，兄弟会在午前赶来替你解开经穴的。”

说完，急步往前行去，赶上祁连铁驼，仍由楚玉祥走在前面，三人出了石窟，才发现天色已经大亮。这一路上，祁连铁驼已把楚玉祥父母可能被囚禁在对峙峡的事，和诸葛真说了。

诸葛真听得一怔，说道：“对峙峡囚禁了人？我怎么会从没听说过呢？”

祁连铁驼道：“令主进去过。”

诸葛真道：“没有，那里谷口立有一方禁碑，‘擅入者死’，谁都没有进去过。”

祁连铁驼道：“如果里面没有囚禁什么人，为什么要列为禁地，不准有

人进去呢？”

诸葛真望望楚玉祥，问道：“贤弟决心要进去吗？”楚玉祥站定下来，抱抱拳道：“现在诸葛姑娘已经脱险，铁老丈，你还是陪同诸葛姑娘赶快离开此地，在下家父家母可能被囚禁在对峙峡，在下是非进去不可，此事二位不用管了。”

祁连铁驼还没开口，诸葛真已经说道：“贤弟这话就见外了，不说我这条命是贤弟救的，我们结为异姓兄弟，情同手足，诸葛真虽是女子，岂是不顾道义之人？贤弟令尊令堂既然可能被囚禁在对峙峡中，自是义无反顾，非进去不可，我既然知道了，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贤弟一个人去涉险，何况我自己是叛离玉阙宫的人，好歹也要陪贤弟去走一趟。”

说到这里，回身朝祁连铁驼作了个长揖，说道：“铁老，承你冒险相救，现在已经把我救出来了，你对我的恩情，诸葛真永远铭心刻骨也不会忘记的。楚玉祥和我是结义兄弟，他要进入对峙峡去，我决心陪他同去，纵然粉身碎骨，也要一死以酬知己，铁老不用去了，我们如能活着出来，自有再见之日，铁老还是……”

祁连铁驼没待她说完，正色道：“我救出令主，心愿已了，此去对峙峡，我是陪楚少侠去救他令尊令堂的，并不是陪同令主去的。令主决心进入对峙峡去，是欠兄弟之情，铁某是楚少侠的朋友，陪同楚少侠进入对峙峡去，是欠朋友之义。这与令主毫不相干，今天，楚少侠是非去不可，铁某也非去不可，令主不用撵我走，我是不会走的。”

诸葛真道：“好，既然铁老这么说了，事不宜迟，那就快走吧！”

楚玉祥感动的道：“二位这份大德……”

诸葛真不让他说下去，笑了笑：“贤弟，你如果不忘我们结义之情，我比你大了一岁，我们就以姊弟相称好了。”楚玉祥连忙拱手道：“姊姊吩咐，小弟自当遵命。”诸葛真被他这声“姊姊”叫得心头一甜，粉脸微红，说道：“快走吧，玉阙宫的人虽然很少到这里来，万一遇上了总是麻烦。”

三人加紧脚步，一路朝东南奔去，不过顿饭工夫，已经奔到一处峰峦之下。

祁连铁驼抢先走在前面，循着山脚绕行过去。

等到绕过山脚，但听水声洪洪，一道山涧奔流，从两山之间流出，水势湍急，前面已是两山夹峙的谷口。石崖上果然镌着海碗大的“擅入者死”四字。

祁连铁驼回头道：“进去就是对峙峡了，老朽给楚少侠领路。”

楚玉祥道：“铁老，还是在下走在前面。”

诸葛真道：“玉弟，铁老就是这个脾气，你不用和他争了。”祁连铁驼话声一落，早已举步朝谷中走入。楚玉祥、诸葛真就紧随他身后而地。

这道山谷，中间是一道宽阔的山涧，两边山峰壁立如削，他们是从左首石壁下沿着山涧往里行去。

一路上居然没遇上人，只是沿途俱是嶙峋乱石，高低不平，人走在上面，就得连纵带跃，好在三人都有一身极高的武功，脚尖点动，起落如飞，却也丝毫不慢。

片刻工夫，就已赶到谷底。但见一道玉龙似的飞瀑，从迎面一座高峰缺口，直挂而下。

相距还有十来丈远，就细雨蒙蒙，寒气逼人，洪洪之声，震耳欲聋，硬

把一座高山划分开来，变成了东西两岸，无法飞渡。从入谷一直到达谷底，始终没见过半个人影，可见这对峙峡根本就没人看守，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那么谷口何以要镌上“擅入者死”四个字，把对峙峡列为禁地呢？

楚玉祥望着寂寂空山，不禁犹豫起来，爹、娘没被囚禁在这里，那会禁在什么地方呢？玉阙宫？

诸葛真道：“玉弟，看来这里并没有人。”

祁连铁驼接口道：“不错，这地方十分荒凉，好像很久没人进来了……”

楚玉祥仰首向天，吁了口气，他本来只是吁一口胸中闷气而已，并没有什么意思，但这仰首，发现两座山腰间，有一道中间断去了十来丈的石梁。

心中不禁一动，忖道：“上面既有石梁，那就证明山腰上必有可以通行的路了，自己该上去看看才是。”但回身仰望上去，自己站立的一边，（山涧左首）峭壁如削，根本无法可以攀登得上去。

诸葛真柔声道：“玉弟，看来令尊令堂不会在这里了，我们走吧！”

楚玉祥伸手一指横在半空的石梁，说道：“姊姊请看，上面不是有一道石梁吗？如果上面没有通路，就不会有这道石梁了，小弟想上去看看。”

诸葛真一呆道：“这两边的石壁，都陡峭如削，怎么上得去？”

她沉思了下，回头道：“铁老，你看有没有路可以上去？”祁连铁驼看了瀑布附近霏霏蒙蒙的白雾一眼，说道：“咱们一路进来，老朽都留意了，两边山峰如削，根本无法上得去，只有那瀑布里面，无法看得到，楚少侠和令主在这里稍候，老朽进去看看。”

楚玉祥道：“我也去。”

诸葛真道：“你还是让铁老进去的好，他经验丰富，如果有通路，一定可以找得到，如果找不到，你去了也没用。”祁连铁驼在他们说话之时，已经举步朝白雾中走了进去。楚玉祥只得和诸葛真站着等候。

诸葛真回过身朝楚玉祥道：“玉弟，我真想不到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我被关进冰牢，自以为此生此世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坐在冰牢之中，阖上眼皮，就看到你站在我面前，等我口里大声叫出贤弟来，你就不见了，我自认必死，所以一直阖着眼皮，只想多看你一眼……”

她从出了冰牢，一直有祁连铁驼在旁，直到此刻，两人才单独相处，这话藏在心里已经很久了，现在才有吐露的机会，但话声出口，晶莹的泪珠，忍不住夺眶而出。楚玉祥心头一紧，连忙笑道：“现在我们不是已经见面了吗？”

诸葛真幽幽的道：“姊姊要把这话告诉你，我们自从结为兄弟，我的心里就只有你一个人，我说这话，并不是不顾羞耻。你从冰牢里把我救出来，我已经决定了，士为知己者死，我纵然粉身碎骨，也要一死以酬知己……”

楚玉祥忙道：“姊姊快不用说了。”

诸葛真含泪道：“我要说……”

楚玉祥道：“姊姊快看，钦老丈出来了，他在向我们打手势呢！”

祁连铁驼走出白雾，正在朝两人招着手。诸葛真用手掌拭了一下脸颊，说道：“铁老丈可能发现了什么，我们快去。”

两人匆匆赶了过去，这里水声更响，说话已无法听到，诸葛真以“传音入密”问道：“铁老发现了什么了？”祁连铁驼也以“传音入密”说道：“老朽在里首发现一个石窟，似可往上通去，一时来不及察看，就出来通知你们了。”诸葛真喜道：“那就快走。”



一面朝楚玉祥道：“铁老发现了一座石窟，我们快走。”祁连铁驼返身走在前面，楚玉祥、诸葛真紧跟着他，并肩朝白雾中走去。

这当然不是白雾，乃是垂直倒挂而下的瀑布飞溅开来的水气，进入白雾之中，但觉细雨濛濛，沾衣欲湿，四周俱是白茫茫的一片。

祁连铁驼走在他们前面，相距不过数尺，已经看不清楚，只是一个淡淡的人影而已！

这一段路，当然不大好走，尤其脚下踩在青苔上，甚是滑溜，诸葛真把一个娇躯紧贴着玉弟弟，伸出一只纤纤柔荑，挽着他胳膊而行。

这一段路，虽然只有十余丈远近，但愈到里面，白雾更浓，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三人小心翼翼的都走得很慢，一直等到走入石窟洞口，眼前一黑，白雾已经没有了，但因被沉重的白雾遮断了天光，石窟中就显得幽暗。

诸葛真跨入石窟，赶忙缩回手去。

楚玉祥目能夜视，目光朝四周瞥，发现这座石窟是在瀑布后面，自己三人是从后左首进来的。里面相当宽大，足有十数丈见方，右首也有一个窟窿，隐隐透进天光来，那可能是通向对岸（瀑布右首）的洞口了。祁连铁驼领着两人往里行去，一直走到尽头处，又有一个窟窿，就得拾级而上。

所谓石级，并不整齐，只是有级可登而已，往上走了数十步，石窟分为左右两个。到了这里，瀑布的洪洪雷声，已经极轻，可以听到说话的声音了。

祁连铁驼道：“这座石窟好像是天生成的，到了这里，分为左右两洞，如果老朽的猜想不错，这左右二洞，大概是通往崖上的路径了。”

诸葛真问道：“这座洞窟如此隐秘，依铁老看，上面会是什么所在呢？”

祁连铁驼道：“这很难说，从谷中镌着‘入口者死’四字看来，上面必然有着什么隐秘，也许真是一处囚人的地方了。”楚玉祥心头一阵激动，说道：“铁老丈是说家父、家母就被囚禁在这里了？”

祁连铁驼道：“目前老朽也说不出，不过从迹象看来，这里必然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楚玉祥道：“我们快上去。”

祁连铁驼道：“不过老朽有一句话要提醒楚少侠，不论遇上什么事，一定要保持冷静，不可急躁。”

他是老江湖，这句话中，隐隐含有深意！

诸葛真心思慎密，已经听出祁连铁驼的口气，心中暗道：“铁老好像看出什么来了？”

祁连铁驼领着两人朝左首一个洞窟上去。这可不是一条盘曲而上的石级，而是洞中有洞，窟中有窟，一个接一个串连而成的山腹秘道，有时须攀登而上，有时却像一条走廊。这样的洞窟，如在他处遇到了，一定会惊叹不已，认为是鬼斧神功了；但在勾漏山并不稀奇！

因为勾漏山的岩穴皆勾曲穿漏，才有勾漏之名，许多洞、峰、潭、涧，都互相通连。

尤以勾漏东峰为更奇，上下洞回环有如蜂房，岩穴皆通，一洞伐钟鼓，声满全山，处处回响，可称天下之奇。却说三人穿行山腹石窟，足足走了顿饭工夫，陡觉眼前天光大亮，原来跨进另一个岩洞，前面已是出口。这座洞窟之中，比旁的洞窟，多了一件东西，那是石窟中间的地上竖立着一个三尺高粗逾手臂的铁椿，椿上有一个大铁环，贯连着一条铁链。

铁链委弃在地，铁锈剥落，足有十来丈长。

祁连铁驼看了铁链一眼，没有作声。

楚玉祥已经急不容缓的走出洞窟，原来这洞窟外面，不过数步，就是石梁，除了通向石梁，就别无通路。如果这座石梁中间不断，那么不但可以直通对崖，而且有如飞虹凌空，下临千寻，该是何等壮观之事。楚玉祥举步朝石梁上走去，诸葛真和祁连铁驼也跟着过来。

两山对峙，中间相距约莫有三十丈光景，这座天然石梁，正好齐中断落，现在东西石梁，中间相距就有十来丈远！石梁折断了，本来是美中不足之事，但也平添了不少诗意，可以使登临的人，临风惆怅，不胜凭吊之思了！楚玉祥是寻找被囚禁的父母来的，当然不是诗人，走到断梁尽头，只朝对崖看了一眼，这里既没人看守，自然不会是囚人之处，心中就不免有废然而返，一无所获的感觉。但跟在他身后的祁连铁驼和他同样看了一眼，心中却已可证实了一件事。

三人默默的从断梁回入石窟。

楚玉祥双眉微拢，说道：“看来我们白走了一趟，这里什么也没有。”

祁连铁驼道：“楚少侠，咱们且在这里歇息再走，老朽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楚玉祥噢了一声，抬目道：“铁老丈可是想到了什么吗？”祁连铁驼点点头，说道：“是的，老朽确实想到了一件事，也可能有一半证实，但老朽想到的只是前半而已！”楚玉祥口中又噢了一声，急急问道：“可是有关家父家母的事吗？”

祁连铁驼道：“楚少侠、令主且请坐下来，咱们走了大半天路，藉此休息一会，不过老朽想到的，也只能供少侠参考罢了。”

三人就在石室中席地坐下，楚玉祥问道：“铁老丈，你想到了什么呢？”

祁连铁驼道：“令尊令堂昔年确实被囚禁在这里。”这是惊人之言！

楚玉祥身躯陡然一震，急急问道：“铁老丈是说昔年？那么现在家父家母到哪里去了呢？”

祁连铁驼道：“老朽只能就看到的种种迹象推测，至于现在令尊令堂在何处，就无法说得出来了。”

诸葛真问道：“铁老丈怎么看出来的呢？”

祁连铁驼道：“老朽听楚少侠述说过他令尊令堂的遭遇，夫人遇到楚少侠令尊之时，已经成了亲，夫人虽一厢情愿爱上了楚少侠令尊，但楚少侠令尊却并不理睬，女人的胸襟总是比较狭小，哦，令主听了莫要介意才好。”

诸葛真淡淡一笑道：“我不会介意的，铁老只管说好了。”

祁连铁驼续道：“何况夫人是山主的独生女儿，从小骄纵惯了，心里除了爱，就是恨，她对楚少侠令堂百般威胁，楚少侠令堂又不受她的胁迫，于是就把楚少侠令尊令堂囚禁到这里来……”

他口气微顿，接着说道：“这对峙峡，两山壁立，中间虽有一道山涧隔成了东西两岸，但瀑布后有一座洞窟，可以通到对峙峡的两座崖上，无巧不巧中间又有一道石梁，可以相通。夫人是个心计极深的人，他对这里的地形，自然极为熟悉，认为这是囚禁令尊令堂最好的地方，因此她就要人埋下了这支铁椿，把楚少侠令尊用铁链锁在这里……”

楚玉祥心头一颤，说道：“这么说，她一定把娘囚禁对崖的石窟中了？”

“不错。”

祁连铁驼道：“这条铁链约有十一二丈长，令尊只能走到石梁断处为止，可能对崖令堂也是如此……”

楚玉祥听得心头一阵激动，愤怒的道：“这妖女心思果真毒辣得很。”

祁连铁驼续道：“事情并不止此，老朽说她心计极深，是这条石梁，本可通向对崖，她把令尊令堂囚禁在两处石窟，竟犹未足。就在石梁中间十丈的两端，用炸药把石梁炸断，这样，令尊令堂走到断梁尽头，就更可望而不可即，何况石梁上山风凛烈，瀑布声若雷鸣，就是连话声都传不到双方的耳中，她这样做，自然要增加两人的痛苦……”

诸葛真道：“她这样做，会感到快意吗？”

祁连铁驼道：“当初她这样做，无非逞一时之快，其实楚少侠令尊令堂固然痛苦，她也未必快意……”

接着又道：“就因为这里囚禁了人，所以在谷口镌了‘入内者死’，不准任何人进来。”

诸葛真道：“铁老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祁连铁驼道：“这可从这条铁链上看出来，链上铁锈剥落，连山石都已被铁锈染黄，少说也有四五年了。”

楚玉祥站起身，手拉铁链，仔细察看了一阵，只见铁链尽头，又有一个铁环，环上却有两三条三尺来长较细的铁链，但链上虽已铁锈斑落，却隐约可见凝结的血迹，不觉心头一紧，悚然道：“铁老丈，这铁链的两端，染有血迹，莫非家父已经遇害了。”

“这……”祁连铁驼说了一个“这”字，似乎十分为难的道：“这……”说了两个“这”字。

楚玉祥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切齿道：“我非手刃这妖女不可！”

祁连铁驼道：“楚少侠不可激动，令尊可能并没有遇害。”

楚玉祥流泪道：“爹如果没有被害，这链上怎么会有血迹的呢？”

“唉？”祁连铁驼叹了口气道：“少侠如果没有发现，老朽原是不想说的。”

楚玉祥道：“铁老丈只管请说，家父到底怎样了？”

祁连铁驼道：“令尊是祖半仙的大弟子，一身武功自然极高，区区一条铁链，时间稍久，就未必困得了他，唉，夫人也真是心狠手辣，她怕令尊挣断铁链逃走，所以……所以穿了他的琵琶骨……”

楚玉祥听说爹竟被妖女穿了琵琶骨，心头怒不可遏，愤然道：“这妖女真该万死，她这样折磨我爹。”祁连铁驼道：“她这样做，大概就是做给令堂看的，无非胁迫令堂屈服罢了。”

楚玉祥道：“那么爹怎么会不在这里的呢？”祁连铁驼道：“这个老朽就不知道了。”

楚玉祥道：“走，在下还要到对面去看看。”他们回到底层，再从通往右首的石窟上去，这里的情形和左边差不多，也是一个接一个石窟，互相穿通曲折往上。当他们登上最后一个石窟，情形和左首一样，石窟中间埋有一个铁椿，和一堆较细的铁链，也已铁锈剥落。但在铁椿和铁链的右首，赫然还有一具枯骨！楚玉祥目光接触到枯骨，心头不由大大的一震，急忙走了过去。

枯骨上没有衣衫，只有一具森森白骨，从骨骼上看，这人生前体型瘦小，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枯骨。楚玉祥头上如中巨杵，眼中不觉包满了泪水，说

道：“这一定是娘了，娘……”

他扑地跪倒地上，痛哭失声的道：“娘，孩儿来了，孩儿终于找到娘了，你老人家死得好惨……”

这座石窟，囚禁的只有一个人，白衣魔女赛观音的女儿——小魔女。

这里除了铁椿、铁锭，只有这么一具枯骨，你说不是小魔女，还会有谁？祁连铁驼脸色一黯，只是摇头叹息：“夫人用这样的手段，对待一对恩爱夫妻，实在太毒辣，太过分了！”

诸葛真缓缓的蹲到楚玉祥身边，柔声道：“玉弟，伯母已经去世，人死不能复生，你应该节哀才是，我看是不是把伯母的遗骸，就埋在这里，也好……”

楚玉祥没待她说完，口中吐出一个“不”字，朝枯骨拜了下去，切齿的道：“娘，你老人家等一会，孩儿非把那妖女捉来，在你老人家面前，给她一刀刀的凌迟处死，替娘报仇，雪孩儿心头之恨。”

说完，倏地站了起来，掉头就走。

祁连铁驼看他双目通红，满脸俱是杀机，心头暗暗吃惊，忙道：“楚少侠，你等一等。”

楚玉祥回头道：“我要把勾漏山魔宫的人剑剑诛绝，不把那个妖女捉来，誓不为人，铁老丈、诸葛姊姊，这不关你们的事。”

人已飞快的奔了下去。

诸葛真听他说要独闯玉阙宫，不由得心胆俱裂，急得流泪道：“铁老，这怎么办？”

祁连铁驼也无计可施，说道：“楚少侠武功再高，一个人去闯玉阙宫，只怕……唉，我们快追上去。”

诸葛真急得六神无主，说道：“追上去怎么办？他不会听我们相劝的，这教我……怎么办呢？”

祁连铁驼道：“我们追上去再说，以后的事，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楚玉祥给满腔仇恨之火烧得俊脸通红，飞身急掠，冲出水气弥漫的洞窟，更是提吸真气，纵掠如飞，不过一会工夫，便已掠出谷口！

突听迎面有人沉喝一声：“站住！”

楚玉祥只看到两个人影拦在自己前面，他飞掠之势何等快速，一下就冲到了两人面前，口中大喝一声：“去！”双手已经平推而出！

那两个人也只看到有人从谷中冲出来，连人影都没看清，“砰”“砰”两声，两个人就被震得飞了起来，摔出两丈开外，落到地上，早已气绝！

只听远处有人喝道：“好小子，你擅闯禁地，还敢出手伤人？你们给我拿下了。”

楚玉祥直到此时，才脚下一停，抬目看去，那发话的是个青衣中年汉子，腰间还悬了一柄长剑，另外还有六个持刀大汉，听了他的喝声，迅速朝楚玉祥包围上来，身手居然十分矫捷。

楚玉祥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前面两手持刀汉子跑得较快，楚玉祥说话之时，他们已经接近，其中一个喝道：“小子，你到阴曹地府去问吧！”两柄扑刀闪电般交叉劈到。

楚玉祥大笑道：“你们大概是勾漏魔宫的爪牙了，那就该死！”

双手一探，一下就抓住了两个大汉的执刀脉门，随手往外一挥，把两个汉子像草人一般凌空飞摔出去。他此刻在怒火头上，全身运起了“太素阴功”，

这一抓一摔，两个汉子那里还想活命？

另外四个持刀汉子堪堪扑近，连刀也没有砍出，楚玉祥已经一下欺上，双手一探一抓，又抓住了两人的脉门，随手朝两边丢出，再一探手，又抓住了两个，同样丢出。要知这八个汉子能够被选上担任巡山任务，一身武功，自然不会弱到那里去，却在眨眼之间，被楚玉祥赤手空拳活活的摔死。

这下直看得那个担任巡主的青衣汉子目瞪口呆，给震慑住了！

楚玉祥一步就欺到他面前，冷然喝道：“快说，你是什么人？”

青衣汉子吓白了脸，一时竟然连拔剑都忘了，转身就逃。楚玉祥冷笑一声，身形从他头上飞过，落到他面前，喝道：“你想从我面前逃走，那是作梦了。”

那汉子看他依然赤手空拳，不由存了侥幸之心，突然抬手发剑，朝楚玉祥当胸就刺。

楚玉祥只伸出食中两指，朝他脸上叠指轻弹，“当”的一声，把他长剑齐中弹断，冷喝道：“我问你是什么人，你再说，休怪我手下不留活口。”

青衣汉子自知武功比人家差得太远，只好说道：“在下是东区巡山主喻忠。”

楚玉祥道：“很好，玉阙宫在哪里？你给我走在前面领路，走得快点，如玩什么花样，我就先毙了你。”

东区巡山主喻忠心中暗道：“你小子要去送死，那不是正好。”一面点头道：“好，你跟我来。”

转身洒开大步就走。

楚玉祥跟在他后面喝道：“你只管施展轻功，跑得越快越好。”

喻忠听他这么说，正中下怀，果然展开脚程，一路飞奔。

楚玉祥还在他身后不迭的催促，喻忠越跑越吃惊，他怕楚玉祥嫌他跑得不够快，在后头给他一掌，只好咬紧牙关没命的飞奔。

这一阵工夫，已经跑得他汗流浹背，气喘如牛，但为了性命，他可丝毫不敢稍停。

这样足足奔行了半个时辰光景，他们一路绕着山势向西，已经由东首转到南首，只听山林间有人喝道：“来的是什么人？”

喻忠脚下可不敢停步，口中叫道：“你们快去通知沈巡主，有人闯山来了。”

这时已从左边闪出二十汉子，其中一个嚷道：“会是喻巡主？”

楚玉祥在后喝道：“喻忠，你只管走！”

那两个汉子看出情形不对，立即拔出刀来，放过喻忠，拦着喝道：“你是……”

楚玉祥看也没看，双手朝前推出，“砰”“砰”两声，两个人已经应手飞出！

喻忠知道仅凭沈巡主手下这两个是拦不住楚玉祥的，因此脚下不敢停步，只是低头飞奔，身后“砰”“砰”两声，他当然听到了。

这时突听一声竹哨响处，前面出现了七个人，为首一人和喻忠一样，穿的是青布大褂，另外六个都是一身劲装，手持扑刀。

喻忠没有楚玉祥吩咐他停，他哪里敢停？依然一路奔了过去。那沈巡主喝道：“喻巡主，究竟是什么事了？”喻忠喘着气道：“沈巡主，有人闯山……”

楚玉祥喝道：“喻忠你只管先走。”

沈巡主眼看喻忠后面紧跟着一个青衫少年，自己两个手下，敢情就是他放倒了，口中不觉大喝一声：“把他拿下。”喻忠奔走过去了，沈巡主手下六个持刀汉子立即围了上来。

楚玉祥喝道：“你们都不要命了！”双手一分，朝左右拍出，两道奇寒澈骨的掌风，宛如浪涛般卷出，六个汉子正待发招，口中闷哼一声，分向两边震飞出去。

楚玉祥已经一步跨到沈巡主而前，喝了声：“去！”沈巡主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砰”然一声，离地飞起。喻忠跑出去三丈开外，只听到楚玉祥喝了一个“去”字，再也没听到沈巡主的声音，心头更是害怕，身后跟了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神恶煞，他就算使出吃奶的力气，也非跑得快不可。

现在山前已经出现了一条石砌成的平坦大道。喻忠堪堪奔上大道，前面已经出现八个一式蓝劲装的武士，一下拦住去路，有人大声喝道：“喻忠，你好大胆子，竟敢在玉阙宫前如此狂奔。”

喻忠看到八人，正是宫前护法，急忙停了下来，连连拱手道：“八位护法，沈巡主已死，在下被逼……”楚玉祥青衫飘忽的跟在他后面，喝道：“喻忠，他们是什么人？”

喻忠抹着脸上汗水，说道：“是……是八位宫前护法”楚玉祥道：“你站开去。”

喻忠如奉纶音，慌慌张张的闪到一边。

八大护法中为首一个看了楚玉祥一眼，喝道：“小子，你是什么人？居然敢闯到玉阙宫前面来撒野。”楚玉祥没有答话，只是朝八人瞥了一眼，徐徐说道：“你们八个是宫前护法，那好，我可以留你们一个，进去给妖女报信，就说楚玉祥找她报仇来的，要她出来，免得多伤无辜，否则莫怪楚某剑下鸡犬不留。”

另一个人怒喝道：“小子你是疯子？”

为首那个眼看楚玉祥仪表不俗，尤其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杀气，极为沉重，不觉问道：“小子，你要找谁报仇？”楚玉祥凛然道：“楚某口中的妖女，就是你们玉阙魔宫的夫人……”

### 第三十二章 玉阙宫群英会

为首那人听得脸色剧变，喝道：“小子，你真是找死来的了，大家把他拿下了。”

八人一阵锵锵剑鸣，撒出长剑。

楚玉祥不屑的瞥了他们一眼，冷然道：“慢点，你们八人之中，那一个是去报信的？”

为首那人大笑道：“你小子有本领杀了七个，自然会有一个去报信了，上！”

“上”字出口，八个人已经迅速的围了上来，八支长剑同时出手，分向被围在中间的楚玉祥攻到。

楚玉祥口中发出一声清朗的长笑，笑声甫起，寒螭剑已经划出一道奇亮无比的剑光！

同时响起了一阵“叮”“叮”轻响，八支长剑已被他剑光削断。

只有一招，八个人在迅疾后退之中，就有七个人倒了下去，一个没有倒下去的，右腕业已齐肘削断！

那人几乎不相信天下会有这般快的剑法，一时不禁呆住了。

楚玉祥手中寒螭剑朝他一指，朗声喝道：“楚某留你不死，你还不快去报信？”

那汉子不敢多说，左手握住断臂，转身疾奔而去。楚玉祥沉声喝道：“喻忠，还不给本公子领路？”喻忠本来以为有宫前八位护法出手，定可把楚玉祥缠住，那时宫中高手也及时赶到，一个人武功最高，终究架不住人多。

那知楚玉祥只使了一招就把八个护法解决七个，剩下的一个，还是他剑下留下来替他去报信的。

这可真把喻忠看得心胆俱碎，一个人就像瘫痪了一般，两条腿颤抖得发软，那想站立得住，听得楚玉祥的喝声，全身如遭雷殛，砰的一声跌坐在地，几乎吓昏过去。楚玉祥目光一注，喝道：“你还不站起来，给我带路？”喻忠伏在地上，连连叩头道：“少侠饶了小人吧，再进去，小人就没有命了，这条路直通玉阙宫，不用小人带路，你也会很快就到了。”

楚玉祥冷哼道：“没用的东西，亏你还是东区的巡主？”飞出一脚，把喻忠踢得飞滚出去数丈来远，这一脚虽没要了他的命，却已废去了喻忠一身武功。

当下一手提剑，举步朝白玉铺成的大道上昂然走去。但走没几丈，耳中就听到几声破空细响，人影连翩泻落！那是四个服饰各不相同的老者，只要看这四人飞射而来的身法，就可看出他们的一身武功不同凡响。

这四个人，一个身穿蓝缎大褂，秃顶红脸，手中拿一支两尺长旱烟管。

一个身穿古铜长袍，面貌阴鸷，手中握一柄古铜量天尺。一个身穿半截及膝长衫，足登麻鞋，手持一柄两尺长阔剑。

一个穿的是一身黑衣，宽袍大袖，花白胡子，手中拿的却是一面黝黑的有光的铁牌。这四人如果是老江湖遇上了，一看就会胆颤心惊，因为他们是三十年前就名震江湖的煞星，号称四方煞神！楚玉祥停下步来，只瞥了他们一眼，冷然道：“四位是从玉阙魔宫出来的了？”

四人中秃顶红脸老者沉声道：“你就是擅闯玉阙宫寻仇来的楚玉祥的了？”

楚玉祥道：“不错。”

秃顶老者道：“小伙子胆子不小，好，你放下剑来，跟老夫四人进去。”

楚玉祥道：“楚某想听听你们四位在玉阙魔宫是什么身份的人？”

秃顶老者嘿然道：“好小子，你没听师父说起过老夫四人是谁？”

楚玉祥微哂道：“楚某师尊怎么会和楚某说些勾漏魔宫的爪牙？”

古铜长袍老者沉喝道：“小子找死！”

楚玉祥剑收一竖，不耐的道：“你们既然不肯说，那就不用说了，不过楚某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四人之中，那一个回去报讯的，楚某可以剑下留他活口。”

黑袍老者勃然大怒，喝道：“好狂的小子，咱们四方煞神手下，例无活口，你想和咱们动手，那是死定了。”楚玉祥凛然道：“你们出手试试就知道了。”就在此时，突见一道人影飞奔而来，那是一个一身银色劲装的武士，还没奔到近前，就大声叫道：“夫人有令，四位护法务必留他活口。”

四个老者一齐躬身道：“敬遵夫人玉谕。”直起身，秃顶老者喝道：“楚玉祥，夫人要留你活口，你还是随老夫走吧！”

楚玉祥大笑道：“四位既是玉阙魔宫的护法，楚某就只能留你们一个活口，你们出手吧！”

这话自然把四方煞神激怒了，秃顶老者一脸俱是怒容，沉哼道：“老四，你去教训这狂妄无知的小子，只是夫人吩咐过了，要留他活口，出手不宜太重。”

黑袍老者点点头，目中神光直射，朝楚玉祥喝道：“小子，你可以出手了。”

楚玉祥从腰间取下柔软的剑鞘，缓缓把寒螭剑纳入鞘中，然后目光一抬，朝秃顶老者傲然道：“三位怎么不一起上？可是先要拈拈楚某斤两吗？那好……”

他朝黑袍老者招招手道：“楚某让阁下先发招好了，不过楚某话要说在前头，阁下最好全力施为，因为你只有一招的机会，失去机会，就会后悔莫及。”

北方煞神费仲，听说在他手下只有一招的机会，这话岂不是把他看得一文不值，是可忍，孰不可忍？手中铁牌一举，沉喝道：“小子，你接着了！”

本来老夫叫他出手不宜太重，是为了夫人要留活口，但这一激怒了他，不由得凶性突发，喝声出口，人影突如闪电般欺来，高举的铁牌经他手臂一圈，化作一片乌云，朝楚玉祥当头劈落！

楚玉祥站着连头都没动，直等他铁牌落到头顶不到一尺光景，才左手化掌，朝上托起，使了一记极普通的“天王托塔”，向铁牌上托去。

其余三个煞神看他竟敢用单掌去托老四的铁牌，不由暗暗冷笑，北方煞神费仲这一记铁牌重逾千钧，就算你用兵刃去架也未必架得住！

秃顶老者口中喃喃说道：“原来这小子是疯子……”

“呼！”铁牌直压而下，迅速落到楚玉祥的手掌之上，这声“呼”，可并不是铁牌压下来的风声，而是铁牌陡然往上飞过去的风声。

北方煞神铁牌脱出，一袭宽大黑袍被风吹得猎猎狂飞，一个人脚下留不住，跟着登登的往后运退了四、五步，砰然一声，往后跌坐下去。

原来楚玉祥左手震飞他铁牌的同时，右手连鞘软剑已经比闪电还快，一下点在他右肩之上，废了他的右手。



这下直把三个煞神看得剧变，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年仅弱冠的小子竟然能够以一只左手震飞老四的铁牌，他们当然还不知道老四已被楚玉祥用“太素阴功”废了右臂。

楚玉祥依然神色从容的站在那里，好像没和人动过手一样，朗朗笑道：“楚某说过要留一个活口给妖女去报信的，你已被楚某废了一条右臂，那就是你好了。”

话声一落，两道森寒的目光一下落到秃顶老者三人的身上，凛然喝道：“你们如果不想出手，就走在前面给楚某领路，如果想出手的话，楚某说过你们四人之中只留一个活口的，你们自己去衡量衡量吧！”

连北方煞神自己都并不知道右臂已被人家点废，闻言不觉一怔，急忙运气一试，一条右臂果然被人家点废，心头又惊又怒，大吼一声，一跃而起，喝道：“小子，老夫和你拚了！”

秃顶老者等三人听说老四已被废去一条右臂，而且口气之中，他已经留了北方煞神一个活口，自己三人如果出手，就非送命不可。“老四，你且退下。”

秃顶老者朝黑袍老者摆摆手，大笑道：“四方煞神若被你这两句话就唬住了，那么三十年前早就没有四方煞神这个名号了，好，你要如何动手，只管划下道来，就算老夫不自量力，也非要讨教讨教你几手高招不可！”

楚玉祥道：“楚某不想多耽时光，三位一起上，只要能接得下楚某一招，你们就算捡到老命了。”

“哈哈！”

秃顶老者气得心肺都快裂开了，旱烟管朝左右一摆，洪笑一声道：“好，老二、老三，咱们就一起上，接他一招吧！”古铜长袍老者举起古铜量天尺。穿半截长衫的老者也锵的一声掣出了两尺长的阔剑。三人同时品字形走上了几步，仍由秃顶老者喝道：“阁下可以出手了。”

四方煞神要联手对付一个敌人，这已是三十年来从未有过之事了；但三人因楚玉祥曾在一招之间震飞老四的铁牌，还点废了他一条右臂，是以不敢等闲视之。

楚玉祥看他们走近过来，只是淡淡一笑道：“若是楚某先出手的话，你们连一招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说三个煞神联手，连他一招都接不下来。秃顶老者洪笑一声道：“好，咱们那就先出手好了！”话声甫出，右手旱烟管陡然划起三个圆圈，圈中套圈，一个接一个的飞出。

南方煞神当然也不怠慢，古铜量天尺也同时划起一道匹练般紫光，夭矫如龙，盘空飞来。

西方煞神两尺阔剑也及时出手，一下就飞出一排七八道剑影。

三人联手，一丈方圆，登时风起八步，光芒耀目，从三件兵刃中发出来的飞旋劲风，就足可把一丈外逼近过来的普通武师飞摔出去。

光凭这份声势，就已十分骇人！楚玉祥在三件兵刃交叉逼到身前之际，口中发出一声龙吟般长笑，笑声甫起，一道晶莹如水的剑光才从他手中发出。剑光乍现，并无多大变化，只是像电光般一闪即敛！等到剑光消失，三件兵刃幻起的漫天光影，逼人劲气也随着消失！

四个人依然各自凝立一方，（楚玉祥站在三个煞神品形的对面）楚玉祥却正在慢条斯理的把一柄软剑纳入鞘中，好像这一场已经结束了！

北方煞神看出情形不对，（三人手中兵刃已不见）正待开口！

东、南、西三个煞神的身子直到此时才起了轻微晃动，砰然一声往后倒去，原来三人已被剑光拦腰闪过，截成了六段。

四方煞神一向杀人如麻，但此景此情也看得北方煞神费仲心头一阵发冷，几乎失声惊啊出来。

楚玉祥已经朝他开口了：“阁下可以走了，快去跟妖女报信，要她出来见我，不然的话楚某就杀尽玉阙魔宫的爪牙，一个不留……”

突听有人沉喝道：“小子好狂的口气！”

这句话发言之时，还在远处，但说到最后一个字，一道人影已经泻落到楚玉祥面前。

那是一个五十左右的道人，头簪玉如意，身穿天青道袍，腰束玉带，足登逍遥履，长剑悬腰，黑须飘胸，两道眼神清冷宛如严霜，掠过倒卧地上的三人，抬目道：“这三位玉阙宫护法，是你杀的？”

楚玉祥傲然道：“不错，楚某说过，他们四人只留一个活口，可以给妖女去报信……”

说到这里，目光一注北方煞神，喝道：“阁下还不快去？”黑须道人道：“他不用去了，有什么事和本真人说也是一样。”

他自称“本真人”，从口气听来，可见他的身份比四方煞神高得多了。

楚玉祥问道：“你在玉阙魔宫是什么身份？”

黑须道人狞笑道：“小子，你不用问本真人是什么身份，你在玉阙宫前，连贯伤人，就死有余辜，不过宫主要本真人来把你擒回去，你束手就缚呢，还是要想顽抗？”“慢点！”

楚玉祥道：“楚某先要问清楚你的身份再出于，你先说说你的身份？”

黑须道人厉笑道：“玉阙宫三真，你可曾听师父说过？本真人就是公冶真人。”

楚玉祥的两位师父并没提起过玉阙宫只字，倒是这次和茅四真人走在一起，茅四却告诉过他。

玉阙宫三真，是勾漏山君门下的三个徒弟，勾漏夫人的三个师兄，老大姓古、老二姓公冶、老三姓戚，他自称公冶真人，那是勾漏夫人的二师兄了。

想到这里，不觉长笑一声，朝北方煞神费仲挥挥手道：“费仲，楚某留你不死，是要你进去给妖女报信的，你还不快去？”

公冶真人道：“是本真人要他不用去了。”

楚玉祥大笑一声道：“就是因为公冶子来了，他更是要进去报信了。”

公冶真人沉哼道：“你以为本真人拿不下你吗？”

楚玉祥目光森寒如剑，凝声道：“因为你是妖女的师兄，就非死不可，我要费仲进去，是给你报信去的。”说到这里，回头朝北方煞神费仲瞋目喝道：“你还不快去？”

这一声大喝，恍如焦雷，费仲听得心头一阵怔忡，急急后退了三步。

公冶真人早已气得脸色铁青，沉喝一声：“好狂妄的小子！”

右手突然凌空拍出一掌。他身为勾漏山君二弟子，这一掌含怒出手，自然要立时把楚玉祥劈在掌下，但他这一掌竟然丝毫不带风声，有如虚应故事一般，和他这声断喝，并不相称。

楚玉祥面对勾漏夫人的二师兄，当然也不敢掉以轻心，喝声入耳，目光已经紧注着对方，此时眼看对方举掌拍来，也立即挥手迎出。

他如今已把“太素阴功”和“纯阳玄功”练到合而为一，一掌出手，既没有奇寒澈骨的冷风，也没有乾天纯阳真气的暖风，同样不带丝毫风声。

两人只好像是随手比划了一下，但两股无形真气自然很快就接触上了！

勾漏山君的“玄天真气”虽是道家功夫，毕竟不是玄门正宗，比楚玉祥阴阳融会的真气，显然要稍逊上一筹，就在此时，公冶真人突然像被人推了一把，上身后仰，脚下不由自主的退后了一步！

不，这是可以看得见的外形，还有外人看不见的，是他突感一道无形压力，直向身上涌撞过来。

逼使他非后退不可，而且退后一步，还无法消卸，不得不身形一侧，闪避来势。心头这份震惊，当真不可言喻；但他终究经验老到，第一招上就被人家逼得后退一步还不够，还要侧身闪避，玉阙宫门下岂不太丢脸了？

因此在侧身闪避之际，右手迅快的从肩头撒下剑来，随即侧身一欺而上，长剑一指，喝道：“小子亮剑。”

这一来，倒像他侧身欺上，是他撒剑的身法了。

楚玉祥眼看自己融会两种神功的一掌，只把他震退了一步。足见对方果然功力深厚，他要自己亮剑，也正中下怀，在没和勾漏夫人动手之前，先和他动手，正好藉此可以看看勾漏山君的剑法路数。

当下也不说话，右手一抬，抽出寒螭剑来，长剑横胸，目光直射公冶真人，冷然道：“楚某让你先发招。”

公冶真人气怒已极，口中哼了一声，剑光一闪而至，闪电般攻出一剑。

楚玉祥以逸待劳，右手长剑朝前一推，使了一招“春水拍岸”，只是用剑脊去拍对方长剑。

但高手过招，纵然是随手一剑，也气贯剑身，双剑发出一声“铮”，然剑鸣，两人各自被震得后退了半步。

公冶真人一剑出手，突然间剑光连闪，挥手之间，一连攻出了八剑。

楚玉祥既然有心要试试对方剑招，长剑疾振，使出来的是一套“全真剑法”，剑势飘忽，挥洒轻灵，一连封闭了对方八剑，紧接着洒出一片剑影，也向公冶真人还攻了七剑。公冶真人一怔，喝道：“原来你小子是全真门下！”楚玉祥道：“全真门下又如何？”

公冶真人停下剑来，嘿然道：“玉阙宫和全真教素无过节，你小子找上玉阙宫来，究有何事？”

楚玉祥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全真教门下，就不能找玉阙宫报仇吗？”

公冶真人注目问道：“你要找谁报仇？”

楚玉祥切齿道：“就是你们玉阙宫的妖女勾漏夫人，你去叫妖女出来，就没你的事了。”

公冶真人脸色微变，狂笑道：“小子，玉阙宫只是和全真教一向并无过节，并不是怕了全真教。”

楚玉祥凛然道：“楚某报的是父母之仇，只是以我个人身份找上勾漏魔宫，与全真教无关。”

公冶真人点头道：“好，你击败了本真人，本真人就带你去见宫主。”

楚玉祥傲然道：“好，你只管放手攻来就是了。”公冶真人再次发难，剑光乍展，这回攻势绵密，一支长剑不但隐挟风雷，一个人也倏然来去，若隐若现，变化奇诡，令人不可捉摸。

楚玉祥也剑势一变，使出绿袍师父的十三剑来。要知同样一套剑法。全真剑法创自重阳真人，精深博大，纵然变化繁复，总是道家正宗，使出来的剑招，正大光明。但厉神君的十三剑可不同了，厉神君为人虽极正派，但出身魔教，生性不免偏激，他所创的十三剑，博采各家之长，所取的都是最简单的手法，最凌厉的招式，一招出手，使你无法封架、非死即伤，所以如论克敌致果的效力，就比全真剑法简捷得多。

再说，施展厉神君的“十三剑”，自然要运起他独门神功“太素阴功”。此刻楚玉祥手上使的是万年寒铁精华所铸的“寒螭剑”。

剑的本身，已是至阴至寒之物，再加上楚玉祥运起“太素阴功”，可说相得益彰，刹那之间，森寒剑光划起一片寒雾，一二丈方圆，简直被砭骨寒气所笼罩！

公冶真人身如流水，剑发如风，先前有“玄天真气”护身，只感到对方剑气森寒，凡是内功到了某种境界的人，和人动手之际，真气贯注剑身，都能逼出森寒的剑气来，他把“玄天真气”贯注剑身，也一样可以划出森寒剑气，因此也并不在意。

那知打过八九招之后，发觉楚玉祥剑上寒气愈来愈强，竟然不似普通剑气，而是某种旁门阴功！（勾漏山主自视为玄门正宗）心头不觉大奇：“这小子既是全真门下，怎么会练旁门阴功的？”（他不知道“太素阴功”乃是先天至阴之气，真正的道家功夫）

寒气愈来愈重，他纵有“玄天真气”护身，“玄天真气”既然不能化解“太素阴功”的寒气，时间稍长，就被寒气侵袭，身上就奇寒澈骨。

天寒地冻，冻者，就是凝结之意。身上发冷，血脉就会受到影响，血脉受到影响，四肢就会不太灵活，这是有连锁性的。

使剑最主要的就要手臂灵活，才能运用自如。公冶真人自己已可感觉到剑势开始渐有滞象！高手过招，分秒必争，你可以感觉到的，人家也会很快就感觉到了。

楚玉祥也感觉到了，口中大笑声中，“锵”的一声，寒螭剑一下压住了公冶真人的长剑。

压住，就是不让你再发招。但被别人压住，最多双方由动态的拼搏，变成静态的比拚内力，双方仍然要以谁的内力强来决定胜负，被压住的一方，也未必落败。

此刻被楚玉祥压住长剑可不同了！

他剑是寒螭剑，本是万年寒铁之精，再加上楚玉祥这时运起的又是“太素阴功”，这柄剑年所含蕴的寒气，比散发在空气中的寒气、何止百十倍？

公冶真人这一阵工夫连身外的寒气都已有奇寒澈骨之感，这下双剑相抵，陡觉从对方剑上传过来的寒气，登时使他握剑五指僵木不仁，“当”的一声，长剑坠地。

楚玉祥手法比闪电还快，剑尖往上一抬，抵在他咽喉之上，朗朗一笑道：“公冶子，你给楚某领路吧！”

话声一落，竟自收回剑去，缓缓纳入剑鞘，丝毫没把公冶真人放在眼里。

公冶真人真是急怒攻心，一张脸胀得通红，脚尖一挑，长剑从地上飞起，伸手接住，一下归鞘，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楚玉祥一手提剑，跟在他身后，昂首阔步朝白石大道上走去。

这时，玉阙宫中接二连三的接到报告，早已有值日的人敲起云板，“当”

“当”，急促而悠扬的从宫中响起，传播在山林之间。

这自然是强敌临境的警号了。这也是数十年来，勾漏山玉阙宫从未发生过的事，玉阙宫居然会有强敌找上门来！

白石大道的尽头，已是一座插天高峰的山麓。迎面有十数级石阶，登上石阶，是一片宽广的平台，中间矗立站一座白石牌楼，上面镌了四个大字：“玉阙仙境”。

这时牌楼里面已有三十六名身穿金甲，手按金戈的武士，分作两行站立。这是玉阙宫三十六名天罡武士。

若在平时，你要想闯进玉阙宫去，就得先闯过这三十六名天罡武士所列的“天罡阵”不可，但公冶真人心里明白，以楚玉祥的武功，“天罡阵”绝难困得住他，反而徒增伤亡而已，是以一路走在前面，并没暗示天罡武士拦阻。天罡武士没有他的命令，当然不敢妄动。

越过平台，迎面就是覆盖极广的玉阙宫了，但见碧瓦飞甍，门楼高耸，气势非凡！

大门前，又是三级石阶，阶上两扇大门业已敞开，左右两边，站着两个身穿青铜色的中年人。

左首一个朝楚玉祥拱拱手道：“少侠请先到宾室待茶。”楚玉祥冷声道：“不必。”

左首那人依然含笑道：“少侠前来拜山，敝宫就须按江湖规矩行事，少侠先到宾室待茶，然后再由宫主接见。”楚玉祥心想：“大概妖女先要听听公冶子交手的情形了。”这就颌首道：“好吧！”

左首那人立即抬抬手道：“少侠请。”他领着楚玉祥朝进门的左首回廊走去。

公冶真人就自顾自往一门里面行去。

宾室，也就是前厅，在二门前面的左首，跨进一座雕花圆洞，里面陈设相当考究，最专门接待来宾休息之处。那中年人抬手肃客，恭敬的道：“少侠请坐。”

楚玉祥也不客气，就在一张雕花椅上坐下，问道：“你们宫主要什么时候出来？”

中年人陪笑道：“宫主马上会来见少侠的。”

一名青衣下人立即端上一盏茗茶来，放到几上，说道：“请贵宾用茶。”

就在此时，但听几声叱喝之声，隐隐传了进来，接着只听响起一阵密如连珠的兵刃交接和闷哼惨嗥之声，但很快就趋沉寂。

接着只听一个尖沙的老妇人声音呶呶笑道：“闻姑娘，你把他们一下都干掉了，就没人给咱们领路了。”

楚玉祥听得不由一怔，暗道：“来的会是西门大娘！”

东门奇的声音接着大笑道：“到了玉阙宫，还用得着有人领路吗，大门不是敞开着，咱们进去就是了。”

楚玉祥心中一动，暗道：“果然是他们。”

勾漏山玉阙宫，一向被武林中人目为神秘之宫，也从没有人敢来轻捋虎须。

玉阙宫纵然没有人敢来轻捋虎须，但在防范上却也并不疏忽，把全山划为东南西北四个巡山区，各有巡主率领。宫外并有四方煞神值日，根本不可能有人闯到玉阙宫前面来。

但在东门奇和西门大娘到来之前，楚玉祥已经先到一步，把东区、南区两个巡主都清除了，连四方煞神都一起歼灭，是以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一直赶到玉阙宫前。

那三十六名天罡武士，说得明白一点原是玉阙宫的仪仗队而已，平日用不着他们守卫，只有宫门开启之时，由他们站到宫门口，摆个威武排场的。

不料楚玉祥进去之后，随后赶来了东门奇、西门大娘等人，三十六天罡武士看到有人闯来，自然要加以拦阻。

闻家珍不待他们动手，就抢先出手，“织锦剑法”宛如一片网罟，不论你有多少人，剑法展开，就像网罟般当头撒下。

再加上英无双使出来的是厉神君“十三剑”。两位姑娘一个使的是太白彗星剑，一个使的是青霓剑，任你天罡武士身穿金甲，只能抵挡普通刀剑，但遇上这两柄削铁如泥的宝剑，也毫不管用，是以只有几个照面，就悉数就歼。

这就是楚玉祥听到几声叱喝和一阵兵刃交接之声，很快就寂然无声。

却说楚玉祥听到西门大娘和东门奇的声音，不觉站起身往外走去，刚跨出圆洞门，就看到十名武士迅捷朝大门口奔去。

只听英无双的声音喝道：“你们找死！”

敢情她出手就使出“九阴神功”来，涌上去的人，前面几个首当其冲，口中闷哼出声，人已纷纷往后跃退，冷得直打抖索。

就在此时，从二门中走出一个面目冷森的老者，他身后紧跟着六个青布劲装的中年汉子急步走出。

冷森老者沉喝一声：“住手。”

那十几名武士至少已有六七个被“九阴神功”拂过，冻得发抖，闻言纷纷退下。

面目冷森老者目光一抬，冷冷的道：“我当是谁，吃了熊心豹胆，敢闯进玉阙宫来，原来是厉山双凶，嘿嘿，凭你们两个，居然也敢上勾漏山来滋事。”

东门奇问道：“阁下如何称呼？”

面目冷森老者微哂道：“老夫玉阙宫总管居天鹏，你们总听说过贱名吧？”居天鹏昔年人称血手屠夫，乃是极负盛名的高手，厉山双凶自然听人说过，东门奇拱拱手道：“原来是居总管，兄弟久仰。”

居天鹏道：“本宫三十六名天罡武士，是二位下的杀手闻家珍道：“是我杀的。”

居天鹏目光一注，嘿然道：“你是厉山双凶的门下？”闻家珍道：“我是何人门下你管不着。”

居天鹏脸色微沉说道：“那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闻家珍。”

闻家珍道：“你是这里的总管，那好，我问你，东海镖局的副总镖头楚玉祥，是不是已经来了？”

“不错。”

居天鹏点头道：“刚才确有一个叫楚玉祥的年轻人找上本宫来了。”

楚玉祥站在前厅圆洞门口，和大门、二门之间，相距不远，听到闻家珍的声音，心中不觉惊喜交集，失踪的小师妹会和厉山双凶一起赶来勾漏山。忙举步迎了上去，说道：“小师妹，你也来了。”一面朝厉山双凶拱拱手道：“两位前辈怎么也赶来了？”

闻家珍看到楚玉祥心头一喜，叫道：“楚师哥，你果然先来了。”

英无双欣喜的道：“我们总算找到大哥了。”西门大娘呷呷尖笑道：“小兄弟，大伙是找你来的，你什么时候到的？”

居天鹏冷冷的道：“这里不是诸位叙旧的地方，你们

闻家珍柳眉一挑，喝道：“对了，姓居的，你快去通报一声，叫勾漏夫人这妖女出来。”

居天鹏听得沉笑一声道：“楚玉祥要见宫主，已蒙宫主答应，正在宾室待茶，静候宫主接见，你们几个擅闯玉阙宫，杀死三十六名天罡武士，罪不可追，你们要见宫主不难老夫先把你们拿下……”

闻家珍没待他说下去，叱道：“老匹夫，姑娘要你进去，叫妖女出来，你敢不去，是不是要挂点彩再进去？那好，姑娘就留你一条左臂。”

话声出口，一道雪亮的剑光乍然平射而出，朝居天鹏左肩劈去。

居天鹏没想到她说动手就动手，出剑竟有这般快法，眼前银光乍亮，森寒剑锋几乎已经到了面前，他毕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纵然骤不及防，赶紧吸了一口气，身子陡地往后平飞，退出去数尺远近。

站在他身后的两名青衣汉子反应也极快速，及时掣剑，锵锵两声，两柄长剑交叉朝闻家珍劈的剑上锁来。

但听嗒嗒两声，同时也响起两声惊呼，那两个劲装汉子交叉锁出的长剑立被截断，连两人执剑右手，也被齐腕削断。

这下当真快得如同电光石火，居天鹏堪堪退下，两个手下的手腕已被削断，一时直看得他不禁耸然动容，目中神光连闪，冷嘿道：“彗星剑，你原来是何仙姑的门下，哈哈，今天就算是何仙姑亲自赶来，居某也要先把你拿下了。”

他刚说到这里，只听大门口有人呵呵一笑道：“玉阙宫门户大开，看来没人通报，咱们就不用客气，进去再说。”这说话的正是扑天鹰阮伯年。

当天从东海镖局出发之时，为了避人耳目，把人手分为四拨，一路上梯次行进，由丁盛担任总联络。后来东门奇夫妇找到了英无双等三位姑娘，也同时遇上了闻家珍，就由原先的第二拨东门奇夫妇为第一拨。阮伯年的第三拨，和第一拨终南五剑，第四拨丁盛等人会合在一起，跟在东门奇等人后面，相继而来。居天鹏目光一抬，矍然道：“原来是鹰爪门的阮掌门人，李道长、终南钟掌门人，嘿嘿，诸位果然约好了来的。”阮伯年拱拱手道：“这位老哥大概是玉阙宫的人了，那就请老哥通报一声，阮某等人求见。”

居天鹏眼看来人之中，不乏高手，对方既然以礼求见，自己只怕未必阻拦得住，不如进去禀告宫主请示。这就略一抱拳道：“阮掌门人诸位请稍后，容在下……”话未说完，二门中已经走出一个身穿天青衣裙的少女，说道：“居总管，宫主请他们入内相见。”

居天鹏点点头，抱拳道：“宫主请诸位入内相见，诸位请随兄弟进去。”

说完，右手一抬，就领着众人住二门中走入，楚玉祥、闻家珍拜见了阮伯年，就随同大家鱼贯进入二门，二门内是一个大天井，此刻肃静无哗，不闻一点声音。越过大天井，迎面五级石阶，阶上两边伺立着两排一式天青衣裙，长发披肩的女子，年龄都不过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一共有二十四名之多。大厅足有数丈来高，望去极为深广。

居天鹏领着大家来至阶下，就躬身说道：“启禀宫主，鹰爪门阮掌门人，终南派钟掌门人，茅山三手真人李道长、厉山东门奇道长、和东海镖局的楚

玉祥楚少侠等人都已来了。”只见大厅门口走出一个身穿浅紫衣裙的女子说道：“宫主有请。”

居天鹏应了声“是”，才回身道：“宫主有请，诸位请随兄弟进去。”说完，依然走在前面引路。

阮伯年等人跨进大厅，居天鹏抬手肃客，把众人请到左首一排椅子前面，拱拱手道：“诸位请坐。”他等大家落坐之后，就立刻退到了右首站定。偌大一座大厅，雕梁画栋，陈设极为考究，却不见勾漏夫人出来。

就在堪堪坐下，从屏后走出四对身穿淡紫衣裙的女子，她们两人一对，并肩而行，但一出屏风，就向左右两边分开，站到了屏风前面。

接着走出来的是六个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者，只要看他们精气内敛，目光充足，显然都是内家高手。

但阮伯年、终南五剑、厉山双凶等人竟然一个也不认识。这六人走到右首一排椅子上落坐。接着走出来的是两个老道人，一个是方才败在楚玉祥手下的公冶子，那么另一个该是玉阙宫三真的老大古维阳了。

这两个老道走到右首一排椅子的上首两个位子上坐下。现在屏后响起了一阵环珮丁冬之声，缓步走出一个云髻高峨，脸垂金纱的宫装妇人来。她才一现身，坐在右边一排椅子上的人立即站起身来。坐在左首的人，却没有站起来。这妇人不用说就是江湖上称为“勾漏夫人”的宫主了。她虽然金纱蒙面，看不清她的面貌，但只要看她身裁苗条，看去只像三十许人。

勾漏夫人两道冷电般的眼光透过蒙面金纱，朝左首一行人缓缓掠过，才转到右首，微微颌首道：“大家请坐。”她话声依然十分娇美。

右首的人随即坐下。勾漏夫人也走到中间一张雕花高背椅上坐了下来。

跟随她身后走出的两个紫衣女子，看去已有四十出头，一个手捧一柄镶嵌精致的古剑，一个手捧一柄青玉为柄的拂尘，此时一左一右站在勾漏夫人的两边。

勾漏夫人目光一抬，朝居天鹏问道：“居总管，谁是楚玉祥。”

楚玉祥霍地站起身道：“在下就是楚玉祥。”勾漏夫人道：“和江南分令作对的就是你？”楚玉祥哼道：“在下也在想问你，和东海镖局作对的就是你。”

勾漏夫人道：“楚玉祥，你胆子不小啊，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唔，我手下两名巡主，八名宫前护法，三十六名天罡武士，都是你杀的？”

闻家珍站起身道：“三十六名天罡武士是我杀的。”英无双跟着站起，接口道：“我也有份。”

勾漏夫人目光朝两人投去，说道：“你们二个是小姑娘？叫什么名字？”

闻家珍在路上也改穿了男装。

闻家珍道：“我叫闻家珍。”

英无双道：“我叫英无双。”勾漏夫人道：“你们三个年纪轻轻，手段倒是毒辣得很！”闻家珍冷笑道：“我们手段只怕还没有你的毒辣！我们出手，只是为了自卫，你却支使手下滥杀无辜，我们是为了替父母报仇，阻我者死，你却为了扩展地盘，杀死和你无怨无仇的人，你手段不是比我们更阴狠毒辣吗？”

勾漏夫人问道：“你父母是谁？”

闻家珍道：“我爹就是东海门闻天声，你支使十二黑煞星杀死我爹娘，杀了人，你记不得了？”



勾漏夫人诧异的道：“我没有要黑煞十二星杀你爹娘。”闻家珍冷笑道：“有一个叫秦大娘的贼婆，是不是你手下？你叫姓秦的贼婆子出来，问问她就知道了。”

勾漏夫人道：“秦大娘是江南分令的总监，是我手下没错，我自然要问问她，这么说，你们是为了闻天声夫妇，向我寻仇来的了？”

楚玉祥道：“闻天声是在下的义父，义父母，遭人毒手，在下自然要替二位老人家报仇，但楚某和你，还另有不共戴天之仇。”

“不共戴天之仇？”

勾漏夫人疑惑的道：“难道你父母也是我杀的吗？”“不错。”

楚玉祥切齿道：“我问你，十八年前，被你囚禁在对峙峡的是什么人？”

勾漏夫人在蒙面金沙之中的脸色，为之一变，轻哼道：“你姓楚，嘿，你是楚紫翰和那贱婢生的儿子！”“住口！”

楚玉祥瞋目喝道：“无耻妖女，你仗着勾漏山君的势力，把我爹娘掳来，囚禁对峙峡，胁迫我爹娶你为妻，天下那有你这样不要脸的淫女荡妇，今天你不把我爹娘放出来，我楚玉祥就要把你玉阙魔宫的人，剑剑诛绝，寸草不留。”

勾漏夫人听得不由大怒，喝道：“小畜生，你有多大的能耐，敢对我如此说话，很好，你找来的好，今天我正好把你拿下。”

楚玉祥手提长剑，凛然道：“无耻妖女，你下来，楚某和你放手一搏，看看鹿死谁手？”

古维扬沉声道：“师妹，这小畜生交给愚兄把他拿下就是了。”

勾漏夫人一摆手道：“慢点。”

一面朝居天鹏问道：“居总管，他们大概是替小畜生助拳来的了，你先说说，这些人是何来历？”

居天鹏躬身应是，然后用手指指阮伯年说道：“这位是鹰爪门的掌门人阮伯年。”

阮伯年洪笑道：“东海门闻天声是老夫的女婿，女婿、女儿遭玉阙宫杀害，老夫要不要替女婿、女儿讨还公道？”

居天鹏续道：“这五位是终南五剑，这位是茅山三手真人李静虚，这两位是厉山双凶，这位道兄是瘟疾道人，这位是徽帮龙头卢寿同，这四位是武林公子，这位是太湖帮总堂主丁盛……”

他能一口气叫出这些人的姓名来历，已是不简单了。只有裴允文兄妹、英无双、梁慧君、（戴了面具）和赵雷等四人，叫不出名字来。

三手真人道：“贫道不是助拳来的，贫道茅山一派，和贵属下江南分令毫无过节可言，但江南分令却以毒药暗器杀死我掌门师弟葛元虚，贫道要请玉阙宫交出杀害掌门师弟的凶手来，才上勾漏山来的。”

瘟疾道人接着道：“贫道也不是替东海门助拳来的，贫道原先是应江南分令之请去对付东海镖局的，但贫道失手被擒，江南分令总监秦大娘不但不支支援，反而乘机要把贫道置之死地，杀以灭口。听说秦大娘已经逃来勾漏山，贫道是以找上玉阙宫来，希望宫主把秦大娘交出来，咱们依旧井水不犯河水。”

卢寿同接口道：“西阳道兄说得极是，当初秦大娘邀约兄弟相助，兄弟也替江南分令出过不少力气，最后兄弟落到东海镖局手中，秦大娘居然派人向兄弟下手。兄弟和西阳道兄同来，正是希望玉阙宫把秦大娘交由兄弟和西

阳道兄处置，敝帮和贵宫的过节，也就没有了。”

向玉阙宫指名要人，而要的人，又是玉阙宫派出去的得力手下，这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

三人说的是这番话，无非是找个藉口而已，玉阙宫除非不想在江湖立足了，否则岂会把人交出来。

勾漏夫人气得罩着面纱都不禁拂拂自动！

就在此时，突听从大厅外传来一个苍劲的声音说道：“周虹，你进去通报一声，就说老夫和裴盟主等人来了。”这话声还在玉阙宫大门之外，但声音就像当面说话一样。勾漏夫人一怔，朝总管居天鹏道：“居总管，你出去看看，又有什么人找上玉阙宫来了？”

居天鹏躬身应是，匆匆朝外行去，不多一会，只见他匆匆走入，躬身道：“启禀宫主，来的是太湖龙王敖湖主，和江南武林盟主裴三省、武当派白圭子、八卦门掌门人宁乾初、淮扬派掌门人高连升、六合门四杰等人，要见宫主。”

勾漏夫人冷冷一笑道：“居然全找来了，好，你就去把他们请进来。”

居天鹏转身走到大厅门口，拱拱手道：“宫主有请。”

只听敖如山洪笑一声道：“你们宫主好大的架子，老夫昔年和山君也算得是旧识，老夫前来拜山，玉阙宫居然连江湖礼数也不讲了。”

随着话声，走进一个身材高大，手拄龙头杖的白发老人，正是太湖龙王敖如山。

接着是裴三省、白圭子、宁乾初、高连升、六合四杰徐子常、董龙纶、全遵义、吴燕娘。

最后还有五个身穿蓝布道袍腰佩长剑的老道，只要是江湖上人，一看就知是武当派的道人，他们自然是随同白圭子来的了。

坐在左首的阮伯年等人看到来人，大家一起站了起来。

敖如山朝阮伯年拱拱手道：“阮老哥久违了，兄弟据报，楚小兄弟一个人找上勾漏山来，兄弟和山君有旧，特地赶来，在路上凑巧遇上裴老哥，白圭道兄等人，才成了一路，不想诸位却比兄弟先到了一步。”

勾漏夫人冷声道：“原来敖湖主诸位都是给东海门助拳来的了，很好……”

敖如山两道白眉微轩，洪声道：“宫主大概是山君的令媛了，老夫此来，倒想见见山君。”

勾漏夫人冷冷的道：“老山主不见外客，敖湖主既是替东海门助拳而来，玉阙宫自会有人接待。”

敖如山听得双目精光暴射，洪笑一声道：“听你口气果然比山君还狂，老夫何用替东海门助拳？当初你支使徽帮的卢寿同，阴谋夺取老夫太湖基业，串通老夫姬人窈娘，在老夫身上下毒，老夫不该找山君问问清楚吗？”

勾漏夫人冷然道：“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找上玉阙宫自然会有人接待……”

敖如山沉喝道：“无耻贱婢，你敢对老夫这般说话？”

他龙头杖一指，喝道：“你们去给老夫把她拿下了？”

他此话一出，跟在他身后的四名卫士由周虹为首，迅疾各掣兵刃，扑了过去。

勾漏夫人身边两名紫衣女子把手中捧着的剑拂递给了勾漏夫人，各自掣

出双股剑来，闪到勾漏夫人前面，双剑齐举，一下拦住了四人，动起手来。

太湖龙王手下八名卫士，（其中包括赵雷、钱电等四人）都是敖湖主的亲信，武功也均经敖湖主亲自加以指点，一身所学，在江湖上足列入一流高手。

但勾漏夫人身边这两个紫衣女子，双手使剑，四柄长剑施展开来，宛如四道雪亮的巨轮，来势滚滚，朝你迎面碾来。

四个卫士以二敌一，还是被逼得连连后退。

赵雷、钱电、孙风、李云等四人眼看同伴连对方两个女子都应付不了，四人心意相同，更不听话，同时掣出兵刃，飞身扑了上去。

楚玉祥、闻家珍也双双掠出。楚玉祥大喝一声：“妖女，在下非把你拿下不可。”

闻家珍道：“楚师哥，我要替爹娘报仇，你把她让给我。”

古维扬、公冶子双双站起，两人同时掣剑，古维扬长剑一指楚玉祥，沉喝道：“小子，本真人……”楚玉祥剑眉一挑，喝道：“你是玉阙魔宫的三真之首，很好，楚某先收拾了你，再找妖女算帐。”

寒螭剑刷的一声，迎面推出。

公冶子刚拦别闻家珍面前，闻家珍娇喝一声：“妖道看剑！”

手腕一振，太白彗星剑飞起一道银芒，直射过去。公冶子眼看对方只是一个十七八岁年轻人，（闻家珍穿了男装）未免大意，等到发现剑风森寒，对方手上竟是一柄神物利器，急忙吸气斜闪，右手长剑也跟着划出。古维扬乃是玉阙宫的大弟子，一身武功，自然比公冶子还要精纯，楚玉祥长剑推出，他朝前斜跨半步，身形一侧之际，一道匹练般的精练已经横扫而出。

楚玉祥使的是绿袍师父的“十三剑”，剑势奇诡，每一剑都挟着一道森森寒气的剑风。

古维扬长剑展开，也早已运起了“玄天真气”但觉对方剑势划过，身外寒气弥漫，奇寒无匹，心头也止不住暗自惊凛，忖道：“这小子练的会是‘九阴神功’！”心中想着，长剑突然加紧，剑势绵绵，步步逼攻而上。楚玉祥发觉对方武功似乎还在公冶子之上，心中暗暗冷笑，右手使剑之际，左手也随着劈击出去。

他使的正是绿袍师父的“三刀”，一掌出手，一道森寒掌风，犀利如刀，直劈过去。

古维扬大喝一声，左手同时翻起，迎击过来，但听“砰”的一声，双掌交击，两人都被震得后退了一步。楚玉祥又是一声大喝：“你再接我一掌。”

左手第二刀紧接着劈出。

古维扬真想不到对方一个年轻小子，竟然连师门的“玄天掌”，都伤他不得，一身功力居然不在自己之下，左手迅疾翻起，又是一掌朝前推出。

这回他当然凝聚了十成功力道，但听蓬然一声，双方还是功力悉敌，又各自被震得后退了一步。

古维扬又惊又怒，左手一发即收，不待楚玉祥发掌，迅若雷霆，抢先出手，一掌朝楚玉祥当头劈来。

楚玉祥正待发第三刀，看他抢先击来，正中下怀，左手抬处，迎劈出去。

要知厉神君这“三刀”，威力之强，一刀比一刀厉害。古维扬这一记“玄天掌”，最多不过凝聚到十二成功力，双方掌势乍接，又是蓬然震响，这回楚玉祥凝立不动，古维扬却被震得连退了两步。

楚玉祥大笑一声，身形一晃而至，长剑直指对方眉心。

古维扬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身形一个轻旋，避开剑势，右手长剑却随着他轻肇之势横扫过来。

他这一掌试出楚玉祥的内力，似乎还在他之上，只好展开师门剑法，不求有功，先求无过，剑光大盛，护住全身，和楚玉祥抗拒。

闻家珍和公冶子这一对，闻家珍剑势绵密如网，公冶子长剑飞闪，来去如风，但闻家珍的内力不如公冶子。

她仗着手中是一柄太白彗星剑削铁如泥，几次想削公冶子的长剑，公冶子岂会上你的当？就是不和你长剑交击，双方陷于缠斗之中。

但这对勾漏夫人来说，已是大感惊凛之事，这二位师兄，武功剑术都不在自己之下，对方出手的只是两个年轻小子，已有如此厉害，还有不少高手，都还没有出手，玉阙宫却已经出动了三真人。

却说赵雷等四人扑入战团，八卫联手，只对勾漏夫人手下两个紫衣女子，等于是四个人打对方一个。

他们那里知道这两个紫衣女子，名虽侍女，实则从小就和勾漏夫人一起练的武，武功自然极为可观。

此时展开剑势，一左一右两柄长剑舞动如轮，绞花飞舞，两道剑光，笼罩全身，扩及一丈方圆。

任你四个人围在外面，纷纷抢攻，也只是像走马灯一般，休想近得了身，当然更无法占得半点上风。

太湖龙王敖如山眼看自己手下八卫连对方两个侍女都攻不下，心尖自然暗暗恼怒，手提龙头仗，呵呵大笑道：“赵雷、钱电，你们听着，既已出手，就用不着和她们客气了。”他这番话，孙风自然听得懂，这是授意自己，只管用暗青子招呼。

当下那还犹豫，铁扇开阖之间，身形像陀螺般一个急旋！这一旋，就像起了一阵旋风，只听一阵密如连珠的叮叮轻响，他发出去的几十枚细小暗器，至少被两个紫衣女子剑光击落了百分之九十，但暗器只要被打中一二枚就够了，根本用不着全数击中。

就在叮叮轻响之中，也响起了声闷哼！

要知两个紫衣女子是被八卫联手围在中间，只要她们有人被暗器打中，剑招稍微一缓，身上就不止一两处创伤，紧接着长剑脱手，惊呼乍起，两个人也同时倒了下去。勾漏夫人看得大怒，左手一挥，喝道：“给我杀！”

她“杀”字出口，站在她身后的八名淡紫衣裙女子立即手掣双剑，朝八卫飞扑过来。

孙风大笑一怕，身子又是一个急旋，旋风再起，一阵比雨点还密的暗器，直卷过去。

### 第三十三章 剑困太君

八个淡紫衣裙侍女身形还没扑到，就像整排树被砍倒一般，纷纷倒下。就在此时，突听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喝道：“什么人敢到玉阙宫来撒野？”

话声堪堪传入大厅，正和楚玉祥、闻家珍激战的古维扬、公冶子二人同声喝道：“住手！”

长剑一收，霍地往后跃退。

总管居天鹏已经大声喝道：“太君驾到。”

刹那之间，大厅上登时静得坠针可闻！

只听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从屏后传出，首先走出来的是四名黄衣女子，手持拂尘，分两边站立。

接着走出来的是一个手持古铜色鸠头杖，黄绒包头，身穿鹅黄绣金凤凰衣裙，白发如银，肤色红润白嫩的老太婆。看她模样，有些像戏台上杨家将里的杨老令婆！勾漏夫人早已躬下身去，叫了声：“娘。”

太君目光一动，嘿然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居然敢找上玉阙宫撒野。”

她口气虽是询问；但没待勾漏夫人答话，又道：“你没去请供奉堂的人？”

勾漏夫人躬身道：“没有。”

太君挥挥手道：“居总管，去请供奉堂的几位老供奉来。”居天鹏答应一声，躬身退出。

太君就在上首一张高背椅上坐了下来，一面厉声道：“说，你们是什么人？找上玉阙宫是做什么来的？”她那副目空一切的模样，托大得丝毫没把各门各派的人放在眼里。

敖如山洪声一笑道：“老嫂子，连兄弟也不认识了？”太君目光投了过来，冷冷的问道：“你是什么人？”敖如山大笑道：“兄弟敖如山。”

太君脸色一寒，冷声道：“老身还当是谁吃了豹子胆，敢上玉阙宫来惹事，原来是你敖湖主带的头。”

敖如山道：“兄弟原是我找山君来的，这些人找上勾漏山，各有各的事，可不是兄弟领来的。”

“他们有这许多事要找玉阙宫吗？”太君望着敖如山问道：“敖湖主先说说来意吧？”

敖如山道：“宫主派窈娘前来太湖卧底，在兄弟身上暗下慢性毒药，又命江南分令夜袭太湖，兄弟和山君还算是旧识，查明了真相，兄弟自然要来面见山君，不料宫主一口回绝……”

太君依然冷冷的道：“山君确实已有多年不见外客了。”敖如山道：“但今天他非见外客不可。”

太君道：“为什么？”

敖如山道：“因为今天这在场的人，大半是江南各大门派的掌门人，都是来见山君的。”

太君道：“见不到人，你们就在玉阙宫行凶了？”敖如山道：“这几个侍女意图阻挠，是兄弟要手下把她们制住的。”

太君冷嘿道：“你知道杀了玉阙宫的人，后果如何吗？”

敖如山道：“令媛手下也杀了我太湖的人，难道没有后果吗？”

“好！你且稍待。”

太君转脸朝各大门派的人问道：“你们也和玉阙宫有梁子吗？”

阮伯年沉笑道：“太君要问得这么详细，咱们说出来了，可是还我们公道吗？”

太君道：“只要你们说得有理由来，老身自会还你们公道。”

“好！”阮伯年道：“兄弟女婿是东海门的闻天声，和贵宫毫无怨隙可言，贵宫指使黑煞十二星残杀我女婿、女儿，兄弟要不要向贵宫来讨还公道？”

接着一指楚玉祥、闻家珍二人，又道：“楚玉祥是我女婿的义子，闻家珍是我女婿的女儿，一个要为义父母报仇，一个要替死去的爹娘讨还血债，该不该找上玉阙宫来？”

口气微顿，接下去道：“再说在场的诸位道兄吧，江南武林盟主裴三省裴老哥、淮扬派掌门人高连升高老哥、六合门掌门徐子常徐老哥、八卦门掌门人宁乾初宁老哥、武当派白圭子道长，均被贵属下江南分令迷失心神，胁迫服从。

如今神志清醒了，要不要找上勾漏山来讨还公道？这位是茅山三手真人李道兄，他师弟三茅宫观主葛元虚道兄是被贵属下用毒药暗器所杀。

这位瘟疫道兄，这位是徽帮龙头卢寿同，这四位是武林四公子，他们原被秦大娘迷失心神，听令于江南分令，但先后在攻击东海镖局时被擒，秦大娘不但不予支援，反而藉机下手，杀以灭口，总算幡然醒悟，随同兄弟前来……”太君听得不由微微一怔，朝勾漏夫人道：“你纵容秦大娘，竟然结下了这许多仇家……”

阮伯年道：“还有，楚玉祥生身父母十八年前被宫主掳来，囚禁对峙峡，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请问太君，知不知道此事？宫主又该当如何交待？”

太君脸色骤变，冷哼道：“不用说了，你们找上玉阙宫来，理由都是你们对了。”

楚玉祥道：“阮老爷子说的，都是事实，自然是我们对了。”太君两道凛凛寒光直注楚玉祥，问道：“你是什么人？”楚玉祥应声道：“在下楚玉祥。”

太君满脸怒容，哼道：“你就是那姓楚的小畜生。”楚玉祥剑眉一剔，凛然道：“在下尊重你太君是武林前辈，说话最好不可失了你的身份，这小畜生三字，是你说的吗？”太君怒声道：“老身说了又待如何？”

楚玉祥仰首道：“在下如果也骂出口来，只怕不大好听了。”

太君怒声道：“你敢？”

楚玉祥道：“在下是替生身父母、义父母报仇来的，你是仇人之母，在下有什么不敢说的？你骂在下小畜生，在下就可以骂你老……”

阮伯年喝道：“玉祥，不可无礼。”

楚玉祥道：“她无非仗着玉阙宫三个字，蔑视江南武林同道，不问是非曲直，要想护犊而已，但今日之局，就是你太君想要护犊，只怕也护不了。”

太君被他顶撞得白发飞扬，脸色铁青，怒声道：“好小子

就在此时，从厅外鱼贯走进九个人来。

这九人个子虽然高矮不一，但却穿着一式黄麻长衫，白袜麻鞋，也同样庞眉皓首，年在七旬以上，手中也各拄一支扎紫红藤杖，除了面貌各自不同，几乎是同样的打扮。

裴三省、高连升、阮伯年等人，都是数十年的老江湖，但对这九个黄衣老人，竟然连听都没听人说过！

九个老人步入大厅，只有朝太君拱了拱手。古淮扬、公冶子立时抬手请他们在右首第一排的椅子上落坐。

太君目射寒光，厉声喝道：“小畜生，老身如何护犊了？好，你们既然都来了，江湖上解决纷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各凭武功，分个胜负。你们如在必胜把握，就不敢找上玉阙宫来，玉阙宫如果任由你们纠众寻衅，杀伤宫中所属，今后也不用再在江湖立足了，因此，今日之事，既无法善了，只有放手一搏了。”

闻家珍冷笑道：“说来说去，这还不是护犊吗？”

太君冷厉目光投向闻家珍，怒声道：“小丫头，你们不是寻仇来的吗？玉阙宫的人不和你们放手一搏，难道要束手就缚不成？”

敖如山道：“老嫂子说的话，似乎颇存意气，但今日之事，最好是评个是非曲直，譬如楚老弟的令尊令堂，是否仍在贵宫？如果在，老嫂子还是劝宫主把他们释放出来，事情可以一件件的解决，不可意气用事，双方一旦动上了手，难免互有死伤。玉阙宫雄霸西南数十年，盛名自非幸致，但今天上玉阙宫来的各位道兄，也都是享誉江湖之士，双方胜负之数，很难定论。就算玉阙宫占了胜算，亦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兄弟此来，原是以和为贵，想当面和山君一谈……”

“不用了。”

太君怒笑道：“你手下八卫伤我宫女，还说什么和为贵？你已经先行出手，给玉阙宫一个下马威，还有什么好谈的？”

敖如山大笑道：“兄弟因令媛对兄弟出言无状，才要手下卫士把她拿下，兄弟岂会对几名侍女痛下杀手？孙风，你过去把她暗器起出来，每人再给她们一颗解迷丹，把她们弄苏醒了。”

孙风答应一声，手持摺扇，在躺卧地上的十名侍女身上轻轻挥过，他这柄摺扇的扇坠，大如孩童的拳头，正是吸铁磁石所制。

这轻轻一挥，侍女们身上所中铁针，都被吸到了扇坠之上。他再从身边取出一个瓷瓶，倾出十粒药丸，分别纳入她们口中。

原来他刚才发射的飞针，淬过迷药，中针之后，令人昏迷不醒，非他的解迷丹，不能清醒。尤其那两个紫衣中年妇人，和八卫动手之际，六卫下手都极有分寸，只是点了她们的穴道，并不致命。

孙风喂了她们解迷丹之后，又铁扇挥动，她们一一解开了穴道。被点住穴道的只有两个中年妇人，后来八名淡紫衣衫的少女，仅是中了迷针，穴道并未被制）

等他解开穴道之后，解迷丹也生效了，十名侍女果然立时苏醒过来，纷纷从地上跃起。

太君嘿然道：“姓孙的，你倒是有一手，居然到玉阙宫来漏脸了！”

喝声中，突然右手一抬，凌空一掌拍了过来。孙风原以轻功著称，听出太君口气不对，急急向旁闪出。楚玉祥和闻家珍就站在前面，看到太君突然向孙风出手，楚玉祥怕他骤不及防，急忙推出右手，替他挡上一挡。太君这一掌虽是随手而发，但以她功力，纵然随手一掌，宛如微风轻拂，看去毫不着力，但也足可要了孙风的命！那知孙风为人机伶，轻功也高，一下就闪了出来，太君的一记掌力，却被楚玉祥发掌拦住。

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两股无形潜力，刹那间接触上了，大厅上立时响起一声蓬然轻震。

本来双方都发掌无声，这回却风起数步，化作了一团狂飚，从横里涌出，飞旋呼啸，声势惊人。

楚玉祥所幸练成了两种神功，这一掌上，虽然只使了七八成力道，还是像被人推了一把，脚下不由自主的后退了一步。

太君不由一怔，她想不到楚玉祥不过是一个弱冠少年，竟然能够接得下她五成功力的一掌，不觉目光凝注，口中冷哼一声道：“好哇，你果然不错，再接老身一掌……”“老嫂子！”

敖如山一摆手道：“且慢。”

太君右手已经举起，闻言不觉一停，问道：“你有什么事？”敖如山道：“老嫂子既然认为非动手不可，也该明枪交战，兄弟手下一个卫士，而且已经替她们起下暗器，喂服解迷丹，老嫂子为何还骤下杀手？楚老弟不过替孙风挡了老嫂子一掌……”

太君没待他说下去，就厉声道：“姓孙的该死，这小畜生敢接我一掌，自然敢接我第二掌了，何用你饶舌？”阮伯年仰首大笑道：“敖湖主不用和她多说了，玉阙宫一向自高自大，咱们找上勾漏，已经触怒了她，岂肯善罢甘休？今日之事，除了放手一搏，已无第二条路可走，诸位道兄，咱们就退出大厅去，在厅外候教好了。”说完，双手朝大家拱了拱，然后喝道：“玉祥、家珍，咱们出去。”

当先朝厅外走去。

楚玉祥、闻家珍随着他身后走出，阮传栋、英无双、梁慧君、裴晚兰也一起跟了出去。

敖如山看得微微摇头，说道：“好，好，咱们就一起出去吧！”也跟着走出。

裴三省、高连升、白圭子、宁乾初、三手真人、终南五剑、厉双双凶等人也纷纷相继走出。

太君一手拄着古铜色鸠头杖，气得白发飘飞，鸠杖重重在地上一顿，愤然道：“自从玉阙宫创立到现在，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居然纠合各大门派，来威胁玉阙宫，走，大家跟我出去，今天不给他们一个厉害，今后玉阙宫还能在江湖立足？”

左手向九个身穿黄麻长衫的老叟抬了抬手道：“九老请。”九个老者一齐拱手道：“太君请。”

太君没再多说，手提鸠杖，由四名黄衣女子簇拥着走出。勾漏夫人让九老走在前面，然后也朝右首六个老者抬抬手道：“护法们请。”

原来这六个老者乃玉阙宫的护法。

六个护法也一齐躬身道：“宫主请。”

勾漏夫人和古维扬、公冶子、六位护法一齐跟着走出大厅。阮伯年等人已经站到大天井左首。

太君走出大厅，就在阶上站定下来，她一站定，其余的人也全站住了。太君鸠头杖一指阮伯年，哼道：“你们谁去把那姓阮的老匹夫给我拿下了。”

古维扬道：“弟子去会会他。”

楚玉祥一个箭步掠了出去，喝道：“古维扬，咱们方才还没分出胜负来，



先和楚某分个高低再说。”

古维扬大怒道：“姓楚的小子，本真人就先成全了你。”长剑锵然出鞘，大步走下石阶。

楚玉祥剑眉一剔，凛然道：“古维扬，你敢对楚某如此说话，楚某若是不给你一点厉害，你在玉阙宫坐井观天，还不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呢！”

这几句话的功夫，古维扬已经走到离楚玉祥不过一丈来远，洪喝一声：“小子看剑。”

刷的一剑直劈过来。

楚玉祥面带冷笑，左足斜跨半步，便自避开对方剑势，身子随着斜转，右手寒螭剑随着挥出，一道青光便已攻到古维扬身侧。

两人甫一交手，闻家珍跟着跃出，太白彗星剑一指公冶子，喝道：“公冶子，你给我下来，咱们也该分个胜负才是。”公冶子听得大怒，喝道：“小丫头，本真人岂会怕了你？”果然大步走下。

闻家珍一双凤目射出森冷的寒芒，叱道：“公冶子，你再出言不逊，我就要你横尸剑下。”

公冶子抬手掣出长剑，大笑道：“小丫头，你有多少本领，只管使来。”

闻家珍冷冷一晒道：“我别的本领没有，要杀你们玉阙三真，就像杀鸡一样。”

公冶子大喝道：“你来杀杀看？”

长剑倏然划出。

闻家珍存心要气气他，右手挥处，使了一招“飞云舒卷”，朝他剑上压去，口中冷笑道：“杀你们玉阙三真，还不容易？姓戚的就是姑娘一剑穿心，送他上路的……”口中说着，身形一偏，晃身欺上，一剑朝他当胸刺去。公冶子听得神色为之一变，凛然道：“三师弟……”话才说到一半，陡觉对方剑先人后急刺过来，急切之间，右手挥起长剑，朝前格出。

他在匆忙之际，忘了对方手中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利器，但听“嗒”的一声，长剑不但未能把闻家珍刺来的长剑格开，反而被齐中削掉，银光一闪，连公冶子一条右腕都被削断。公冶子只觉手腕一凉，心知不妙，他连看也没看，左手突发，拍出一掌，身形急急向后跃退。

闻家珍吃亏在对敌经验不足，堪堪削断对方右腕，陡觉一记无声无息的掌力，宛如千斤巨石，一下撞上右肩，一个人被震得连退了三步，摇摇欲倒。

英无双、裴碗兰双双掠出，一左一右把他扶住，闻家珍已经脸白如纸，几乎站立不住。

敖如山忙道：“她中了玄天掌，快扶她坐下。”一面回头朝赵雷等八人吩咐道：“你们守着，老夫立时替他运气疗伤。”英无双、裴碗兰扶着她在地上坐下，赵雷等八卫就迅速站到四周。

阮伯年急着问道：“敖湖主，家珍伤得很厉害吗？”

敖如山道：“玄天掌专震内腑，内伤比外伤要厉害得多。”

随着话声，举步走到闻家珍身后，右手掌心按在她背后“灵台穴”上，把真气缓缓度入。

太君眼看公冶子被闻家珍削断右腕，而且还听说戚真人已死在她手上，玉阙三真，乃是山君门下嫡传弟子，如今一死一伤，教她如何不怒？

手中古铜色鸠头杖猛向阶石上一顿，厉声道：“上，统通给我杀，今天闯上玉阙宫来的人，一个也不能留。”

这回她动了真火，此言一出，九个手持紫藤杖的白发老叟，和六名宫中护法，（六名以上老者）勾漏夫人率同两名紫衣女子，八名淡紫衣裙少女，各自手持兵刃，迎着各大门派的人走来。

阮伯年这边，早就看出对方后来的九个麻衣老叟身份极高，绝非易与，太君是勾漏山君的妻子，勾漏夫人之母，自然也是极顶高手。

大家在退出大厅之际，早已交换过意见，如果双方动手的话，由敖如山对付太君。

裴三省、阮伯年、高连升、徐子常、宁乾初、白圭子、东门奇、西门大娘等九人对付麻衣九老。

丁盛、裴允文、武林四公子六人对付对方六个宫中护法。

如今敖如山正在替闻家珍以内功疗伤，只好由终南五剑监视太君。卢寿同、瘟疫道人、英无双、裴晚兰、梁慧君、林仲达、以及六合四杰中的三杰董友纶、全遵义、吴燕娘、鹰爪门下的王三元、高伯勋和武当五个蓝衣老道等人，作机动接应，并监视勾漏夫人。

这一番调配，还是丁盛暗中估计敌我双方，事先所作的准备。

如以人手来说，己方并不少于对方，但如以武功来衡量，对方的人，连太君、勾漏夫人、九个麻衣老叟、六名宫中护法，究竟身手如何？谁都没有见过，但最保守的估计，己方的人极难是对方的敌手。

这话丁盛当然没有说出来，而且这样的分配，原也只是防备对方突起发难，大家有个准备而已！

丁盛当然不希望对方一起出动，而是轮流出手，那么己方还可以有选择的机会。

如今对方人手一起逼了过来，已无选择的机会，只好按照方才议定的调配出手了。

裴三省长剑一领，和阮伯年、高连升等人迎向麻衣九老。丁盛、裴允文、武林四公子迎向六名宫中护法。

英无双闪身而出，青霓剑一指，朝勾漏夫人直欺上去，叱道：“妖女，你是楚大哥的仇人，来，我们较量较量。”

裴晚兰怕她一个人不是勾漏夫人的对手，慌忙一拉梁慧君，一同跟了上去。

勾漏夫人右剑左拂，逼近过来，听了英无双的话，不觉怒笑道：“小子，你是找死！”左手青玉拂尘一挥，喝道：“你们上去，只管给我杀！”

跟着她身后的两个紫衣女子，八个淡紫衣裙少女立即一涌而上。

这边卢寿同、林仲达、王三元、高伯勋、六合三杰董友纶、全遵义、吴燕娘、和武当五个老道也一齐各仗兵刃，迎了上去。

只有瘟疫道人因人数已经够了，就站停下来，算是替大家掠阵，另外终南五剑的任务是监视太君，自然没有出手。

大天井上，在这一瞬间，双方都有一个对手，迅速就爆出一片兵刃交击之声。

太君站在厅前阶上，早已有侍女端来一把高背锦椅，坐了下来，她一张白皙的脸上，微露不屑之色，丝毫没把这些在江湖上久享盛名的各大门派中人放在眼里。

好像各大门派的这些人都是酒囊饭袋，不成气候，绝非玉阙宫的敌手，找上勾漏山来，无非送死而已，因此连看也懒得去看上一眼。

令她注意的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正在和古维扬动手的楚玉祥。

古维扬是玉阙宫的大弟子，一身所学已得山君嫡传，两人打出一百多招，兀是未分胜负。

另一个是和她女儿（勾漏夫人）动手的小子，（英无双着男装）一手剑法，居然是厉神君的家数，和女儿也差可战成平手！

这一场拚搏，可说是江湖上从未有过的大场面。

一面是江湖各大门派的高手，平时江湖上偶而发生事端，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参与，也不可能大家同心协力联手来对付某一个门派。

一面则是雄霸西南的玉阙宫的高手，数十年来也没有人敢向玉阙宫轻捋虎须，若非有这许多各派高手找上勾漏山来，也用不着九老和六大护法出手。

因此这一场拚斗，纵然不能说绝后，也是数十年来江湖上空前的大会战了。

太君的轻视各大门派，和丁盛的暗自估计，都没有错，这一场拚搏，一经动手，强弱之势，就极明显的分出来了！

先说裴三省、高连升等九人，他们的对手是九个麻衣藤杖的老叟，这九人被称为“九老”，乃是玉阙宫的九位供奉。

供奉的地位，应该是玉阙宫的客聊，和宫主平起平坐，但从情形看，这九位供奉，可能还是老供奉。

换句话说，就是在勾漏夫人还没当宫主之前，他们已经是供奉了，这可以从太君对他们都十分客气，就证明他们的身份不低了。

勾漏夫人是继承她爹山君担任宫主的，那么这九位老叟，在山君手里，就当了供奉。

山君是何等身份的人？能在他手里当上供奉，这九人的武功身份，也一定是和山君不相上下的了。

裴三省迎战的是一个瘦高老叟。

“裴家剑法”，驰誉江湖已有百年之久，裴三省浸淫了将近五十年，一手剑法，已经练到精纯无比，只是他一向很少和人动手，外界知道他精于剑术的人不多。他虽然很少和人动手，但剑法可并没搁下来。

此时迎着瘦高老叟，长剑出匣，右手挥处，使了一招“李广射石”，剑似飞蛇，直射出去，一缕精练，大有穿山裂石之概！

瘦高老叟紧闭着嘴唇，举起手中紫红藤杖，就朝裴三省行剑上压下，没有招式，杖头一昂直落，直截了当，快速已极了。

裴三省当然不会在第一招上就和他硬拚，长剑倏然斜划而出，右脚斜跨半步，翻腕之间，身随剑走，立即展开“裴家剑法”，精奇招数，源源出手。

只见他一柄长剑纵横开阖，精芒乱闪，冷电纷披，势道可说十分凌厉，几乎把瘦高老叟包围在重重剑影之中。

瘦高老叟对身外闪电般飞划的剑势，好像浑然不觉，你费尽力气，接连使出来的剑招，看到他眼里，就像走江湖卖解使出来的花拳绣腿，根本不当你一会事，手中紫红藤杖随手提起，随手点出。

他杖头点处，就会发出“叮”的一声响，这一点也正好点在你剑尖之上，于是你用尽力气的三四招剑法，漫天剑影，就在他一点之中消失殆尽。

裴三省当然不肯罢休，右手连摇，长剑又连番急攻而出。

瘦高老叟似是懒得和你动手，等你攻了差不多有两三招了，他紫藤杖一抬，又顺势点出，紧接着又是“叮”的一声，点在你剑上，你好不容易布成

的纵横交织之势，又被藤杖这一点，破解开去。

经过两次急攻，裴三省才知道对方武功实在高出自己甚多，但此刻已经交上手了，等于势成骑虎。

纵然不是对方对手，也要拚上老命和他一搏，最不济，也要和他拖延上一阵，才不至被人讪笑裴三省徒具虚名，不堪一击。

一念及此，登时剑势一变，由急而缓，贯注全力，一剑接一剑的推出。他究竟练剑数十年，造诣不能说他不精纯，这一改变剑势，由急而缓，已可稳住。

阮伯年迎着的是一个矮胖老叟，眯着两条眼缝却隐射金芒。

阮伯年平日很少使用兵刃，但此番上勾漏山来，却带了一柄长剑。

迎着矮胖老叟就呛然拔剑，沉喝道：“阁下如何称呼？咱们在兵刃上会面，总得报个姓名才好。”

矮胖老叟托大的道：“不用。”

阮伯年看他一副托大模样，心头不禁微有怒意，大笑道：“那好，阁下可以进招了。”

矮胖老叟依然托大的道：“你只管出手。”

阮伯年沉笑道：“好，阁下接着了。”

刷的一剑朝前刺去。

矮胖老叟右手提着紫藤杖轻轻一拨，就把阮伯年刺去的一剑拨开。

阮伯年一剑出手，第二剑、第三剑自然紧接着出手，接连三剑，一剑快过一剑，剑风嘶然，快得如同灵蛇乱闪。矮胖老叟站着一动没动，只以手中藤杖随手拨动，不管你发剑多快，剑势多急，只要轻轻一拨，就把你招中套招的剑势拨开。

阮伯年是鹰爪门的掌门人，给他如此轻视，心头自是怒不可遏，口中长啸一声，剑势一变，身随啸起，一下飞起一丈来高，凌空翻身，剑使“毒龙寻穴”一道“之”字形剑光朝矮胖老叟当头击下。

矮胖老叟连看也没抬头看上一眼，右手一抬，紫藤杖往上就撩。

阮伯年外号扑天鹰，一手“鹰扬剑法”，全以扑击为主，矮胖老叟举杖撩来，他不愿和对方硬接，身形一偏，避开杖势，倏然朝对方身侧泻落，左手闪电朝矮胖老叟肩头抓落。矮胖老叟站着的人一动没动，只是把撩出的杖势带转，呼的一声反朝阮伯年肩头点来。阮伯年双足一点，再次凌空跃起，剑在半空中发招，扑击过去。

矮胖老叟依然举杖向空撩去。

阮伯年展开“鹰扬剑法”，连番扑击，右手使剑，左手配合剑势，使出鹰爪门“大力鹰爪功”和一百单八手“鹰爪擒拿手”，一齐出击。

矮胖老叟不管你如何急攻，总是举杖撩出，他撩出的藤杖，毫无变化，但不论你剑势和擒拿手法如何变化，只都和他杖势接触，就被破解无遗。

时间稍久，阮伯年就渐渐被逼落下风。

阮伯年自己也知道，自己和对方相较，实在差得很远，对方没向自己急攻，还是手下留了情。

高连升是淮阳派的掌门人，淮阳派以剑、掌同施，驰誉武林，“长江剑法”、“淮阳九大式”，都取法流水，施展开来，有如长江大河，波澜壮阔，在长江上下游，久负盛名。

高连升今年七十有八，看去依然只是五十许人，从外表上看，只是一个

庄稼老头，也丝毫看不出他有一身惊人武功。

他的对手，是一个和他同样瘦小的麻衣老叟，使的当然也是一支紫藤杖。

两人交手不过数招，高连升就已发觉对手的武功，不仅是平生从未遇上过的劲敌，而且还可能高过自己。

因为自己的剑招，被对方随手挥杖，就很快的封解开去，而对方的杖势，自己却一点头绪都摸不清楚。

所幸这出手三招，自己使的只是剑法，尚未施展掌法，如果剑掌同施，也许可以稍稍扳回一些劣势。

六合门掌门人徐子常一手“六合剑法”，在江湖上也称得上是一流的剑术名家，剑法以轻灵快捷为主。

“六合剑法”中，有一招威力极强的镇山绝招，叫做“横弥六合”，代代相传，只有掌门人才能练习，据说这招剑法，一经出手，周围一丈以内的敌人，都会伤在强大极伦的剑光之下。

自有六合门以来，这招剑法大概从未施展过，外人也从不知道六合门还有这么一招奇学，就是六合门的人，除了掌门人，也从未见过。

徐子常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看出对方九个老叟绝非易与，心中也早有预感，今日之局，仅凭一套“六合剑法”，只怕未必会是人家对手，说不定到时只好施展本门从未用过的一招“横弥六合”，才能克敌制胜。

和徐子常动手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麻衣老叟，本来藤杖是轻便之物，但他杖势甫发，就如同钢杖一般，势道沉猛隐挟风雷。

徐子常展开“六合剑法”，只在他杖下走过几招，就被沉重杖势逼得施展不开手脚，连连后退了三四步之多。这对徐子常来说，真是二三十年来从未有过之事，“六合剑法”如果真要如此不管用，六合门早就无法在江湖上屹立至今了。

这当然不是剑法不管用，而是对手实在太强了，徐子常到了此时，不得不施展六合门的镇山绝艺了。

后退几步之后，口中大喝一声，右腕一振，六合剑向左右连劈了三剑，突然一晃而上。

身形飞旋，一道精虹像匹练般横飞，刹那间剑光大盛，扩成一片如山剑影，笼罩住一丈方圆，精芒刺目，寒风砭骨！剑影中同时响起一阵急骤的锵锵剑鸣，麻衣老叟以一支藤杖，挡开徐子常六剑，却也被逼得连退三步之多。徐子常看得暗暗惊凛，自己这招本门镇山绝招“横弥六合”，居然仅能把对方逼退三步，依然无法伤得对方分毫，可见对方身手如何高强了。

心念转动，左手一振，一记“六合神指”，挟着轻嘶，激射过去。

麻衣老叟左手衣袖一挥，接住指风，藤杖又压顶挥出。徐子常身随剑走，避招进招，再次和对方展开对攻，现在他心中总算有了个谱。

自己这招“横弥六合”，纵然伤不了他，但在万不得已之时，施展出来，把对方逼退几步，还可以办得到。那就是说，对方要想胜自己，一时之间也未必能得逞。和白圭子动手的也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麻衣老叟。白圭子一柄松纹剑使的是武当派的“太极剑法”，剑招出手，划起一道又一道的青色弧形剑光，来去悠然，不徐不疾，柔顺如水，深得太极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要诀，显得炉火纯青。

麻衣老叟手中一支紫藤杖随手劈打，毫无招式，你每一剑要划着弧形兜圈子，他却直截了当的朝你迎面劈打过来。剑划弧形，要走三百六十度，他

劈打的直径，一下就到了你面前。等你举剑封架，他杖势一转，第二招像毒蛇出洞，捣到你胸口。

武当“太极剑法”，名闻中外，但和他交手，这划着弧形的剑招，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花招，一记也封不着对方的杖势。本来嘛，和人动手，刺就是刺，劈就是劈，何用去划太极圆圈？这话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太极剑法”，取形太极，自有它的道理，你认为徒自划着圆圈，毫不中用，那么江湖上还会有人去学“太极拳剑”吗？这是因为麻衣老叟的武功，高出白圭子甚多，所以随手发杖，就使白圭子忙于应付，把“太极剑法”视同儿戏，如果白圭子的功力和他不相上下，他就不会如此轻松了。和宁乾初动手的是一个扁脸阔肩的麻衣老叟。宁乾初是八卦门的掌门人，一生浸淫“八卦剑法”，一上场就足踏八门，剑划八卦，剑光指东划西，一个人不住的随剑转动，一剑也没和麻衣老叟接触。

麻衣老叟连挥几杖，都被他轻易避开，只是自顾的游走划剑。一道接一道的剑光，越劈越快，人也越转越快。因为他脚踏的是八卦方位，剑光也忽东忽西，纵横交织，布成八卦剑阵一般，一个人就在剑光中时隐时现。奇怪事情也随着发生了，他明明在绕着这不到一丈的方圆走动，麻衣老叟紫藤杖就好像找不到他一般，一杖又一杖都击在没人地方，几乎记记都落了空。

麻衣老叟连劈了几杖，心头不禁大怒，一个人忽然像陀螺般疾转，紫藤杖随着飞舞，既而横扫而出。这一下，八卦剑阵中好像起了一阵紫雾，渐渐扩大。宁乾初纵然剑术精湛，却也不敢和他藤杖硬打硬砸，只是围着一圈紫雾的外围，绕场疾走，连连劈剑。从他神情看去，显然极为焦急！这是一定的道理，你困不住他，你的剑法就得为他所破。

东门奇、西门大娘号称厉山双凶，夫妇两人练的是九阴门的爪功，从不使用兵刃。

他们的对手两个麻衣老叟使的当然也是紫藤杖。以兵刃对徒手，好像是两个麻衣老叟占了便宜。

但厉山双凶几十年的夫妻，心有默契，一动上手，虽然两个对两个，等于单打独斗，实则是厉山双凶夫妻联手，对付两个麻衣者叟。

他们两人练的同是“旋风身法”，这一施展开来，有如两团旋风忽东忽西、忽分忽合，东门奇的“白骨爪”、“九阴掌”，西门大娘的“阴风掌”、“九阴爪”，同时出手。

刹那之间，阴风大盛，森寒刺骨，他们虽没练成“九阴神功”，但数十年勤修苦练，功力深厚，和“九阴神功”也相差无几。

两个麻衣老叟在藤杖上功力纵然已臻化境，但对双凶来去有如旋风的身法，也有杖长莫及之感。

尤其双凶每一爪、每一掌，都挟着浓重的阴寒之气，令人生寒，也不敢让他们接近。因此双方缠斗多时，还能打成平手。

三手真人李静虚剑、拂同施，剑如匹练飞卷，拂如一片轻云，施展开来，势道极盛。

尤其他精擅“九转玄功”，一个人只有两条臂膀，但他和麻衣老叟打了一会，臂膀却渐渐多了出来，一个人就像三头六臂，多出了七八条臂膀。

麻衣老叟武功再高。遇上这么一个有八九条手臂的人，有八九支剑拂和你抢攻，不落下风已经很好，当然占不到丝毫上风了。

这是和九个麻衣老叟动手的情形。

综观大势，裴三省等九人之中，只有三手真人李静虚、厉山双凶三人，还能和三个麻衣老叟打成平手。

宁乾初“八卦剑法”虽然已是攻少守多，暂时还守得住。徐子常只是仗着六合门一招锁山剑法——“横弥六合”，才能支撑得住。高连升纵然剑掌同施，还是被逼落了下风。

裴三省、阮伯年、白圭子三人已是落尽了下风，只是在苦撑。

再说丁盛、裴允文，和武林四公子万少骏、徐从云、宾仲华、宋君天等人，对手是玉阙宫的六大护法。

这六人年龄都在六旬以上，玉阙宫的三真、六护，地位相等，如论武功，如果没有惊人之艺，怎么能和山君一手调教出来的门人并列名次？

丁盛是绿袍神君的记名弟子，虽非正式门下，也经神君指拨，一身武功，自然极为可观，迎战一个护法，也正好打成平手。

裴允文和万少骏等五人，都是二十嵎岁的少年，也可以称他们为武林五公子。

因为黄山、黑龙、衡山、剑门号称武林四大世家，但裴三省是现任的江南武林盟主，自可和武林四公子并列。

这五位公子年事虽然极轻，各有家传武学，尤其在剑法上，都有相当造诣，足可名列一流高手，但他们若和五个对手比起来，人家是玉阙宫的护法，就差了一截。

武功一道，和下棋一样，两人之间差不得一着，所谓棋差一着，缚手缚脚。

武功比人家差一着，任你平日剑法练得如何精纯，得心应手，但到了此时，你就会感到缚手缚脚，应付失措。这五位公子就是这样，几招下来，就渐渐被逼落下风，平日里可以使得极为强劲的剑势，现在竟然发挥不出威力来。另外则是由徽帮龙头卢寿同率领的林仲达、董友纶、全遵义、吴燕娘、王元美、高伯勋以及五个武当派的老道，截住勾漏夫人身边两个紫衣中年女子和八名淡紫衣裙的少女。卢寿同因对方只有十个使女，自己这边连同瘟疫道人共有十三个人，自己就用不着上场，和瘟疫道人站在一起，替大家掠阵。

董友纶、全遵义挥剑上阵，截住了两个紫衣中年女子，双方不用打话，就动上了手。

那两个紫衣中年女子，使得是双剑，一见面就剑如飞轮，一派全是进手招式，剑势凌厉，招式极为奇诡。董友纶、全遵义是六合四杰中人，一手“六合剑法”使得精纯无比，但和两个紫衣中年女子交手没有几招，两人便已感到不对。

对方虽然只是勾漏夫人手下两个侍女，武功之高，只在他们两人之上，双剑飞转，凭他们六台四杰身手，竟然接应不暇，被逼得施展不开手脚。

吴燕娘、（六合四杰的老四）王元美、高伯勋、和五个武当老道，截住的是八名身穿淡紫衣裙的少女。

你别看她们身材苗条，年纪不过十八九岁，双手一翻，掣出双剑，就精光连闪，剑势如轮，奇诡凌厉，不输两个紫衣中年女子。

五个武当老道和吴燕娘一下截住了六个。剩下两个，林仲达和王元美、高伯勋三人联手，三支长剑还挡不住对方四支长剑的攻势。三个大男人还被人家两个少女逼得此退彼进，像走马灯一般，连连后退。

吴燕娘展开剑法，和一个少女也不过打成平手。只有五个武当老道，剑

剑划着太极圈，一圈又一圈的剑光，一人一个，把五个少女圈入在剑光之中，每一圈剑光就像一圈铁箍，任你双剑如轮，也休想突破。

卢寿同看出大局形势极为不利，暗中以“传音入密”朝瘟疫道人说道：“酉阳道兄，大局对咱们不利，我看道兄该出手了。”

瘟疫道人双手拢在袖里，微笑道：“卢兄怎么知道贫道还没出手呢？”

卢寿同一怔，笑道：“道兄出手了就好。”

话声方落，战场上惊叫，闷哼之声，随着响起！首先是和五个武当老道动手的少女，剑势稍微一缓，就被道士们乘机点了穴道，这五个少女是最幸运的，遇上武当的老道士，不愿先开杀戒，只是制住了她们穴道就算。和吴燕娘动手的一个，双剑剑势一滞，就被刺中左肋，再一剑，才点住穴道。

和林仲达动手的两个先前占尽上风，忽然间身形摇晃，剑势也乱了，林仲达、王元美、高伯勋三人岂肯放过，三支剑像毒蛇般刺出，结果了性命。

另外和董友纶、全遵义动手的两个中年女子，此刻剑势凌乱，身形摇摇欲倒，被两人趁机乘虚而入，刺倒地上，再各自补上了一剑。

他们这一场拚搏，结束的最快。

卢寿同分别以“传音入密”，通知董友纶三人，支援徐掌门人，五个武当老道，支援白圭子。林仲达、王元美、高伯勋支援丁盛。自己和瘟疫道人赶去支援裴三省、阮伯年、高连升等三人。

但他正在调遣人手之际，战场上也已有了变化。

先前是楚玉祥和古维扬这一对。他们已经打出百招外，兀自未分胜负。

这对古维扬来说，已是十分难堪的事了，自己乃是山君门下首徒，玉阙宫三真之首，如今当着太君，竟然连一个东海镖局的副总镖头，弱冠年纪的小子都收拾不下，虚耗了将近百招。

楚玉祥呢？他从“全真剑法”使到绿袍帅父的“三刀、十三剑”，双方依然旗鼓相当，半斤八两，谁也胜不了谁。

心中不禁渐感不耐，尤其双方混战乍起，己方的人已渐渐落了下风，他当然也看到了，心头更是焦急。

正好古维扬因久战不下，口中大喝一声，长剑徒地一紧，剑光纷披，一片攻势，急袭而来。

楚玉祥剑眉掀动，冷笑：“玉阙宫门下，原来也不过只有这点伎俩！”

喝声出口，手中寒螭剑忽然漫不经意的朝前推出。

这一剑看去漫无招式，但剑势堪堪推出，青虹暴长，化作一道朦朦的剑光，朝外飞卷出去，剑光如经天长虹，宽度几乎扩展到八尺有余。

古维扬发动攻势，陡觉眼前青芒刺目，森森剑气，直透肌骨，连对方招式都没看清，耳中只听“呛”的一声，顿觉手上一轻，长剑已被削断，他究竟是山君门下首徒，见多识广，暗叫一声：“会是剑气！”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一个筋斗往后倒翻出去，但已是迟了一步，剑芒扫过，右肩一凉，一支右臂齐肩削断，他还是一无所觉。直等筋斗翻出去一丈来远，站定下来，才发现血洒道袍，一条右臂已经不见！

这还是楚玉祥不愿伤他性命，及时收剑，否则早就命丧在他寒螭剑下了！

太君端坐在阶上，居高临下，战场上的情形，自然看得最是清楚，前文已经说过，整个战场，她都不屑一顾。

她所注意的两个人，一个是和她女儿动手的英无双，她已看出使的剑法是厉神君的路数。



另一个则是楚玉祥，既似全真门下，又是厉神君的剑路，她看了一阵，觉得这两人最多也只能和女儿及古维扬打成平手。

那知在此时，陡见战场上出现一道青蒙蒙的剑光，光度奇亮，剑气破空，发出丝丝异响，心头不禁蓦地一惊：“会是剑气功夫！古维扬纵然武功极高，也绝难抵挡！”

要知楚玉祥使出来的是这招“东方第一剑”，无招无式，正是全真教祖师重阳真人所创的剑气功夫。

太君自然识得厉害，一时无暇多想，手中鸠头杖一顿，一个人凌空飞起，朝楚玉祥扑去。

她怎知终南五剑一直目不旁鹜的在注意着她，太君堪堪从阶上飞出，终南五剑那还怠慢，五道人影也立即纵身飞起，迎了上去。

五人左手提着连鞘长剑，连拔剑都来不及，直等到了上空，才右手一扬，呛然剑鸣，五道剑光像一朵梅花在半空中飞洒开来，拦住了太君的去路。

太君没想到会有人在空中拦截，一簇剑光迎面飞来，连忙举杖撩出。

“当”！半空中爆出一声震慑人心的金铁交鸣！人，究竟不是飞鸟，凌空飞起，所凭仗的是一口真气，终南五剑能够在空中拔剑，再击出一招，已是不易，没有数十年火候，绝难办到。

太君纵阶上飞起，发现有人拦截，在半空中挥杖，接下终南五剑五人联手的一招，自然更不容易了。

双方经这凌空一击，各自身子一沉，往下泻落，六道人影几乎是同一时候飘落地面。

终南五剑精擅合搏，经数十年演练，落到地上依然各按五行方位站定，把太君围在中间。

太君被人从空中截落，这还是几十年来第一遭的事，心头气怒已极，手拄古铜鸠头杖，站在中间，白发飞扬，一脸俱是杀气，森冷如电的目光朝终南五剑一瞥，冷然道：“你们五个是什么人？当真敢不畏死！”

钟子奇徐徐说道：“终南五剑。”

太君冷哼一声道：“老身从未听说过。”

她深居玉阙宫从未行走过江湖，自然没听说过终南五剑了。

钟子奇大笑道：“太君连武林各大门派都不在眼里，那有咱们终南五剑？”

### 第三十四章 一招胜山君

太君冷然道：“你们拦截老身，可曾想到过后果吗？”钟子奇道：“咱们负责监视太君，不知道什么后果。”“很好。”

太君气愤已极，沉笑道：

“老身也不管你们什么五剑六剑，触怒老身的人，都得死！”

手中鸠头杖一昂，陡然如风雷迸发，朝五人扫过来。这一杖太君含怒出手，一击之势，内力迸发，有若浪涛汹涌，朝五人狂卷而出，力道之猛，武林中无人可与匹敌。终南五剑自然不敢轻撻其锋，他们精擅合搏，心意相通，没待杖势扫到，同时往后疾退，你杖头发出来的如山内劲，能涌到一丈方圆，他们就退到一丈以外。

但在一丈以外依然各自占了五行方位，依然远远的把你包围在中间，依然随时可以欺近，展开攻势。太君一杖扫过，眼看他们站得远远的，抱剑凝立，阵势丝毫未乱，心头更怒，口中暴喝一声：“老身看你们能躲得过我几杖？”

右手一振，鸠头杖左右飞舞，迅若奔雷，瞬息之间，连发了五杖，这五杖几乎比别人的一招还快，但却向每人分别攻出了一枚。

一个人武功如何，出手一招，就可以看得出来，终南五剑自可看出这位太君武功之高，自己五人联手，也绝非她的对手。

只有缠住她，不能和她正面抢攻，于是不约而同的身形一晃，朝她攻来杖势的相反方向闪了出去。

太君岂肯因你们躲闪，就此罢休？鸠杖连翻，人也随着欺上，纵击横扫，追逐着五人紧迫攻来，但见她白发飞扬，人影飞闪，杖影滚滚劲风呼呼，一丈方圆几乎全被她重重叠叠的杖影所笼罩。

终南五剑对联手合搏之术，积数十年苦练勤演，其中只要有一人动了，其余四人就跟着移动。

譬如太君飞身朝钟子奇欺攻过去，钟子奇迅速后退，其余四人就跟着上去。

太君舍了钟子奇，转身朝左首杜逸夫欺去，杜逸夫往后疾退，其余四人就跟着向左首移动。

总之，不论你太君攻向何人，此人一退，其余的人就会随着跟进，他们每个人永远和你保持一丈距离，也永远保持着五方阵势。

这就是说，任何人的退走，五方阵势也随着移动，丝毫不受某一个人被逼退的影响。只是他们不和你硬打硬砸，任你攻向那一个方向，五方阵势都可以保持着原状。

太君连番出手，劳而无功，更是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声，抖手一杖朝钟子奇直劈过去。钟子奇急忙往后跃退。

太君身形闪电后转，左手扬处，一记“玄天掌”，却向身后的伍扶风凌空拍去。

伍挟风正侍跟着移动，不防太君一掌向他拍来，“玄天掌”一团无形内劲，不带丝毫风声，等到发觉，再待向旁跃出，已是慢了半步，无形掌力已经涌到身前。

伍扶风虽是五剑中的老五，但也是六旬出头的人，少说也下过四五十年苦功，此时迫不得已，只好运集全身功力，挽起一朵面盆大的剑花，朝前推

出。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伍扶风剑上功力纵然深厚，但太君这一记“玄天掌”看去无形无声，但只要和它接触上了，威力就显得非同小可。

此时剑花和掌力乍然一接，只听“当”的一声巨响，伍扶风一柄百练精钢的松纹剑立被震断，一个人就像被人推了一把，登登的连退了四五步，还是站不住桩，一下跌坐下去。

太君早已被激怒了真火，口中冷笑一声，霍地一步就跨到伍扶风的面前，冷然道：“触怒我的人都得死，你就是第一个吧！”

右手抬起，古铜鸠头杖正待朝他心窝点去。

这下看得钟子奇等四人大吃一惊，人影倏然一合，两左两右；右四柄长剑交叉架起，一下架开太君的鸠头杖。

太君侧目而视，冷笑道：“你们倒是挺有义气，老身那就成全你们了。”

鸠头杖运起全力往下压下，话声甫落，左手一掌朝五剑老二杜逸夫拍去。

杜逸夫右手长剑正在合力架住鸠杖，但人家挥掌朝他拍来，他岂能不接？左手一立，朝前迎去。

钟子奇、滕元章、岑延年三人同样举剑架住鸠杖，看到太君向老二发掌，三人同仇敌忾，决心和她一拚，不约而同大喝一声，各自挥手发掌，朝太君身上劈去。

“蓬”“砰”“砰”“砰”，接连发出四声震响！

第一声“蓬”，是杜逸夫和太君一掌击实，杜逸夫一个人呼的一声，凌空往后倒飞出去。

后面的三声轻“砰”，则是钟子奇、滕元章、岑延年三人的左掌，分别击在太君身上。

他们怎知太君练成“玄天真气”，护住全身，凭终南五剑的掌力，如何伤得了她？三人但觉击去的手掌遇上极大震力，震得反弹而起！

太君一掌震飞杜逸夫，左手一挥，又是一掌朝岑延年劈去。

岑延年明知自己不是她的对手，但也不得不接，“蓬！”又是一道人影应手飞出。

架住太君鸠头杖的本来有四个人，现在接连被她“玄天掌”震飞出去两个，只有钟子奇、滕元章两支长剑交叉架住她鸠杖了。

太君左手发掌，右手鸠杖下压之势丝毫不减，两支长剑就显得支持不住，鸠杖一寸寸下落，两人拚起全力，往上架起，执剑的右手都已在发颤了。

此时太君如果再连发两掌，钟子奇，滕元章都已没有还击抗拒之力。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听有人洪声道：“二位道兄只管退下。”

“当！”话声未已，一声惊天动地的金铁交鸣，随着响起！

钟子奇、滕元章但觉剑上压力一松，已经有人替他们架住了太君的鸠杖！

不，这一声金铁狂鸣，两支钢杖交接，太君被震得后退了一步，这人正是在替闻家珍运气疗伤的太湖龙王敖如山。钟子奇、滕元章汗流侠背，迅疾退下，此时被太君“玄天掌”震伤的杜逸夫、岑延年、伍扶风三人也已由退下阵来的林仲达、王元美、高伯勋三人扶着退下，由林仲达喂他们服下祖半仙的“治伤救死丹”。（楚玉祥分了一半给林仲达）这时战场上人影飞闪，互相接应，人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动。

闻家珍一跃而起，仗剑朝正在和英无双动手的勾漏夫人欺去，口中叫道：“英姐姐，这妖女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让我来。”

彗星剑一道银虹，直取勾漏夫人。

英无双连使“十三剑”和“九阴神功”，还是只能和勾漏夫人打成平手，她在内功上究不如勾漏夫人深厚，此时早已打得脸泛桃红，发鬓额头隐见汗水，闻言只得收剑后跃。一转身看到师娘、师父双战两个麻衣老叟，还稍稍落了下风，这就叫道：

“师父、师娘，徒儿来了。”

仗剑直欺上去。

武当五个老道飞奔上去接替了白圭子。白圭子转身支援宁乾初。

六合三杰董友纶、全遵义、吴燕娘三人眼看掌门人被逼落下风，同时仗剑而上，支援苦撑的徐子常。楚玉祥上去替下阮伯年，独斗一个麻衣老叟。阮伯年和卢寿同转而支援高连升。钟子奇、滕元章退下之后，立即上去支援裴三省。

赵雷等八卫也飞身而上，去支援丁盛、裴允文、和武林四公子，对付玉阙宫六个护法。这一来，本来各大门派已经落尽下风之势，总算稳住了。裴腕兰、梁慧君退下来和林仲达等三人会合在一起，守护负伤的终南三剑，瘟疫道人也跟着走来。

裴腕兰道：“酉阳道长，你怎么不出手呢？”

瘟疫道人双手一摊，苦笑道：“贫道方才早就出手了，这六个护法之中，其中大概有岭南温家的人，暗中解去了贫道的瘟疫散。”

再说敖如山一杖震退太君，凛然道：“老嫂子，今日之局，你如果不善为处理，一味逞胜护短，双方只怕要落个两败俱伤，玉阙宫数十年英名，也会毁于一旦，兄弟希望老嫂子仔细想想，这样划得来吗？”

太君满脸杀气，盛气的道：“敖如山，废话少说，你要出手，老身岂是怕事的人？今天就是落个两败俱伤，老身也要把你们这些找上玉阙宫来的人，一律处死，你有多少道行，只管使来，看看鹿死谁手？”

敖如山白眉微拢，问道：“山君呢，老嫂子最好把山君请出来……”

太君道：“山君不问尘事，玉阙宫的事，自有老身作主，你再不动手，老身不想和你磨菇，接招！”

呼的一杖，迎面直劈过来。

敖如山身形一侧，避开杖势，仰天大笑：“如此说来，玉阙宫设立江南分令，扰乱武林的这些事，都是你老嫂子一手包庇所造成的了。”

太君沉声道：

“你知道就好。”

呼的又是一杖直捣过来。敖如山沉哼道：“很好，既然这些事都由你承揽过去，老夫就只好连你一起拿下了。”

手中龙头杖起处，迎着太君鸠杖挥出。

这一杖含怒出手，存心要掂掂太君斤两，龙头杖上含蕴了十成力道，但听一声震慑心神的金铁狂鸣，双杖击实，太君和敖如山各自后退了一步。

太君白发飞扬，冷然道：

“敖如山，原来你也不过如此。”

喝声出口，手中鸠头杖风雷迸发，像排山倒海般攻来。敖如山在第一杖上，已经运集十成力道，依然只能和太君平分秋色，各自后退一步。

心头不期暗暗一惊，忖道：“自己满以为她在内力上应该不如自己，但这一杖可以看出她内力居然不在自己之下！”心念转动，龙头杖招式一变，

也源源出手。

这两人两支钢杖展开攻势，当真是龙争虎斗，风云不变，一二丈方圆，形成如山杖势，劲风呼啸，数丈之内，无人可以站得住。

楚玉祥接替阮伯年，和矮胖麻衣老叟动上了手。矮胖老叟一支紫藤杖连接了楚玉祥三招剑势，忽然杖势一收，眯着两条眼缝，喝道：“年轻人，住手。”楚玉祥手持寒螭剑，傲然道：

“老丈有何见教？”

矮胖老叟目注他手中软剑，徐徐说道：“年轻人，你是厉神君的门下？”

楚玉祥道：“是又怎样？”

矮胖老叟又道：“老夫和厉神君也有过数面之缘。”楚玉祥道：“老丈之意，可是老丈因认识我师父，不想和本下动手了？”

矮胖老叟道：“你不是老夫对手，老夫不想伤你。”楚玉祥大笑道：“老丈既然和我师父相识，在下也不愿伤了老丈，依在下相劝，老丈最好退出这场是非。”矮胖老叟怫然道：“年轻人，凭你手中的寒螭剑，能伤得了老夫吗？”

楚玉祥道：“那可说不定，不信，老丈请试在下一掌。”话声出口，左手一挥，朝前拍去。

这回他运起“纯阳玄功”，一道炽热的掌风直撞过去。矮胖老叟看出他掌力不同寻常，只得也举掌拍出，两股掌力发出蓬然一声轻震，矮胖老叟站立不动，楚玉祥却似被人推了一把，上身往后微仰，脚下不觉后退了一步。矮胖老叟眯着的双目，迸射出两缕金声般的光芒，脸露诧异的道：“你还练成了全真教的‘纯阳玄功’，一个人能练成两种迥异的内功，老夫倒还是第一次遇上，不过年轻人，在你还没有把这两种神功融会贯通之前，要想胜过老夫，那还差了一点！”

楚玉祥道：“依老丈之意呢？”

矮胖老叟道：“老夫劝你立时退出玉阙宫去。”楚玉祥凛然道：“我父母十八年前落在魔宫，至今生死未卜，我义父母又死在妖女之手，楚玉祥和玉阙宫有不共戴天之仇，老丈若是要阻拦在下复仇，在下只好先和老丈一拼。”矮胖老叟看了他一眼，才道：“老夫既然不想伤你，但你实在非老夫的敌手……”

楚玉祥横剑道：“老丈再试在下一剑如何？”矮胖老叟微微摇头道：“试不试都是一样，年轻人，你不过二十来岁，已身兼两家之长，再假以时日，不难登峰造极，毁在玉阙宫，岂不可惜？”

楚玉祥道：“老丈且等试过在下一剑，再说不迟。”矮胖老叟望着他，点点头道：

“好，老夫就试你一招。”

言下之意，似乎有些不信。

楚玉祥抱剑当胸，双目凝注，说道：

“在下要发剑了！”

矮胖老叟一手拄着紫藤杖，颌首道：

“你只管试来就是了。”

楚玉祥寒螭剑随手举起，朝前劈出。这一剑漫无招式，只是随手发剑而已；但剑势甫发，一道森寒剑光跟着暴长。宛如一匹天青色薄绫，向天空飞卷，矮若神龙，朝矮胖老叟当头攫来，剑光未到，森森剑气几乎已笼罩住矮

胖老叟全身。

矮胖老叟自然识得厉害，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弱冠少年会有如此精纯的剑术，这明明是剑气功夫了！这一刹那，他右手赶紧挥起紫藤杖，一面忙不迭的一吸真气，双足离地数寸，向后疾退。

等他退出一丈开外，站定下来，楚玉祥早已收住剑势。矮胖老叟只觉手上轻了许多，低头看去，自己一根紫藤杖已被剑光无声无息的齐中截断，只剩下半截，一时脸色灰败，长叹一声，苦涩的道：“年轻人，你胜了。”一个七八十年来从未落败过的人，忽然落败在一个弱冠少年手下，这份心情当真难受的很。

他眯着一条缝的目光朝其余八个老叟瞥了一眼，沉声道：“你们给我住手。”

这时裴三省有钟子奇、滕元章两人的支援，等于三个人联手对付一个麻衣老叟。

高连升有阮伯年、卢寿同的加入，是六合四杰联手对付一个。

宁乾初加入白圭子，是两打二。五个武当老道替下白圭子，展开‘太极剑阵’，是五打一。

厉山双凶加上一个英无双，是三个打两个。只有三手真人李静虚依然是一时一。

裴三省等人，虽然已有帮手加入，但仍然没有占到上风，三手真人一对一，也只是稍落下风而已。

倒是接替下白圭子的五个武当老道，展开“太极剑阵”。却把一个麻衣老叟围困在中间。左冲右突，无法突破五人联手的剑阵。

这是各门派接战八个麻衣老叟中，唯一出现占了上风的一处。

要知白圭子带来的这五个老道，乃是武当派中的五位护法，他们还是昔年上代掌门人紫阳真人（白圭子的师尊）的座前护法弟子，（应该还是白圭子的师兄）精擅“太极剑阵”。

白圭子代表武当派前来，怕实力不足，所以请了五位老护法随行，他们不计名份，江湖上也没有人认识他们，白圭子也没和大家说明，为的是隐藏实力，不愿人知武当派出动了五位老护法。

这也说明了一点，这九个麻衣老叟武功实在高过众人甚多，方才裴三省等人一对一和他们动手的时候，他们只是不愿伤人而已，如今人手虽然增加了其实武功还不如人家。和九个麻衣老叟动手，真正获胜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楚玉祥，以一招“东方第一剑”截断了矮胖老叟的紫藤杖。另外就是武当五个老护法，把一个麻衣老叟困在“太极剑阵”之中，如此而已！

矮胖老叟这声“住口”喝出之后，其余八个麻衣老叟果然及时停下手来。和裴三省、钟子奇、滕元章三人动手的瘦高老叟问道：“大师兄有什么事？”

楚玉祥心中暗道：“原来这矮胖老人是他们的大师兄。”矮胖老叟举起手中半截断杖，黯声道：“你们都看到了，先师遗训，你们应该记得，大家随愚兄回六诏去吧。”八个麻衣老叟见到他手中断杖，莫不凜然失色，瘦高老叟问道：“大师兄，紫金杖怎么会……”

矮胖老叟没待他说完，就摆手道：“二师弟，九杖已断其一，这是师尊遗训，不用多说，咱们走吧！”

八个老叟一齐躬身道：

“大师兄说得是。”

话声一落，九人同时双足一顿，化作九道黄影，腾空而起。

钟子奇口中低“啊”一声，凜然道：“他们会是六诏九怪！”就在此时，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九位老哥怎么走了？”

这声音似在空中说话，令人不可捉摸。

但听远处传来矮胖老叟的声音说道：“山君原谅，这是先师遗训，老朽兄弟不得不遵命回山去，情非得已，还望山君见谅。”说到最后一句，至少已在一二里之外了。

“嘿，嘿……”这声冷笑，听到众人耳中，恍似有物，众人方自一怔，循声看去，阶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个身躯伟岸的红脸白髯老人，面有怒容，沉喝一声：“大家住手。”他喝声不响，却震得所有的人耳朵都嗡嗡自鸣！现在场中动手的只剩下敖如山和太君、闻家珍和勾漏夫人两对，另外则是丁盛、裴允文、武林四公子、八卫等人联手和六个宫中护法犹在激战之中，六个宫中护法显然已落了下风。

大家及时住手，勾漏夫人翩然朝阶前掠去，躬身道：“女儿叩见爹爹。”

她就是不叫出来，大家也早可猜想得到在阶上现身的红脸老人，就是名震天卞的勾漏山君了。

敖如山大笑一声，拱拱手道：

“山君终于出来了。”

山君看到敖如山，点点头，沉声道：“这些人原来是敖兄带头率领来的，嘿，嘿，敖兄居然寻衅寻到勾漏山来了。”“哈哈！”

敖如山打了个哈哈，才道：“山君怎不问问兄弟的来意？今天找上勾漏山来的诸位道兄，是不是兄弟带的头？”山君沉吟一声道：

“那是什人带头来的？”

阮伯年应道：“我。”

山君目射精芒，朝阮伯年投去，沉声道：

“尔是何人？”

阮伯年道：“阮伯年，鹰爪门掌门人。”山君道：“你和玉阙宫有梁子？”

阮伯年道：“也可以这样说。”

山君道：“此话怎说？”

阮伯年道：“阮某只有一个女儿，嫁与东海门掌门人闻天声，他夫妻二人死于宫主一手创设的江南分令手中，阮某找上玉阙宫是替女婿女儿报仇来的。”

说到这里，伸手一指闻家珍，又道：“她是我外孙女闻家珍，要报的是父母血仇。”接着又一指楚玉祥道：“此子叫做楚玉祥，他是我女婿、女儿的义子，替义父母报仇，也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他还另有一件大事，非找玉阙宫不可……”山君看了楚玉祥一眼，问道：“此子又有何事，非找玉阙宫不可。”

阮伯年道：“他生身父母十八年前被玉阙宫掳来，如今生死未卜，向玉阙宫打寻父母来的。”

山君一怔道：

“玉阙宫岂会掳他父母？”

楚玉祥抗声道：“我父母先前被囚禁在对峙峡东西两处石窟之中，难道还是假的吗？”

太君一手拄杖，满面杀气，厉声道：“你还问他们做什么？今日之事，

还能让他们活着下山吗？”

山君大笑道：“老夫为人，一向恩怨分明，他们闹到玉阙宫来，理屈在彼，老夫岂能不问问清楚，就滥杀无辜？”裴三省道：“山君这句恩怨分明，倒是公允之言，只是闹上玉阙宫来，就理屈在咱们，就不公允了。”

山君洪声道：“阮伯年和姓楚的年轻人，以及姓闻的女娃儿，就算他们是寻仇来的，倒也情有可原，你们呢？也和玉阙宫有怨吗？”

裴三省大笑一声道：“今天找上玉阙宫来的，计有武当、八卦、茅山、六合、鹰爪、淮阳、徽帮等门派，其中茅山观主葛元虚死于毒药暗器。兄弟忝为江南武林盟主，和这些门派的掌门人，都被江南分令迷失神志，意图控制各大门派，连敖湖主都身受其害，事实俱在，山君怎不问问勾漏夫人？”山君听得脸上微露怔容，问道：

“勾漏夫人又是何人？”

敖如山道：“勾漏夫人又是江南分令的幕后主使人，也就是山君的令媛，玉阙宫宫主。”

山君回过头去，朝勾漏夫人问道：“他们说的，果然如此吗？”

显然他不知道江南分令之事。

太君接口道：“老身要秦大娘去江南采购应用之物，他们就认定玉阙宫要去江南扩展势力了，容不得秦大娘，还把她废了武功，逐出江南。如今居然找上勾漏山来，江湖上没有一定的是非曲直，大家既已动上了手，还有什么好说的？”阮伯年道：“好，就算江湖上没有一定的是非曲直，但我女婿女儿被害，楚玉祥的生身父母遭玉阙宫囚禁了一十八年，玉阙宫总不能抵赖了？”

太君道：“杀害闻天声夫妇的凶手是什么人？”阮伯年道：“黑煞十二星。”

太君道：“是玉阙宫的人吗？”

阮伯年道：“是江南分令手下，难道不是玉阙宫的手下吗？”

太君道：“玉阙宫手下并没有江南分令这个名称。”

楚玉祥听得怒声道：“你可以把一切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但在下父母被你们掳来，囚禁了一十八年，难道也抵赖得了吗？”

山君目光一注，道：“小友令尊令堂是什么人？怎么会被玉阙宫掳来的呢？”

楚玉祥道：“山君真的不知道？”

山君弗然道：

“老夫知道，何用问你？”

楚玉祥看他说的不像有假，这就说道：“在下也是最近才知道，家父楚紫翰，原是青牛宫祖半仙的门下。（他父亲是祖半仙门下，他就不能称师父了。）家母是厉神君小师妹的女儿，家父行走江湖，遇上宫主，意欲委身相事。家父因已有家室婉拒，不料触怒宫主，竟将家父、家母掳来，胁迫家父，被囚禁在对峙峡东西两处石室，还用铁链穿了家父的琵琶骨。那时家母已身怀六甲，生下一个孩子，宫主就命一名侍女把小孩拿去山下丢了，那侍女同情家母，就问家母可以把孩子托何人抚养？家母想来想去，只有师伯厉神君可以托付，就写了一封血书，由那侍女抱着悄悄下山去找厉神君，这小孩就是在下。”

山君看了太君一眼问道：“确有此事吗？老夫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太君道：“那时你已闭关静修，女儿之事，何用你烦心？老身看那姓楚的人品武功，确也不错，何况他和小魔女并无媒妁之言。祖半仙也不愿意他徒弟娶一个魔教门下的魔女为妻，老身也劝过他，怎奈他被小魔女迷住了，竟然一口拒绝……”

楚玉祥怒声道：“你胡说，我父母结合，还是醉果老撮合的……”

山君听他提出醉果老，不觉微微动容，问道：“后来呢？”

他这话是转脸向太君问的，楚玉祥当然不好开口。

太君愤然道：“那小子既然不识抬举，就把他们放了。”

山君目光回到楚玉祥身上，说道：“小友，你听到了，令尊令堂已经释放下山，你应该到别处去找了。”

楚玉祥道：“不，当日如果肯释放家父母下山，何用以残忍手段穿了家父的琵琶骨？何况家母生下在下，至少也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在下怎么会勾漏山出生，宫主何用要侍女去把在下丢到山下去？再说家父是祖半仙的门下，释放下山，祖半仙应该知道，家母是厉神君的师侄女，也应该去看厉神君，至少醉果老也应该知道，但却没有一个人见过家父母。”

山君脸色渐渐沉了下来，沉吟一声道：“小友用不着搬出祖半仙、厉一怪、醉果老三个人的名头来压老夫，玉阙宫既已释放，就已经释放了。你父母也许因为怕事，隐居起来了，你找不到父母，也不能说玉阙宫没有放人，好了，老夫也不责怪于你，你还是找父母去吧！”

一面朝敖如山、阮伯年等人说道：“诸位找上勾漏山，起因于江南分令，但玉阙宫下面并无江南分令这个组织，这是误会，你们伤了玉阙宫不少人，老夫不想和武林同道结怨，诸位也可以走了。”

阮伯年大笑道：“山君还说不想和武林同道结怨，但山君听信一面之词，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这是公允的说法吗？”

山君道：“老夫让你们离去，又如何不公允了？”

阮伯年道：“因为事情并未解决。”

山君愠道：“你们要如何解决？”

“合情合理的解决。”

阮伯年道：“太君方才也承认了，她派秦大娘去江南，是负责采购事宜，但秦大娘却是江南分令的总监，负责在江南的行动。这里有徽帮的卢寿同卢老哥和武林四公子等人可以证明，因为他们以前原是秦大娘的属下。这里还有一位梁慧君梁姑娘，则是秦大娘的义女，她在江南分令的名义是使者，她也可以证明。后来宫主又派她门下弟子诸葛真担任令主，江南分令失败，她回转勾漏山，被宫主囚禁在冰牢之中，这些事实，山君既已不问尘事多年，自然不会清楚。既然不清楚，就不能说没有此事，山君不先查问，却要咱们离去，这算公允吗？即使咱们离去，这场过节，也依然未了。”

太君气愤的道：“老身早已说过，不用和他们多说，了断过节自然要各凭武功，一决胜负，他们仗着人多，连九老都被逼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山君似是被她这句话激怒了，凌凌目光之中，射出愤怒之色，点头道：“也好，老夫已有二十年不问俗事了，你们既然集合了这许多门派，上门问罪。老夫纵然不问俗事，但老夫还没死，这玉阙宫是老夫创的，老夫还是这里的主人，你们口口声声要了断过节，江湖上最好的了断过节，就是各凭武功，决一胜负。方才你们已经在动手了，老夫既是玉阙宫的主人，大家不妨冲着老夫来，什么人要和老夫动手都可以，只要接得下老夫十招，就算他胜

了，只要他提出合理条件，老夫都可以接受。如果他接不下老夫十招，就是他败了，老夫也不难为他，他个人的这场过节，从此了结，他就可以下山去了，老夫这样做，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他这番话，虽然还是心存偏袒，但大致上还算是公允的。

江湖上许多断了过节，到最后只有诉之于武，各凭武功，决一胜负，来决定是非，但问题是各大门派这许多人中，谁有把握接得下山君的十招？

就在此时，楚玉祥耳边忽然响起一个极细的声音说道：“徒儿，现在只有你上场了，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接得下他十招，你就挺身而出，说你可以代表大家，用不着接他十招，就要他接你一招，就是方才削断矮胖老小子藤杖的那一招就够了。”

不过要和他敲定，你如果胜了，提出来的条件，他是不是能办到？这老小子答应的话，是可以作数的，好了，你和他谈吧，哦，对了，我老道忘记告诉你一件事，老酒鬼已经潜入他们地底去了，如果顺利的话，大概快出来了。”

这话声，楚玉祥一听就知是茅四老道了，只有他叫自己“徒儿”的，真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茅四不知躲在哪里，一直不见他现身，这话，自然是以“传音入密”说的了。

正当茅四在和楚玉祥以“传音入密”说话之际，山君好似发现了什么，他一双比电炬还亮的目光，不住的四处搜索，沉声喝道：“是哪一位高人，隐身说话，怎不现出身来？”

此人果然厉害，茅四以“传音入密”说话，音丝在空中飘过，都瞒不过他的耳朵，茅四当然不会现出身来。

楚玉祥却在此时，挺身而出，朝山君抱抱拳道：“山君刚才已经划下道来，只是在下想略予修正。”

山君方才当然也看到过他，那只是目光瞥过而已，此时看他从众人中挺身而出，面对面自然更多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山君忽然发现这弱冠少年不但眉宇之间，紫气盎然，肤色净洁如玉，还隐透宝光，分明练成了极上乘的某种神功，心头不觉暗一怔，此人绝不会超过二十岁，怎么可能练成高深的武学呢？一面问道：“小友要修改什么？”楚玉祥道：“在下认为不必每一个人都和山君动手，由在下代表今天上玉阙宫来的人，向山君讨教……”山君道：“小友能代表他们吗？”

楚玉祥道：“在下认为应该可以。”

山君抬目问道：

“你们大家的意见呢？”

敖如山含笑道：“可以，楚小兄弟既然说出来了，兄弟自表同意。”

阮伯年也点头道：“兄弟也同意。”

裴三省、高连升、徐子常、白圭子、宁乾初等人，见敖如山、阮伯年已经首先表示同意，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东门奇回头朝西门大娘问道：“你看如何？”西门大娘尖着嗓子道：

“老不死，我能接得下山君十招吗？”

东门奇被她这一嚷，不觉红着老脸，勉强说道：“那也不一定。”

山君颌首道：“好，既然大家同意你小友可以代表他们，小友准备接老夫十招了？”

“不！”

楚玉祥道：“在下还有一点要修正，咱们以一招定胜负山君目光大盛，问道：“你接下老夫一招，就能算胜了吗？”

楚玉祥道：“在下之意，是山君接在下一招。”

山君目闪奇光，问道：

“你一招就可以和老夫分出胜负来了？那是说老夫接不下你一招了？”

楚玉祥道：“武功一道，不在招数多寡，所谓会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胜负之分，一招可决，何在乎多？山君接下一招，就是山君胜了，接不下在下一招，就是山君败了，这本来就是赌博，胜负之数，在未定之时，谁也没有把握可以预测。”

山君听得目光连闪，连连点头道：“好，好，老夫活了七十八年，还从没有人在老夫面前说过如此豪语，就凭你小子这份豪气，老夫答应接你一招，咱们就以一招决胜负。”楚玉祥道：“山君既然同意了，那么应该先把话说清楚了，在下是代表今天上勾漏山的每一位道长和山君动手的，在下如果落败，山君要如何呢？”

山君道：“老夫已经说过，老夫不想和诸位结怨，小友落败了，今天所有找上勾漏山来的人过节从此揭开，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从此不准再上勾漏山寻衅。”

楚玉祥道：“在下若是侥幸胜了呢？”

山君洪笑一声道：“老夫也说过，只要诸位说的合理，老夫都可接受。”

他这声洪笑，当然认为他绝不会一招之间就败给楚玉祥的。

别说楚玉祥了，就算和他鼎足而三的祖半仙、厉神君，这二位一正一邪的顶尖高手，若是和他动手的话，没有一、二千招，也绝难分得出高下来。

“好！”楚玉祥呛的一声掣出寒螭剑，抬目道：“山君剑呢？”“哈哈！”

山君又是一片洪笑，说道：“老夫认识小友手中这柄是厉神君的寒螭剑，千载寒铁所铸，削铁如泥的名剑，但老夫和小友动手，何用使剑？小友只管发剑好了。”

两人这一对阵，敖如山、阮伯年、裴三省等人，忍不住都跨前了一步，大家几乎在楚玉祥身后成了一个半圆形，万一楚玉祥不是山君的对手，大家可以出手挡上一招。英无双和闻家珍更是挤到了前面，一个手掌紧握着青霓剑，一个也握着彗星剑，准备随时接应楚大哥。

梁慧君、裴晚兰二位姑娘自知武功不济，不敢挤上去，站在众人背后，心头也感到无比的紧张。

当然，各大门派每一个人无不心情紧张、山君成名数十年，威震西南，楚玉祥武功再高，要在一招之间，击败山君，这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楚玉祥目光湛然，渊停岳峙，潇洒的道：“山君那就请接招了！”

口中说着，右手寒螭剑徐徐举起，随手朝前挥出。

这一招只是随手一挥，毫无招式，似乎也不使半点力气。所有的人目光紧紧注视着楚玉祥，看他面对最强大的敌手，这一剑竟然使得如此轻率，莫不心头一紧。

连站在他对面的山君也丝毫看不出他这漫无招式的一剑有何精妙之处？

寒螭剑本来就是一柄名剑，你只要长剑出匣，它就寒芒闪烁，有如一泓秋水，光映毫发，轻轻一挥，就有数尺长一道寒光，应手而发。

这是说，剑的本身就有如此光芒；但这回可不同了。

楚玉祥使出来的是昔年重阳真人集三十招“全真剑法”精华而独创的全真神剑——“东方第一剑”。

这招剑法，除了四句口诀，无招无式，除非你功臻上乘，水到渠成，豁然贯通，可说无可捉摸，否则皓首穷经，也揣摩不出所以然来，故而数百年来，全真教弟子能领悟贯通的不过数人而已！

全真教的创教圣地是面对东海的昆崙山，所以把这招全真神剑称之为“东方第一剑”。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楚玉祥剑势堪堪挥出，情形就对了！

本来寒芒吞吐，不过三尺数寸来长的剑光，陡然间，寒光暴长，化作一匹数丈长青朦胧的长虹，宛如银练凌空，天龙舞爪，朝前席卷过去！

强烈剑光，在这刹那之间，几乎令人睁不开眼睛，森森剑气，发出嘶嘶异响，两三丈内，全被砭人肌骨的寒锋所笼罩！

当真风云突变，天地晦冥，日月无光，剑光愈强烈，四外就显得黯淡无光，楚玉祥一个人早已被迷朦的剑气所淹没，那里还看得到他的人影？

山君见多识广，一看剑光有异，心头止不住蓦然惊骇，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弱冠年纪的小伙子，居然会练成剑术中至高无上，天下无人能挡的剑气功夫！

他纵然神功入化，也万难抵挡，因此在楚玉祥剑光出手，立即一吸真气，身形暴退出三丈开外。

所幸他见机得快，还是感到森寒剑气几乎涌上身前，急忙又退了丈余光景，才行站停，但垂胸白髯因他急急后退，随风飏起，还是被剑气截断了三寸有余！

就在此时，只听有人呵呵大笑道：“徒儿，好了，好了，可以收起剑来了。”

这说话的正是茅四道长的声音。

这一段话，说来较长，其实只不过是楚玉祥长剑一挥的工夫，茅四道长话声方落，匹练般的银光，和嘶嘶剑气，突然敛去。

楚玉祥依然潇洒的站在原处，手中持着一泓秋水般的寒螭剑，如没有发招前一样。

只是脸露愕然神色，敢情连他也想不到这一剑的威势竟有如此强盛？比之方才削断矮胖老者藤杖的那一剑，又增强了甚多。

山君却已退出将近五丈来远，脸色很不自然，他数十年来目空四海，最近又闭闾潜修了二十年。自以为天下无敌，却没想到会被一个弱冠少年一招逼退五丈，还被剑气削断了他三寸垂胸白髯，自然又惊又愧，心头这份难受自是无法形容。怔怔的站在当场，沉默有顷，才目光一抬，黯声道：“小友，你胜了。”

短短五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实在是每一个字重逾千钧，说得十分沉涩。

他这一抬眼，也发现了在廊屋檐上蹲着一个长发长须的灰衣老道，不觉点点头道：“茅道兄居然调教得出如此一个出色的徒弟来，不得不令老夫佩服之至。”

各门派的人经他一说，不期而然回头朝屋檐上看去，现在大家心头踏实了，暗想：“原来茅四道长早就来了。”

茅四道长呵呵一笑，连忙拱手道：“山君好说，其实贫道叫他徒儿，不

过是过过瘾而已，他那是贫道的徒儿？”

山君问道：“那么这位小友是哪位高人门下？”

他败在楚玉祥剑气之下，自然想知道楚玉祥的来历。

茅四道长竖起两个指头，说道：“这娃儿有两个师父，一个是祖老道，一个是厉老怪，咱们两个其实只能算是他的朋友，贫道是气不过他两个师父每人只化了三个月心血，就调教出这样一个徒弟来，所以也随口叫叫罢了。”

山君听他口气，好像和他一起还有一个人，也是楚玉祥的朋友，而且也到了勾漏山，心中一动，忍不住问道：“你们两个，还有一个是谁？”

茅四道长伸手一指，哈的笑道：“说起曹操，曹操就到，啊，呵呵，大家居然全来了！”

大家随着他手指之处看去，从大厅右侧的走廊上走出来的是三个人。

当前一个是穿着一件灰布大褂的小老头，生得獐头鼠目，耸肩缩头，一副猥琐模样，这时嘻开了嘴，好像很得意，他正是醉果老张三。

他身后跟着一个四十出头的蓝衫中年人，蓝衫虽然又皱又黄，却掩不住他眉宇间的英挺之气。

稍后一个则是四十来岁的妇人，蓬着头发，一身青布衣褂也很脏了，苍白的脸色，显得有些憔悴，但一看就可以使人想到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

勾漏夫人本来傍着太君身边站着的人，一眼看到三人从右首走廊走出，身躯一阵颤抖，“呛”的一声抬手拔出长剑，寒光一闪，横剑朝自己喉咙抹去。

太君一身武功，何等精纯，女儿拔剑自刎，她就在身边，岂会不觉？左手一挥，喝道：“珠儿，你这做什么？”

又是“呛”的一声，勾漏夫人手中长剑还没抹上喉咙，就被太君一拂齐柄折断，当啷坠地。

“娘……”

勾漏夫人一下扑入太君怀中，泪珠夺眶而出，滚落下来。

太君抱着女儿身躯，同样老泪凄楚，口中低低的说着：“乖乖女儿，不用哭了，这是冤孽！”

这时大门外也正有两个人同时走了进来，大家目光不期而然都投注到前面两人身上去了，因此没有人会去注意他们母女两人。

山君目光如炬，（他没有看到从大厅右廊走出来的三人）看到从大门外走进来的两人，不由得怔得一怔，连忙拱手道：“祖道兄、厉神君连裙远莅，兄弟有失远迎。”

原来从前门进来的两人正是昆崙山青牛宫观主祖半仙，和身穿绿袍的厉神君。

祖半仙目光一掠各大门派的人，呵呵一笑道：“咱们总算来的还是时候。”一面朝山君打了个稽首，说道：“贫道和厉神君听说各大门派的人都到勾漏山来了，特地赶来替双方调停的……”

“调停，哈哈……”

山君发出一声苍凉的长笑，接着说道：“祖道兄、厉神君说得好听，二位大概是怕令高徒伤在兄弟掌下，才赶来的吧？其实二位来不来都是一样，兄弟自惭学艺不精，早已在二位未来之前，败在令高徒剑下了。”祖半仙、厉神君方自一怔。

茅四道长已经接口道：“山君不用自惭，小徒那一剑，说实在贫道也接不下来。”

祖半仙听得一怔，回头道：

“四茅真君也在这里？”

右首长廊上有人应声道：“还有小老儿呢？”厉神君大笑道：“老酒鬼也来了。”

楚玉祥看到两位师父来了，赶紧走上几步，拜了下去，说道：“两位师父在上，弟子叩见师父。”

他正在跪地叩头之际，那跟随酒仙张三从右廊走出的蓝衫中年人也赶忙趋前几步，扑的跪伏在地，口中说道：“不肖弟子楚紫翰叩见师尊。”

那青布衣褂中年妇人也朝厉神君拜了下去，说道：“师伯在上，侄女给你老人家叩头。”

楚玉祥正在叩头的人，听到有人自称“楚紫翰”，不由猛地一怔，急忙抬起头来。

酒仙张三呵呵一笑道：“妙极，父子两个都叫我老哥哥，都是小老儿的小兄弟，而且父子两个也同是祖老道的徒弟，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喂，楚小小兄弟，快爬起来，这就是你爹娘了，还不快来叩头，老哥哥好不容易一直摸到玉阙宫第九层地底才找的。”

厉神君道：“你们起来，夫妻父子十八年后终于围聚了，这是可喜之事。”

楚玉祥听了老哥哥和绿袍师父之话，才知道这两人果然是自己生身父母，急忙站起，朝两人面前跪了下去，泪流满面，叫了声：“爹、娘。”

中年妇人眼泪已夺眶而出，一把把楚玉祥搂在怀里，哭道：“孩子，天保佑你，总算娘又见到你了。”

楚紫翰面有凄色，说道：“贞娘，你要孩子先去谢谢张老前辈，不是他老人家进入九层地底，咱们夫妻哪有见面之日？”

酒仙张三口中‘咄’了一声，不悦道：“什么张老前辈，老人家？你真该再在地底囚禁上十八年，满口胡说八道，我在十八年前是你老哥哥，十八年后，也是你小子的老哥哥，再过十八年，你小子的小子也叫我老哥哥，你连这点也不懂？”

祖半仙朝楚玉祥笑道：

“他是怪人，你就叫他老哥哥好了。”

楚玉祥走到小老头面前，扑的跪了下去，叩头道：“老哥哥，你把我爹娘救出来，我给你叩头。”

酒仙张三嘻的笑道：“这头倒是该叩的，你不知道我老哥哥化了多少力气，才找到你爹娘的，嘻嘻，你已经叩了七八个头啦，该起来了。记住了，你们楚家子子孙孙都叫我老哥哥就好，不过你对祖老道可得改改口了，他是最古板的了，你爹是他门人，你就得叫他师祖了。”

他这话是因楚紫翰当年娶了魔教出身的小魔女，被祖半仙逐出门墙的，这话当然是故意试探祖半仙的口气的。

祖半仙哼道：“老酒鬼，你不用把话拭探，贫道已经答应厉神君，准许他重回师门了。”

小老头道：“好啊，你们本来就是师徒咯，早知这样，十八年前我和你打了三天三晚，也是多打的了。”

楚玉祥连忙转身又朝祖半仙、厉神君二人拜了下去，说道：“从现在起，

祖老人家和绿袍老人家都是徒孙的师祖了。”

厉神君道：“好了，老夫和祖半仙赶来，是替双方调停来的，你父母业已重逢，冤家宜解不宜结，往者已矣，就不用再提了。”

楚玉祥道：“但徒孙义父母是被玉阙宫属下江南分令害死的……”

闻家珍也抢着走出，含泪道：“我父母死得冤枉，这仇我非报不可，你们都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前辈，我只求你们给我做个见证，让我和勾漏夫人放手一搏，她杀死了我，只怨我学艺不精，我也认了，我杀死了她，我父母大仇也得报了……”

山君攒攒眉道：“闻姑娘，老夫听说杀死令尊令堂的黑煞十二星，当时已全数毙命，此事并非小女主使，你为父母报仇，无可厚非，但也不可找错了人。”

闻家珍道：“江南分令难道不是勾漏夫人主使的吗？”

太君气愤的道：“闻姑娘，小女是玉阙宫宫主，那是没错，山君闭关，由她继承，但你口口声声叫小女勾漏夫人，那就不对了，小女至今还未嫁人，何来夫人二字？老身认为其中必有误会，这些事情，很可能是玉阙宫派去江南采办的秦大娘，妄作非为，弄出来的。”

山君问道：“她人呢？”

太君道：“秦大娘被楚少侠废去武功，逃回山来，正在宫中。”

山君喝道：“居总管，你去叫秦大娘出来。”

居天鹏答应一声，转身往里行去。

这时太湖龙王敖如山、裴三省、阮伯年等人也过来向祖半仙、厉神君等人互相寒暄。山君朝大家一抬手道：“祖道兄、厉神君、茅真君、张老哥都是难得光临，还有诸位道兄请到厅上坐吧！”茅四道长道：“十八年前贫道和老酒鬼来找山君，若是没有六诏九怪阻拦，也就没有今天这场是非了。”大家重又回入大厅。

居天鹏已把秦大娘押了进来，她已是失去武功的人，居总管对她并不客气，用力一推，喝道：“秦嬷嬷，太君待你不薄，你却在江南捅出这大的漏子来，你自己去向太君招供吧！”秦大娘扑的跪倒地上，连连磕头道：“太君，都是婢子不好，请太君宽恕了婢子吧！”

原来她是太君昔年的贴身侍女。

太君还没开口，闻家珍已抢着道：“秦婆子，我爹娘是不是你支使黑煞十二星杀的？”

秦大娘跪着的人，腰骨一挺，应道：“是我，我要夺取林厚福绸缎庄的财产，才能支付江南分令的开支，林仲达是东海门的人，我不先下手除了闻天声夫妇，就会被闻天声发现……”

她刚说到这里，突听两个人同时问道：“我爹呢？”一个是林仲达，另一个则是武士装束的人，他正是林孟达。

秦大娘狞笑道：“有人假扮了林厚福，真的林厚福留着还有何用？”

林孟达、林仲达厉吼道：

“老贼婆，你杀了我爹！”

阮伯年喝道：“你们不可冲动。”

三手真人问道：“那么又是谁杀了我师兄呢？”

秦大娘回身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是老婆子的义女宫月香，不是已经落到你们手里了吗？”

三手真人终于得到证实，杀害师兄的果然是宫月香，一面哼道：“果然是她。”

（宫月香只被废了武功，还留在东海镖局）

秦大娘又在地上磕起头来，太君脸上不期流露出凄然之色。

山君瞋目喝道：“秦大娘，老夫夫妇待你不薄，你竟然在江湖上如此招摇生事，得罪了这多门派，居总管，你替老夫毙了这贱妇，以谢天下。”

太君抬目道：“山君歇怒，她已经畏罪自戕，嚼舌死了，人死不记仇，她所作所为，虽然对不起各大门派，老身也有失察之处，居总管，你要人把她抬出去埋了吧！”秦大娘已经嚼舌死了，老江湖都可以看得出来。她只是代罪的狐狸。（她是老狐狸，当然不是羔羊了）把江南搅得天翻地覆的是太君和她女儿（玉阙宫主两人），山君是不知情的，但这件事既有祖半仙和厉神君赶来调停，为了不太使山君难堪，也只有到此为止。

祖半仙和厉神君原先当然不是赶来作调人的，他们不知道四茅真君和酒仙张三已经赶来了。

他们是怕楚玉祥和各大门派人，不是玉阙宫的对手，但事情能这样解决，已是相当圆满。

玉阙宫终究死伤了不少人，再拚下去，纵然毁了玉阙宫，也要有不少人把命留在勾漏山。

厉神君呵呵一笑道：“事情已经解决了，山君请恕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衣袖一展，一道人影已冲天飞起。

祖半仙打了个稽首道：

“山君、太君，贫道也告辞了。”

接着飘然走出。

敖如山、裴三省等各大门派的人也一起跟着走出玉阙宫。一行人离开勾漏山，渐渐远去。

山麓间一棵大树下，远远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一身青衫，是长发披散的少年。她正是楚玉祥的结盟大哥易钺而弃的诸葛真，望着远去的一行人，面颊上忍不住挂下两行珠泪。站在她边上的是祁连铁驼，低声劝道：“令主，你既已无法回宫，老朽就陪你上江南去吧！”

诸葛真摇着头，还没开口。

突听身后有人接口道：

“上江南去是没错的，小老儿完全赞成。”

祁连铁驼蓦地一惊，急急回过身去，右手已经暗暗蓄劲。只见一个耸肩缩头的小老头连连摇手道：“老管家，你别发掌，小老儿和这位公子爷，还有小老儿的小兄弟，在无为州酒楼上喝过酒，大家是熟人，小兄弟就是楚玉祥，祖老道和厉老怪的徒儿……”

祁连铁驼道：

“你认识楚少侠？”

“小老儿的小兄弟，小老儿怎会不认识？”

小老头耸肩嘻嘻一笑道：“小老儿知道，这位公子爷和我小兄弟要好的很，不然，我小兄弟走了，他怎么会远远的望着他后影流泪？所以小老儿赞成这位公子爷到江南去，小老儿……嘻嘻，也好喝杯喜酒……”

只听树上有人叫道：

“老酒鬼，贫道弄来了一坛上好茅台，你不要喝？”这几句话，声音已



从头顶飞过，最后一句，至少已在半里之外。

祁连铁驼听得方自一惊！

站在面前的小老儿不见他顿脚纵身，一个人忽然像箭一般射起，叫道：“喂，喂，茅四，你等一等！”人影已在天空消失，但从远处传来他的声音：“姓铁的老小子，你陪她上江南去没错，一切包在我张三身上……”祁连铁驼惊喜的道：“他会是醉果老酒仙张三，令主，有这位前辈高人作主，你总可以放心了，我们走吧！”

——全书完——

## 东方玉武侠作品书目

- 一、九转箫
- 二、东风传奇
- 三、同心剑
- 四、无名岛
- 五、飞龙引
- 六、引剑珠
- 七、兰陵七剑
- 八、石鼓歌
- 九、彩虹剑
- 十、一剑小天下
- 十一、降龙珠
- 十二、剑公子
- 十三、神剑金钗
- 十四、毒剑劫
- 十五、双玉虹
- 十六、北山惊龙
- 十七、金凤钩
- 十八、双凤传
- 十九、旋风花
- 二十、一剑荡魔
- 二十一、金缕甲、秋水寒
- 二十二、护华剑
- 二十三、玉辟邪
- 二十四、起舞莲华剑
- 二十五、金笛玉芙蓉
- 二十六、一剑破天骄
- 二十七、会侠踪二十八、湖海游龙
- 二十九、三折剑
- 三十、翠莲曲
- 三十一、折花令
- 三十二、新月美人刀
- 三十三、风尘三尺剑
- 三十四、玫瑰剑
- 三十五、龙孙
- 三十六、白衣侠
- 三十七、雾中剑影
- 三十八、风萧龙剑
- 三十九、迷仙曲
- 四十、东方第一剑
- 四十一、紫玉香

独家授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